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初版
再版

兒女英雄傳 定價

洋裝的——二册——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册——大洋二元

句讀者

陶樂勤

校對者

胡翼雲

不許
照樣
翻印

發行

沈繼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本埠各大書莊
自強書局

第三十四回

屏執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開心談月夜

這回書話表安公子，從去冬埋首用功；光陰荏苒，早又今秋，歲考也考過了，馬步箭也看過了，看看的場期將近。這日正是七月二十五日，次日二十六，便是他文課日期。晚飯用過無事，便在他父親前，請領明日的題目。安爺吩咐道：『明日這一課，不是照往日一樣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却大有進境，只你這番，是頭一次進場，場裏雖說有五天的限，其實除了進場出場，再除去吃睡，不過一天半的工夫。這其間三篇文章一首詩，再加上補錄草稿，斟酌一番，筆下慢些，便不得從容。你向來作文，筆下雖不遲鈍，只不曾照場規鍊過；明日這課，我要試你一試。一交寅初，你就起來，我也陪你起個早，你跟我吃些東西；等到寅正，出去發給你題目，便在我講學的那個所在作起來；限

你不准繼燭，把三文一詩作完；吃過晚飯，再謄正交卷，却不可潦草寒責；我就在那裏，作個監考官。經這樣作一番，不但我放心，你自己也有些把握。」說着，便合太太說：

「太太明日給我們弄些吃的。」太太自是高興，却又不免替公子懸心，便道：「老爺何必還起那麼早啊？有他師傅呢？還是叫他拿到書房裏，去弄罷，當着老爺別再嚇的作不上來，老爺又該生氣了。」太太這話，不但二位少奶奶覺得是這樣好，連那個不須他過慮的司馬長卿也望着老爺俯允。不想安老爺早沉着個臉，答道：「然則進場在那萬餘人面前，作不作呢？何況還有主考官，要等把這二篇文章一首詩，合那萬餘人比試，又當如何？」太太聽了無法，因吩咐公子道：「既那麼着，快睡去罷。」公子下來，再不道老人家還要面試，進了屋子，便忙忙的脫衣睡覺。

金玉姊妹兩個，生怕他明日起在老爺後頭，兩個人換替着熬了一夜；不曾打寅初，便把公子叫醒，梳洗穿衣上去，幸喜老爺還不出堂。少刻老爺出來，連太太也起來了，便道：「你們倆送場來了。」當下公子跟着老爺飽餐一頓，到了外面，筆硯燈燭，早已

備得齊整。安老爺出來坐下，便向懷裏取出一個封着口的紅紙包兒來，交給公子道：「就在這屋裏作起來罷！」自己却右對面那間坐去，拏了本朱子大全在燈下看；又派了華忠，伺候公子茶水。

公子領下題目來，拆開一看，見頭題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題是「達巷黨人曰」一章；三題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四句；詩題是個賦得「講易見天心」，下面旁寫着得「心」字，五言六韻。作者現在來打個岔。這詩文一道，作者雖是不懂，但是也曾見那刻本上，都刻得是五言八韻，怎的安老爺只限了六韻呢？便疑到這個字是個筆誤，提起筆來，就給他改了個八字，也防着這回書給人家看的時節，免得被個通品笑話。不想果然來了個通品看我的書。他看到這處，說道：「作者，你這書說錯了；這兒女英雄傳，既是康熙雍正年間的事，那時候不但不會奉試帖增到八韻的特旨，也不會奉文章只限七百字的功令，就連二場還是崑習一經，三場還有論判呢？怎的那安水心，在幾十年前，就叫他公子作起八韻詩來了。我這纔明白此道中，

不是認得幾個字兒，就胡開得筆，混動得手的。從此再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了。安公子看了那詩文題目，心下暗道：『老人家這三個題目，是怎的個命意呢？摹擬了半日，一時明白過來道：『這頭題，正是教孝教忠的本旨；三題是要我認定性情作人；第二個題目大約是老人家的自況了。那詩題，老人家是選於周易的，不消講得。』想罷，便把那題目條兒，高高的粘起來，望着他每篇立意，選詞琢句。一面研得墨濃，蘸得筆飽，落起草來。及至安老爺那邊纔要早飯，他一個頭篇，一首詩早得了；二篇的大意也有了。那時安老爺早把桿師爺請過來，一同早飯；公子跟着吃飯的這個當兒，老爺也不問他作到那裏。

一時吃罷了飯，他出來走了走，便動手作那個二三篇。那消繼燭，只在申正的光景三文一詩，早已脫稿。又仔細斟酌了一番，却也累得週身是汗，因要過去先見見父親，回一句稿子有了，覺得累的紅頭漲臉的不好過去。便叫華忠進去取了小銅鏟子來，溼個手巾擦臉。華忠到了裏頭，正遇着舅太太，在那裏合傭奶奶閒話；那個長姐兒，也在跟

前。大家還不曾開口，那長姐兒見了他，便先問道：『華大爺，大爺那文章作上幾篇兒來了？』華忠道：『幾篇兒只怕全得了；這會子擦了臉，就要送給老爺瞧去了。』舅太太便合長姐兒道：『你這孩子，纔叫他娘的狗拿耗子呢！你又懂得幾篇兒是幾篇兒。』他自己一想，果然這話問得多點兒，是一時不好意思，便道：『奴才可那兒懂得這些事呢？奴才是怕奴才太太倦着，等奴才先回奴才太太一句去。』說着，梗梗着個兩把兒頭如飛而去。

公子過來見程師爺正在那裏合老爺議論說：『今年還不曉得是那一班脚色進去呢？那莫，吳兩公也不知有分無分？正說着，老爺見公子拿着稿子過來，問道：『你倒作完了嗎？』因說：『既如此，我們早些吃飯；讓你吃了飯，好騰出來。』公子此時飯也顧不得吃了，回道：『方纔舅母送了些吃的出來；吃多了，可以不吃飯了；莫如早些騰出來，省得父親合師傅等着。』安老爺道：『既這樣發憤忘食起來，也好；就由你去。』一時要了飯，老爺便合程師爺飲了兩杯。飯後又合程師爺下了盤棋；程師爺讓九個子兒，

老爺還輸九十着，他撇着京腔笑道：「老爺的本領兒，我都佩服；只有這盤棋，是合我不來的，莫如合他下一盤罷！」老爺道：「誰？」抬頭一看，纔見葉通站在那裏。老爺因他這次算那地冊，弄得極其精細；考了考他肚子裏，竟零零碎碎有些，頗覺得有點出息兒；一高興時，便換過白子兒來，同他下了一盤。程師爺苦苦的給老爺先擺上五個子兒，葉通還是儘力的讓着下；下來下去，打起劫來，老爺依然大敗虧輸，盤上的白子兒不差甚麼沒了。因說道：「不想陽溝裏也會翻船。」程師爺便笑道：「老爺這盤棋，雖在陽溝裏，那船也竟會翻的呢！」老爺也不覺大笑道：「正不可解；這樁事我總合他不大相近，這大約也關乎性情，還記得中時節，長夏完了功課，先生也曾教過，只不肯學；先生還道：「你怎的連「博奕猶賢」這句書也不記得？你不肯學，便作一手無所用心的詩我看。」先生是付我的意思，這首詩怎的好作；你看我小時節渾不渾。便口占了一首七絕，對先生道：「平生事物總關情，雅謝紛紛一局秤；不是畏難甘袖手，嫌他黑白太分明。」這話將近四十年了。如今年過知非，想起幼年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話來，真覺愧

悔。」說話間，公子早騰清詩文，交卷來了。安老爺接過頭篇來看存，便把二篇勻給程師爺看。老爺這裏纔看了前八行，便道：「這個小講倒難爲你。」程師爺聽了便去下那篇，過來看這篇，只道那起講寫道是：

『且孝經一書，孝子章僅十二言，不別言忠，非略也。蓋資事父卽爲事君之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自晚近空談拜獻，喜兢事功，視子臣爲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國爲二事。究之令聞未集，內視已慚，而後嘆孝經一書，所包者爲約而廣也。』

程師爺看完了，道：「妙。」又說：「只這個前八行，已經拉倒閱者那枝筆，不容他不圈了。」說着便歸坐看那一篇。一時各各的看完了，彼此換過來看，因合老爺道：「老爺你看那二篇的收尾，一轉何如？」安老爺接過來一面看着，一面點頭，及至看到結尾的一段，見寫道是：

『……此殆夫子聞達巷黨人之言，所以謂門弟子之意與？不然，達巷黨人

果知夫子，夫子如聞魯太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聞陳司敗之言可也。况君車則卿御，卿車則大夫御，御實特重於周官；適衛則再有僕，在魯則樊遲御，御亦習聞於吾黨；御固降卑者事也，夫子又何知每况愈下，以所執尤卑者爲之諷哉？噫！此學者所當廢書三嘆與！」

老爺看罷，連連點頭；不覺拈着鬍子，番着白眼，望空長嘆了一聲道：「這句話却未經人道？」程師爺便道：「他這段文字，全得力於他那破題的『爲大聖以學御世，宜非執名以求者所知也』的兩句。所以小講，纔有『那聖人，達而在上，執所學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窮而在下，執所學以師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幾句名貴句子，作了那後股裏面出股的『執以居魯適周，之齊楚，之宋衛，之陳蔡』合那對股的『執以訂禮正樂，刪詩書，贊周易，修春秋』的兩個大主意的張本；真從博學成名，把這個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這後一段未經人道的好文字來？」一時程師爺把那三篇看完了，大叫：「恭喜，恭喜！中了，中了，只這第三篇的結句，便是個佳識。」老爺笑問：「怎的？」

他便高聲誦道：

『此中庸之極詣，性情之大同；人所難能，亦人所盡能也。故曰：『其動也中。』』

說着，又看了那首詩；安老爺便讓程師爺加墨。程師爺道：『不，今日這課是老翁特地看看他的真面目；兄弟圈點起來，誘掖獎勸之下，未免總要看得寬些，竟是老翁自己來。』安老爺便看頭二篇；把三篇合詩，請程師爺圈點。一時都圈點出來；老爺見那詩裏的「一輪探月窟，數點透梅岑」兩句，程師爺只圈了兩個單圈，便問道：『大哥這樣兩句好詩，怎麼你倒沒看出來。』程師爺道：『我總覺這等題目，用這些花月字面離題遠些。』安老爺道：『不然，你看他這月窟梅岑，却用得是月「到天心處」合「數點梅花天地心」，兩句的典，那「探」字，「透」字，又不脫那個講字，竟把講易見天心這個題目，扣得工穩的很呢！』程師爺拍案道：『啊呀！老翁你這雙眼睛真了不得。』說着便拿起筆來加了幾個密圈，又在詩文後加了一個批。那程師爺的批語，不過照例幾句通套

讚語。安老爺看了，便在他那批語後頭，提筆寫了兩行，批道是：

「三莖亦無他長；祇讀書有得；便說理無障，動中肯綮；詩亦熨貼工穩，持此與多士爭衡，庶不爲持衡者齒冷。秋風日勁，企予望之！」

公子見這幾句獎勉交至的庭訓，竟大有個許可之意，自己也覺得得意。一時程師爺便讓老爺帶了公子進去歇息，又笑道：「今日老翁自然要些獎賞，纔好教學生益知勉學。」老爺道：「這個自然。」說著程師爺拿了他的毛竹煙管，藍布煙口袋去了。

公子隨安老爺進來，太太迎著門兒便問道：「沒鑽狗洞啊？」安老爺道：「豈想今日竟算難爲他的了。」太太見老爺露著喜歡，坐下便笑問道：「老爺瞧我們玉格這回攷去，到底有點邊兒沒有哇？」老爺未曾開口，先動了點兒牢騷，說道：「這話實在難講；這科名二路，兩句千古顛簸不破的話，叫作「窗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照上句講，自然文章是個憑據，講到下句，依然還得聽命去；祇就他的文章論，近來却頗頗的靠得住了，所不可知者命耳。況且他纔第一次觀光，那裏就敢望倖；只要出場後，文章見

得人，便再遲些發達，也未爲不可，只不可步乃翁的後塵就是了。」說著，便回頭吩咐公子道：「你今日作了這課，從明日起，便不必作文章了。場前的工夫，第一要慎起居，節飲食，再則清早起來，把摹本流覽一番，斂一斂神；晚上再靜坐一刻，養一養氣。白日裏倒是走走散散，找人談談；否則閒中望望行雲，聽聽流水，都可活潑天機；到地屋裏，提起筆來，纔得氣沛詞充，文思不滯。我這裏還給你留著件東西，待我親自取來給你。」說著便立起來，叫人拿了燈到西屋裏去。

公子見老爺親身去取這件東西，一定因師傅方纔的話，有件甚麼珍重器皿獎賞。不一刻只見老爺從西屋裏，把自己當年下場的那個考籃，用一隻手跨出來；看了看那個剝條考籃，經了三十餘年的雨打風吹，烟薰火燎，都黑黃黧淡的看不出地兒來了。幸是那老年的東西還實在，那布帶子還是當日太太親自纏的縫的，依然完好。讀者，你道安老夫妻既指望兒子讀書下場，怎的連考具都不肯給他置一分？原來依安太太的意思，從老早就張羅要給兒子精精緻緻置分考具，無奈老爺執意不許，說必得用這一分，纔合着

弓冶箕裘的大義，逼着太太收拾出來，還要親自作一番交代。因此纔親自去拿，便跨了出來，滿臉堆歡的向公子道：「此我三十年前故態也；便是裏頭這幾件東西，也都是我的青氈故物。如今就把這小衣鉢，親傳給你，也算我家一個十六字心傳了。」讀者，你看有是父必有是子；那公子見父親賞了這分東西，說了這段話，真個比得了件珍寶，他還心喜。連忙跪下，雙手接過來，放在桌兒上。安太太令老爺向來是相敬如賓的；方纔見老爺站起來，太太早不肯坐下，及至拿這個籃子來，便站在桌兒跟前，揭開那個籃蓋兒，把裏面裝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交付公子；金玉姊妹兩個，也過來幫着檢點。只見裏面放着的號頂號圍號帘，合裝米麵餠餅的口袋，都洗得乾淨。卷袋筆袋，以至包菜包蠟的油紙，都收拾得妥貼；底下放着的便是飯盤茶盅，又是一分匙筋筒兒，合銅鍋銚子，蠟籤兒，蠟剪兒，風爐兒，板兒，釘子錘子之類，都經太太預先打點了個妥當。因向公子說道：「此外還有你自己使的筆墨紙硯，以至擦臉漱口的這分東西，我都告訴倆媳婦了。帶的餠餅，菜要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給你張羅呢；米呀，茶葉呀，蠟呀，以

至再帶上點兒香藥呀，臨近了，都到上屋裏來取。」何小姐最是心熱不過的人，聽了婆婆這話，一面歸着那東西，合張姑娘道：「實在虧婆婆想的這等週到。」安老太太笑道：「妞妞也不是我想的週到；實告訴你罷，我那天打點着這分東西，自己算了算，連恩科算上，再連這次，我這是打點到第十九回了。」安老爺在旁邊，自己又屈指算了一算，從自己鄉試起，至今又看着兒子鄉試，轉眼三十餘年，可不是十九回嗎？自己也不免一聽浩嘆。

纔收拾完畢，太太又叫長姐兒把那個新絮的小馬褥子，袍褂，褐衫，雨傘，這些東西，都拿來交給你大奶奶。又聽安老爺說道：「正是我還有句話吩咐。」因吩咐公子說道：「你進場這天，不必過於打扮的花鶉鴿兒似的，看天氣就穿你家常的那兩件棉裕襖兒，上頭套上那件舊石青臥龍袋，第一得戴上頂大帽子。你只想朝廷開科取士，爲國求賢，這是何等大典；赴考的士子，倒隨便戴個小帽子兒去應試，如何使得？」公子只得聽一句，應一句。他只得這等恪遵父命，只是纔得二十歲的孩子，怎得能像安老爺那樣老

道；更加他新近纔磨着，母親給作了件簇新的洋藍綢緞三朵菊的薄棉襖兒，又是一件泥金摹本緞子耕織圖花樣的半袖悶葫蘆兒，舅母又給作了個絳色平金長字兒帽頭兒，倆媳婦兒是給打點了一分絕好的鍼線活計，正想進場這天，打扮上花稍花稍；如今聽父親如此吩咐，心裏却也不能一時就丟下這分東西。太太是怕兒子委曲，便說道：「一個小孩子家，他愛穿甚麼戴甚麼，由他去罷！老爺還操這個心。」安老爺道：「不然，太太只問玉格我上次出場進場他都看見的，是怎的個樣子」回頭又問着公子道：「便是那年場門首的那班世家惡少，我也都指給你看了；一個個不管自己肚子裏是一團糞草，只顧外面打扮得美服華冠，可不像個金漆馬桶；你再看他滿口裏那等狂妄，舉步間那等輕佻，可是個有家教的，學他則甚。」太太同金玉姊妹聞了這話，纔覺老爺有深意存焉。公子益發覺得這番嚴訓，正說中了一年前的病，更不敢再萌此想。只有那個長姐兒心裏不甚許可，暗道：「人家太太說的很是，老爺總是扭着我們太太，二位大奶奶也不勸勸，聽起來場裏有上千上萬的人呢！這幾天要換了季還好，再不換季，一隻手跨着個筐子，腦

袋上可扛著頂緋帽，怪閒笑兒的叫人家大爺臉上怎麼拉得下來呢？」嘆，這妮子那裏曉得他那個大爺，投着這等義方的嚴父，仁厚的慈母，內助的賢妻，也不知修了幾生，纔修得到此；便跨着筐兒，扛頂緋帽何傷。當下公子便把那考籃領下去，倆媳婦又張羅着把包袱等件送過去。

過了兩天，便有各親友來送場，又送來的狀元糕，太史餅，棗兒柑圓等物，無非預取高中占元之兆。這年安老爺的門生，除了已經發過科甲的幾個之外，其餘的都是這年鄉試。安老爺也一一的差人送禮看望，苦些的還幫幾兩元卷銀子。公子合這班少年，都在歌場的時候，大家也彼此往來，談談文，講講風氣。那年七月，又是小盡；轉眼之間，便到八月，那時烏大爺早從通州查完了南糧回來。安老爺預先托下他，一聽下官來，即忙給個主考房官單子；打算聽了這個信，纔打發公子進城；說定了依然不找小寓，只在不壓橋宅裏住。外面派了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四個人跟去。張親家老爺，也要同去，以便就近接送照料，安安爺安太太更是放心。頭兩天便忙着叫人先去打掃屋子，

搬運行李，安置廚房，一直忙到初六日，纔吃早飯，早有烏大爺差人送了聽宣的單子來，用個紅封套裝着，安老爺拆開一看，見那單子上，竟沒甚麼熟人。正主考是個姓方的，副主考以面一個也姓方，那個雖是旗員，索無交誼，老爺當下便有些悶悶不樂。你道爲何？難道安老爺那樣個正氣人，還肯找個熟人給兒子打關節不成？絕不爲也。只因這兩位方公，雖是本朝名家，刻的有文集行世；祇是向來看他二位的文章，都是清矯艱澀，烏瘦郊寒一路，合公子那高華富麗的筆下，迥乎兩個家數。那個滿副主考，自然例應迴避旗卷，正合着不願「文章高天下，祇要文章中試官」的兩句話，便慮到公子此番進場，那個「中」字，有些拿不穩。所以兜的添了樁心事，却只不好露出來。公子此時是一肚子的取青紫如拾芥，那裏還計及那主司的方圓。

這個當兒，太太又拉着他儘著囑咐，場裏沒人跟着，夜裏睡著了，可想着蓋嚴着些兒；舅太太也說有菜沒菜的那包子合飯，可千萬叫他們弄熟了再吃。張太太又說：「不喇！熬上鍋小米子粥，沏上幾呀鷄子兒，那倒也飽了肚子喇！」金玉姊妹是第一次經着

這番瀟灑風味，雖是別日無多，一時心裏，只像是還落下件甚麼東西，又像是少交代了件甚麼話，只不好照婆婆一般當着人一樣一樣的囑咐。

正在大家說着，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四個家人，上來回張親家老爺，叫回老爺太太不進來了，合程師老爺頭裏先去了。又回道：『大爺車馬也伺候齊了。』隨着便領隨身的包袱馬褥子，一時僕婦們往來交東西。公子便給父母跪了安；又見了舅母岳母，舅太太先給他道了個喜，說：『下月的這幾天兒裏，再聽着你的喜信兒，我們家的老少兩位姑爺，可都算我眼看着成的人了，我也算得個老古董兒了。』張親家太太便接口道：『姑爺，你只搶個頭名狀元回來，俗就得了。』安老夫妻聽了，各各點頭而笑。安太太又說：『纔囑咐的話，可別忘了。』老爺又吩咐道：『你一出場，家裏自然打發人去看你。就把頭場的稿子帶來我看，不必另謄，也不許請師傅改一個字。』說着又點了點頭，說『就去罷。』公子滿臉笑容，答應着纔要走，太太道：『到底也見見倆媳婦兒再走哇！』公子連忙回身，向着他兩個規規矩矩的一站，兩人也綁着個盤兒，還了一站；彼此對站了會

子，却都不大得話，還是公子想起一句人天第一義的話來，說道：「我昨兒晚上，囑咐你們的節下，給父親母親拌的那月餅餡兒，可想着多擱點兒糖。」他說了這句，便一臉的飛黃騰達，興匆匆回身就走。金玉姊妹們借着答應那聲，也搭起着送出屋門來。公子下了台階兒，衆家人圍隨上跟着走了。安老夫妻隔着那玻璃，扭着那身子，直看他出了二門，還在那裏望。不提防這個當兒，身背後猛可的噹啣啣一聲響，老夫妻倒嚇了一跳。一齊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那長姐兒胎膊上帶着的一付包金鐲子，好好的從手上脫落下來了，掉在地下，噹啣啣的一響，又咕嚕嚕的一滾，一直滾到屋門檻門跟前纔站住。老爺忙問：「這怎麼講？」太太是最疼這個丫鬟，生怕他挨說，便道：「都是老爺的管家幹的，給人家打了那麼大圈口，怎麼不脫落下來呢？」他道：「等着得了空兒，再交出去毀打毀打罷。」何小姐道：「別動他，等我給你圍弄上就好了。」說着接過來，把圈口給他搭緊了，又把式樣端正了端正，一面親自給他帶在手上，一面悄悄的向他笑道：「你瞧圍弄上就好了不是？等要放他的時候，咱們再放；可惜了兒的，爲甚麼毀他呢？」在

大奶奶說的平平靜靜的話，他不知聽到那裏去了，不由的把個紫棠色的臉蛋兒，羞的小茄兒似的。便給何小姐請了個安，又低着雙眼皮兒，笑嘻嘻的道：「這要不虧奶奶，誰有這麼大勁兒呀？」當下安太太以至大家看了他這舉動，都說到底歲數大些了，懂規矩。這話在當日沒人留心，今日之下，入在這評話裏，當天理人情講起來，不禁叫人想到那王實甫的，「猛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這兩句不僅是個妙句奇文，竟也說得是個人情天理。讀者要不信這話，博引煩稱，還有個佐證；就拿這兒女英雄傳裏的安龍媒講，比起那紅樓夢裏賈寶玉。雖說一樣的兩個翩翩公子；論閱閱勳華，安龍媒是個七品琴堂的弱息，賈寶玉是個累代國公的文孫；天之所賦，自然該於賈寶玉獨厚纔是。何以賈寶玉累番鄉試，那等難堪，後來真弄到死別生離？安龍媒這番鄉試，這等有興，從此就弄得功成名就。天心稱物平施，豈此中有他膠巧乎？不過安公子的父親，賈公子的父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道學，一邊是實實在在，有些窮理盡性的工夫，不肯丟開正經；一邊是丟開正經，只知合那班善於騙人的單聘仁，乘勢

而行的程日興，每日在那夢坡齋作些春夢婆的春夢，自己先弄成個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賈政；還叫他把甚的法教訓兒子，安公子的母親，合賈公子的母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慈祥，一邊是認定孩提之童，一片天良，不肯去作罔人；一邊是一味的向家庭植黨營私，去作那罔人勾當，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兒，攏來作媳婦，絕不計夫家甥女兒的性命難堪；只知把娘家的姪女兒攏來當家，絕不問夫兄家的父子姑媳，因之離間，自己先弄成個罔之生也宰而免的王夫人；又叫他把甚的去撫養兒子，講到安公子的眷屬何玉鳳，張金鳳，看去雖合賈公子那個韓中人薛寶釵，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豐麗聰明，却又這邊是刻刻知道愛惜他，那點精金美玉同心意合，媚茲一人；那邊是一個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緣，還暗裏弄些陰險。一個是妒着人家的金玉姻緣，一味肆其尖酸，以至到頭來弄得瀟湘妃子，連一座血淚成班的瀟湘館，立腳腳不牢，慘美人魂歸地下，畢竟玉帶林中掛；蘅蕪君連一所荒蕪不治的蘅蕪院，安身不穩，替和尙獨守空閨。如同金釵雪裏埋，還叫他從那裏之子於歸，宜其室家，便是安家這個長姐兒，比起賈府上那個花叢人來，也一樣

的從幼服侍公子，一樣的比公子大得兩歲，却不會認得他照那襲而取之的花襲人一般同安鵲媒初試過甚慄雲雨情；然則他見安公子往外一走，偶然學那雙文長亭宴，減了玉肌，鬆了金釧，雖說不免一時好樂，有些不得其正，也還算發乎情，止乎禮，怎的算不得個天理人情？何況安公子比起那個賈公子來，本就獨得性情之正，再給了這等一家天親人眷，到頭來安得不作成個兒女英雄？只是世人略常而務怪，厭故而喜新，未免覺得，與其看燕北閒人這部腐爛噴飯的兒女英雄傳小說，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豔淡清的紅樓夢大文，那可就爲曹雪芹所欺了。曹雪芹作那部書，不知合假托的那賈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纔把他家不曾留得一個完人，道着一句好話；燕北閒人作這部書，心裏是空洞無物，却教他從那裏講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話來。

再講安公子回到住宅，早有張親家老爺，同着看房子的家人，把屋子安置妥當；程師爺已經到場門口看牌去了。一時回來，看得公子的名字，排在頭排之末，說：「看這光景，明日得早些去聽點了，歇息歇息，吃些東西，靜一靜罷，」他說着便帶了葉通，

親自替學生檢點考具。公子見諸事用不著自己照料，想起從前父親赴考時候的景象，越覺冷暖不同，接着便有幾個親友本家來看過去了。

到了次日五鼓，家人們便先起來張羅飯食，服侍公子盥漱飲食，裝束已畢，程師爺張老又親自把考具行李替他檢點一過，門戶自有石房子的家人照料，大家催齊車馬，便都跟着公子，逕奔舉場東門而來。公子纔進得外碑門，早見梅公子站在高個地方，手裏拿着兩枝照入鏡，得意洋洋的高聲叫道：「神媒這裏來。」公子走到跟前，只聽他道：「你來的正好，咱們不用候點名了；我方纔見點名的那個都老爺，是個熟人，我先合他要了兩枝鏡，你我先進去罷！省得回來人多了擠不動，又免得內碑門多一次搜檢。」公子是謹記安老爺幾句庭訓，又因這番是自己進場之初，從進門心，就打了個循規蹈矩，一步不亂的主意，便回覆他說：「我的名字在頭牌，半路呢！此時進去，也懶不着卷子，莫如還等着點進去罷。」

說話間早聽見點名台上唱起名來。梅公子道：「我可不等你了。」說着，把那枝鏡去

給了公子，先回去了。公子依然候着點了名，隨着衆人魚貫而入，走到內硬門頭道搜檢的所在；原來這處搜檢，不過虛應故事；那監試搜檢的，只有幾位散秩大臣副都統，還有幾位大門行走的侍衛公；這班侍衛公，却不是欽派的，每到鄉會試，不過侍衛處照例派出幾個人來。在此當差，却一班的也在那裏坐着。公子候着前面搜檢的這個當兒，見那班侍衛，彼此正談得熱鬧，一聽這個叫那個道：『喂，老塔呀，明兒沒咱們的事，是個便宜；我們東口兒外頭，新開了羊肉館兒，好齊整兒餅，明兒早起，咱們在那兒鬧一壺罷。』那個嘴裏正用牙斜叨着根短煙袋兒，兩隻手却不住的搓那個醬瓜兒煙荷包裏的烟，騰不出嘴來答應話，只呶了一聲，搖了搖頭。這個又說：『放心哪，不吃你啣。』纔見他拿下煙袋來，從牙縫兒裏激出一口唾沫來，然後說道：『不在那個，我明兒有差。』這個又問：『說不是三四該着呢嗎？』他又道：『我其實不去幫這湯差使，倒快不了。我們那個新章京來的嘴，你有本事給他擱下；他在上頭，就把你幹下來了。』公子聽了這話，一個字不懂，往前搶了幾步，又見還有二位在那裏敬鼻烟兒，一個接在手裏，且

不聞，只把那個竹筒兒的磁鼻烟壺兒，拿着翻來覆去，看了半天。說：『這是獨釣寒江啊，可惜是個右釣的，沒行；要是左釣的，就值錢咧！』說着把那鼻烟兒，磕了一手心，用兩個指頭捏着，抹了兩鼻翅兒；不防一個不留神，誤打誤撞，真個吸進鼻子一點兒去，他就接連不斷，打了無數的嚏噴，鬧得涕淚交流。那個看了，哈哈大笑，說：『算了罷，這東西要嗆了肺，沒地方兒貼膏藥。』他纔連忙把鼻烟壺兒還了那個，還道：『纔！好霸道傢伙，只管保是一百一包的。』

公子聽了這套，更茫然不解。看了看前面的人，一個個搜過去，輪到自己，恰好，走到個乾癯黃瘦的老頭兒面前。公子一看，只見他一張迂緩面孔，一副孱弱形軀，身上穿兩件邊幅不正的衣服，頭上戴一個黯淡無光的亮藍頂兒，那枝梢擺春風的孔雀翎，已經蟲蛀的剩了光桿兒了；一個人垂首低眉的坐在那裏，也沒人理他。公子因見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纔待放下考籃，忽聽那老頭兒說道：『罷了。不必解衣裳了，這道門的搜檢，不過是奉行功令的一樁事。到了貢院門還得搜檢一次呢！一定是這等處處的

苛求起來，殊非朝廷養士求賢之意，趁着人鬆動，順著走罷。」公子應了一聲，連忙就走，心下暗道：「怎的這位侍衛的話，我聽著又儼然會懂呢？這人莫非是個楚材晉用，從那裏換了邊叻回來的罷。我只愁他這個樣子，怎生合方纔那班鳶肩火色的矯矯虎臣，會弄得到一處；他要竟弄得到一處，這人也就算個遭劫在數的了。」一路想著，看進了那坐內磚門，不會到得貢院門跟前，便見罩棚底下，那班伺候搜檢的提督衙門番役，順天府五城青衣，都揎拳擄袖的，在那裏搜檢。被搜檢的那些士子，也有解開衣裳，敞露懷的，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滿身上混掏的，及至搜完的，又不容人收拾妥當，他就提著那條賣估衣的噪子，高喊一聲：「搜過！」便催快走。那班士子一個個掩着衣襟，挽著搭包，背上行李，跨上考籃，那隻手還得攥上那根照入籤，再加上煙荷包煙袋，這纔邁着那大高的門檻兒進去；看者實在受累之至，公子有些心怯。不一時搜到挨近前面的那個人，却又是七十餘歲，老不歇心的一位老者，才走上去，便有旁邊站的一個個戴日頂兒藍翎兒，生得凹樞眼，蒜頭鼻子，白臉黃鬚，像個回子模樣的番子，先喝了一聲。

「站住。」攔筐子，把衣裳解開。早聽得東邊坐上那位大人說道：「你當差只顧當差，何用這等大呼小叫的，才不懂官事了。」把個番子嚇得不敢作聲，大家虛應故事一番，那老者便受了無限功德。公子探頭向上望了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烏古齊，因不好上前招呼，只低了頭。戶齊看見了他，他倒欠了欠身讓道：「別就攔了，就隨著進去罷。」公子進了貢院門，見對面就是領卷子的所在；他此時纔進門來，那一身傢伙，已經壓得滿頭大汗；正想找個地方歇歇，再上去領卷子。看了看，那梅間羹在那裏候著，又有烏大爺的兄弟托誠村，並兩三個少年，都在牆脚下把考籃聚在一處，坐在上面閒談。他也湊了大家去，把考籃放下。梅公子先合他說道：「我方纔悔不聽你的話，只管進來，這半天卷子依然不得到手，竟沒奈他何；不信你跟我看看去。」說着拉了公子，擠到放卷子的那個杉柁圈子跟前；只見一班旗子弟，這個要先領，那個又要替領，吵成一片。上面坐的那位鬚髮雪白的老都爺，却只帶着個眼鏡兒，拏著枝紅筆，按著那冊子，點一名，叫一人，放一本，任他吵得暗地昏天，他只我行我法。

正在吵不清，內中有個十七八歲的小爺，穿一件土黃布主腰兒，套一件青呢暗綢馬褂子，襠包繫在馬褂子上頭，挽有大壯的辮子，騎在那杉檮上，拿手裏那根照人鏡，把那御史的帽子敲得拍拍的山响，嘴裏還叫他：『老爺爺！你把我那本兒，先給我找出來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也耐不住了；只見他放下筆，摘下眼鏡來問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作甚麼？』他道：『我不是秀才；我們太爺，今年纔捐我捐的監；我叫綳僧額；我們太爺是世襲阿達哈哈番，九王爺保的梅楞章京；我是官卷，你瞧罷！管保那卷面子上都有。』那御史果然覷着雙近視眼，給他查出來，看了看，便不在手裏，合他道：『你的卷子却有了，國家明經取士，是何等大典；況且士先器識，怎的這等不循禮法，難道你家裏竟沒有一些子家教的不成？你這本卷子，你現不必領了，我要扣下指名參的。』這場吵，真吵到老都爺把個看家本事拏出來了，大大小小纔得安靜。那御史依然是投名散卷，叫到那個綳僧額，大家又替他作好作歹的說着，都老爺纔把卷子給他。還說道：『我這却是右諸位年兄分上，只是右你這等惡少年，領了本卷

子去，也未必作得出好文字。」那位少爺話也收了；接過卷子來，倒給人家斯文掃地的，請了個安。公子在旁看了歎息一聲，便合托二爺說道：「誠村看這光景，你我益發該，三復古人『樂有賢父兄也』的這句書了。」

一時他幾個也領了卷，彼此看了看，竟沒有一個同號的，各各的收在卷袋裏，擎上考具，進了兩層貢院門，交了籤。只見兩旁公案邊，坐着許多欽派稽查按籤換卷的大臣。却好安公子那位拜從看文章的老師吳侍郎，也派了這差使。見公子進來，便問道：「進來了，是那個字號？」那是候正值順天府派來的那一羣佐雜官兒要當好差使，不住的來往的喊道：「老爺們，東邊的歸東邊，西邊的歸西邊。」喊得個公子急切裏聽不出。老師問的這句話來，那大人便點首，把他叫到案前，問了一遍，他才答道：「成字陸號。」吳大人回頭指道：「這號在東邊極北呢！只這一回頭，適逢其會，看見他的跟班畢政，在身後站着。原來貢院以內，帶不進跟班的家人去，都只跟班的老爺跟着；這位老爺的官名，叫作答哈蘇。吳大人便向他道：『答老爺，奉托你罷，把我這學生送進欄欄

去。』

那位答老爺見本大人在人衆子裏，派了他這樣一件切近差使；一想看這機會，今年京察，大有可望。又見安公子是個旗人，一時氣誼相感，便也動了個惠顧同鄉的意思。欣然答應了一聲，便接過公子的考具，送出東柵欄，又說道：『大兄弟你瞧，起腳底下到北邊兒，不差甚麼一里多地呢！我瞧你了不了，這兒現成的水火夫，咱們破兩錢兒，僱個人就行了。』一面說著，招手從那邊叫了個人夫來，一面就把腿一抬，又把手往衣襟底下一綽，摸着褲帶上那個錢襪兒，掏出一把錢來，要給那個人。公子忙攔道：『不勞破費，這考籃裏有錢，等我取出來。』他便一手攔著公子的胳膊，說道：『好兄弟咧，咱們八旗，那不是骨肉？沒講究。』說着，早把他手裏那把錢，遞給那人。公子沒法，只得謝過了他，便把考具一切，都交那個人拿上。安公子此時卸下那身累贅來，覺得週身好不鬆快，便同了那人逍遙自在的迤邐向北而來。一路上留心，看那座貢院時，但見龍門綽楔，棘院深沈，東西的號舍萬瓦毘連，夜靜時兩道文光冲北斗；中央的危樓千

尋高聳；曉來時一輪義馭湧東隅。正面便是那座氣象森嚴，無偏無倚的，邢至公堂；這個所在，自選舉變爲制轍以來，也不知牢籠了幾許英雄；也不知造就成若干人物。那時正是秋風初動，耳輪中但聽得明遠樓上，四角高挑的，那四面硃紅，月藍旗兒，被風吹得旂角招搖，向半天拍喇喇作響；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呵護一般。無怪世上那些文人無行，問心不過的等閑，不得進來；便是功名念熱，勉強進來，也是空負八斗才名，枉吃一場辛苦。

安公子正在走過無數的：舍，只見一所號舍，門外白牆，白石基石，大書成字號三個大字；早有本號的號軍，從門外矮柵欄上頭，伸手把那人扛着的考具接過去。那人去了，公子這等石給他 柵欄，進號地！那知那柵欄是釘在牆上的，不會封號以前，出入的人，只准抽四當中那根、頭，鑽出鑽入，公子也只得低頭彎腰的，鑽進號筒子去。看了看南是牆面，北作柵身，那個院落，南北相去，多也不過三尺；東西下裏，排列得蜂房一般，倒有百十間號舍。那號舍立起來，直不得腰；臥下去，伸不開腿，吃喝拉撒睡

紙墨筆硯鏡，都在這塊地方。假如不是這地方，出產舉人進士，這兩樁寶貨，大約天下讀書人，那個也不肯無端的萬水千山跑來，嘗恁般滋味。

公子當下歇息片刻，一樣的也把那號帷號帘釘起來，號板支起來，衣帽鋪蓋碗盞傢具吃食柴炭一切歸着起來。這樁事本不是個人幹付來的事，更加他又是奶娘丫頭服侍慣了，不能一個人幹事的人，弄是弄不妥當，只將就鼓搗了會子就算結了。幸伺候那幾間號的老號軍，是個久慣當過這差使的；見公子是個大勢派的人，一進來把例賞號軍的餽餉錢也就賞了不算外，餘又結了個五錢重的小銀銖兒，樂的他不住問茶問水的殷勤。這個當兒，這號進來的人就多了，也有抬號板的，也有亂坐次的，還諸不作，找人去的，人來找的。甚至有聚在一處亂吃的，酣飲的。便是那極安靜的，也脫不了旗人的習氣，喊兩句高腔，不必對面牆上，貼幾個燈虎兒，等人來打。公子看了這般人，心中納悶，只說：「我倒不解他們，是幹功名來了，是頑兒來了？」他只個人靜坐在那小窩兒裏，凝神養氣。看看午後，門上的監臨大人，見近堂這疑路旗號的爺門，出來

進去，登明遠樓，跑小西天，鬧的實在不像了，早同查號的御史查號，封了號口柵欄。這一封號，雖是幾根柳木片兒門戶，一張本紅紙的封條，法令所在，也同畫地爲牢，再沒人，敢任意行動。公子見眼前來往的人，都已靜了些，纔把他窗下的揣腳本心裏默誦了一過，叫號軍弄熱了飯，就熟菜吃了。纔點燈，便放下號帘子，靠了包袱待睡。可奈牆外是梆鑼聒噪，堂上是人語喧嘩，再也莫想睡得穩，良久纔睡熟。一時各號的人也都睡了，准備明日鏖戰；那號軍也偷空兒栖在那個屎號跟前坐著打盹兒。

內中那個老號軍睡到三更過後，鑽出來去出小恭；完了事纔回頭，只見遠遠的像那第六號的房簷上，掛著盃來大的盞紅燈，那老號軍吃了一驚，說道：「這位老爺是不會進過場的，守著那油紙號帘，點上盞燈；一時睡著了，刮起風來，可是頑得的。」連忙跑過來，想要叫醒了他，不想走到跟前，却早不見了那盞燈，他揉了揉眼睛道：「莫不是我睡得楞楞眼花了。」恰好這個當兒，公子一覺睡醒，一睜眼見屋裏漆黑，又轉了向兒了，模模糊糊的叫了聲：「花鈴兒，你看燈都待好滅了，也不起來撥撥。」那老號軍

便打了個岔說：『老爺你老放心睡罷，沒燈啊，是我的眼花了。』公子又不曾留心他說的所以然，只想誤呼作小婢，倒來個老軍，不覺自己失笑，不好再提。便合他要了個火，點上燈，看了看牆上掛的那個表，已經丑正了，便要水擦了擦臉，又叫那號軍熬了粥。才待收拾完畢，號口邊值號的委員，早已喊接題紙。少時，那號軍便代他送了一張來。連忙燈下一看，只見當朝聖人出的，是三個富麗堂皇的題目，想著自然要取幾篇筆歌墨舞的文章，且喜正合自己的筆路。看那詩題，又是臆下作過的，便是第一第三文題，也像作過，靜想了想，大勢也都還記得起，暗喜這可就省事多了。忽又一轉念道：『不是這等，古人師友之間，還要請試他題，豈有欽命題目，我自己纔識雲程，便這等欺心，把臆課來塞責的理。父親看了先要不喜，不可徒亂人意，不如把他去開，另作纔是。』隨把題目折起，便伸手提筆，起起草來。纔得辰刻，頭篇文章，合那首詩，早已告成，便催著號軍，給煎好了飯，胡亂吃了一盤。天生的世家公子哥兒，拿些甜餠餠解餓；又吃了些杏仁乾糧油糕之類，也就飽了。便把第二三篇作起來，只在日偏西些都得了，

自己又加意改抹了一遍，十分得意。看了看天氣尚早，便吃過晚飯，寫起卷子來。他的那筆小楷，又寫的飛快，不會繼燭，添註塗改，點勾勾股，都已完畢，連草都補齊了。點起燈來，早已又低低的吟哦了一遍，隨口把卷子收好，把稿子也掖在袋內。閒暇無事，取出白棗兒杜元肉炒糖菓脯，這些零星東西，大嚼一陣；剩下的吃食，都給了號軍。就靠着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那個老號軍便幫他來，把東西歸著清楚，交卷領籤，趕早排便出了場。到貢院頭門，早見岳丈張老先生 程帥爺，以至忠諸人，直擠到龍門檻邊等他。一時見公子恁早出來，都不勝歡喜。程帥爺先問了聲：「得意嗎？公子忙回道：『還算妥當。』」張老早把考籃包袱接過去，遞給衆家丁。一行人簇擁出了外磚門，程帥爺便合他同車，要文稿看，因說道：「四三兩個題目，你都作過？」他道：「便是詩也作過，却都不曾用那箇稿。」因從袋裏，把那草稿取出來。程帥爺一面看，一面用腦袋圈圈兒便道：「只這前八行，便有個發皇氣象。恭賀恭賀！」一詩看完，說道：「詩也不黏不脫，攀桂大有可望。」一時回到宅裏，公子不及別事，便叫葉迪取了個

小紅封套，把文稿封好；又親自寫了個給父母請安的安帖，封起來，打發戴勤飛馬立刻給父親送去。恰巧戴勤走後，安老夫妻，早打發晉升來接場。舅太太又叫甘露兒送了來的吃食，二位奶奶給包了添換的衣服，公子也問了父母的起居，晉昇一一回答，又說：「老爺還說，爺得晌午後出來，吩咐奴才天晚了，索性等明日送了爺進二場，再把文章稿子帶回去，誰知爺已經老早的出來，倒先打人請安去了。」公子道：「戴勤大約今日也不得回來，依然遵着老爺的話，明日回去罷。」說著，便有幾家親友來看，都說道：「不好久談，請歇息罷，興辭而去。公子吃得一飽，撒和了撒和，便倒頭大睡，養精蓄銳，準備進二三場。

安老爺急於要看兒子頭場的文章，有望無望；又愁他出來得晚，晉升今日斷趕不回來，只落得負著雙手，滿院裏一週一週的轉圈兒。正在走著，見戴勤來了，忙問道：「你回來作甚麼？」戴勤請了安，又替公子請了安，忙回明緣由。安老爺一面進屋子，一面拆那封套，便坐下伏案細看那詩文章稿。安太太只儘着問戴勤說：「你瞧大爺那光

景，還沒受累呀！沒著涼啊！」戴勳回道：「奴才看很好，出來是紅光滿面的，程師爺說準中。」金玉姊妹聽了，也自放心。這個當兒，太太見老爺看完了文章，只默默不語，不禁問道：「老爺看着怎麼樣。」原來安老爺看得公子的文章，作得精湛飽滿，詩亦清新，却也歡喜，只愁他才氣過於發皇，不合那兩位方公的式，所以心中猶疑。見太太一問，正待說明緣由，一想他娘兒們自然同我一般的期望，此時說出這話，倒添他們一樁心事，便道：「難爲他！中是竟中得去了，只看命罷。」太太同兩個媳婦，聽了便歡喜起來。戴勳退出房門去，兩個媽媽，又在廊簷底下截住他，問長問短。那個長姐兒趕出趕進的聽了個夠，他倒說道：「人家老爺合師老爺，都說大爺中定了，還用你們老姐兒倆絮叨。」

那日已是八月初十日，中秋節近，接着忙了幾天節事。到了十五晚上，老夫妻正喜多了兩個媳婦，慶賞團圓，偏兒子又不在膝下，但是天下事事求全，何所樂呢？待月上時，安太太便喜高興興，領着兩個媳婦圓了月；把西瓜月餅等類，分賞大家；又隨意給

老爺備了些菓酒。因舅太太張親家太太，沒處可過團圓節，便另備一席，請過來要自己陪着。舅太太是再三不肯，說：『今日團圓節，說沒你二位不一席坐的，我陪着親家太太，叫他們小姐倆兩席張羅，豈不好？』安太太見說得有理，便也依允。只是安老爺走了這等酒場兒，坐下實在無可與談。恰好那夜後半夜月食，舅太太問起這個道理來，可就開了老爺的天文門了。纔待講起，張太太說：『我懂的，那是天狗吃了。我們那地方，只要廟裏打一陣鐘，他嚇的就吐出來了。』安老爺不禁大笑說道：『豈其然哉？這日月食的道理，由於日躔最高，居九天第三重，月躔最低，居天第八重。日行得疾，每日行周，只欠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一的一度；月行得遲，不及日行十三度有餘度。日月行得不能畫一，此所以朝日東昇，新月西見之原由也。日有光，月無光，月恆借日之光以爲光，所以合朔則哉生明，既望則哉生魄，此是上弦下弦之明驗也。日月行走，既互有遲疾，躔度又各有高下，行得遲疾高低，上下相值。日光在天，爲月魄所掩，便有日蝕之象；日光繞地，爲地球所隔，便有月蝕之象。乍掩乍隔則初食，半掩半隔則食既，全

掩全隔則食甚，彼此相錯，則生光而復圓，非天狗之爲也。舅太太說：『我記不得這些累贅呀！我只納悶兒；人家欽天監，那些西洋人，他怎麼就會算得出來呢？』安老爺道：『何必西洋人，古之人皆然；苟得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說著，便要講那分至歲差積閏的道理。舅太太萬想不到，問了一句話，就招了姑老爺這許多拷據，聽着不禁要笑。便道：『我不聽那些了；我只問姑老爺一件事，咱們這供月兒，那月光馬兒旁邊兒，怎麼供着對雞冠子花兒？又供兩枝子藕哇？』安老爺竟不曾考據到此，一時答不出來。舅太太道：『姑老爺爺敢則也有不知道的，聽我告訴你。那對雞冠花兒，算是月亮裏的娑婆樹；那兩枝子白花藕，是免兒爺的剔牙杖兒。』恰好安老爺吃了一個嘎嘎兒，被那個棗兒皮子，塞住牙縫兒，拿了根牙籤兒，在那裏剔來剔去，正剔不出來；一時把安太太婆媳笑個不住。舅太太還只管問道：『姑老爺知道這是那書上的。問的個安老爺沒好意思。只得笑道：『此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了。』大家談到將近二更散席。金玉姊妹兩個，定要請舅太太張太太到東院裏

等着看月色，舅太太道：『不早了，大家歇歇兒，明日還得早些起來，預備接場呢！』大家散後，他二人也就回房。到那輪皓月復圓了，又攜手並肩，借着門兒望了回月。見那素彩清輝，益發皎潔圓滿，須臾一層層現出五色月華來。他二人賞夠多時，纔得就寐，准備明日給公子接場，補慶中秋。這正是：

『未向風雲占聚會，先看人月慶雙圓。』

安公子出場後又有個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園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這回書是接下金玉姊妹的家，怎的個備接場，折回來再說安公子進過二場，到了三場，節屆中秋，便有家裏送來的月餅菓品之類，預備他帶進場去過節；又有安老爺另給程師爺張親家老爺送的酒，備的菜，這些瑣事，都不消細講。却講場裏辦到第三場，場規也就漸漸的鬆下來。那時功令尙寬，還有中秋這夜，開了號門，放士子出號賞月之例。那夜安公子早已完卷，那班合他有些誼的，如梅問羹，托村誠，這幾個人，也都已寫作妥當，准備第二日趕頭排出場。又有莫聲齋先生的世兄，同着兩個人，一個是管目粉的同鄉，姓鮑名同聲，字應珂，合管世兄是表兄弟；一個是旗人，名惠來，號遠山，也是莫聲齋手裏中的秀才。因莫世兄談起安公子的品學丰采，兩個人想急會會他，莫世兄

便順手拉了梅公子，托二爺，一同找到公子號裏來。那時號裏士子，大半出去遊玩去了，號裏極其清靜。這班少年英俊，彼此一見，自然意氣相投。當下幾個人坐下，各道傾慕，便大家高談闊論起來。先是彼此背誦了會子頭場文章，這個推許那個一番，那個又向這個謙讓兩句。梅公子道：『你衆位此時，且不必互相推許謙讓，等出了場，我指引你們一個地方去領領教，那就真知道是誰中誰不中了。』那個鮑應珂道：『吾兄講的莫不是琉璃廠觀音閣新來的那個風鑑先生？』梅公子道：『倒不曉得這個人，況且這科甲一路的科名，可是那些江湖相面的相得出來的？』莫世兄道：『我曉得了，你府上設的呂祖壇，最靈驗的，一定是扶乩了。』他又道：『我家設的那座壇，不談休咎；這個所在，只怕比純陽祖師說的，還有把握些。』安公子道：『莫信他搗鬼！這個兄弟品學心地，件件交得，只有他頑皮起來，十句話只好信他三句。』梅公子道：『不信由你，等出場後，我幾個人訂個日子同去，你却莫要耐不住，差個人窺探。』莫鮑惠三個人，早已在那裏問他：『可好攜帶我們同去？』他道：『都是功名中有分的人，這又何妨。』托二爺說

：「既那樣，咱們十六出場，十七就去。」他道：「你就熱到如此，一出場誰不要歇歇之，拜拜客，怎麼來得及？」安公子也被他說的躍躍欲動，便說：「既如此，你訂日子罷！」他低着頭，掐着指，算了半日，口裏喃喃的念道：「這日不妥，那日欠佳。」忽然抬頭。向大家道：「這樣罷！這個日子，我們竟定在出榜這天。」大家聽了，不禁大笑起來。公子道：「我說他是夢話不是？」梅公子道：「我說的不是夢話，你們說的纔是夢話呢！科甲這一途，除了不會作文合雖會作文章而不成文章的不算外，餘者都中得。只這樁事，單靠文章，未必中用，是要仗福命德行來扶持文章的。何況三項都有了，還要分個運會機緣的遲早，難道不等出榜，你們此時大家，互相推許謙遜一陣，就算得中不成？」莫世兄道：「這話倒是幾句名言，只看今年頭場，便有許多鬧亂子的，除那個自盡的，合那親兄弟兩個一齊發了瘋的，直算個顯應了。此外還有一個人說來，最是怕人，並且這人，我還曉得他，要算八股裏的一個作家。他頭場好端端詩文都錄了，正補了草了，忽然自己在卷面上畫了顆人頭。那人頭的筆畫，一層層直透過卷背去，可不大

奇。」托二爺也道：「便是那紫榜高懸，貼出去門人也不少。那張紫榜，我倒看見了，有的註，詩文後自書陰事的；有的註，卷面繪畫婦人雙足的，就連咱們那日看見的那個細僧額也貼出去了。」安公子道：「那樣鬧法，焉得不貼，他名下是怎樣註的？」托二爺道：「那一行看不清楚，想是他自己抹了去了。」梅公子道：「此公我早已曉得他，一定要貼出去的。他也在官號，我合他同號，見他一進去，就要拆那屎號的後牆，號軍好容易攔住他；緊接着就叫號軍打槳子，自己帶着鋸，把號板鋸了一塊，靠着那號門安了半截子，影戲窗戶似的糊上紙，鑽在裏頭，一個人喊了會子辯他得。」莫世兄便問道：「甚的叫作辯他得？」那個鮑應珂道：「他們在那裏繙清話，咕嚕咕嚕，我們不懂。」托二爺到底少年盛氣，便告訴他道：「這是壇廟大祀，贊禮的贊那執事者，各司其事，一開口的前三個字；祭文廟也用得着，吾兄將來高發了，陞到祭酒司業，却要懂的。」梅公子又道：「否則等點了清書翰林，也就覺了。」安公子覺道：「都是一時無心開談，大可不必如此。」便合梅公子道：「你快說那位罷！只這樣鬧，你怎的便知他一定貼出去

呢？」梅公子道：「到了第二日，我正場卷子纔寫得個前八行，他從面前過去，望了一眼，便道：『你的文章，怎的也從這邊兒寫起呀？』我到吃了一驚，忙說道：『依足下要從那邊寫呢？』」他道：「你瞧我的就知道了。」說着把他的卷子取了來。我一看，三道文題合詩題，都接連着寫在補草的地方，却把文章從卷子後尾的一行行往前倒寫，我只說得個「只怕不是這樣寫法罷！」他說：「不錯的，他們太爺考繙釋的時候，就是這麼鍊的。」我可再不敢往下說了。」安公子托二爺兩個聽了，也不禁要笑。安公子便說道：「那位繙公是苦於不解事，不虛心，以致違式犯貼，也罷了。我只不懂這班人，既是問心不過，不來此地，自然也還有可走，何苦定要拿性命來嘗試。逃得性命的，還要自己把隱昧親供出來，萬目指摘，這是爲甚麼？」梅公子道：「這又是默話了，他果然有個問心不過，也不作這些事了。作了這些事，弄到如此，大概也依然還不知甚麼叫作問心不過。」莫世兄道：「吾兄這幾句說話，真是一鞭一條痕的幾句好文章。」安公子道：「且莫管他，我早在家裏悶了大半年了；這一出場，大家必得聚聚纔好。」大家連道有理，

纔商量怎的個聚法。只聽至公堂月台上，早喊了一聲下場的老爺們歸號，快收卷了。大家便告辭歸號；這號裏的人，也紛紛回來。

此日安公子交了卷出榜，早有人接着，回到住宅，歇了歇，吃過飯。因程師爺急出城望望出場的同鄉，張老又一定要等著，同華忠，隨緣兒歸著安了行李纔走，自己便帶了戴勤，葉通先回莊園。安太太到了出場這日，從早飯後就望兒子回家；舅太太張太太，也在上房等着。正說：『他頭兩場都出來的早，這回想來也該出來了。』說話間，只見茶房兒老尤跟前，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叫作蔴花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向華媽媽道：『華媽媽，大爺回來了。』

一時果聽得公子到家，安太太便合兩個媳婦道：『你們倆出院子接去，這是個大禮兒。』兩個連忙往外走，恰好花鈴兒，柳葵兒，兩個都不在跟前。長姐兒便趕上道：『奶奶別忙，高大的台階子，等奴才招呼着點兒罷！』說着，便跟了金玉姊妹迎到當院裏。公子已進了二門，他兩個今日却得了話了；迎着女婿，問了三個大字，說：『回來

了。」公子怯着見父母，也不及回答，只略一招呼，便忙着上臺培兒。這一忙，把長姐兒的一個安，也給耽擱了。他進了屋子，見過父母，又見了舅母。安太太雖合兒子不過十日之別，便像有許多話要說，此時自然得讓老爺開談，便聽老爺說道：「回來了，三場居然平穩很好。」公子只有答應。老爺又道：「你的頭場稿子，我看過了，倒難爲你。二場便宜了你，本是習禮記專經的，五個題目，都還容易作。」又問：「三場呢？」公子連忙從懷裏掏出稿子來，送過去，老爺看着稿子。這個當兒，太太，舅太太張太太纔問長問短。太太幾乎要把兒子這幾天的吃喝拉撒睡都問到了。公子一一答應，又笑道：「都好將就，就只水喝不得，沒地方見大穢。」太太道：「那可怎麼好呢？」親家太太又問：「難道連個糞缸也沒有？」公子道：「倒不是沒有，第一場到了第三天，就難了。再到了第三場的第三天，連那號筒子的前半路，都有了味兒了，沒法兒我挨到出了場，纔走動的。」太太嘖嘖了兩聲，縐着眉道：「你聽聽，敢則這麼苦的。」安老爺便道：「然則帶兵呢？成日裏臥不安枕，食不甘味，又將如何？」舅太太說：「不是姑老爺一

說話，我就要班文兒，難道出兵，就忙了連個毛廁，也顧不得上嗎？」老爺只說：「一個人不讀書，再合他講不清的。」因又問公子，看見幾篇文章，公子一一回答了。老爺點點頭道：「你的頭場文章，幾個相好的，也必要看的；開一開抄出來，那文章却還見得人。」

太太是聽了兒子在場裏，摸不着好水喝，便問丫頭們：「怎麼也不會給你老爺倒盃茶兒來呀？」說着便叫長姐兒。讀者，你看這位老婦人，可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那知有位慣疼兒子的慈母，就有那個善體主人的丫鬟，太太纔叫了聲長姐兒，早聽長姐兒，在外間答應了聲：「瞧！說奴才倒了來了。」便見他一雙手，高高兒的舉了一盃熬得透滾，得到不冷不熱，溫涼適中，可口兒的普洱茶來。只這盃茶，他怎的會知道他可口兒，其理却不可解。只見他舉進門來，又用小手巾兒抹了抹盃邊兒，走到老爺跟前，用雙手端着茶盤翅兒，倒把兩胳膊往兩旁一攏，纔遞過去。原不過爲是防主人一時伸手一接，有個不留神，手碰了手；這大約也是安太太，平日排出來的規矩。老爺接過茶

去，他又退了兩步，這纔找補着請了方才沒得請的安。那個安大爺是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遠遠兒的合着腰兒，虛伸了一伸手，說：『起來起來。』這纔回過頭去，喝了那盃茶。那長姐兒一旁等接過茶盃來，纔退出來。這段神情兒，想來還是那時候的世家子弟家，生女兒的排場；今則不然，又是怎的個情形呢？

安公子此時纔得騰出嘴來，把程師爺並他丈人不同來的原故回明。又問了父親那近日的起居；周旋了一陣，舅母，岳母。安老爺道：『你也鬧了這幾天了，歇歇去罷！』公子又說了幾句閒話，纔退出來。金玉姊妹兒兩個，正在那裏給婆婆舅母裝煙。那位親家太太，是慣下來了，總是自己揉一袋煙，丫頭拿過香盤子去點。安太太接過烟去，說：『你們也跟了去罷！』他姊妹一時還有些不好意思，只笑着答應。太太道：『這有甚麼臉上下不來的，我告訴你們，作了個婦道，夫婦之間，這個大禮兒，斷錯不得；錯了，人家倒有笑話。』二人纔答應去了。及至到了自己屋裏，小夫妻三個，自然也有一番儀節情致。不一時張親家老爺也回來，安老夫妻迎着他，道過乏；他坐談了一刻，便過

女兒房中去。安老爺因他也須到家歇息歇息，便說，『過日再備酌奉請。』隨又帶了公子親自過去道乏，張太太也殺雞爲黍的給他那位老爺備了頓飯。這日裏邊，正是舅太太給外甥接場，他閨中就借此補慶中秋；接著連日人來人往，安公子也出去拜了兩天客。

那時離出榜還有半月光景，這半月之中，凡是下場的，最好過也最不好過。好過的磨盾三年，算完了一樁大事，且得消閒幾日。不好過的是出得場來，看看誰臉上都像個中的，只疑心自己不像；回來再把自己的詩文，摹擬摹擬，却也不作孫山外想；及至看了人家的，便覺自己場作，不及他人出色；方寸中是頃刻擲臺，頃刻灰燼，轉消閒得不耐煩。安公子更是個要好的人，何況他心理還比人多着好幾層心事，覺得望着放榜那個日子，更有個挨一刻似一夏的光景。只這等挨來挨去，風雨催人，也就重陽節近。

那貢院裏衡鑒堂那三位主考，他三位自八月初六日，在午門聽宣見，欽點入闈，便一面吩咐家中，照例封門迴避，自己立刻從午門，進了貢院。那些十八房同考官，以至內廉各官，也隨著進去關防起來；緊接着便有順天府尹，捧到欽命題目。三位主考折了

封，十八位房官一齊上堂，打躬參見，就請示考的意旨，這科要中那一路的文章，以憑尊奉去取。那位大主考方老先生，便先開口說道：『方今朝廷在整飭文風，自然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才。若只靠着才氣，撫些陳言，便不好濫汗充數了。』那一位方公也附會道：『此論是極，近科的文章本也華麗過甚，我們既奉命來此，若不趁此着實的洗伐了一番，伊於胡底。諸公把這話奉爲準繩罷！』那位旗員主考，也隨着人云亦云。衆房官都曉得二方的文章，向來是專講枯淡艱澀一路的，所以發此議論；但是文章是件有定評的公器，所謂「羽檄飛書用枚臬，高文典冊用相如」，怎好拿着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範圍，大家心裏都竊以爲不然，却又一時不好空口爭得。只得應着下來，依然打算各就所長，憑文取士，不想內中有個第十二房的同考官，這人姓婁名衮正，號豪齋，是個陝西拔貢出身，洊升刑部主事，乃僞周天冊萬歲武則天時候，宰相婁師德之後。他從年輕時候，得了選拔，便想到他祖上睡面自乾的那番見識，究竟欠些褒氣；因此一登仕途，便有意居鄉介介，在朝侃侃。久而久之，弄得一個執性矯情的謬品，老着那副笑比

河清的面孔：三句話不合，便反插了兩隻眼睛，叫將起來，因此等閑人輕易不去近他。他却又是專摩二方的文章，發的科甲，因此聽了那二位方老先生的議論，大是佩服；高談闊論的，着實贊襄了一番。衆人也不去辯駁他，各各默然而退。只這一番，別一個不知怎樣，安公子的功名，已先是早被安老爺料着，果然有些拿不穩了。那知天下事，陽差之中，更有陰錯，偏偏的公子的那本硃卷，進到內簾，十七房是不會分着，恰恰分到這位雙公手裏。那日正逢他晚餐已過，酒餚飯飽，有些醺然，跟班也去自取方便。他點上盞燈，煖了盞茶，一個人靜靜的把那些卷子批閱起來。請問這等一個寧刻勿寬的人，閱起文來，豈有不寧遺勿濫的理。當下連閱了幾本，都覺少所許可，就點了幾個藍點，丟過一邊。隨又取過一本來，看了看成字六號，却是本旗卷。見那三篇文章，作得堂皇富麗，真個是「玉磬聲聲响，金鈴個個圓」。雖是不合他的路數，可奈文有定評，他看了也知道愛不釋手，不曾加得圈點，便粘了個批語。纔想印上薦條，加上圈子，薦上堂去，忽然轉念一想道：「不可，一則大主考既是那等交代在先，況且這卷子又是本旗

卷，知他是個甚等巨族大家的子弟。偶然把他薦上去，他二位老先生，倒認作我要收這個關門生，我的清操何在？」便把批語條子揭下來，就火上燒了。在卷子上隨意點了幾個藍點子，丟在一邊。又另取了一本，放在面前閱看，正在看着，只聽得窗外一陣風兒，掃得窗縑紙，枚落枚的响，只吹得那盞燈，青焰焰的光搖不定。他不覺一陣寒噤，連打了兩個呵欠，一時困倦起來；支不住，便伏在手下那本卷子上待睡。才合上睛，恍惚間忽見籬欄動處，進來了一位清老癯者，那老者生得童顏鶴髮，仙骨珊珊，手中拖了根過頭拐杖，進門先向他深深的打了一躬。他夢中見那人來的托異，禮也不還，便問道：「汝何人也？無故到我這關防重地來何幹？」只見那老者，藹然和氣的答道：「正是，予何人也。」因把那枝拐杖指定方才他丟開的那本卷子說道：「此來特爲着這本成字六號的卷子，報知足下，此人當中。」他一聽這話，覺得是訝人情來了，便一臉秋氣說道：「怎的我問你是何人，你也自道你是何人？况我奉命在此衡文，並非在此衡人。便是此人當中，文衡誰掌，我不中他，其奈我何？要你來干這閒事。」又聽那老者說道：「

郎官不可這等執性，士先器識；果人不足收，文於何有，况這人的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你不中他，又其奈天何？」他那裏肯信這話，便說道：「勿講，我妻某自來破除情面，不受請托，那個不知，難道獨不會聽得？」那老者嘆了一聲道：「不想此人，果的這等不明理，不近情，此事還須大大費番周折。」他聽得當面給他出了這等兩句的考語，就待站起來，逐了那個老者去。不想才待起身，便跌了一跤；爬起來，眼前早不見了那個老者，自己却依然坐在那個座兒上。再看了看那盞燈點了有寸許長，結了兩個鬼眼一般的燈花，向着他顛巍巍亂動。他才悟道：「方纔經的是番夢境。」呆了一刻，說道：「然則夢中所見的鬼也，非人也。可見我的這團浩然之氣，鬼也嚇得退的，不要理他，且幹正經。」說着剪了剪燈花，仍待批閱他手下那本卷子。及至一看，可煞作怪，那一卷倒丟過一邊，手下放的，依然是成字六號那卷。他正在詫異，窗外又起了一陣風，這番不好了！竟不是作夢了！只聽那陣風頭過處，把房門上那個門帘，刮得起了進來，又閃了出去，高高的掀起。只這一掀，早從門外明明的進來了一位金冠紅袍的長官

他見那位長官，不是個尋常裝束，不道那浩然之氣，也就有些害怕了，連忙站起來，避在一旁。問道：『尊神何求？有甚的指教。』只聽那神說道：『你既知吾神何來，怎的還悟不到吾神的來意，也是爲這成字六號，這人當中。』讀者！你只看這婁主政渾不渾。他見那神道也像是爲了他托人情而來的，雖神道也罷！他竟敢合他使一那那牛一般的性兒。他却絕不想「王道本乎人情，人情準乎天理」，誠爲杜法營私，原王章所不容；要知「安老懷少，亦聖道之大同」。一味沽名，已不是愛名；有心幹事，必不能濟事；無端任怨，終不免招怨；若不近情，定轉至悻情。自世上有這班執性矯情的人，凡有一事到手，沒人從旁救補一句，他倒肯幹旋，合人共事；沒人從旁贊揚一句，他倒肯培植，但向他提着一個字，就便道是托人情，這樁事那個人算休矣！這班脚色，要叫他去參政當國，只怕剝削天下元氣不小。

婁主政見那神道說，也爲着那本卷子而來，便立刻反插了兩隻眼睛說道：『這事又與神道何涉，要來撓越；從來說：「聰明正直之爲神。」謂神聰明，我婁某也不懂；

謂神正直，我妻某也不偏邪，便是神道：……。」一句話不曾說完，只聽那神道大喝了一聲道：「住口。」他底下這句話，大約要說便是神道來說這個人情，我也不答應。誰知那神道的性兒，也是位不讓語的，不容他往下說，便兜頭一喝，說道：「狂徒！看你讀聖賢書，舉直錯枉，雖是平日性情，失之過剛，心術還不離乎正，所以那位老人家，纔肯把天人相應的道理，來教誨你；你怎的讀書變化氣質，倒變成這等一副氣質來！可不是不知教誨麼？」說罷，聲色俱厲，二目神光炯炯，直射到他臉上來，直嚇得他一身冷汗，戰兢兢的道：「尊神宥我愚蒙，留些體面，待妻養正速把這本卷子薦上堂去，勉贖前愆何如？」說着，便連連的拜叩個不住。那神道纔有些顏色，說道：「你知悔否，姑免深求。」他只知道那神道說完這句，便好走了。不想那神道不往外走，却轉向裏來。他爬起來，回頭一看，只見方纔夢中的那位老者，正不知甚麼時候進來，半蹲半止坐在那裏。又見那位神道，走到那老者跟前，控背躬身？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那老者乾笑了一聲道：「不想這樣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也要等你們戴紗帽的來說，纔說得成。」

『說着便拄着杖站起來，那位神道倒隨在身後，還扶持着他一同出門而去。緊接着便聽得外間的門，風吹的開關亂響，嚇得個婁主政骨軟筋蘇，半晌動彈不得。良久良久，聽得沒些聲息了，纔把着帘子向外望了一望，那門依舊好端端虛掩在那裏。他那個跟班的，却如死狗一般的，睡倒在一張板檯上。他定了定神，纔叫醒了人，剪亮了燈，重新把安公子那本卷子，加起圈來；重新加了批語，打了荐條。聽了聽更樓上的鐘鼓，還不會交得三更，打聽堂上主司，正在那裏閱卷。他便整好衣冠，拿了那本卷子，薦上堂去；主考接過來，不看文章，先看了看是本漢軍旗卷，便道：『這卷不消講了，漢軍卷子，已經取中得滿了額了。』那婁主政見不中他那本卷子，那裏肯依，便再三力爭，不肯下堂，把三位主考磨得沒法了，大主考方公說道：『既如此，這本只得算個備卷罷！』』着，提起筆來，在卷面上寫了備中兩個字。

讀者！你道這備卷，是怎的一個意思？我作者先原也不懂，後來聽得一班發過科甲的講究他道：『凡遇科場考試，定要在取中定額之外，多取幾本備中的卷子。一來預備

那取中的卷子裏，臨發榜之前，忽然看出個不合規式，不使取中的去處，便在那備卷中選擇一本補中；二來叫這些讀書人看了，曉得榜有定數，網無遺才，也是鼓勵人才之意，其上也為給衆房官多種幾株門外的虛花桃李。這備卷前人還有個譬喻法，他把房官薦卷，比作結胎；主考取中比作弄璋；中了副榜，比作弄瓦；到了留作備卷，到頭來依然不中，便比作個半產。他講的是一樣落了第，還得備手本送贊見，去拜見薦卷老師，便向那結了胎，纔歡喜得幾日，依然化為烏有，還得坐草臥床，喝小米兒粥，吃雞蛋，是一般滋味。尙有個不肯去拜見薦卷老師的，大家便要說他忘本負義，何不想想那房師的力量，止能盡到這裏，也就同給人作個丈夫，他的力量，也不過盡到那裏，一個道理。你作了榜外舉人，落了第，便不想着那老師的有心培植，難道你作了閨中少婦，滿了月，也不想那丈夫的無心妙合成；這番譬喻，雖諷近於虐，却非深知此中甘苦者道不出來。然則此刻的安公子已就是作了半產嬰兒了，可憐他闔家還在那裏沒日沒夜的盼望出榜高中！這便是俗語說的：『世事沒個早知道也。』

這年出榜，正定在九月初十日這天。前兩天內外簾的主考監臨便隔簾商量，因本年赴試的士子較往年既多，中額自然也多，填榜的時刻便須較往年寬展些。因此到了九月初九這日，便封了貢院頭門，內外簾撤了關防；預先在至公堂中設三位主考的公案；左右設了二位監臨的公案；東西對面排列着內外監試合十八房的坐次；又另設了一張桌兒，預備拆彌封後，標寫中籤，照籤填榜。當地設着一張丈許的填榜長案，大堂兩旁，堆着無數的墨卷箱，承值書吏，各司其事。還有一應委員房吏差役，以至跟隨人等，擁擠了一堂。連那堂下丹墀裏，也站着無數的人，等着看這場熱鬧。那貢院門外，早屯著無數的報子；這班人都是老早花了重價，買着裏面的書辦，到填榜時候，折出一名來，就弄出一個信去。他接着便如飛去報，圖的是本家先一天得信，他多得幾貫賞錢。

不一時預備齊集，點鼓陞堂。主考纔離了衡鑑堂，來到至公堂，合監臨相見，各官三揖。參謁已畢，便有內簾監試，領了內簾承值官吏，把取中的硃卷，送到公案上先把五魁的魁卷放在當中，又把第六名以下的中卷，一束一束挨次擺得齊整，然後纔把那束

佈中的卷子，另放一處。向例填榜，是先從第六名填起，全榜填完了，然後倒填前五名。這個原故，只在這兒女英雄傳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已經交代過了，此時不須再贅。

當下只見那位大主考歸坐後，把前五魁卷挪了一挪，伸手上把那中卷裏，頭一本第六名拿起來，照號吊了墨卷，拆開彌封。拆出來大家一看，只見那卷面上的名字叫作馬代功，漢軍正白旗人；原來這人的乃翁，作過一任南監制；他本身也捐了個候選同知。其人小有異才，未聞大道；論他的才情，填詞覓句，無所不能，便是弄管調絃，也無所不會，是個第一等輕浪浮薄子弟。却正是那位漢監臨大人，當日未發以前，來京就館時候，教過的一個最得意的闊門生。如今見第一卷取中的便是他，不禁樂的掀髯大叫道：「易之中了。」這人正是我的學生，聰明無比；他家要算個大族，他的表字易之，別號叫作箕山。不惟算得他們旗人中第一個名家，竟要算北京第一個才子。三位老前輩，今日取了這個門生，纔叫作名下無虛，主司有眼，可稱雙絕。不信，等他晉謁的時候，把他那刻的詩集，要來看看，真真是李杜復生，再休提甚麼王陽盧駱。」却好這卷，正

是那位婁主政薦的，那位大主考方公取中的，聽得這話，十分得意，便道：「這所講方有定評了；可見我這雙老眼，竟還不盲。」說着，那位監臨大人，便把他的硃卷，抓在手裏，吟哦他首排律的詩句。這個當兒，那邊承書中籤的兩個外籙官，早已磨得墨濃，蘸得筆飽，等着對過硃墨卷，便標寫中籤。不想得那位監臨大人，看着那本卷子，忽然地作起來道：「慢來慢來！爲僮了。他這首詩，不會押作官韻呀！」方老先生聽了，也覺詫異，說：「不信有這等事，想是謄錄錯了，對讀官不會對得出，也不可不知。」急急的把墨卷取過來，親自又細細的對了一番，可不是忘了押官韻了，是甚麼呢？怔了半日，到望著大家道：「這便怎樣？偏偏的又是個開榜第一人，不但不好將就，而且不便幹旋。此時再要把通榜的名次，一個個推上去，那卷面上名次，都要改動，更不成句話了，不麼！我們就向這備的卷中，對天暗卜一卷，補中了罷，大家以爲怎樣？」衆人連說：「言之有理。」說着，大家都站起來。那大主考便打開那一束備中的卷子，挑出幾本合字號的來，另擱在一處。立刻秉了一片爲國求賢的心，必誠必敬，望空默祝了一遍，先

用右手把那挑出來，攔在一處的幾本備卷抖散了；他的左手，還有些信不過他的右手，又用左手掀騰了一陣，暗中摸索出一本來。一看正是那位婁主政力爭不退的成字六號那一卷。連忙叫了坐號，弔了墨卷來，折開彌封一對，只見那卷面上，寫的名字，正是安驥兩個字。大家看了那個「驥」字，纔悟到那個表字易之，別號箕山的馬代功，竟是替這位不稱其力，稱其德的良馬，人代天功，預備着換安驥來的。只可惜那個馬生中得絕高，變在頃刻，大約也因他那浮浪輕薄上，就把個榜上初填第一名，暗暗的斷送了個無影無中。此時真落得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止吾止也了。這等看起來，功名一道，豈惟科甲，便是一命之榮，苟非福德兼全，也就難望立得事業起。不然，只看世上那班分明造極登峯的，也會變生不測，任是爭強好勝的，偏用違所長；甚至眼前纔有個機會，被他有力者奪了去，頭上非沒個名器，會教你自問作不成；凡事固是天公的遊戲弄人，也未必不是自己的暗中自誤；然則只吾夫子這薄薄兒的兩本論語中，爲山九仞一章，便有無限的救世婆心，教人苦口兒。如人廢而不讀，讀而不解，解而不悟，悟而不信何？

至公堂上把安驥安公子取中了第六名舉人，占了先聲，當下那班拆封的書吏，便送到承書中籤的外簾官跟前，標寫中籤。那官兒用尺許長寸許寬的紙，筆酣墨飽的寫了他的姓名旗籍；又有承值宣名的書吏，雙手高擎，站在中堂，高聲朗誦的唱道：『第六名安驥，正黃旗漢軍旗籍庠生，』唱了名。又從正主考坐前起，一直繞到十八位房官坐前轉着，請看了一遍，然後纔交到監試填榜的外簾官手裏。就有承值填榜的書吏，用碗口來大的字，照籤謄寫在那張榜上。此時那位婁主政，只樂的不住口的念誦：『有天理，有天理。』他此時痛定思痛，想起那日夢中那位老者說的「他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這句話來，一發覺得幽暗之所，沒有一處不是鬼神；鬼神有靈，沒一事不上通天地，煞是令人起敬起畏。

場外那一起報喜的，一个个擦拳抹掌的，都在那裏盼裏頭的信。早聽得他們買下的那班線索，隔着門在裏面打了個暗號，便從門縫中遞出一個報條來。打開看了看，是第六名安驥五個字。內中有個報子，正是當日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去報過喜的。他得了

這個名條，連忙把公子的姓名，寫在報單上，一路上一個接一個的傳着飛跑；那消幾盞時辰，早出了西直門，過了藍靛廠，奔西山雙鳳村而來。

安老爺自從得了初十揭曉的信息，便慮到這日公子倘然一個不中，在家面面相覷，未免難過；又有自己關切的幾個學生，也盼早得他們一個中不中的確信。只是住得離城竄遠，既不好遣人四處打聽，便是自己進城候信，又想起太太媳婦在家，也是懸望。正在爲難，恰好這班少年，從出場起，便像熟鍋上的螞蟻一般，到了這日，那裏還在家裏坐得住。因是初十日出榜，先一日準可得信，便大家預先商量着，在出城西山兩下相距的一個適中之所，找了座大廟，那廟正是座梓童廟，廟裏也有幾處點綴座落，那廟裏還起着個敬惜字紙的盛會，又存着許多善書的板片，又是個文人聚會的地方。是日也約了安公子，一同在那裏舒散一天，作個題糕雅集，便借此等榜。公子回知了父親，安老爺也以爲可。他到了重陽這日，早起吃了些東西，纔交巳正，便換了隨常衣裳，催齊車馬，見過堂上，回明要去。安老爺囑付他道：「你只願去大家談談，倒好消遣，家裏得了

信，自然給你送信去。倘然你那裏得了信，就即刻回來。如杲兩地無信，像你這些年紀，再多讀兩年書，晚成兩年名，也未始非福。」公子也領會得，這是父親慮到自己不中先慰藉一番的苦心；只聚會精神，答應不遑。他願倒是安老爺只管說着話，耳輪中却聽二門外，一陣人語嘈雜，纔回頭要問，只見張進寶從二門跑進來，華忠，隨緣兒父子兩個，左右架着他的膀子，跑得吁吁帶喘，晉升等一干家人，也跟在後面。安老爺正不知甚麼事，只見張進寶等不及到窗前，便喘吁吁的高聲叫：「老爺太太大喜，奴才大爺高中了。」安老爺定算了兒子這科定或中的，便是中，也不想這時候便有喜信。聽了這話，也等不得張進寶到跟前，啊了一聲，站起來發脚就往院子裏跑，直迎到張進寶跟前，問道：「中在第幾名？」那張進寶是喘得說不出話來；老爺便從他手裏搶過那幅大報單來，打開一看，見上面寫着，捷報貴府安老爺榜名驥，取中順天鄉試第六名舉人，下面還寫着報喜人的名字，叫作連中三元。安老爺看了樂得先說了一句：「謝天地！不料我安學海今日竟會盼到我的兒子中了。」手裏拿着那張報單，回頭就往屋裏跑。

這個當兒，太太早同着兩個媳婦，也趕出當院子來了；太太手裏還拿着根烟袋。老爺見太太趕出來，便湊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看這小子，他中也罷了，虧他怎麼還會中的這樣高；太太你且看這個報單。」太太樂得雙手來接，那雙手却攥着根烟袋，一個忘了神，便遞給老爺；妙得老爺也樂得忘了，便拿着那根烟袋，指着報單上的字一長一短，念給太太聽。還是張姑娘看見，說：「呀！怎麼公公樂的把個烟袋遞給婆婆了。」只這一句，他纔把公公婆婆說倒了過兒了。何小姐這個當兒，積伶聽見，連忙拉了他一把，悄悄兒的笑道：「你怎麼也會樂的連公公婆婆都認不清楚了！」張姑娘纔覺得這句話，是說擰了；忍着笑扭過頭去，用小手巾握着嘴笑，也顧不得來接烟袋。何小姐早連忙上去，把公公手裏的烟袋接過來，重新給婆婆裝了袋烟。他不想比張姑娘擰的更擰，點着了照舊遞到公公手裏。安老爺道：「我可不接了。」他這纔大笑。

一時大家樂的就連笑也笑不及，老爺還在那裏講說，怎的十名以前，難得一兩個旗人；而且這第六名，便算個填榜的頭名。太太同兩個媳婦聽着，只是滿臉堆笑，不住口

的答應。這個當兒，不見了安公子，你道他那裏去了？原來他自從聽得大爺高中了一句話；怔了半天，一個人兒站在屋簷兒裏，臉是漆青，手是冰冷，心是亂跳，並兩淚直流的在那裏哭呢！你道他哭的又是甚麼？人生樂極了，兜的心上來，都有這番傷感。及至問他，連自己也說不出來。何況安公子偷常處得與人不同，境遇歷得與人不同，功名來得與人不同；他的性情又與人不同，此時自然應該有這副眼淚。他一時恐怕滿面淚痕，惹得二位老人家傷感，忙叫柳條兒擰了個熱手巾來擦了擦臉，便出去讓父母進屋子歇息。安老爺太太纔覺出太陽地理有些晒這慌來，大家纔進屋子，便見晉升手裏拿着兩幅全帖，進來回說：『老少程師爺給老爺太太道喜；說了且不驚動，等老爺闌一闌再請見，奴才都道答過了。』說完又回說：『張親家老爺聽見信，回家換衣裳去了，大約少刻就進來。』安老爺聽見，便叫把帽子拿出來，預備着，原來安老爺雖止一個七品頭銜的金角大王，看看這頂丈夫之冠，却極鄭重，平日都是太太親自經理；到了太太十分不開身，只那個長姐兒偶然還許伺候戴一次帽子；此外那班小丫頭子，他道髒手淨手

等閑不准上手；其餘的僕婦，更不消講了。到了那個長姐兒，伺候老爺戴帽子款式，也最有講究。講究不搨頂子，不搨帽沿兒，只把左手架着帽子，右手還預備着個小帽鏡兒。先把左手的帽子遞過去，請老爺自己搨着頂托兒戴上，然後纔騰出右手來，雙手捧了那個帽鏡兒，屈着點腿兒，揚着點腰兒，把鏡子向後一閃，對准了老爺的臉盤兒；等老爺把帽子戴正了，還自己用手指頭在前面帽沿兒上，彈一下兒，作足了這個彈冠之慶。他纔伸腰邁步，撤了鏡子退下去。這一套儀注，要算他個拿手。誰知那日正值老爺叫預備帽子，他偏不在跟前。你道：今日這個日子，長姐兒怎的會不在跟前？原來他從安老爺會試那年，便聽得第二日出榜，果然中了；頭一日就可得信，算計着大爺這次鄉試，明日出榜，今日總該有個喜信兒，他可沒管舉場離雙鳳村有多遠，從半夜裏就掂着這件事，纔打寅正，他就起來了。心裏又模模糊糊，記得老爺中進士的時候，是天將亮，報喜的就來了，可又記不真，是頭一天是當天，因此半夜裏盼到天亮，還見不着個信兒，就把他急了個紅頭漲臉。及至服侍太太梳頭，太太看見這個樣子，問道：『你這是怎

麼了？」他只得說：『奴才有點兒頭疼，只怪暈的，想是吃多了。』太太平日又最疼這個丫頭，疼的如兒女一般，忙伸手摸了摸他的腦袋，說：『像個的熱呼呼的，你給我梳了頭，回來了屋裏靜靜兒的躺一躺去罷！看時氣不好。』他要了這句，心裏先有些說不出口的不願意。轉念一想，倘然果的沒信了，今日這一天的悶葫蘆，可叫人怎麼打呀？倒莫如遵着太太的話，睡他一天，倒也是個正經。因此扎在他那間屋裏，却坐又坐不安，睡又睡不穩，沒法兒只拿了一付骨牌，左一回右一回的過五關兒，心裏就要那拿的開拿不開的算占個卦，不想一連兒三回，都沒拿開。

他正在有些煩悶，不想這個當兒，他照管的一個小丫頭子，叫喜兒的，從老遠的跑了來，叫道：『長姑姑，長姑姑。』一句話不會說出來。他便說道：『一個女孩兒家，總是這樣慌張慌張，大聲大氣的，你忙的是甚麼？』把個小丫頭說的撇着了嘴，不敢言語。他纔問道：『作甚麼來了？』那喜兒纔說：『張爺爺纔進來說，大爺中了。』這一句，他可斷斷在屋裏圈不住了，忙忙的勻了勻粉面，刷了刷油頭，又多了帶幾枝簪子線

子，另換了幾件衫兒襖兒，從新出來。來到上房，恰好正是安老爺叫他拿帽子的那個時候兒，太太見他來了，說：『你這孩子怎麼又跑出來了？』他笑嘻嘻的問道：『家裏這個樣兒，大喜的事，奴才就怎麼疼，也該掙扎着出來。』安太太益發覺得這個丫鬢心腸兒熱，差使兒勤，知機懂事，便道：『很好！老爺要帽子呢？』他答應一聲，與興頭頭的進了屋子，舉着帽子鏡子出來，出了屋門兒，就奔了大爺跟前去了。大爺只道他要叫自己轉遞給老爺，纔接到手裏，早見他屈着身子，往下就了一就，雙手捧着帽鏡兒，對准了公子那副潘安宋玉般有紅似白的臉兒，就是像伺候着大爺往腦袋上戴。及至看見大爺戴着帽子，他纔悟出是失了點兒神。幸而公子是個老成少年，更慕老爺是位方正長者，一邊不甚着意，一邊不會留心。事有湊巧，這個當兒，人回張親家老爺進來了。老爺道：『你就給我罷，又何必轉大爺一個手！』公子趁着這句，便替他把帽子遞過去。老爺忙的也不及鬧那套戴帽子款兒，急急的戴上，便出迎張親家老爺去。那長姐兒只就這陣忙亂之中，拿着鏡子一溜烟的躲進屋裏去了。

張親家老爺進來，一面作揖道喜，說道：「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大喜，這是你二位
的德行，我們姑爺的學問，我們這位何姑奶奶的福氣，連我閨女也沾了光了。」安太太
道：「這是他們姐兒倆的造化，親家老爺也該喜歡，怎麼到這麼？」安老爺道：「便是
你我的兒女，你我彼此共之。」

公子這日要上梓潼廟，原穿着這身便服，因聽見泰山都換了袍褂進來，自己也忙著
回家換衣裳。張姑娘便趕過去了，打發他穿。這個當兒，親家老爺見過何小姐纔要找
女兒女婿道喜，不會說得出口，只聽舅太太從西耳房一路嘮叨着就來了，口裏只嚷道：
「那兒這麼巧事，這麼件大喜的喜信兒來了。偏偏兒的我這個當兒，要上茅廁纔撒了泡
溺，聽見忙的我事也沒完，提上褲子，在那涼水盆裏，洗了洗手，就跑了來了，我快見
見我們姑太太。」安太太在屋裡聽見，笑着嚷道：「這是怎麼了樂大發了，這兒有人哪
！」說着早見他拿着條布手巾，一頭走，一頭說，一頭擦手，一頭進門。及至進了門，
纔想起姑老老在家裏呢；不算外，還有個張親家老爺在這裏，那樣個暢快爽利人，也就

會把那半老秋娘的臉兒臊了個通紅；也虧他那暢快爽利，便把手裏的手巾擗給跟的人，綁着個臉兒，給安老爺道了喜。便拉着他們，舅太太道：『妹妹，這可是你一輩子第一件可樂可喜的事。你只說我樂大發了，你再不想你們都是一重喜，我是三重喜，也算得我外外中了，也算得我女婿中了；你們想我這個外外，這個女婿，還不抵我一個兒子嗎？可不是三重喜？你們怎麼怪得我樂糊塗了呢？』安老夫妻聽了大樂。安老爺那一個不苟笑的人，今日也樂的會說句趣話兒了，便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聖門絕無誑語。大姐姐，你可記得那日我說那出起兵來，臥不安枕，食不甘味的話，你只道不信出兵，忙的連茅廁都顧不得上了；可見性情之地，是一絲假借不來的。』說得轟堂大笑，他自己也不禁笑得前仰後合。這陣大樂，大家始終沒得坐下。他纔給張親家老爺道喜，正要找張太太道過喜，好招呼他小夫妻三個，滿屋裏找，只不見這位張太太，因問：『張親家呢？我洗手的那個工夫兒，他都等不得，就忙著先跑了來了，這會子又那兒去了？』安太太道：『沒見過來，必是到小子屋裏去了。』

『說着，公子換了衣裳同張姑娘一齊過來，問了問說：『不會過去。』張姑娘說：『一定家去了。』張親家老爺說：『我方纔從家裏來，沒碰見他。』這一陣查親家太太，鬧得舅太太也沒得給他們小夫妻三個道喜。張姑娘忙著叫人出了二門，纔到他家裏問了一回，那位僱婢也說沒家來。舅太太道：『別是他也上茅廁去了罷！』張姑娘說：『正是我也想到這裏，纔叫柳條兒瞧去了，也來不了。』正說着，那柳條兒跑了回來，說：『上上下下三四個茅廁，都找到了，也沒有親家太太。』』

當時大家都納悶詫異，張姑娘急得繃着個眉頭兒乾轉，說：『媽！這可那兒去？呢？』他父親道：『姑娘，你別着急呀！難道那麼大個人會丟了？』張姑娘啾了一聲，說：『爹你老人家這是甚麼話呢？』說罷，扶了柳條兒，親自又到後頭去找。何小姐的腿快，早一個人先跑到裏頭去了。安太太舅太太也叫人跟著找，張老同公子只不信他不會回家，又一回出去找了一邊。順著連何公祠兩個媽媽家都問到了，影響全無。裏頭兩位少奶奶，帶着一羣僕婦丫鬢，上下各屋裏，甚至茶房哈什房都找遍了，甚麼人兒，甚麼

物兒都不知，只不見了張親家太太。登時上下鼎沸起來，一個花鈴兒，一個柳條兒，是四下裏混跑，一直跑到儘後院西北角上，一座小樓兒跟前，張姑娘還在後面跟着嚷：『你們別只管瞎跑，太太可到那裏作甚麼去呢？』一句話沒說完，柳條兒嚷道：『好了，有了，太太的烟袋荷包在這地下扔着呢！』

這座小樓兒，又是個甚麼所在呢？原來這樓還在安老爺的太爺手裏，經那位風水司馬二爺的老人家看過，說有個遙遠的山峯射着；這邊主房正在白虎尾上，嫌那股金氣太重，叫在這主房的乾位上，建起一座樓來鎮住。安太翁便供了一尊魁星，大家都叫作魁星樓，至今安太太初一十五拜佛，總在這裏燒香。張太太來的時候，也上去過；他見那魁星塑得赤髮藍面，鋸齒獠牙，努着一身的筋疙疸，蹺着條腿，兩隻圓眼睛，直瞪着他。他有些害怕，輕易不敢上去。落後來聽得人講究魁星是管念書趕考的人中不中的，他爲女婿初一十五必來，望著樓磕個頭，却依然不敢進那個樓門兒。今日在舅太太屋裏，聽得姑爺果然中了，便如飛的從西過道兒，直奔到這裏來，破死忘生的大着胆子上去，

要當面叩謝魁星的保佑；^(三)把烟袋荷包扔下，一個人兒爬上樓去了。及至柳條兒看見烟袋荷包後一嚷，何小姐道：『放心罷！有了東西，就不愁沒人了。』他那雙小腳兒，野雞溜子一般，飛快跑在樓跟前；攙起裙子來，三步兩步，跑上樓去一看，張太太正閉着兩隻眼睛，冲着魁星，把腦袋在那樓板上碰的山响，嘴裏可念得是阿彌陀佛，合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何小姐不容分說，上前連拉帶拽，纔把他架下樓來，却好正遇張姑娘帶着一羣人趕了來。張姑娘一見，便說：『媽，這是怎麼樣呢？可跑到這兒作甚麼來呢？』

』他道：『姑奶奶你看看姑爺中了，這不虧人家魁星老爺呀！要不給他老磕個頭，借的心裏過得去嗎？』何小姐道：『好老太太你別攪了，沒把個妹妹急瘋了，公公婆婆也是急得了不得，快走罷。』這個當兒，安老夫妻那裏也得了信，安太太合舅太太說道：『我這位老姐姐怎麼個實心眼兒？』安老爺道：『此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一時大家簇擁了他來，安老夫妻不好再問他，只說：『親家你實在是疼女婿的心盛了！』他也樂得不分南北東西，不問張王李趙，逆了門兒，兩隻手先拉了兩媽媽道了陣

喜，然後又亂了一陣。這個當兒，外邊後來的報喜的，都趕到了，轟的擁進大門來，嚷成一片，嚷得是：『秀才宰相之苗，老爺今年中了舉，過年再中了進士，將來要封公拜相的，轉年四月裏報喜的還來呢！求老爺多賞幾百吊罷！』嚷得裏面聽得逼清，闔家大樂。公子方纔恭敬的，放下袍褂兒來，待要給父母行禮。安老爺道：『且慢，你聽我說，這喜信斷不得差，但是恪遵功令，自然仍以明日發榜爲準；何況我同你都不曾叩謝過天君佛祠，我兩老怎好便受你的頭。你只給我問你娘道了喜，好見過你舅母岳父母。』公子便雙腿跪下，給父母道了喜。一樣的給舅太太，張老夫妻道了喜。金玉姊妹道過喜後，安老爺安太太又叫夫妻交賀。一時裏外男女家人丫鬟小廝，黑壓壓跪了一屋子，半院子，齊聲叩賀完了，又給爺奶奶的道喜。公子連忙出了屋子，把張進寶拉起來，二位奶奶這裏便招呼兩個媽媽，周旋長姐兒。一時舅太太望著公子道：『這你父親可樂了！』張太太又問他說：『我們姑爺今兒個這就算八府巡按了，不是呀？』舅太太道：『將來或者也作得到，今兒個還早些兒。』安老爺聽了這話，便長吁一聲道：『太太，這

不當着二位親家舅太太在這裏，我一向有句話，却從不曾說起「玉格這個孩子，一定說望他到台閣封疆的地步也，」不敢作此妄想。只我自己讀書一場，不曾給國家出得一分力，不曾給祖宗增得一分光，今日之下，退守山林，却深望這個兒子，完我未竟之志，却又愁他沒那福命，克繼書香；不想今日僥天之倖，也竟中了。且無論他此後的功名富貴何如，只占了這個桂苑先聲，已經不負我十年課子的這番苦心，出了我半載作官的那場惡氣。」這正是：

「不須伯道傷無子，生子當生甯馨兒。」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酒酬師

這回書話表安老爺家，報喜的一聲報道：「公子中了，并且高標第六。」闔家歡喜非常。道賀已畢，便要打點公子進城，預備明日揭曉後，拜老師，會同年。這些事，此時忙的怎能分身再去梓潼廟赴那個題糕雅集。正要着人去辭謝，却又不好措詞。恰好公子早從城裏打發人來打聽，說：「城裏已經報動，聽說公子中了，因關切遣人來打聽；果然恭喜了，便請公子張羅正事，不必赴約。」安老爺這裏打發來人，又專人前去道答，就便打聽那邊的信息。一時諸事停當，纔打發公子進城；公子辭過父母出來，又到書房見過先生，然後纔動身。

再講場中那天填完了榜，次日五鼓送到順天府懸掛起來。安公子同下場的那班少年

，只莫世兄中了，托二爺中了個副榜，餘皆未中。那場裏的三位主考，放榜後也便隨着出場覆命；那些內外簾官，紛紛各歸寓所。就中單講安公子那位房師婁主政，這個人雖生長在風高土厚地方，性情不免偏於剛介，究竟面目不失其真。因他天理中雜了一毫人欲，就不免弄成一個乖僻性情。自在場裏經了那番，纔曉得雖剛方正真也罷，也得要認定情理，不是鬧得脾氣的；早力改前非，漸歸平易，因此出場後，便急於盼望這個第六名門生安驥來見，要看看他究竟是怎的個人，好細問他一個端的。恰好這日安公子第一個到門拜見，投進手本去，他看了連忙道請，安公子早已褻襲而來。他一看見是個風華濁世的佳公子，先覺得人如其文。當下安公子鋪好拜氈，遞過贊儀，早拜下去，他也半禮相還。安公子站起來說道：『門生年輕學淺，蒙老師裁植，知感知勉。只是自問閱歷未深，體用未備，此後全仗老師教誨。』他便一把拉住公子的手說道：『年兄，你我諸話莫談；我且問你，你平日作過一樁甚的大陰德事，先講來我聽。』公子被他這一問，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答道：『門生在家閉戶讀書，懷遵庭訓，不過守着數句入孝出弟

的常經，那裏有甚麼陰德？便是有，既曰陰德，門生自己又怎的會曉？」婁主政一聽這話，心裏說道：「這個門生，且莫合他講文章，只聽說話，就比我通些。」更又問道：「然則一定是尊翁大人平日有個甚麼大功行了。」公子忙道：「門生父親，平日却是認定一片性情，一團忠恕，身體力行；便是教訓門生，也只這個道理。要定說那一番是功行，門生一時都指不出來。」他聽了早大聲急呼的說了一聲：「如何，這就無怪驚得動那等兩個大力量的，來玉成你這功名了。」安公子此時，如何想得到他這位老師在場裏會見着他岳祖岳父了。聽他說的這等離奇，倒覺駭異，不禁問道：「請示老師這話，因何說起？」他纔恭肅其貌，鄭重其詞說道：「年兄，你今日東修來見我，其實慚愧；你這舉人不是我薦中的，并且不是主司取中的，竟是天中的。」說着，便把他在場裏自閱卷到填榜，目擊安公子那本卷子，怎的先棄後取的情形，從頭至尾，不會瞞得一點，向這個門生盡情據實告訴了一遍。還道：「賢契，你看這段機緣，得不謂之天乎？」倘然不是那個老人，那位尊神，開我愚蒙，祇我婁蒙齋，蒙蒙一世罷了，豈不被我斷送了！你

一個真功名，埋沒了你三篇好文字？莫講我今日之下，沒福合你作這個通家，我婁蒙齋這場任性違天的罪過，可也不小。你回去務必替我請教尊翁，這老人合那尊神，端的是怎生一個原由？我是要把這節事刻在科場果報裏邊，佈告多士的。」安公子聽他講了半日，早已悟到他講的那老人所說的「子何人也？」那句話，自然該是自己的祖岳老孝廉何焯；那位尊神所說的「吾神何來，」這句話，一定是自己的岳父，新城陸何杞了。但是想了想，今日初謁師門，怎得有許長工夫，合他把兒女英雄傳前三十五回的評話，從頭講給。只得說道：「雖說如此，究竟仗著老師的力薦成全，纔得備中。」那房師聽了大喜，茶添二道。論了會子安公子的詩文，又細問安老爺的官階年紀，纔知是位先達，益加起敬。安公子也便告辭，準備去拜見座師。

接着城裏正有許多應酬，他因記望着還不曾拜過父母，因此拜過座師，便一逕出城回家，在天地佛祠父母前磕過頭，便在上屋拜見了舅母岳父母，又去在何家岳父母祠堂，先生館裏行了禮。重新回到上房，纔把他見各位老師的光景，以至他那位老師講的話

，細回了父母一遍。闔家聽了，無不驚異贊嘆。何小姐此時想起他父親來，未免一陣心酸，眼圈兒一紅，只是在公婆跟前，不好哀泣。不想安老爺那邊，早已淚流滿面，嗚咽不止。一面擦着眼淚，向太太說道：『我這位恩師再生之德，我不知受了他老人家多少裁感。不想今日之下，他老人家久歸道山，還來默佑這個小子，叫人怎的不感極而泣？』

因又吩咐公子道：『至于你生受你祖岳岳父的栽培，從此更當益加感奮，勉圖上進。却不可仗着這番鬼神之德，稍存一分懈怠。須知天道至近，呼吸可通，善惡禍福，其應如響。你可曉得一念不違天理人情，天地鬼神會暗中呵護；一念背了天理人情，天地鬼神也會立刻不容。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你只看他這積字這必字，何等有斤兩，有把握。只可惜世人都把他作老生常談；讀過去了，往往丟了玉律金科，靠些才智用事，以至好端端的骨肉倫常，功名富貴，轉眼間弄到蕩析淪亡，困窮株守，豈不可惜？』當下公子敬聽著父親的教訓，便也如對越天地鬼神一般。你看這位安老先生，惹着他便是一篇嘮叨，言者何其苦不憚煩，聽者無乃倦而思臥。

其奈他家有這等一個善教的老子，自有那等一個肯受教的兒子，也算得個千載奇遇了。安公子見過父母，纔回到自己屋裏。金玉姊妹今日之下，盼得夫婿中了，兩個是一團精神，張羅換衣裳，換帽子。這個叫丫頭伺候茶水，那個便叫媽媽預備吃食。這個問了番連朝的車馬勞頓，那個又提了些那日的晴雨寒暖。看了他三個這番，閨門妮妮，女兒囁囁，不禁令人要笑不知愁的，那個閨中少婦，當春日凝妝，上那座翠樓的時候，忽然看見陌頭一片楊柳春色，就後悔不該叫他夫婿遠去覓封侯起來；那一悔真真悔得去人兒沒味兒。

安公子次日起來，依然回明父母進城，忙着去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序齒錄送硃卷這些事。直等赴過鹿鳴宴，拜完了客，也就耽延了十餘天，早又交了十月，纔回莊園而來。到了家，只見門前冷靜靜的，衆家人都不在跟前，只有個留住兒在那裏看門。便問他道：『老爺是在上房裏，是在書房裏呢？』他回道：『老爺飯後同程師爺帶了個小小子，往近山一帶開走了。』公子便一路進了二門，早聽得太太歡笑之

聲。隔着玻璃一望，原來同舅太太張親家太太，帶了長姐兒在那裏鬪牌呢！公子進了屋子，見過母親，也說了些連日城裏應酬匆忙的話。便問道：「我父親不在家，母親今日到沒事。」安太太道：「可不是，自從你倆媳婦兒，接過這個家去，弄得狠妥當，拿的也週到，我同你父親可就大省了心了。這幾天你父親沒事，吃完了飯，只坐在那裏拿着本子書瞧。我說：『這麼好天氣，爲甚麼不學鄧九公也出去閒走走，活動活動呢？』今日纔同你師傅到晚香寺看菊花去了。我閒着也是白坐着，我們就打起骨牌來了。你瞧那枱兒上的錢，都是我贏的，回來偌們娘兒們商量着，弄點兒甚麼吃；也難得贏你舅母的錢兒。」舅太太笑道：「輸兩兒輸兩兒罷，好容易盼不鬥那個揪心牌了。」公子也笑了。因心頭不見金玉二位，便問丫頭們道：「兩位大奶奶呢？怎麼一個兒也不在這裏？」張太太道：「他倆不得閒兒呀！忙了這幾日了！」太太道：「真個的你也家去瞧瞧罷；他們今兒忙呢！」

公子聽罷出了上屋，回到自己院來；將進院門，只見張進寶華忠戴勤晉升梁材等一千

人都站在側座東邊那間廳前，聽着兩位大奶奶，屋裏吩咐甚麼話呢。他進了院門，再奔了那裏屋裏來，聽得屋裏回了一句話：「爺過來了。」他姊妹早已迎到堂屋裏，接着問兩句閑話，便要跟過住房來。公子說：「就在這裏坐罷！」說着，公子先走到裏間，只見靠北牕八仙桌子上，堆着大高的兩托冊子；旁邊又擱着筆硯算盤。公子道：「請治公子。」何小姐便笑道：「既如此，索興讓我們把這點兒事料理完了，偕們好說閑話兒。」公子便在靠南一張小床兒上坐下，只聽何小姐向牕外叫道：「張爹，你把他帶進屋裏來。」張進寶答應一聲，帶進一個人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戴勤。這個當兒，何小姐還一長一短的合大家閑話。一見戴勤進來，忽然把臉一沉，問道：「我當日派你們幾個人，分管這幾項地的時候，話是怎麼交代的。怎麼衆人都知道巴結，照數催齊了，獨你拖欠尾欠來，甚麼原故？」戴勤忙回道：「奴才管的那地裏，本有幾塊低窪地，再者今年雨水大，那棉花不得曬，都受了傷了。下欠的奴才也催過他們，趕明年麥秋準交。」何小姐道：「哦！這就是你拖欠的原故，難道你們四個人管的地，不是我責承你們，公同均

勻搭配齊了的嗎？是獨你管的這項地裏有低窪地嘍！是別人管的地裏，沒種棉花嘍！還是今年的雨水大，單在你管的那幾塊地裏了呢？這是莊頭佃戶搪塞你的話，你怎麼也照着樣兒搪塞起我來了？有這樣的，不如照舊由着莊頭鬼混去，老爺太太又派管租子的家人作甚麼？」把個戴勤問的閉口無言，只低了頭。又聽何小姐發作他道：「我是怎麼樣囑咐你？說你向來臉軟，經不得幾句好話兒；這可是主兒家的事情，上上下下大家的吃用；別竟作好好先生，臨期自悞。怎麼頭一年就合我打起擂台來了？還是我這話囑咐多餘了，還是你是我的媽媽爹爹？衆人只管交齊了，你交的齊不齊就下的去呢？你把這個道理，講給我聽聽。」戴勤聽了這話，連忙跪下說：「奴才下去趕緊催去。」何小姐冷笑了一聲說道：「你於此時纔催去，早作甚麼來？當交代這差使的第一天，我當着老爺太太面前告訴過，你們大家辦好了，老爺太太，自有恩典，是大家臉面；儻正悞了老爺太太的事；那一面兒的話，我就不說了，臨期你們大家可得原諒我。不想大家都知道原諒我，倒是從你第一個，先不原諒我起，狠好。」說着，把小眉毛兒一抬，小眼睛兒一

暗，小臉兒一揚，望着張進寶，叫了聲張爹，說道：「你把他帶到外頭老爺書房頭裏，請出老爺的家法來，結結實實打他二十板子，再帶進來見我。」戴勤此時，唬得只是磕頭，求奶奶開恩。院子的家人，一個個屏聲息氣，連咳嗽也不敢輕易咳嗽，堂屋裏的僕婦丫僮，只鴉雀無聲的竊聽，把個隨緣兒媳婦，急得只是怪哭，悄悄兒的磨着他媽，給進去求求。戴媽媽也是着急，待要進去，又怯着不敢進去。早聽張姑娘勸了一句，說：「姐姐看看我，饒他個初次罷！」只這一句，便聽何小姐高聲說道：「妹妹，不是怎麼着。這樁事你我兩個一般兒大的沉重，怎麼叫我看看你呢？要說因為這是個初次，就饒他，我正爲這個是初次，所以纔饒不得他。這次正是個立法之初，饒了這次，往後就是例了；獨饒了他，衆人都有得說的了。要依然等到公婆操起心來，你我怎麼對公婆？又怎麼對衆人？慢講是他饒不得，假如華奶公，今年有個拖欠，你我講不得，也該是一例的照辦纔公道。」

安公子自從去年埋首書齋，偶然在家閑一刻，便見他姊妹兩個，三下五除二的不離

手，五畝七分半的不離口。因自己一向正在用功，正不會留心這樁事，到底弄到怎麼個分兒上了。不想今日纔得應酬完了，跑回家來，正碰上這場熱鬧。一時坐在一旁，既不好伸手，又無從開口，因覺得有些餓了，纔叫人揀了幾個甜餠餠來。拿起來咬了一口，正在嘴裏嚼着，聽得他那位蕭史，這半日倒像推番了核桃車子一般，總不會住話。那個氣好比煙袋換吹筒，吹筒換鳥鎗，鳥鎗換礮，越吹越壯了。自己想要開言解勸，聽得張姑娘纔說了一句，索性連他媽媽爹華忠，也刮擦上了，却也防一說吃個釘子。正在爲難，只見張進寶聽得大奶奶吩咐，先答應了一聲：『嗻！』便顛巍巍扶着机檯兒跪下去，回道：『奴才有個下情，求奶奶恩典。』廳外的家人見他跪下，都跪下了。兩個媽媽便也帶了隨緣兒媳婦，跟着張進寶跪在屋門外頭。何小姐連忙站起來說：『張爹，你快起來，有話起來說。』說着，便叫花鈴兒快把你張爹爹攙起來。又說：『這事不與倆媽媽相干，你兩個也只管起來。』又叫：『大家也起來。』張進寶站起身來，纔慢慢的說道：『這件事，戴勤算實在辜負主兒的恩典，就是奴才平日不能提補着他，也有不是；求奶

奶開恩，可憐他個糊塗，聽不出主兒的吩咐來；再者看他平日差使，也還勤謹，奶奶嘗奴才個臉，饒他這次。奴才下去幫他催去，也不用講甚麼麥秋不麥秋，那天催齊了，趕緊就交上來。要誤了事，請奶奶連奴才一併責罰。」戴勤此時一聲兒也不敢言語，只在那裏磕頭。只聽何小姐坐在上面說道：「張爹，你是個有歲數兒最明白的人，我方纔說的，却不爲他短交這百十吊錢起見。你知道帳上，現在也不至於立等這項錢使，也不是我輕高興，不願家人含怨。便是看看我媽媽從小兒，奶到我這麼大，有他跟前，也該從寬些。但是媽媽爹奶媽媽怎麼重，也重不過老爺太太去，也重不過家裏這個大局去。」說着，又問着公子合張姑娘道：「爺合妹妹可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這二位好容易聽着他口話兒鬆了點兒了，誰還說道個不字。二人齊聲答道：「說的狠是，可是張爹方纔說的，只可憐他個糊塗罷？」說着，何小姐早又回過頭去，望着張進寶說道：「張爹，你既這麼替他說着，我只看你這個老臉兒，看着你還是看着老爺太太，待你恩典重的上頭，今日權且饒他這頓板子。也不用你幫他催，大約叫他十天八天，催齊也不能；限他到

年底，給我交齊了。」說着，又從桌兒上拿起一個單子來，交給張進寶看，說：「你聽這是我們商量着，給你衆人擬出來的獎賞單子，打算請老爺太太看了好施恩，他也是這樣；不想他不愛這個好看兒，教我可有甚麼法兒呢？他這分賞，只好擬下來罷！至於莊頭，可寬不得，你下去就照着我定的那個章程辦去。」張進寶連珠砲的答應；便望着戴勤道：「這還不快叩謝爺合二位奶奶的恩典嗎？」那戴勤連忙摘了帽子，碰了陣頭，纔隨張進寶出去。兩個媽媽合隨緣兒媳婦，又進來要碰頭。何小姐連忙一把拉住他兩個，又安慰戴媽媽道：「你可別抱怨我，我可是沒法兒。」戴媽媽此時感激不遑，那裏還敢抱怨。當下他姊妹兩個，歸着清楚，纔同公子過住房來。

安公子見金玉姊妹，已經把家裏整理得大有眉目，自己的功名，却纔走得一半途程。歇了兩日，想到明年會試，由不得不急着用功。恰好一日安老爺，偶然走到書房裏，見他正在那裏，擬了幾個題目，想要請老爺看定，依課作起文來。安老爺看了看，說：「題目倒都擬的是的，只是要作會試工夫，却比鄉試一步難似一步了。鄉試中後，便算

交過排場，明年連捷，固好！不然，還有個下科可待；到了會試中後，緊接着便是朝考；朝考不取，殿試再寫差些，便拿不穩點那個翰林。不走翰林這途，同一科甲，就有天壤之別了。所以凡有志科甲者，既中了舉，那進士中與不中，雖不可預知，却不可不預存個必中之心，早盡些中後的人事。這人事要怎的個盡法呢？只對策寫殿試卷子這兩層功夫，從眼下便作起來。我的意思，每月九課，只要你作六課的文章；其餘三課，待我按課給你擬出策題來，依題條對。凡是數行策題，抄襲策料，以至用些架空排句塞責，却來不得的。一定要認真說出幾句史液經腴，將來纔好去廷對。你的字雖然不醜，那點畫偏旁，也還欠些講究。此後作文，便用朝考卷子膽正，對策使用殿試卷子膽正，待我給你閱改。非我見你既中了個舉，轉這等苦口求全責備，也慮着你讀書一場，進不了那座清秘堂，用個部屬中書，已就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再要遭際不偶，去作個榜下知縣，我便是你的前車之鑒，不可不知。讀者只看這位安老先生，怕作知縣算到了頭兒了，衛顧兒子也算到了頭兒了。但是也須有衛顧兒子的本事學問。僕我作者也有個會試的

兒子，却叫我合他請些甚麼來？安公子遵着父親的教訓，依然閉門用起功來，準備來年會試。

然指之間，早又到了次年禮闈臨近了。安老爺正想着，這次不知是那幾位主司進去。不想得了信，這次的大總裁，又熟人多了。原來那時烏克齋已陞了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內務府大臣；莫學士也陞了侍郎；吳侍郎又陞了總憲。三個一齊點進去，正是安公子的兩位先生，一位世弟兄。不消關節，只看他的路數筆氣，那卷子也就是亮的了。何況他還是個門第出身的，真實藝業，此番焉有不中之理。看到了場期，那安公子怎的個進場出場，不煩重叙。等到出榜，又高高的中在十八魁以內。安老爺一家的歡喜熱鬧，更不待言。緊急着朝考，入了選，便去殿試。那殿試策題問的，是經學史學，漕政捕政四道。安公子經安老爺這幾個月造的工夫，那本殿試卷子，真真作得來經經緯緯，寫得來虎臥龍跳，欽派閱卷大臣，把他優定在前十本以內。城裏有烏吳莫三位，這一班最關切的人，還愁安老爺得不着信不成？當日就早先得了個密信，暗暗放心說：

『只要在前十本，無論第幾，這二甲是拿得穩的，編修便可望了。』到了升殿傳臚的頭一天，讀卷大臣先進上前十本去，恭候御筆欽定。那鼎甲一二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的傳臚，以至後六名的甲乙。上去之後，那班新進士，都在保和殿後左門外候旨，預備欽定下來。那個占了前十名，立刻就預備帶領引見。這個當兒，除了那殿試寫作平平，自分鼎甲無望的，不作妄想外，但是有志之士，人人跋足昂頭，在那裏望信，想這個前十名，更想那前十名鼎甲的三名。內中只有安公子，此時不但自知旗人格於成例，向來沒個點鼎甲的；便是他前十名，也早密密的得了信兒了。心裏暗想：『便是取在第十名，也還在二甲裏。此番回家，上慰父母，所不待言；連我那蕭史桐卿那個插金花，飲瓊林酒，作夫人的三個難題目，我也算交過兩篇卷了。因此他只管在那裏一樣的聽信，却比衆人心裏，落得安閒自在。閒中無事，只靠在後左門旁邊，望着大院子裏看熱鬧。只見那座宮門的台階兒，倒有一人多高，正在左門掩着。只西邊這間的門開着一處，豹尾森排，雀翎拱衛，只不聽得有個高聲說話的。看院子裏那些預備帶領引見的

官員，都在乾清門階下伺候聽旨。又有這班新進士的同鄉同年，至親本家，這日有事無事，都各各借樁公事來關切探聽。還有一班好事些的鼎甲是誰，又有那些跟班的筆政爺們，更要竊聽個消息，預備在大人跟前，當個解明差使。一時那大院子，雖然與他無干，也要知道這科子裏，千佛頭一般，擠擠擦擦，站了一院子。人都揚着腦袋，向那乾清門上望着。那門上站的一班侍衛公，不住的在那裏吆喝。「積抔汗」，積抔汗者，清語聲音也。恐人多聲衆，雖聖人遠在深宮，一時聽不見，防得是御前大臣碰見，普化天尊般的一聲雷，那些侍衛公，便持不住。

大家正盼望，見一個奏事黃門官，從門裏出來，宣了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的名次。人多地方敵，一時有聽的真的，有聽不清的。還有站得遠些，擠在後面的許多人，一個個矮身欠脚，長身延頸，半日還不會打聽明白狀元是誰，又彼此探問。傳說了會子，纔知那一甲一名狀元姓奚，江蘇人，名叫奚振鐘。一甲二名榜眼姓童，浙江人，名叫海宴。一甲三名探花，便是正黃旗漢軍人安曠。二甲一名傳臚，却是個姓馬的，叫作馬行顯。

那狀元榜眼傳臚的一班親友聽得，個個歡喜，所不待言。只忽然聽得本科探花，點了個旗人，人人驚畏。都說：『這實在要算本朝破天荒的第一人了。』紛紛納罕。那知當時清朝兵民畏法，官吏知法，大臣執法，聖天子神明乎法。原來那日進士前本殿試卷子，聖人見那第三本，雖然寫作俱佳，祇是策文靡麗而欠美實，字體姿媚而欠精神，料不是個遠大之器。及至看到第八名安驥，這本不但寫得黑圓光潤，那策文的經學史學兩條，對得本本源源，漕政捕政兩條，對得來條條切中利弊。天顏大喜，便從第八名提前來，定了第三名，把那原定的第三名，改作第八名，因此安公子便占了個一甲三名的探花郎。那後左門的那班新進士，見宮門一陣簪纓亂動，知是卷子下來了。時候離得越近，心裏望得越緊。緊接着便是那班帶引見的官，如飛而來。忽然見一個胖子，分開衆人，兩隻手捧着個大肚子，兩條腿踉蹌落落的，跑得滿頭是汗，張着張大嘴，一上躡蹶便叫『龍媒龍媒』，衆人又不知龍媒爲誰。他一眼看見安公子，便跑到他跟前，只說了個恭喜兩個字，便扶了安公子的肩膀，喘個不住，可再說不出話來了。安公子出於不意，倒

被他嚇了一跳。定睛一看，纔認得是何麥舟。這何麥舟便是安公子當日上淮安的時候，同管子金兩個來幫盤纏的那人。安公子見他這個樣子，只問說：「怎麼了？」他纔喘吁吁的伸了三個指頭說：「龍媒恭喜，你點了一甲三名探花了。」安公子只是不信。這個當兒，早聽那班帶引見的官兒，一名一名叫到他的名字，果然一甲三名，叫得是安驥。安公子此時驚喜交集，早同了那九個人，一個個跟着來到乾清門排班。大家圍着看一看，只見狀元清華丰采；榜眼凝重安詳；到了那個探花，說甚麼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只他那氣宇軒昂之中，不露一些執袴，溫文儒雅之內，不粘一點寒酸，真真是蘇鼎圭章，熙朝人瑞。就連那個傳臚，也生得方面大耳，一部濃鬚，像是個幹濟之才，衆人不勝歎賞。那知這班草茅新進，初來到這禁衛森嚴地方，一個個只管是志等雲飛，却都是面無人色。十個人一班兒排在那裏，只口中念念有詞，低着頭，悄聲兒的演習着背履歷。不一刻，只見黃門官站在那高台塔上，說了句引，便魚貫而入的帶上去引見。下來名次不動，靜候次日升殿傳臚。安公子回到宅裏，想到這番意外恩榮，諸事不顧，一心只想飛

回去見着父母，正不知二位老人家，當如何歡喜。無如明日便是傳臚大典，緊接着還有歸大班引見，赴宴謝恩，登瀛釋褐許多事。授了職，便要進那座翰林院到任。事不由己，只得無法先差人回園，代給教師叩喜，稟知所以改點一甲三名的原故。

安老爺到了公子引見這日，分明曉得兒子已就取在前十名，大可放心了。無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還加幾倍。一時又想到相公的滿洲話兒平常，怕他上去背不上履歷來。一時又慮到孩子腴腆，怕他起跪失了儀。從天不亮起來，坐在那裏看兩行書攔下，滿屋裏轉一陣，寫幾個字攔下，又走到院子裏望望。等到日已東昇，這個心可按捺不住了，忙忙洗了手，換上大帽子，到了自己講學那間屋子去，親自上書架子上，把周易書草拿下來。桌子擦得乾淨，佈起位來，必誠必敬，撲了回書草卜，卜公子究竟名列第幾；撲完却卜着火地晉卦。一看那「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三句，便有些猶疑。心裏暗道：「四大聖人這兩卷周易，誠然萬變無窮，我這點易學，却也有幾分自信，怎的今日卜得這一卦，我竟有些詳解不來？按這個晉卦的卦象，火在地上，自然是個文

明之兆，康字豈不正合安字的字義，馬字又是個驥字的左畔，分明是玉格的名字了。這晝日三接，不消說是個禳惡之意，我心裏却卜得是他的名次，難道會名列第三不成？那有個旗人，會點了探花之理？不是這頭解法。」又參詳了半日說：「呀不妙了！莫非他改了三甲了罷！」說着，又自己搖搖頭說：「益發不是，從沒個前十名，會改三甲的。況且他那策底子我看過的；若說有甚麼毛病，那班讀卷的老前輩，都是何等眼力，又怎的把他列到前十本去呢？」越想心裏越不解。便收拾起來，回到上房，把這段話，告訴太太合舅太太。舅太太說：「姑老爺，你不用儘着猶疑了！」因指着金玉姊妹兩個道：「前兒個我們娘兒三個說閑話兒，還提來着，我說：『你們一家子，只管在外頭，各人受了一場顛險，回到家來，倒一天比一天順當起來了。』他姐兒倆提起張親家母去年的話來，還笑說：『這底下還要搶頭名狀元，作八府巡按呢？』我說：『你們倆不用笑，瞧起你們老爺太太的居心行事，再碰上你們家的運，只怕我們這個少姑爺子，照鼓兒詞上說的，竟會點個鼎甲，放了巡按，還定不得呢？』瞧瞧是應了我的話不是？」安老爺此刻一

心正經，笑道：「只個怎的合那先聖周易，講得到一處。」正說着，只見晉升忙忙的跑進來說：「回老爺，有位老爺要拜會老爺。」老爺便怪着他道：「到底是誰？要拜會我，只這樣一個禿頭老爺，我曉得他是誰！你說話怎麼忽然這等糊塗起來了？」晉升道：「這位老爺沒來過，奴才不認得。奴才方纔正在大門板橋上坐着，見這位老爺騎着匹馬，老遠的就飛跑了來。到門口下了馬，便問奴才說：『這裏是安宅不是？』」奴才回說：「是。」奴才見他戴着個金頂子，便問：「老爺找誰？」他說：「你快請你們老太爺出來，我有話說。」奴才問：「老爺，怎麼稱呼？要見主人，有甚麼事？說明了，家人好回上去。」他說：「你別管，只管回去罷！」說着，自己把馬拴在樹上，就一直跑進大門來了，奴才只得讓到西書房去坐。他還說：「請你們快出來，我還要趕進城去呢！」安老爺聽了，也心中詫異，不及換衣服，便忙忙的出去，見那位老爺。安太太，舅太太，張太太一時聽了，更摸不着門子。不放心，忙叫了個小子，跟着老爺出去打聽。

那位老爺正坐在西書房炕上，攪着條腿兒，刁着根小烟袋兒，腰裏拿下火鏈來，纔

要打火吃烟；見一掀簾子，進來了個清瘦老頭兒，穿着身黝舊衣裳。他望着勾了勾頭兒，便道：「一塊坐着，不識貴姓啊？」安老爺答道：「我便姓安，恕我家居，輕易不到官場；在場的諸位相好，都不大認識了。足下何來？到舍下有何見教？」他這纔知是安老爺，連忙放下烟袋，請了個安說：「原來就是老太爺！」慌得安老爺躬身拉起說：「素昧平生，怎麼行這個禮，這等稱謂？請問外頭，怎麼稱呼？」他纔說道：「筆帖式姓賀名字叫喜升，不敢回老太爺，外頭人都稱筆帖式是喜賀老大，我們大人打發來了，叫道：「老太爺的大喜，說宅裏的大爺中了探花了。」」安老爺聽他這話，說得離奇，疑信參半，忙問：「貴堂官是那位？」他纔說：「包衣接班烏大人。筆帖式今日是堂上聽事的班兒，我們大人把我叫到右門兒，親口吩咐說：「纔在案兒上見前十本的卷子下來，看見大爺的卷子，本定的是第八名，主子的恩典，把名次升到第三，點了探花了。」」差派筆帖式飛馬來給老太爺送個喜信。還說：「因為老太爺是我們大人的老師，算煩筆帖式辛苦一過。」筆帖式抓了匹馬就來了。方纔筆帖式眼拙，沒瞧出老太爺來，老太爺

萬一見着我們大人，還求美言兩句。」說着，又請了個安。安老爺此時心裏的樂，纔叫個夢想不到，那裏還計較這些小節。看了看那位喜賀大爺的年紀，纔不過二十來歲，不好叫他大哥，又與他無統無屬，不好稱他賀老爺。便道：「老弟說那裏話，着實受乏了；故日我再親去奉拜，先叫我小子登門道乏去。」說着，讓他喝茶吃烟。那位喜賀大爺坐了一刻，便起身告辭說：「筆帖式還得趕到宅裏銷差去呢！」安老爺送到大門，看他坐了馬，加上一鞭，如飛而去，纔笑吟吟的進來。這個當兒，安太太同金玉姊妹，以至舅太太張太太，早得了信了，彼此相見，闔家登時樂得神來天外，喜上眉梢；泥金捷報，也早避到了。這番稱賀不必講，比公子中舉的時候，更加熱鬧。安老爺道：「大家且靜一靜，我這半日只像在夢境裏呢！」說着，定了定神，纔道：「這個信，斷不會荒唐，我不能不信，却不敢自信，我此時竟要親自進城走一過。一則見了玉格，到底問個明白，是怎生一件事；二則他受著這等一件意外的恩榮，自然也有許多不得主意，我就當面指示明白，免得打發個人去傳說不清。」安太太聽了，忙說：「老爺這話，想得很是

。」說着，一面就叫人預備車馬，打點衣裳。正是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忙成一處。公子差來的人也到了，安老爺接着問了問，依然不得詳盡。便穿好衣裳，催齊車馬進城。家中自有太太和二位少奶奶，並家人們料理。

安老爺從莊園來到住宅，公子見自己不能分身回園，叩謁父母，到勞父親遠來，慌忙出來跪迎問安。此時父子相見，那番歡喜，更不待言。一時張老也迎出來，彼此稱賀。安老爺進來，不及閒談，坐下便問公子究竟，怎的便行高點鼎甲的原由。公子隨把今日引見，并見着烏大爺怎的告知的詳細，從頭回了一遍，老爺方得明白。因也把今日早起卜易，怎卜着晉卦，恰好烏大爺着那位喜賀大爺，到園送信的種種情節，告訴公子。因說道：「從來說聖心即天心，然則前人那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的兩句詩，直是從經義裏味出來的名言。便是我那日給你出的那個詩題，也莫非預兆了。」說着，纔待合親家老爺，敘敘連日的闊別，不想親家老爺，倒像個主人，早在那裏，替女婿張羅老爺的酒飯。當下父子翁婿飯罷，安老爺因公子中後，城內各友，都會遠到莊園賀喜，如烏

吳莫諸人，以及諸門弟子，也都去過。還有那個婁蒙齋，自從合老爺作通家後，見了安老爺，佩服得五體投地，時常要來親灸領教。安老爺是有教無類的，竟薰陶得他另變了個氣味了。那烏克齋原是安老爺的學生，如今又作了公子的坐主，早行了個先施的禮，彼此各行各道，公子尊他爲師，他却仍尊安老爺爲師，此科甲中常例也。安老爺便趁這邊進城，一一的拜過。又到了那位喜賀大爺門首，道了過乏，倒畀他次日連忙到莊園來請安繳帖。過了兩日，又送了入盒兒，關防衙門內造的餉餉來。安老爺連日在城內拜完了客，又把公子的事，一一佈置指示明白，便吩咐他家性等諸事應酬完畢，再回莊園，又給他看定了個歸第吉日。公子一時得了主意，安老爺便先回雙鳳村，閒中商量起兒子歸第的事來。

一天，老夫妻兩個同着媳婦正計議家事，只見舅太太合張太太過來。舅太太坐下，便道：『姑老爺，我有句話，要合姑老爺商量，可是張親家的事。親家公是攏着碰你個釘子不肯說，親家母呢！他說他是個鋸子嘴的葫蘆，還說你說的話，他聽着摸不着，料』

我瞧着咱兒，說咱兒好還帶管說，務必替他說成纔好。前兒我合我們姑太太商量了會子，姑太太也拿不穩你老的主意。我這裏頭可受着窄呢！你可不許和我鬧一大車書；你就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這件事總得給人家弄成了。」論安老爺這個人，蹈仁履義，折矩周規，不得不謂之醇儒。只是到了他那動稱三代起來，却也令人不好合他共事；不知這位舅太太恁的一眼，把個生剋制化的道理看破了。只要舅太太一開口，水心先生那副正經面孔，便有些整頓不起來；也搭着這位老爺的近況，正是身靜心閑，神怡心會。聽舅太太說了這陣，便笑道：「夫商量者，商其事之可否，互相商酌而行之謂也。你如今話不會說，先說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然則還商出些甚麼量來？」舅太太道：「我不管這些，你這說應不應罷！」安老爺道：「益發大奇，你就叫我看篇文章，也得先有個題目。如今文章倒作了大半篇，始終未曾點出題來，却叫我從那裏應起？」舅太太又道：「姑老爺常說的呀！孔夫子的徒弟，請怎麼聽見一樣兒，就會知道兩樣兒；又是誰還能知道十樣兒呢！姑老爺這麼大學問，難道我說了這麼些句話，你還聽不出個四五

六兒來嗎？」安老爺道：「啊！論語要這等講法，亦吾夫子之厄運也。」安太太道：「你們可慳壞了人了，這到那一年是個說得清楚啊！等我說罷！」因說道：「張親家的意思，是因爲玉格中了，要給他熱鬧熱鬧。」纔說了一句，安老爺早一副正色道：「要是打算唱戲作賀，可斷使不得，這却不敢奉命。」舅太太道，不是用得那麼個樣兒，等我告訴姑老爺。張親家說的，是他們外省女婿中了狀元，都與丈人家請游街誇官；就是咱們城裏頭，我也還趕上過老年，還與這個熱鬧兒，姑老爺想來也趕上了。講到你中舉的時候，我們家可沒請過，我先說了，省得你回來，又比出個例兒來。如今張親家想着等女婿回來，這裏打發人遠遠兒接出去，給他弄分親執事，也給他插上金花，披上紅，把他接了家來。一則是個熱鬧兒，再者一個小孩子中了會子，也叫他興頭興頭。姑老爺說，使得使不得罷？」這個當兒，不惟安太太金玉姊妹，望着老爺，連長姐兒都不錯耳輪兒的聽老爺怎麼個說法。只見老爺聽罷，啞然大笑，說道：「我只是怎麼個難題目，原來爲此，何須辭費到如此？此亦不讀書之故也。聽我講，那花紅不必費心，有朝廷的恩

錫，赴瓊林宴，這日一榜新進士，都要領的；却只有榜眼探花傳臚，一定要披帶起來，纔成得這個盛典。至於執事，國初的時候，官員都有例用的執事，只翻出會典來看，上面載得明明白白。如今玉格既點了探花，自然該有他應用的儀仗。這事便是真個請教孔夫子，孔夫子也沒個不許可的理；有甚麼使不得的？」安太太見老爺難得有這等一樁體統難得的事，也自高興。便閒談道：「真個的既是例上有的，怎麼如今外省還有個體統，京裏的官員，倒不許他使呢？」安老爺道：「是不能也，非不許也。你們既不博古，焉得通今，這可就要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道理了。我朝以弓馬取天下，從不曉得甚麼叫作圖安逸。國初官員乘馬的多，坐轎的少，那班世家子弟，都是騎馬，還有騎着駱駝上衙門的呢！漸漸的忘了根本，便講究坐轎車。漸漸的走入下流，便講究跑快車。漸漸的弄到不能乘車，便講究僱驢車。漸漸的連僱驢車也不能了，汐法，雖從大夫之後，也只得徒行起來了哇！何況一路還要到鼻煙鋪裏裝包烟，茶館兒去喝盃茶，這要再用上分執事，成個甚麼體統？如今既是親家這等疼孩子，我也不好故却，待我着個人，替他

照那會典上開載的，不奢不儉，置辦一分起來何如？」張太太聽了半日，聽這句話頭兒，彷彿是應了，便合舅太太說道：「我合你說僂話兒來着，人家親家老爺，憑僂事兒，你給他說在理上，他沒個不答應的不是？」舅太太道：「說了半天，敢這孔聖人就在這兒呢？」大家一笑而罷。

安公子傳臚下來，授職用了編修，接着領宴謝恩，登瀛釋褐，一切公私事宜，應酬已畢。便打算遵着安老爺給他定的那個歸第吉期，收拾回園，叩見父母。他未回家之前，那恩賞的旗匾銀兩，早已領到。安老爺先在莊園門外，立起一對高大硃紅旗桿。那莊門外本有無數的大樹，此時正是濃陰滿地，綠葉團雲的時候，遠遠的望着，那萬綠叢中一點紅，便有個更新氣象。莊門上高懸一面粉油大字，探花及第的豎匾。迎門牆上，滿貼着泥金捷報的報條。出入往來的那班家丁，倍常有興。裏邊兩位當家少奶奶，早吩咐人在當院裏設下天地紙馬香燭香案；又掃除佛堂，上着滿堂香供；家祠裏也預備祭筵。安老夫妻，又叫在何公祠，也照樣備辦一分供獻。是日安老爺，因是個喜慶日期，兼要

叩謝天恩祖德，便穿了件縱綿打邊兒加紅配綠的打子兒七品補子的公服；安太太舅太太都是鈿子縷衣兒；張親家老爺，先兩日早回了莊園，新置了一套羽毛袍套；親家太太又作了一件絳色狀元羅面，月白永春裏子的夾紗衫子，穿的紗架也是的；金玉姊妹此刻是欽點翰林院編修，探花郎的孺人了。按品漢裝也掛上朝珠，穿着補服。兩個人要討婆婆的歡喜，特特的把安太太當日分賞的，那兩隻雁塔題名的雁釵，戴在頭上。事有湊巧，恰值何小姐前幾天，收拾箱子，找出何太太當日戴的一隻小翠雁兒來，嘴裏也含着一掛飯珠流蘇，便無心中給了那個長姐兒。他這日見倆奶奶都戴着雙翠雁兒，也把那隻戴在頭上，婢學夫人，十分得意。這日天不亮，張老便合親家借了兩個家人，帶了那分執事，迎到離雙鳳村二十里外，便是那座梓潼廟等候。那執事是一對開導金鑰，兩對賜進士出身，欽點探花及第的珠紅描金銜牌，一對清道旗，一對朱花旗，一對金瓜，一把重沿蓋傘。公子那邊從頭一日收拾妥當了，次日起早帶了家人，便回莊園而來。半路到了梓潼廟，吃些東西，換了衣服，一路鑼聲開道，旗影搖風。公子珠掛沉檀，章輝瀟灑，頭

插兩朵金花，身披十字彩紅，騎一匹雕鞍金罇的白馬，迤邐向雙鳳村緩緩而來。一路也過了四五處烟村，也過了兩三條鎮市，亦兩面鑼接連十三棒敲的不斷，惹得那些路上行人，深閨女兒，都彼此閑論說：「這讀書得作官的，果是誰家子？」一程一程，來到臨近，公子在馬上，望着那太空數點白雲，匝地幾痕芳草。恰遇那年下半年，有個閏月，北地節候又遲，滿山杏花，還開得如火如錦。四圍杏花風裏，簇擁他白面書生的一個探花郎，好不興致。近山一帶，那些人家，早就曉得公子今日回第的信息，一個個扶老携幼，抱女攜男，都來夾道歡呼的站在兩旁，看這熱鬧。內中也有幾個讀過書的，龐眉皓髮，老者扶了根拐杖，在那裏指指點點說道：「不知這位安水心先生，怎樣自愛，纔生得這等一位公子。又不知這位公子，怎樣自愛，纔成了恁般一個人物。」

須臾，公子馬到門首，一片鑼聲振耳，裏頭早曉得公子到了。公子離鞍下馬，整頓衣冠，抬頭一望，先望見門上高懸的探花及第那四個大字。進了大門，便是衆家丁迎着叩喜。走到穿堂，又有業師程老夫子，那裏候着道賀。他匆匆一揖，便催公子道：「我

們少刻再談，老翁候久了。」公子讓先生進了屋子，纔轉身步入二門，早見當院裏擺着香燭供桌，金玉姊妹在東邊迎接；一羣僕婦丫環，都在西邊叩見。公子此時不及寒暄，便恭肅趨齋上堂，給父母請了安；見過舅母岳母。安老爺此時已經滿面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公子纔得請過安，安老爺便站起來，望着公子道：「隨我來。」便把公子帶到當庭，香案跟前，早有晉升葉通兩個家人，在那裏伺候，點燭拈香。安老爺端供焚香，炷在香斗裏，帶領公子三跪九叩，叩謝天地。退下來，前面兩個家人，引着從東穿堂過去，到了佛堂。佛堂早已點得燈燭輝煌，香烟繚繞。安老爺回到佛堂，不准婦人站在一旁，敲磬的那個伺候佛堂的婆子，老早躲在一旁去了。家人敲了磬，老爺帶領公子拜了佛，出來，仍由原路出了二門，繞到家祠。因公子在城裏，早在宗祠裏磕頭過了，便一直的進了祠堂，在他家老爺老太太神主前祭奠行禮。已畢，出了祠堂門，安老爺回來行不由徑，便不走那座角門，仍從外面進了二門，來到上房。公子待父親進房歸坐，便要給父母行禮了。只見安老爺上了台階兒，回頭問着晉升葉通道：「我吩咐的話，都

預備齊了沒有？」兩個答應了一聲齊了，便飛跑出了二門，回了許多家人，抬進一張搭着全虎皮椅披的大圍椅，又是一張書案來。你道：「安老爺一個家居的七品琴堂，况又正是這等初夏天氣，怎的用個虎椅椅披呢？」原來那漢宋講學大儒，如關西夫子，伊闕濂洛諸公，講起學來，都要設絳帳，擁皋比。安老爺事師古，因此自己講學的那個所在，也是這等制度。不想今日正用着他，抬進來。老爺親自帶了家人，把那椅子安在中堂北面。椅子前頭，便設下那張書案。

這個當兒，張老夫妻是在他家等着接姑爺呢！只有舅太太，安太太，金玉姊妹，并一班丫頭，幾個家人媳婦，在那裏。見安老爺回到上房，且不坐下，受兒子的頭，先這陣布席設位，諸女眷只得閃在一旁。舅太太先納悶兒道：「怎麼今兒個，他又外廚房裏的竈王爺，鬧了個獨坐兒呢？回來叫我們姑太太坐在那兒呀？」安太太見老爺臉上，那番屏氣不息，勃如戰色的光景，早想到定是在那位神佛跟前，許的甚麼願心。便在旁問道：「老爺不用個香爐燭台麼？好到佛堂請去。」只見老爺搖搖頭道：「那香燭，都是

那班愚僧誤會佛旨，今日這等儀節，豈容焚香燒燭製瀆得的。」當下不但諸女奔聽了，不得明白，連公子也無從仰窺老人家的深意，只得跟着往來奔走。一時設畢，安老爺又吩咐：「就上祭罷！」只見衆家人從二門外端進四個方盤來。老爺便帶了公子，一件件捧進來，擺在案上。大家一看，右手裏擺着一方錫鑄的硃墨硯台，又是兩件硃墨筆。挨着硯台，擺着一根檀木棒兒，一塊竹板兒。左手裏擺着，却是安老爺家藏的幾件古器。一件是個鐵打的沙鍋淺兒模樣兒，底下又有三條腿兒。據安老爺平日講說，是上古燧人氏教民火食，烹調始興時候的鍋，名曰燧釜。一件像個黃沙大碗，說是帝舜當日盛羹用的，名曰土鏞。一件是個竹筐兒，便是顏子當日簞食瓢飲的那個簞。那個黃沙碗裏裝着一盤清水。那兩件裏，一個裝着幾塊山澗裏長的綠翳青苔，俗叫作頭髮菜。一件裝着幾根海島邊生的烏皮海藻，便是藥鋪買的那個鹹海藻。把這分東西，供得端正。然後安老爺親自捧了一個圓底兒方口兒的鐵酒盃，說那便是聖人講的觚不觚，觚哉觚哉的那個觚；盃裏滿滿盛着一盃清酒。老爺兢兢業業，舉得升空過頂，從東邊獻到座前。供好了，

座旁三揖而退。纔退到正中，帶領公子行了個四拜的禮。立起身來，又從西邊上去撒下那酒盃，捧着作了個揖。出了院子，早見葉通捧過一束白茅根來，單腿跪着，放在階下。安老爺纔望空一舉，把那盃酒奠在那白茅上。進來又站在那書案的旁邊，問公子道：「你可知我今日這個用意？」公子答道：「西邊這幾件，自然是丹鉛設教，夏楚收威的意思。東邊這幾件，想是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蕒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那靈食瓢飲，正是至聖大賢的手澤口澤。只不知那奠酒爲何要用着白茅根。」安老爺道：「這個典，你只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的幾句註疏，就曉得了。」公子道：「祭的是那位古聖先賢？」安老爺道：「古聖先賢怎麼好請到我內室來，因指着何小姐道：『這便是他的祖父，我那位恩師。當年我不受他老人家這點淵源，却把甚的水教你。你不經我這番訓誨，又靠甚的去成名，這便叫作飲水思源，敢忘所自。你要曉得這等師生，却合那托足權門，垂涎外任的師生，是兩種性情，兩般氣味。』安老爺將說定這話，舅太太便叫：『得了，收拾收拾，兩位快坐下。』讓人家孩子磕頭罷；我也

家去等着陪姑爺去了。」

這裏衆人忙着收拾清楚，安老爺安太太便向正面牀上，雙雙歸坐；公子纔肅整威儀，上前給父母行禮。把個長姐兒，忙的又要伺候老爺太太，又要張羅兩位奶奶，已經手脚不得閑兒了。他還得耳輪中聒噪着探花，眼皮兒上供養着探花，嘴唇兒邊念道着探花，心坎兒裏溫存着探花，難爲他只管這等忙，竟不會短一點過節兒，落一點精神兒。長姐兒尙且如此，此時的金玉姊妹更不消說是，「難得三千選佛，輸他玉貌郎君」，况又二十成名，是妾金閨夫婿。他二人那一種面上，分明露的出來，口裏轉倒說不出來的歡喜，就連描畫也描畫不成了。一時公子拜罷起來，只聽安老爺合太太說道：「太太，我家這番意外恩榮，莫非天貺，君恩，祖德，神佑。不想你我這個孩子，不及兩年的工夫，竟作了個華國詞臣，榮親孝子。且喜你我二十年教養辛勤，今日功成圓滿，此後這副承先啓後的千金擔兒，好不輕鬆爽快呀！」太太道：「是誰說是老爺合我的操心，也虧他自己的立志。我不是說句偏着媳婦的話，也虧這倆媳婦兒幫他。」老爺道：「正是這

說，古有云「退一步想，過十年看，」這兩句話似淺而實深。當我家取這兩房媳婦的時候，大家只說他門戶單寒，當我去了那個知縣的時候，大家只說我前程踴躍。你看今日之下，相夫成名，正是這兩個單寒人家的佳婦；克家養志的，正是我這個踴躍縣令的佳兒。你我兩個老人家，往後再要看着他們夫榮妻貴，子孝孫賢，那纔是好一段千秋佳話哩！」這正是：

『如花眷作探花眷。小登科後大登科。』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上回書交代到安公子及第榮歸，作了這部評話的第四番結束；這段文章，自然還該有個不盡餘波。他這拜過父母，便去拜見舅母，金玉姊妹也一同過去。三個將進院門，早見舅太太在屋門口兒等着。見他們來了，笑道：『這可說得是個新貴了，連跟班兒的都換了新的了。』說着，公子進門，便讓舅母坐下受禮。舅太太說：『我不叫你不磕這個頭，大概你也未必肯，就磕罷！』公子一面跪下，他一面拉着公子的手說道：『快快兒的升早些兒，換紅頂兒；不但你們老爺太太，越發喜歡了，連我這乾丈母娘，可也就更樂了。』公子被舅母緊拉着一隻手，說個不了，只得一手着地，答應着行了禮起來；舅太太便讓他摘帽子，脫褂子，又叫人給倒茶。公子說：『我不喝茶了，這時候怎麼得

喝點兒甚麼涼的纔好呢？」舅太太道：「有我這裏有你養下的葶苈。我自己包了幾個饅頭，正要給你送過去呢！」說着，便叫老藍就端來。大爺這裏吃罷，老藍答應一聲，端了一盤涼葶苈，一碟饅頭。又見那個丫頭，原名素馨，改名綠香的，從屋裏端出一碟兒玫瑰油子，一碟兒冰花糖來，都放在公子面前。公子一面吃着，舅太太又說：「吃完了，再把臉擦擦，就淨快了。」公子一經吃完，擦了臉，重新打扮起來，舅太太道：「我這裏還給你留着個頑意兒呢！不值得給你送去，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綠香從屋裏一件件的拿出來。一件是個提梁匣兒，套着個玻璃罩兒，又套着個錦囊。打開一看，裏頭原來是一座娃娃臉兒一般的，整珊瑚頂子，配着個碧綠的翡翠翎管兒。舅太太道：「這兩件東西，你此時雖戴不着，將來總要戴的，取個吉祥兒罷！」金玉姊妹兩個，都不曾趕上見過舅公的，便道：「這准還是舅舅個念兒呢？」舅太太道：「噯！你那舅舅何曾戴得個紅頂兒呀，當了個難的乾清門轄，好容易升了個等兒，說這可就難得梅楞章京快了。誰知他從那麼一升，就升到那頭兒去了。這還是四年上纔有旨意，定出官員的頂戴

來，那年我們太爺在廣東時候得的。張姑娘道：「敢是老年官員，都沒頂兒嗎？這我可又知道了個古記兒。」何小姐道：「不然，爲甚麼帽子要分個紅裏兒，藍裏兒呢？」說着，公子又看那匣兒，是盤八百羅漢的桃核兒數珠兒，雕的十分精巧。那背墜佛頭記念，也配得鮮明。公子倒覺狠愛，便道：「這盤輕巧，我就換上他罷？」舅太太益發歡喜，就盤腿坐在那裏，叫近他去，又叫他低了頭，親自給他換上。何小姐早把那個匣子打開，却是一分絕好看的，飄帶荷包手巾。舅太太道：「你們倆瞧瞧，這還是我二十年頭裏的活計，如今再叫我照這個模樣兒做分，我可做不上來了。」何小姐道：「活計是不用講了，難爲娘怎麼收來着，竟還好兒的呢？」因合公子說道：「也換上罷？」說着不由分說，便給他換上。公子這纔戴上帽子，謝了舅母，親自擎着那個匣兒去回父母。舅太太又合他說道：「回來我同你丈母娘，請姑老爺姑太太，還請你們作陪呢！」公子一面答應，便過來把方纔得的東西，都請父母看過。安老夫妻自是歡喜，便催着他過後邊去。安太太道：「我叫人把那個角門兒，給你們開開了，倆媳婦兒都跟過去。」

個也該到已祠堂裏磕過頭，一個也該見見自家的父母，別自顧咱們家裏鬧熱，叫人家養女孩兒的，看着寒心。」二人答應着，帶上一羣丫頭女人，又保駕的似的跟了去。

不一時，到了何公祠，戴勳宋官兒合一班家人早在那裏伺候。公子告過祭，何小姐纔上前磕頭，張姑娘在姐姐跟前，是斷不落這個過節兒的，此刻有個不隨着磕頭的嗎？二人一同拜罷起來，撤去祭筵，關好門戶，便到何小姐當日住過半天兒的那個禪堂去坐。只見華媽媽，從他家裏提了一壺開水，懷裏又抱着個滷壺，那隻手還搯着一托茶盃茶盤兒進來。公子道：『你就叫你媳婦兒幫幫不好嗎？爲甚麼要累得這麼？阿哥的媽媽，庫忒累的娘模樣兒呢？』他道：『可不是叫媳婦兒張羅來着麼？偏偏兒你這麼過當兒，芒種兒又醒了，賴在他媽身上，只不下來。我嫌他們那孩子爪子的累贅，還沒我自己幹着爽利呢！』說着，便連着給爺奶奶倒茶。你道：『這忙種兒，又是誰？』前面書交代過的，何小姐過門的時節，那隨緣兒媳婦，正是將近三個月的雙生子，所以不曾進得新房，屈指算到上年的芒種前後，可不正該養了。轉眼今年又是芒種，那孩子恰好週歲兒

，敢是也懂得，賴在他媽身上不下來了。一時倒上茶來，張姑娘道：『茶不吃的，到不要緊，你們誰快給我裝烟吃罷！』說着，早見柳條兒，裝過烟來。何小姐道：『喝他們口茶，給爹媽磕頭去罷！這一袋烟又得半天。』說着，站起便去接他的烟袋。張姑娘笑道：『好姐姐，等我再吃兩口。』一面把烟袋遞給柳條兒，一面還回頭來，就把手裏抽了兩口，三個人纔一同過張老那邊去。

到了門首，他老兩口兒早迎出來。原來張老因入少房多，只佔了三間正房，六間廂房。那正房裏當中供佛，一間住人，一間座客。當下公子夫妻進去，見堂屋裏佛爺桌兒上，換了簇新的黃布桌圍；桌兒上的蠟燭五供兒，擦得鏡亮；佛前點着日夜不斷的萬年海燈。佛龕兩旁，一邊兒還立着一根乾稻草，講究說這是怕屋裏有個不潔淨，遮佛爺的限目的。佛桌兒前，早鋪下了個蒲墊兒。老兩口兒走到那蒲墊兒跟前，就站住等着姑爺行禮。你道：『這是個甚麼儀注？』原來小戶人家，凡遇了大典禮，不大肯坐下受人的頭，總是叫他胡着家堂佛磕。便是家裏有個孩子，從散學裏下了學，也得朝着佛爺作那

個揖。這是比戶皆然，却爲禮經所不載。更兼安公子中舉的時候，是在上屋給岳父母行的禮，此時如何想得到這個規矩。及至聽他岳父說了句：「姑爺來到就是，別行禮罷！」他纔知是該朝佛爺磕的。便在那蒲墊兒上先給泰山磕了三個頭。張老也說了幾句老實吉利話兒，又說：「這也不枉你爺兒倆，他姐兒倆受那場苦哇！這都是佛天菩薩的保佑啊！」公子起來，又給泰山磕頭，俗語說的，「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今番親家太太的談吐，就與往日大不相同了。只聽他說道：「姑爺多禮，姑爺請起，這可實在的難爲你，也不枉你家一場辛苦吃到底，也不枉我家行下的秋風望下的雨，也不枉咱兩家子這一嫁一娶，往後來我兩口兒，還愁甚麼年少柴來月少米。可是人家說的，老天隔不了一層紙，等明兒他姐兒倆，再生上一男半女，那纔是重重見喜。誰也說不的，這都是人情天理。」不想他一朝作了官親，福至心靈，這幾句官話兒，倒誤打誤撞的，說了個合折押韻。却說張老讓他三個坐下，便高聲叫道：「大舅媽，拿開壺來。」那個僮嫂聽得公子來了，死也不敢出那個廟房門，連答應都慌着答應。答應一聲，只叫他那孩子送了

水壺來。那個孩子也是薄嫻，不肯進屋子，只在屋門外叫：「姑爺，你接進開壺去呀！」原來那孩子極怕張姑娘，張姑娘便叫道：「阿巧進來。」他這纔越不答的蹭進來；一手提擲着水壺，那隻手還把那二拇指頭，攔在嘴裏刁着，嘻嘻的癡笑遞過壺去。張太太又叫他給公子請安，白說了這他扭股兒糖似的，可再也不敢上前兒咧！何小姐道：「不用請安了。」因指着公子問他，你只說：「這是誰罷？」那孩子又搖搖頭。何小姐道：「我呢？」他倒認得說：「你！你也是姐。」張姑娘道：「那麼問着你那是誰？只搖頭兒不言語，偏叫你說。」他只纔嗚嗚啞啞的答道：「他是個老爺。」說着，張老沖了茶，他接過水壺去，就發腳跑了。張老端過茶，公子連忙站起來要接，見沒茶盤兒；摸了摸那茶盃又滾燙。只說：「你老人家，叫他們倒罷！」及至涼了涼端起來要喝，無奈那茶碗是個斗口兒的，蓋着蓋兒，再也喝不到嘴裏。無法揭開蓋兒，見那茶葉泡的崗尖的，待好宣騰到碗外頭來了。心想這一喝，准鬧一嘴茶葉，因閉着嘴啞了一口。不想這口稠咕嚕的齷茶，啞在嘴裏，比黃連汁子還苦。攢着眉咽下去，便放下碗，倒辜負了主人一番敬

客之意。張老又給他姊妹送了茶，便從佛桌兒底下，掏出一枝香根兒。自己到廚房，掏了個火來，讓姑奶奶抽烟兒。柳條兒這裏給張姑娘裝烟，戴媽媽便張羅給親家太太裝烟。親家太太抽着烟兒，何小姐便問道：「媽你老人家今兒個吃這個烟，怎麼不像那老葉子烟兒味兒了？」張太太道：「可說呢，都是你那舅太太呀！我到了他屋裏，他就鬧着不與我吃我的烟，只叫他的。昨兒個他又買了十斤渣頭送我，吃着倒怪香兒的呢。就這不禁吃，一會子又怪燎嘴的，大概吃慣了，也就好了。」當下賓主酬酢禮成，公子纔致謝了岳父岳母迎接誇官的盛意。他老兩口兒，也謙不中禮的謙了兩句，公子便要告辭，過前頭去。何小姐因問張太太說：「媽不是回來還同舅母請公婆吃飯麼？爲甚麼不趁早角門兒開着，一塊兒走呢？省得回來又進了遠兒。」張太太便道：「使得。」說着，用兩指頭攥滅了那根香火，又叫道：「大舅媽，我不來家吃飯了。晚飯少打半碗米罷！」便一同過這邊來。

到了上房。安老爺正合安太太舅太太在那裏長篇大論，談得高聲，見公子來了，便

要帽子褂子，待要穿戴好了，親自帶他出去，拜謝他的業師程老夫子。正說着，人回程師老爺穿了公服過來了，現在腰房裏候着說：「一定要進來登堂，給老爺太太賀喜。」讀者，你道這位程老夫子，從那裏說起，又穿了公服來。原來他當日本是個出了貢的候選教官，因選補無期，家裏又待不住，便帶了兒子來京，想找個館地。恰值那年安老爺用了榜下知縣，要上淮安，又打算叫公子留京鄉試，正愁沒個人照料他課讀，見程師爺來了，是自己幼年同過牕的一位世兄，便請他在家下榻。那程師爺見修饌不菲，人地相宜，竟強似作個老教去吃那盤豆腐飯；因此一住四個年頭，賓主處得十分合式。安老爺又是位崇師重道的，平日每逢家裏有個正事，必請師老爺過來，同諸親友一體應酬，從不肯存那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催得來」的淺見。因此師老爺，也就居移氣，養移體起來。置了一頂鴨蛋青八絲羅胎，平鼓蓬爹時樣緯帽；買了一幅自來舊的八品鸚鵡補子，一雙腦滿頭肥的轉底皂靴。這日欣逢學生點了探花，正是空前絕後的，第一樁得意事，所以纔戴其帽而圓其領的過來，定要登堂道賀。安老爺因自己還沒得帶兒子過去

，叩謝先生，先生到過來了，一時心裏老大的不安。說道：『這個怎麼當？』低頭爲難了半日，便合太太說道：『這樣罷！既是先生這等多禮，倒不可不讓進上房來，莫如太太也見見他；我夫妻就當面叫玉格，在上房給他行個禮，倒顯得是一番親近恭敬之意。』太太也以爲很妥。

安老爺家向來最是內外嚴肅，外面家人非奉傳喚，等閑不入中堂。在上屋伺候的，都是一班僕婦丫鬢，此外只有茶房兒老尤的，那個九歲的孩子蘇花兒，在上屋裏聽叫兒。當下衆人聽得師老爺要進來，一個個忙着整坐位，預備掀簾子。安太太一班內眷帶了衆丫鬢，都到東裏間暫避。其餘的老婆兒小媳婦子們，都在崑西一帶遠遠的伺候着。此時替那個長姐兒計算，他自然也該跟了太太進裏間去纔是；無如他心裏另有他一樁心事，你道：『爲何？』原來他自從去年公子鄉試，頭場出來，打發戴勤回家請安的那天，他聽戴勤回老爺話，說了句師老爺說大爺準中。落後見大爺果然中了不算外，并且一直中到探花了，他心裏便着實的感覺這位帥老爺。難得今日這個機會，他便不進屋子，合

那班僕婦，站在外間想瞻仰這位師老爺是怎的個老神仙樣子。只聽老爺先吩咐人備開正門，又道：『就請師老爺罷！』家人答應出去，老爺早帶了公子迎到二門台階下候着。此時長姐兒心裏打着這位師老爺迎我們大爺都教得起，縱然不能照影上扮的劉備老爺的，那位諸葛亮軍師那麼個氣派兒，橫豎也有書上說的岳老爺的，那位教師周先生那麼個光景兒；掉在地下，也不至於像春香兒鬧學上的陳最良。只不錯眼珠兒，從玻璃裏向二門望着，正盼望間，但見外面家人從二門旁邊跑進來，回了一聲說：『師老爺進來了。』緊接着吱吱嘎嘎屏門大開，就請進那位師老爺來，他一瞧先有幾分不滿意。原來那位師老爺，生得來雖不必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那雙眼睛，也就幾乎視而不見；雖不道得鞠躬如也，那具腰也就帶些屈而不伸；半截真纔假的小辮兒搭在肩頭，好一似風裏垂楊飄細細；一片銀鍍金的濃鬚子繞來滿口，不亞如溪邊茅草亂蓬蓬；一件本色程香繭單袍子，套一件茄合色羽紗單褂子，他自己趕着這件東西，却教作羽毛外套。那一件外套上，便釘着那副自來舊的補子，又因省了兩文手工錢，不曾交給裁縫，

只叫他那個館僮給釘的；以致釘的一片齊着一道掛鈕兒，一片齊着三道掛鈕的兒，便是朱夫子見了，也得給他註明說：『此錯簡當在第三道掛鈕兒子上。』他看了看，似乎合「襲裘長短右袂」的本義，也還說得通，就那麼言其上下察也，套在身上。頭上只管是明晃晃一頂金角大王殿的緯帽，那帽纓兒從帶上便放之則彌六合的來了；脚下那雙皂靴底兒上的泥，只管膩抹了個漆黑；襪兒上倒是白臉兒扯光的一層塵土；雖然考較不出他是那年買的，大約從上脚天直到今日，自來也不會揮揮刷刷，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長姐兒仔細一看，回頭合隨緣兒媳婦說道：『這是怎麼說話呢？』一個人就何謬也得何謬出個樣兒來呀！難爲偕們大爺怎麼合他一個屋裏，混混來着。這個常兒，裏間兒的內眷，也在那裏遠遠兒的從玻璃裏望外看。舅太太一見，先就說道：『敢則只是姑老爺，天天兒叫得震心的，他那位程大哥呀！這還用滿到是處找着瞧海裏奔去嗎！張太太只問咱兒了。』金玉姊妹合丫頭們，已經笑不可仰；便是安太太那等厚道人，也就拿不住要笑。

• 只合舅太太擺兒說：『你悄悄兒的看人家聽見。』說着，大家又往外看，只見他從二

門屏風台塔兒上一步一步用腳試着，擦拉下來；到了平地，一副精神早已貫注到上屋跟前，却不會留心旁邊兒還有個主人在那裏迎接呢！安老爺只得迎了兩步，把手一拱叫道：「大哥，我這裏正要帶小兒到館，謁誠叩謝，倒勞吾兄枉道先施，請屋裏坐。」他聽了纔連點頭兒，帶合腰兒，嘴裏喊測測，一陣有聲無詞，不甚可辨，大約說的是：「豈敢豈敢。」却又沒個裏兒表兒。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原來漢禮到了人家裏，無論親友長幼，或從近處來，或從遠方來，或是久遠，或是長見，以至無論慶賀弔慰，在院子見了主人，從不開口說話，慢講請安拉手兒了。當下他只喊測了那一陣，便奔了上房來。兩旁伺候的兩女人，忙把簾子高捲起來，伺候師老爺進屋子。這個當兒，裏間兒的女眷都過榻扇跟前來，隔那層榻扇相望外瞧。只見他一進門，不說長，不說短，便舉手擎天，毛腰拖地的，朝上就是一躬。這一躬打下去，且不直起腰來，却把兩隻手湊在一處，就着他地兒拱送。嘴裏還說道：「恭喜恭喜，叩叩叩叩叩。」大家一看，這可是希希罕罕兒，都在那裏納悶兒。安老爺懂得這個，說了句：「豈敢。」連忙趕過去，合

他膀子靠膀子的，也那麼鬧了一陣。口裏却說的是：『還叩，還叩，還叩。』這叫作賓請拜，主人辭；賓再請拜，主人再辭；三拜三辭，然後相揖而退，是個大禮。安老爺合他彼此作近揖，便說道：『驥兒承老夫子的春風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心感終身，即愚夫婦也銘佩無既。』只聽他打着一口的常州鄉談道：『底樣臥，底樣臥。』論這位老師爺，平日不是不會打着京腔，說幾句官話；不然，怎麼連鄧九公那麼個粗豪，不過的老頭兒，都會說道，他有說有笑的，合他說得來呢？此時他大約是一來就持過當，二來快活非常，不知不覺的鄉談就來出了。只是他這兩句話，除了安老爺，滿屋裏竟沒有第二個人懂。原來也說的這「底樣臥，底樣臥，」六個字。底字就作何字講，底樣，何樣也，猶云何等也。那個臥字，是個話字，如同官話說：「甚麼話，甚麼話」的個謙詞。連說兩句，謙而又謙之詞也。他說了這兩句，便打着京腔說道：『願這叫作「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這都是老先生的庭訓，兄弟何功之有？慚愧慚愧；嫂夫人面前也請賀賀。』老爺便吩咐公子，請你母親出來。幸虧是安太太素來

那等大方，纔能見怪不怪，出來合他相見。便忍了笑扶了兒子出來。從靠南一帶，纔到下首。纔待說話，只聽他，那裏問安老爺道：「這個就是嫂夫人？」原來大江以南的朋友，見了人是個見過的，必先叫一聲；沒見過的，必先問問這個可是某人不是。安老爺見問，忙答道：「正是拙荆來見。」他這一肅整威儀，鄉談又來了，說道：「這是要庭參的。」庭參者，行大禮也。說着，只見他背過臉兒去，倒把脊梁，朝着安太太向北又是一躬，慌得安老爺還揖不迭，連說：「代還禮，代還禮。」安太太此時要還他個萬福罷！旗裝漢禮，既兩不對帳；待摸着頭把兒還他個旗禮，又怕他不懂，更弄糟了。想了想，左右他在那裏，望着影壁作揖，索性不還他禮。等他轉過臉來，纔說道：「師老爺多禮，我們玉格這麼個糊塗孩子，多虧師老爺費心，成全了他，一總再給老師師老爺道謝罷！」他只低了頭，紅了臉，一時無話。安老爺便讓道：「大哥請坐，待愚夫婦教小兒當堂叩謝。」他又道：「底樣臥，底樣臥。」公子早過來兩端正了，向他拜了四拜，他又答了兩揖。等公子起來，他纔笑呵呵的說道：「世兄恭喜恭喜 我合你外日泥

，叫作石叻恩攻玉，今日直頭叫作青出於藍哉？阿拉！」老耶又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此夫子自道也，改日還當竭誠奉請。」讀者，你看這位安老先生，也算得待先生如此恭且敬也了。誰想他自己心裏，猶以爲未足，還要叫太太帶兩個媳婦來拜見老夫子，太太却有些不願意了。只得說道：「我纔打發他們倆到佛堂裏，撇供焚錢糧去了，得會子過來呢！怎麼好倒勞師老爺儘着等他們呢？先請坐下，改日再叫媳婦兒拜見罷！」安老爺見如此說，這纔罷了。太太一面叫人倒茶，一面自己也就進了裏間兒，舅太太迎着笑說：「姑太太你真是個好人，直算救了兩媳婦兒一場大難。」

安老爺見一切禮成，纔讓師老爺歸坐，請升了冠。一時倒上茶來，老爺見給他倒的也是鴛鴦洱茶，早料到這樁東西，師老爺一定是「某未達，不敢嘗。」忙說：「師老爺向來不喝茶，你們快換鴛鴦湯來罷！」僕婦連忙換上薑湯來。那等熱天，他會把盃滾開的薑湯，唏溜下去竟不怎的不算外，喝完了還把那塊盃撈起來，攔在嘴裏，嚼了嚼纔嚼的一口睡在當地。旁邊一個婆兒，連忙來檢著了，看不好下手，便從袖口裏掏了張手

紙，疊了四摺兒，把那塊薑捏出去。安老爺這纔合他，彼此暢談。只這一談，師老爺一陣大說大笑。長姐兒又留神瞧見他，那一嘴零落不合的牙了；敢則是一層黃牙板子，按着牙齦兒，還漬着許多深藍淺綠的東西，倒彷彿含着一嘴的鍍金點翠。長姐兒合梁村家的纏着眉道：「梁嬌兒，你回來可好歹好歹，把那個茶碗拿開罷！這可不是件事。」說着，只啞心待他回過頭去，向毓兒裏吐了一口清水唾沫。」這個當兒，又聽老爺叫取師老爺的烟袋荷包去，當下兩三個僕婦答應一聲，便叫那個小小子兒蔴花兒去取，大家都在廳下等着。一時蔴花兒取進來，衆人一看那個藍布口袋，先噁心了一陣。且不必問他是怎的個式樣，就講那上頭的油泥，假如給了剃頭的，便是使熟了的絕好一條槓刀布，却又合他那根安着猴兒頭烟袋鍋兒，黃白加黑，裂紋兒的象牙煙袋嘴兒顛巍巍的毛竹煙管。兩下裏拿着這件東西，作書的也不費些考據，註疏工夫解出來，讀者可就更聽不白了。請問這烟袋鍋兒，怎麼叫作猴兒頭呢？讀者，你只看那猴兒，無論行往坐臥，他總把個腦袋，扎在胸坎子上，倒把脾兒扛起來。然則這又與師老爺的烟袋鍋兒何干。原

來凡是師老爺吃烟，不大懂得從烟袋荷包裏望外裝，都是從那個口袋裏捏出一撮子來，塞在烟袋鍋兒裏；及至點着了，吃完了，他可又不大懂得往地下磕，都是一撒嘴兒，順着手兒，把那個袋鍋兒往地下一墩，那鍋兒裏的烟灰，墩的乾淨也是這一墩，墩不乾淨也是這一墩。假如墩不乾淨，回來再裝，那半鍋兒烟灰，可就聚在生烟底下了，越聚越厚。莫講辰年到卯年，便一直到他蓋棺論定，也休想他把那煙袋鍋兒挖一挖。爲甚麼他一天到晚，煙只管吃得最勤，却也吃得最省。請教一個煙袋鍋兒有多大力量，照這等墩來墩去，有個不把腦袋墩得僵僵，回來成了猴兒頭模樣兒的嗎？此他那個烟袋鍋兒所以名爲猴兒頭也。那個象牙煙袋嘴兒，又怎麼是黃白加黑水裂紋兒的呢？這就曉得馴象最龐然一物的，那個大象了。象這種畜生，他那張嘴，除了吃水殺草三樣之外，不進別的髒東西，所以象牙性最喜潔。只要着點惡氣味，他就裂了；沾點臭汗水兒，他就黃了，怎禁得起師老爺那張嘴，時價的把他刁在嘴裏呢？何況遇着赴席喝着酒，還要吃袋煙，嘴裏再偶然有些倒不過害來的東西，漬在牙牀子，嘴唇子的兩夾間兒，不論魚肉菜蔬乾

鮮乳蜜，傳要借重這個象牙煙袋嘴兒去搨他。及至搨出來，放在眼底看看，依然還要放在嘴嚼嚼，咽下去。那個雪白的象牙，合他那嘴牙，是兩個先天，怎的會不弄到半截子焦黃，裂成個十字八道？此又他那個象牙煙袋嘴兒之所以成了黃白加黑的，冰裂紋兒也。然則那煙袋桿兒，又怎的會顛巍巍呢？太凡毛竹，都是一頭兒粗，一頭兒細。師老爺那根煙袋，足夠營造尺五尺餘長，一個粗頭細尾的竹管兒，那頭兒再贅上一個漬滿了煙灰的猴兒頭，有個不發顛的麼？此又顛巍巍之所以然也。當下衆人看了這兩件東西，一個個齜牙裂嘴，掩鼻攢眉，誰也不肯給他裝那袋煙。便叫麻花兒裝好了，拿進香火去，請他自己點。師老爺吃上這袋煙，越發談得高興了，道是今年的會墨，那篇逼真大家，那篇當行出色。他的同鄉怎的中了兩個，一個正是他的同案，一個又是他的表兄。只顧這陣談，可把煙袋就擱滅了；了滅了他竟自不知，還在那裏閉着嘴，只管從嗓子裏使着勁兒緊抽。這個當兒，呼嚕呼嚕，早灌了一筒子唾沫了。老爺見師老爺的煙滅了，將要叫人拿香火，恰巧那個麻花兒，一時不在跟前；一回頭，正看見長姐兒站在那邊。安老爺

是一生忠厚待人，從不曉得甚麼叫作鬧脾氣，嫌人僻，笑人怯，便叫長姐兒道：「你過來把師老爺的烟點點。」這一下子可要了他的的小命兒子，登時急得他臉皮兒火熱，指尖兒冰冷，料想沒地縫兒可鑽，只得拿過香盤子來，還想閃展騰挪，鬧個握着耳朵放炮，仗膽撒手兒去點。怎當得師老爺手裏的煙袋也顛，他手裏盤香也顛的。兩下裏顛兒哆嗦，再他弄不到一塊兒。老爺着了說道：「我不會吃烟也罷了，怎的你給人點烟都不在行呢？你把那隻手，拿住烟袋，就好點了哇！」老爺如此一指點，他這纔盞缸裏擲骰子，沒跑了。萬分無奈，只得鼻子裏閉着氣，嘴裏吹着氣，只用兩個指頭，捏着那烟袋桿兒去點。偏生那油絲子烟又潮，師老爺還騰出嘴來，向地下呱呱，吐了一口唾沫。良久良久，纔點着了。他此時便像放了那天大赦一般，忙鬆了那烟袋，把身子一扭，一掀簾子出了門兒，丟下香盤子，一溜煙往後就跑。舅太太這從玻璃裏指着他暗笑，他也不曾留心，梗着個脖子，如飛而去。

這裏師老爺吃完了那袋烟，纔戴上帽子要走。安老爺主人情重，見師老爺那根帽纒

兒，實在脫落得不像了。想着衣冠不整，也是朋友之過。便說：「大哥莫忙，把帽兒扣好了。」他從諫如流，連忙伸了一把瀆滿了泥的長指甲，也想把那扣兒扭上去。只是汗灑透了的東西，又輕易不活動。他那來回扣兒，怎得遂能上下自如？些微使了點勁兒，把兩截兒了。安老爺着實不安，他到垣然無事的，一隻手扶了帽子，一隻手揪着那根折帽襷兒，嘴裏還說道：「寢！寢！寢！寢！」纔告辭而去。這麼個當兒，偏偏兒的安老爺，養活的，那小哈吧狗兒，從後院兒裏跑過來，見了師老爺，是前攆後跑，撲着他咬。當下安老爺叫人，依然開了屏風，親自送到腰房纔回。又叫公子跟到書房，給師傅謝步。裏頭的女人們，便趕緊拿鋸末子掃地。丫頭們又拿了個手爐，燒了塊炭，抓了一把嚏吧香燒着。梁材家的，早把那個茶碗拿去，洗了又洗，叩在後院兒裏，花棵兒底下。正忙着，安老爺進來問道：「怎麼客走了，忽然倒掃地焚香起來？」安太太只得含糊道：「親家合大姐姐回來，咱們的地方兒作主人，難道也不給人家打掃打掃地面麼？」安老爺倒也信以為實。舅太太笑不住，早讓起來了說道：「姑老爺，要說你真瞧不出你那

位程大哥，那個腦袋，合他那身打扮兒的噁心來，我就再不信了。安老爺道：「啊！怎的這等娃娃氣，亂陶面削瓜，伊軀植蟻，姬手反掌，孔頂若孟，究竟何傷盛德？」舅太太道：「是呀！難道他那件褂子上的補子也該那麼跳着，格磴兒釘的嗎？」安老爺道：「我倒請教，怎的叫作個士志於道，你們那裏曉得他那個人誠篤長厚的可敬？」一面說着，一面摘帽子，脫褂子。安太太便叫長姐兒來，收衣裳。那知長姐兒此時的慌如何顯得到此。你道：「他在那裏作甚麼？」原來他從方纔點了那袋烟，跑到後頭去，屋子也不會進，就蹲在那台階兒上，扎煞着兩隻手，叫小丫頭子舀了盆涼水來，先給他左一和，右一和，往上澆。澆了半日，纔換了熱水來，自己澆了又澆，洗了又洗，搓了陣香肥皂，香豆麵子，又使了些個桂花胰子，玫瑰胰子。心病難醫，自己洗一回，又叫人問一回，總疑心手上還有那股子氣息，他自己却又不肯聞。直洗到太太打發人叫他，纔忙忙的擦乾了手上來，縳着個臉兒，只道：「這件事，屋裏不會留神。」不想纔一進門兒，舅太太便囑他道：「長姐兒呀！好漂亮差使啊！」太太也不禁笑道：「該那都是他素日乾淨，拐

抓出來的。」舅太太又道：「只恨我方纔出外去，我要在跟前，必攛掇你們老爺，叫他那煙袋抽着了，再遞給他。」這一樞把個長姐兒，羞的幾乎要掉下眼淚來。何小姐笑道：「娘何苦呢！」便催着他給老爺收衣裳帽子去了。安老爺道：「你大家此等見解，尤其可笑，夫所爲西子蒙不潔者，非以其蓬頭垢面也；是責備他既受越王重托，便該終身報越；既受吳王深恩，何得匿怨事吳，到頭來既爲惡已甚，爲善不終，却又辜負了兩家。轉暗地裏隨了他苧蘿初會的那個大夫范蠡，同泛五湖去了。這等的穢德彰聞，焉得不人皆掩鼻。所以下文便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合起來講，這章書的大旨，講得是凡人外質雖美，內視自慚，終不免於惡。多端作惡，一念自修，便可與爲善。那程老夫子便算欠些修飾，何至就惹得你大家掩鼻而過之起來？」舅太太聽了這話，真耐不得了；站起來問着安老爺道：「姑老爺，你這麼着，你這會子，再把那那位程大哥叫進來，你就當着我們大家夥兒，拿起他那根煙袋來，親自給他裝袋烟，我就服了你了。」安老爺聽了沒得說，只搖着頭，笑向公子道：「是故惡夫佞者。」讀者，

讀這段書，且莫怪那燕北閒人，也且莫笑那程老夫子這班朋友；其實君子未有不如此，並且還不止於此。他一樣有眼根，却從來不解五色大章，何爲好看，何爲不好看。一樣有耳根，却從來不解五聲六律，孰爲好聽，孰爲不好聽。鼻之於味也，除了吃一口腥魚湯，他叫作透鮮，其餘香臭羶臊，皆所未經的活潑之地。口之於味也，除了吃一包一團酸餡子，他自鳴得意，其餘甜鹹苦辣，皆未所鑿的混沌之天。至於心，却是動輒守着至誠，須臾不離聖道，所以世上惟這等人，爲得天獨厚也！惟這等人，爲受福無窮。只是這位程師老爺，看他從前到吏部，給安老爺打聽公事，以至近日公子鍊場那天，他在書房陪安老爺下棋，一切舉動言談：也還不到得這等腐臭。何以今日一朝動則變，變則化，就變化到如此。語不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又云，」「砧刀各用。」蓋上房爲齋居之所，師爺乃函文之尊。師爺在二門以外，自安老爺以至公子，是臭味與之俱化。師爺到了二門以內，自安太太以至媼婢，是耳目爲之一新。何況師爺們爲師爺，又未免有些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怎的會不弄到如此？這是個至理，不足爲怪；不然，七十二

候，縱說萬類不齊，那禮家記事者，何以就敢毅然斷爲雀入大水爲蛤哉！此格物之所以難也。

安公子自進門起，不會得閒，直到此時，諸事完畢，纔得回到自己房中，歇息了片刻。因惦着晚飯，是舅母岳母移樽，就教給父母賀喜。他夫妻三個也不及長談，便各各脫去禮服，換上衣裳，仍到上房來伺候。舅太太見他姊妹兩個過來，笑道：「二位姑奶奶來得正好，今日請客，偕們娘兒們，是借人家的地方兒，就趁早兒張羅起來罷！安老爺早攔道：『怎的認真接客爲主起來？』舅太太道：『呸！今兒個偕們們分清楚了，你們爺兒三個是客，我們娘兒四個是東家；你們帶着你們兒子着吃，我們各人帶着我們各人的女孩兒張羅我們的，不用姑老爺管。回來還帶是讓你們爺兒三個上坐，我們娘兒四個陪着。我們就是怎麼個糙禮兒，姑老爺愛依不依。不，你就別吃，還跟了你那程大哥吃去。』安老爺那裏肯依，還只管謙讓。安太太說道：『老爺，我看偕們竟由着大姐姐，合親家怎麼說，怎麼好罷！你合他讓會子，也是攪不過他。』安老爺道：『我倒從不會

見賓之初筵，是這等的溫溫其恭法，竟沒奈他何？」舅太太也不來再讓，早同張太太帶金玉姊妹，調停坐位來。便在那上房堂屋裏對面放了兩張桌子；中門止留一個放菜的地方。把安老爺夫妻坐位，安在東席面西；他同張太太在西面席東相陪；公子合金玉姊妹兩個，分兩席打橫侍坐；當下擺上菓子，大家讓坐。張太太合舅太太道：「借倆到底也得給他老公母倆斟個盅兒耶！」舅太太道：「你老那小醫王爪兒似的兩把指頭，直個甚還要鬧個雙雙手兒捧玉盅嗎？」依我說：「這個裏兒，倒脫了俗罷。」安太太也攔道：「那可使不得；依我說，今日這席酒，你二位都是爲玉格費心，竟罰他斟罷！」舅太太也道：「有理。」當下公子擎盃，金玉姊妹執壺，按座送了酒，他三個纔告座入席。安老夫妻，此刻看了看兒子，是已經登第成名；媳婦又善於持家理紀；家裏更有這等樂觀戚情話的一位舅太太，講耕織農桑的一雙親家，時常破悶幫忙，好不暢快。一面喝着酒，大家提了些已往，論了些將來。安老爺這裏，只管酒到盃乾；却見公子只端了盃酒，在那處作陪飲。老爺便吩咐道：「家庭歡聚，不必這等競持，你只管照常喝。」公子答

應着，拿起酒來，唇邊抿了抿，却又放下了。安老爺問道：「想是酒涼了。」只見公子欠身回說：「酒倒不涼，近來總沒大喝酒了。」老爺道：「爲甚麼？你的酒量也還喝得；再者我向來又準你喝酒，爲甚麼忽然不喝了？」公子見問無法，只得推說：「因一向在書房裏讀書，怕耽擱了工夫，所以戒了。除了赴宴，那天領了三杯瓊林酒，其餘各處會宴，也不會喝。」老爺大笑道：「我只曉得個發憤忘食，倒不會見你這發憤忘飲。並不是我自己愛吃兩盃酒，一定也要捉住兒子吃酒，豈不見鄉黨一章，我夫子講到食品，便有許多不食的道理。逢着酒場，則曰『惟酒無量。』夫無量者，一斗亦醉，一石一醉之謂也，祇不過不及亂耳。你看我夫子一生是何等學不厭，教不倦的工夫，比你這區區取科第何如，又何曾聽得他幾時戒過酒。況且今日舅母合你岳母這一席，正爲我二老的教子成名，你的顯親繼志而設。正是你菽水承歡之日，非偃僂聽命之日也。因回頭道：「太太，叫人取過大盃來，你我今日，就借二位親家這席，給他開酒。」

金玉姊妹兩個，自從前年賞菊小宴，那天爲了閨房一席閒話，惹得公子賂了個中舉

，中進士的誓，要捧那瑪瑙盃，幸喜那盃不曾捧得，他却從那日起滴酒不聞，兩個心裏正有些過意不去。不想今日之下，竟被他說到那裏，應到那裏，一年半的工夫，果然鄉試連捷，並且探花及第，衣錦榮歸了，兩個十分過意不去之中，又加了一層喜出望外。此時覺得盼人家開酒的心，比當日勸人家戒酒的心，還加幾倍。因此從前幾日姊妹兩個，便私下商量定了，要等他回家的第一晚，便在自己屋裏，備個小酌，給這位新探花郎，賀喜開酒。却也未常不慮到人家的氣長，自己的嘴短，得受人家幾句俏皮話兒，一番討人嫌的神情兒；恰巧今日舅太太先湊了這等一席慶成宴，料着他一定與會淋漓的快飲幾盃。這場酒官司，可就算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打過去了。晚間洗盥更酌，便省却無窮的宛轉。不想公子從此時起，便推托不飲，倒惹得老人家追問起來，正愁他不好對答。忽然聽得公婆，要給他開酒，兩個大喜；答應一聲，便連忙站起來，過去覓盞尋罇，想要湊這個趣兒。只見公子向他姊妹說道：「你兩個叫人把我書閣兒上那個瑪瑙盃取來。」他兩個一聽公子指名，要那個瑪瑙杯，心裏早料着他，必有些作用。便想到當日開

菊宴那大的情節，雖是夫妻的一片至性真情，只是自己詞氣之間，也未免覺得欠些圓通，失之孟浪。儼然他一時高興，在公婆面前，盡情說出來，倒不當穩便，却又不好攔他，只得叫人去收那個杯子。兩個人四隻眼睛，却不住的瞧瞧夫婦，又看看公婆。那知安公子毫無成見，倒是燕北閒人在那裏打算，要歸結他第三十回開菊宴，雙美激新郎的那篇文章呢？」一時取了那個瑪瑙杯來，安太太看見先說道：「你瞧瞧不喝，就不喝起來，就得使這麼個大盃子，我只說你還是愛喝酒。」公子陪笑道：「今日使這個盃子，却不爲喝酒，有個原故在裏頭，且回明白了父母這個原故，再領這盃酒。他這個話，不但張太太摸不着，舅太太猜不透；便是安太太也不知他究竟有個甚麼原故，大家只默着頭兒，聽他說。只見安老爺側着頭，捻着鬚的，向他問道：「却是怎的個原故？」便聽他回道：「今日所以要用這個大杯，一因是父母吩咐開酒；二因當日戒酒，是向這個杯上戒的，所以今日開酒，還向這個杯上開；三則當日戒酒的原故，也不專爲着用功而起。老爺道：「又爲着何來呢？」公子道：「說起來原，是兒子媳婦們三個人，一時的孩子

氣；不想湊到今日，這個機會，覺得這樁事，暗中竟有個道理在裏頭。」安老爺此時，喝得十分高興，聽了這話，便合太太說道：「太太你聽，原來他們作探花的喝杯酒，都有如許大的講究。」太太聽老爺這等說，更是歡喜，便笑道：「你快說罷，不用文謔謔的儘着膩人。」公子這纔把他前年，給他岳父母開齋那天，怎的除備飯之外，又備了席酒；怎的見岳父母不用，自己便一時高興，要同了兩個媳婦賞菊小飲；始而金鳳媳婦，怎的攔他吃酒；後來玉鳳媳婦，怎的釀成他吃酒，却又借着行那名花旨酒美人的令，各下了一篇規勸。他怎的一時性起，便合兩個媳婦賭誓，要摔這個瑪瑙酒杯，落後怎的不會摔得。便從那日戒了酒，一直到今日不曾喝。一層層不瞞一字，回了父母一遍。安太太聽了，先道：「我的話再不錯不是？老爺可記得，老爺給他定功課的那天，我說這也不知是他自己弊出這股子橫勁來了？也不知是爾媳婦兒，把個懶驢子逼的上了磨了？聽聽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不是？」老爺道：「且慢，他這話還不曾講得明白。」因問着公子道：「就便如此，如今你舉人也中了，進士也中了，翰林也點了，清祕堂也進了；並

且玉堂金馬，巍巍乎一甲三名的探花及第，也就儘是了；何以方纔還不肯喝那杯酒？然則你這杯酒，要直戒到幾時纔開？」公子將要回答，臉上却又有有些姍姍兒的，這句話，却不敢說。老爺道：「忽然怎的又有個不敢起來？」公子原覺他要說的那句話，有些不好開口。無如他此時是滿懷的遂心快意，滿面的吐氣揚眉，話擠話不由得衝口而出，說道：「意思直要等兩個媳婦，作了夫人。那時，叫他兩個雙手接過那軸五花官誥去，纔算行完了他兩個那名花旨酒美人的令。那時請教他兩個，我這酒究竟喝得起喝不起？再開這杯酒。」安太太不等老爺說話，便啐了一口道：「呸！不害臊。這還不虧了人家兩媳婦兒呀！還有那饒將合人家賭氣呢？就狂狂的你怎麼着？別扯他娘的臊了。」安太太這話，纔叫作打是疼，罵是愛。早見老爺一副正經面孔說道：「住着，太太這話，也欠些平允。這不是舅太太親家太太，兒子媳婦，以至丫頭女人們都在此，聽我從公平斷。他夫妻三個，這段情節，就面子上聽去，小子自然要算忍性上欠些把持，媳婦自然要算用情上欠些宛轉，似乎都有些不是；然乎不然。」說到這裏，便舉起右手來伸着兩個指

頭，望空畫着圈兒，說道：「我以為皆是也。」人生在世，第一樁事，便是倫常。倫常之間，沒兩件事，只問情性。這其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都好處，惟有夫婦一倫，最不好處。若止就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以至朋友先施的大道理講起來，凡有血氣者，都該曉得的；又何以見得夫婦一倫的難處呢？殊不知君臣以義合，君有過，不可無廷諍之臣；諍而不聽，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吾夫子所以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也。父子爲天親，親有過，不可無婉諫之子；諫之不從，又敬以違，勞而不怨，此大舜所以祗載見瞽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也。兄弟誼在交勉，本於同氣，所以說其兄剛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朋友道在責善，可以擇交，所以說朋友數，斯疎矣。至於夫妻之間，以情合不以義合，係人道不係天道，嫁娶多在二十後，不比兄弟相聚一生；起居同在咫尺間，不比朋友相逢兩地；性情過深，期望未免過切。偶見矣增有些差處，就不免有一番箴規勸勉；只這箴規勸勉上，又得自己講得出來，又得夫子聽得進去，這是樁性情相感的勾當，只此已就大不容易處了。不料我家兩個媳婦，竟

認得準玉格的性情，預存「沈潛剛克」一片深心，果然激成個夫榮妻貴，玉格又解得出他兩個的性情，不失「高明柔克」，一番定力，果然作得個水到渠成，這纔不愧是我安水心老夫妻的佳兒佳婦。至於玉格方纔說：「因兩個媳婦說了那句美人，可得作夫人的令，便一定要等他作成個夫人，然後再開這杯酒，那便叫作意氣用事，不是情性相闕，其中便有些嫌隙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過猶不及，非孔門心法也，切切不可。來！來！來！兩個媳婦，你兩個便在我二老面前，親執壺盞，敬你夫婿一杯，算下些氣。然後玉格再公酬兩個媳婦一杯，算取個和。這不但算你三人閨閣中一段快談，還要算我家庭間一樁盛事。語有云：「清官難斷家務事」，你大家着這場酒公案，只我這等一個被參開復的候補老縣令，判得何如？」說罷，哈哈大笑。當下安太太聽了，先樂得逐聲贊好說：「到底是老爺說的明白。」舅太太那邊也接口道：「要都像後半截這幾句話，誰還敢不服，可見不用請出孔夫子來，事兒也弄清楚了。」張太太也道：「說的是僂呢？」這邊金玉姊妹，聽了公婆這番吩咐，好不歡欣鼓舞。當下他姊妹，便隨着公子，先奉了父母

的酒，又斟了舅太太張太太的酒，然後二人纔一個擎着那個大瑪瑙杯，一個執壺，滿滿斟了一杯，送到公子跟前。公子大馬金刀兒坐着，受了那杯酒，然後纔站起來，陪着父母一飲而盡。那個長姐兒早上來接過盃去，用溫水過了，拿來放在二位奶奶面前；公子便着父親的話，執壺過去，給他姊妹斟了一杯。他兩個倒恭恭敬敬的，也學婆婆那個樣兒，站在一旁，摸着燕尾兒，行了個旗禮。你道：『怪不怪？』只這麼個兩不對帳的禮兒，竟會被他們兩個，行了個滿得樣兒，把個舅太太樂的笑說：『叫人瞧着好舒服，你們來給我換盞熱的；今兒就醉了，也是受用的。』公子聽了，忙親自過去，給舅母岳母又斟了一巡，自己又用小杯，陪了一杯；重新歸坐，便讓金玉姊妹乾那杯酒。二人只在那裏笑容滿面的對愁着爲難。太太探頭瞧了瞧，纔看見公子給他兩個斟的那杯酒，原來斟了個流天澈地，只差不會淋出個尖兒，紮出個圈兒來。便望着公子道：『瞧瞧，你這孩子兒，他們倆那兒喝的了這些呀？你替他們喝一半兒罷！』公子笑囁囁的道：『母親吩咐，不敢不遵，這是他兩個這盞酒，似乎不好求人代飲。』安太太是天生的疼媳婦兒的

，便道：『惹氣，這就算人家求着你了。不用你，我有了主意了，我們這兒有個紹興登子呢？』說着，便叫：『我的長姐兒呢？你來拿個大些兒的盞子來，替你兩位大奶奶喝一半兒去。』那個長姐兒看着兩位奶奶合大爺這番觥籌交錯，心裏明知神仙不是凡人作，却又不能沒個「夢到神仙夢也甜」的非非想。正在十分豔羨，忽聽太太這一吩咐，樂得他從丹田裏提着小宮調的嗓子，答應了一聲『唯！』連忙去找盞子。太太道：『不用去找了，你就等着，揀你二位大奶奶個福底兒罷！』當下金玉姊妹，每人喝了，約莫也有一小盞酒；那杯裏還有大半杯在裏頭，便遞給長姐兒。他拿起來，一驚氣就喝了，酒乾無滴，還向着太太照了照杯；樂得給太太磕了個頭，又給二位奶奶請了個的安。太太合公子道：『我們也乾了，也值得你那麼拿糖作醋的。』公子此時，倒沒得說，那長姐兒臉上那番得意，他直覺得不但月裏的嫦娥，海上的麻姑，沒夢見過這麼個樂兒。就連個虞姬跟着黑鍋底似的霸王，貂蟬跟着個一簍油似的董卓，以至小蠻樊素兩個空風雅了會子，也不過「一樹梨花壓海棠」一般的跟着白香山那麼個老頭子；那都算他們作冤呢

「公子合金玉姊妹都歸了座，眾丫頭換上門面杯來，正要撒那個瑪瑙盃。老爺道：『拿來』因接在手裏，合公子道：『這件東西，竟成了一段佳話，不可無幾句題跋，以誌其盛。』公子聽了，樂得手舞足蹈，便道：『兒子空歡喜了會子，竟不會想到。父親吩咐，必應如此。』老爺說：『既這樣，你就作幾句銘來，章不限句，句不限字，却限你卽席立成，我要見識見識你們這班翰林，是怎麼個通法？』公子此時，一團興致，覺得這事，倚馬可待。那知一想，纔覺長篇累牘，不合體裁；三言五語，包括不住，一時竟大爲起難來。老爺道：『七步八叉，具有成例，古人繫鉢催詩，我要繫鉢了。』說着，便把筷子，向燈盤兒上，噹的敲了一下。公子心裏益發忙起來，好容易得了兩句，默誦了默誦，覺得又像時文，又像試帖。無法，只得從實說道：『從來不曾弄過這個，敢是費不容易。』老爺擎杯大笑道：『原來鼎甲的本領，也只如此；還是我這個殿在三甲的榜下知縣來，替你獻醜罷！』因笑道：『這一路筆墨，只眼前幾句經書，用之不盡，還用這等搜索枯腸去想，因口誦道：

「涅而不緇；磨而不磷；以誌吾過，且旌善人。」

公子連忙取了紙筆，恭楷寫出來，請老爺看，又講給太太聽，金玉姊妹也湊過來看。他自己又從新捧在手裏，讀了兩遍。見只寥寥十六個字的成句，人也有了，物也有了；人將敗而終底成功，也有了；物未毀而且臻圓滿，也有了。他此時心裏，早想等到消停了，必得找個好鑄工，把這四句銘詞，鑄在盃上，再鑄上那個伴辦主人的雅號。想到這裏，正在得意，又聽他母親說道：「你爺兒們，今日這幾句文兒，連我聽着都懂得了。依我說，這個盃的名兒，還不大好，瑪瑙瑪瑙的，怎麼怪得？把我們這個沒籠頭的野馬，給惹惱了呢！莫如給他起個名兒，叫他合歡杯。我還有個主意，老爺合大姐兒親家，白聽聽，好不好，可不是我竟偏着我的媳婦兒，如今把這件東西，竟賞了金鳳媳婦兒。這倆人，一個有圓硯台，一個有張弓，他再有了這個合歡杯，可不三個人都有點故事兒了嗎？」大家聽了，都說：「想得好。」老爺也連叫：「通極通極。」他小夫妻的歡喜，更不消說，當下三個一齊謝過父母，再不想只安太太一句閒話，又把這兒安英雄傳，給

穿插了個五花八門，面面都到。讀者，你道：『這個因由，從那裏來？』却從張太太吃白齋而來，纔得圓成了這個合歡杯。聯合上那兩件雕弓寶硯，演出這過半的人情，天理，文章，未完的兒女英雄公案。讀者不信，只把二十一回至三十七回，這十七卷評話，逐層想去，始信佛說：「寄語衆生，慎勿造因」？那兩句話，畢竟不是空談。燕北閒人這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果然不着閒筆也。那日雖是個家庭小宴，安老爺却竭得一片精神，十分興會，題了那四句銘詞之後，又捉住公子侍飲了幾杯，纔說道：『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我們大家吃飯罷！』一時撤酒添羹，闔席飯罷，散坐閒談了幾句。張太太便告辭回家；安老夫妻又向他二位道了奉擾；舅太太也回了西院；他小夫妻三個，伺候父母安置，纔一同歸房。

公子一進門來。便已瞧見了堂屋裏，那張八仙桌上，設着絕精緻的一席菓子，說道：『原來你姊妹今日還有這番盛設，只是酒多了，這便怎樣？』金玉姊妹纔把他兩個今晚所以設這席酒的意思說出來。公子道：『既如此，倒不可辜負雅意。』說着，便各各

寬衣卸妝，洗盥更酌。何小姐先道：「我來了，不差甚麼兩年了，從沒見過老爺子，像今兒個這等高興。」張姑娘道：「別說姐姐呀，妹妹比姐姐多來着一年，今日也是頭一遭兒見哪！」公子道：「別說妹妹呀！連哥哥比你兩個多來着，不差甚麼二十年，今日還是頭一遭兒見呢！」張姑娘道：「這句話，合我說的起，合人家姐姐可說不起呀！沒聽見說過嗎？姐姐從抓週兒那天，就見過公公了；人家比你還大着一歲兒呢！何小姐道：「誰叫人家探花了呢！哥哥就哥哥罷！如今只講這席酒，原是爲給爺賀喜接風，我們負荆請罪，請爺開酒而設的。不想二位老人家，今日這等高興，把我們倆這麼齣好戲，給先點了。如今酒是開了，可還用我們倆一個人背上根荆條棍兒，賠個不是不用呢！」他兩個這話，不是閑話，不是頑話，真是樂的從心窩兒裏掏出來的，幾句老實話。公子聽了，倒有些不安，連道：「惶恐！惶恐！我安龍媒不有二卿，焉有今日。你不聽見方纔老人家，代我作的那合歡杯上，兩句銘詞道是：「以誌吾過，且旌善人」麼？這話今後快休題起。」何小姐道：「既如此，把妹妹那個合歡杯拿來，你再喝那麼一盅，就算

領了我親的情了。」公子大喜，便說道：「既曰合歡，這酒沒一個人喝的理，我三個人，一個傳盃送盞何如？」說着，便用那合歡盃，斟了滿滿的一盃，他夫妻果然一酬一酢的飲乾。便把那桌菓子，分給兩個媽媽，以至本屋裏丫頭女人吃去。何小姐又揀了幾樣可吃的，叫人給長姐兒送去。他小夫妻三個，煙茶漱盃，一切事畢，便吩咐丫頭，鉤懸翠帳，屏掩華燈，一同就寢。這正是：

『深院好栽連枝樹，重帷雙雙比肩人。』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老封翁慕遇窮途客

上回書從安公子及第榮歸，一直交代到他回書房就寢。次日清晨，他夫妻三個，還不會出臥房，那長姐兒早打扮的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奶，昨晚賞的喫食。他進門不會站住脚，便匆匆的到了東裏間兒，見花鈴兒，柳條兒，纔在南牀上放梳粧匣兒；他便問：『二位奶奶，都沒起來呢麼？』兩個丫鬢，這個合他點點頭兒，那個却又合他搖手兒。他正不解，便聽何小姐在屋裏咳嗽，叫了聲：『來個人兒啊！』花鈴兒答應一聲；他忙去打起臥房簾子來，只見何小姐穿着件湖色短綢衫兒，一手扣着胸門兒鈕子，一手理着鬢角兒；兩個眼皮兒，還睡得楞楞兒，從臥房裏出來。見了他，便低聲兒合他笑道：『~~請~~敢甚你都打扮得這麼梳光頭，洗淨臉兒的了！我們今兒可起晚了。』他見大奶

奶低言簡語的說話，便知爺還不曾睡醒，一面謝奶奶昨日賞的喫食，一面也悄說道：『奶奶別忙，早呢！老爺太太都沒起來呢！太太昨兒晚上就說了，說爺合二位奶奶，家裏外頭，都累了這麼一程子，昨日又整整的忙了天。太太還說，自己也乏了，今日要晚着些兒起來，爲的是省了爺奶奶忙祿的慌，吩咐奴才叫辰初刻再請呢！』何小姐一面漱口，便叫人搬了張小杌子來，叫他坐下；他且不下，只在那裏幫着花鈴兒，放漱口水，搗刷牙粉盒兒，遞手巾；恰好華媽媽從外頭托進一蒲包兒玫瑰花兒來，他見了，從摘花簪兒裏，拿起花簪兒來，就蹲在炕沿兒跟前，給大奶奶穿花兒。何小姐又叫柳條兒說：『把你奶奶的煙袋，拿一根來，給你姑娘裝袋煙。』他忙道：『你等等兒，讓我先過去見見奶奶去。』說着，站起就往那屋裏跑。何小姐忙道：『你回來罷！他一會兒橫豎也到這兒來梳頭，你在這兒等著見罷！』他一聽，料是大爺在那屋裏歇，便不好過去。一時柳條兒裝了煙來，他穿好了花兒，便坐在那小杌子兒上，啐着煙灰兒，說起昨日老爺太太，怎麼喜歡。又說：『這都是爺奶奶的孝心，奴才們的造化。』何小姐一面通着頭

，也合他一問一答的談着。看了看鐘，便合柳條兒說：『你也該請起奶奶來梳頭了。』纔說着，便聽得張姑娘低聲兒叫人。他聽了聽那聲音，好像也在這邊臥房裏；正待要問，果見柳條兒走到那個曲尺榻子跟前，隔着簾兒說：『奶奶叫奴才呀！』只聽張姑娘問道：『我這副腿帶兒，怎麼兩根兩樣兒呀？你昨兒晚上困的糊裏糊塗的，是怎麼給拉岔了？』柳條兒道：『昨日晚上，是奶奶自己歸着的，奴才沒動啊！怎麼會拉岔了呢？不然，奴才先拿出一副來，奶奶先換上罷！』張姑娘還沒及答應，何小姐這裏聽了，自己伸出小腳兒來，看了一眼，不禁笑道：『柳條兒呀！叫你們奶奶先那麼將就着紮上，回來再說罷！我脚上這副，也是兩樣兒呀！』便聽張姑娘在屋裏嗤的笑了一聲。不多的工夫，揉着雙眼睛，也從這邊臥房裏出來。見了長姐兒說道：『喲！敢是你在這兒呢！虧得是你，你瞧……』纔說得你瞧兩個字，也早明白了。一面又謝這位大奶奶，昨晚賞的喫食，一面說道：『本來呀！二位奶奶一天到晚，這是多少事，上頭應酬着幾位老家兒，又得張老爺，那日還能照應到這些零碎事兒呢！』二位大奶奶，不覺被他恭惟的大樂。何小姐

一時通完了頭，轉過身來要洗臉；他忙着又上去替挽袖子，却一眼看見大奶奶的汗衫兒袖子上頭，躡了塊胭脂，便笑問道：「啣！奶奶這袖子上，怎麼了？回來換一件罷！不然，看印在大衣裳上。」何小姐低頭，看了看說：「可不是，這又是我們花鈴兒幹的，我也不懂，疊衣裳，總愛刁在嘴裏，怎麼會不弄一袖子胭脂呢？瞧瞧我昨兒早起，纔換上的，這是甚麼工夫給弄上的？」花鈴兒只不敢言語。張姑娘道：「姐姐別竟說他一個兒，我們柳條兒也是這麼個毛病兒；不信瞧我這袖子，也給弄了那麼一塊。」說着，揪隻汗衫兒袖子，翻來覆去，找了半天，只找不着。自己吭了一聲，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沿的縫子，不禁笑着，問何小姐：「姐姐！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抓了去穿上了罷？」何小姐道：「這都是新樣兒了，你穿得好好兒的衣裳，我怎麼會抓了來穿上呢？」說着，又拉着自己穿的那件看了看，可不是人家那件嗎？不由得也噙的一聲道：「我說只覺着這領子怪搯的慌的呢！真個的今日也不知是怎麼了，鬧的這麼亂糟糟的！」說完，兩個人只對瞧着笑。長姐兒聽了這話，就排揎起花鈴兒柳條兒來了，說：「你們倆說罷，你們倆

該抱怨姑姑的嘴碎？大凡主兒貼身兒的東西，全靠咱們當丫頭的經心，都要像你們倆，這麼當差使，不用說了，明兒個各人把各人的主子認岔了，還不知道呢！」一陣奚落，奚落得倆傻丫頭只擷有儲嘴。正說着，公子也瞥着一腦門子的困，着襪雙鞋兒從臥房裏出來，看見長姐兒在這裏，笑道：「噯！這麼早就有客來了。」長姐兒見大爺出來，連忙站起來，把煙袋順在身旁，只規規矩矩的說了句：「爺起來了。」此外再沒別的瑣碎話，還帶管着雙眼皮兒，把個臉兒繃得，連些裂紋也沒有。這個當兒，張姑娘又讓他說：「你只管坐下，咱們說話兒，不則……」他便說道：「請二位奶奶梳頭罷！鐘也待好打辰初了，奴才得過去了。」說着，把手拿着煙袋，遞給柳條兒，還說：「你可給奶奶吹乾淨得再裝。」說罷，這纔甩着雙覺袖口兒，咯噔着兩隻小底託兒得意洋洋的去了。閱者，看了長姐兒這節事，纔知聖人教誨無微不至。聖人曾有兩句話說道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長姐兒此來，雖不知他心裏爲着何來；只就面子上講，昨晚二位奶奶，祇不過分惠些喫食，今日便雞鳴而起，到寢門來謝，君子亦曰知禮。不想他一片求全好意，忽

然被個燕北閒人，悞打悞撞的捉住了，借此斡旋了他的有餘不盡的文章，到顯得長姐兒此來，得似乎覺道：『未免有些不放心那個。』豈不就叫作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然則毀譽之來，毫無定評，却叫人從那裏自愛起，斯其故惟聖人知之。故誠人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安公子自從點了翰林，丟下書本兒，出了書房；只這等撒和了一回，早有他那班世誼同年，見他翩翩丰度，藹然可親，都願意合他親近起來了。今日這家來請講會，明日那個請閒游，把個公子應酬得沒些空閑。他看了看，所謂外間這車馬衣服亭臺宴飲的繁盛，其風味也不過如此，便想道：『自己眼下，雖然交過這個讀書排場，說不得士不通經，不能致用；但是通經不能通史，也不過作一個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便是通經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於時無補。要只這等合他雲游下去，將來自己到了吃緊關頭，難道就靠寫兩副單子對聯，作幾句文章詩賦，便好去應世不成？』想到這裏，自己便把家藏的那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開國方略，大清會典，律例統纂，三禮彙通，甚

至漕運治河諸書，凡是眼睛裏向來不曾經過的東西，都搬出來放在手內當作閒書，隨時流覽。偶然遇着個未曾經歷無從索解的去處，有他家現拱養着安老爺，那等一位不要修饌的老先生，可以請教。更兼這位老先生，天生又是無論甚麼疑難，每問必知，據知而答，無答不既詳且盡，並且樂此不疲。因此他父子就把這樁事作了個樂鼓天偷的日行工夫，倒也頗不寂寞。公子從此胸襟見識，日見擴充，益發留心庶務。

一日，他闔家正在無事閒談，舅太太張太太也在坐，只見家人晉升，拿著一封信，合一個手版進來回說：『鄂九太爺，從山東特遣人來，給老爺太太賀喜；說還有點土物兒，後頭走着呢！來人先來請安投信。』說着，便把那信合手捧着遞給公子，送上老爺去一看，只見手版上寫着：『武生陸保安。』便說道：『他家幾個人，我都已見過，只不記得他們的名姓；這是那一個？怎的又是個武生呢？』公子道：『這個就是九公那個大徒弟，綽號叫個大鐵鎚的。』老爺一時也想起來，說：『莫不是我們在青雲堡住着，九公把他找來演鎚，給我們看看？他一鎚打碎了一塊大石頭的那人。』公子道：『正是？』老

爺道：「這人也是好個身材相貌？」公子道：「聽講究起來，這人的本領，大得狠呢！除了他那把大鎚之外，登山入水，無所不能；遇着件事，并且着實還有點把握，還不止專靠血氣之勇。」老爺點了點頭。這個當兒，公子已經把那封信的外皮兒拆開。老爺接過來，細看了看那籤子上寫的：「水心公祖老弟大人台啓」一行字，說道：「大奇！這封信竟是老頭兒親寫的，虧他怎的會有這個耐煩兒？」因拆開信看，只見裏頭寫道是：

愚兄鄧振彪頓首拜上

老弟大人安好，並問

弟婦大人安好，大賢姪好，二位姑奶奶好，舅太太合二位張親家都替問安。

敬啓者：彼至此好，套言不敘，恭惟

老弟大人，貴體納福，

闔府吉祥如意是荷。愚兄得見金榜題錄，知大賢姪高點探花，獨占鰲頭，可喜可賀，愚兄不勝欣喜。此乃

天從人願，實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真乃可喜可賀之至。愚兄本當親身造

府賀喜；但因有小事，難以分身，望見

原諒。今特遣小徒陸保安進京，代賀一切；不盡之言，一問可知。再帶去些微土物，千里送鵝毛，

笑納可也。小婿小女二姑娘都給闔府請安，外有他等給

二妹子，並衆位稍去的東西，都有清單可憑。再問

二妹子，大內的上好胎產金丹九合香，求見

賜，不拘多少，都要真的。千萬千萬，務必務必，都交小徒帶回。順請

安好不一。

愚兄鄧振彪再拜吉日泐。

再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兒否？念念。又筆。

後頭還打着虎臣兩個字的圖書，合他那「名鎮江湖」的木頭鬚子。安老爺見那封信，通共

不到三篇兒八行書，前後錯落添改，倒有十來處，依然還是白字連篇。只點頭嘆賞。公子在一旁看了，卻忍不住要笑。老爺道：「你不可笑他，你只想他那個脾氣性格兒，竟能低下頭，靜着心，寫這許多字；這是甚麼樣的至誠！」說着，又看禮單，見開頭第一筆寫着是：「鶴鹿同春。」老爺就不明白，說：「甚麼是鶴鹿同春啊？」又往下看去，見是「孔陵蒼草，尼山石硯，聖蹟圖，萊石文玩，蒙山茶，曹州牡丹根子。」其餘便是山東棉網，大布，恩縣白麵掛麵，耿餅焦棗兒，巴魚子鹽磚；看光景他大約是照着縉紳，把山東的土產，揀用得着的，亂七八糟，都給帶來了，却又分不出甚麼是給誰的。老爺因命公子，把那封信念給太太聽；公子將信念完，止剩得後面單寫的那行不會念。這個當兒，金玉姊妹也急於要看視那封信，公子見他兩個要看，便把信遞給他兩個說：「九公儲着你們兩個的狠呢！快去看罷！」何小姐自來快人快性，伸手就先接過去。公子說：「你先瞧這篇兒。」他一瞧兒，見問他兩個有喜信兒沒有？一時好不得勁兒。虧他積俗，一轉手便遞給張姑娘說：「妹妹你瞧，這是甚麼字？」說着，過去回身就走。張姑娘

不知是計，接過去纔瞧得一眼，便丟在桌子上說：「瞧這姐姐。」也躲了，合何小姐湊在一處。兩人羞得緋紅了臉，低頭而笑。安太太看了不解，忙拿起那信來看了看說：「這也值得這麼個樣兒！」因把鄧九公問他兩個有無喜信的話，告訴了舅太太張太太，又合他姊妹說道：「這可真叫人問得怪臊的！也有倆人過來這麼二三年了，還不給我抱個孫子的。瞧瞧人家尋胎產金丹，想來必是褚大娘子有了喜信兒了。」舅太太也說：「真個的呢！」一句話不會說完，張太太發了議論了，說：「親家那可說不的呀！這是有個神兒在，神兒不在的事兒，誰有拿手哇！」好端端的話，被這位太太一下注解，他姊妹聽了，益發不好意思。

說話間，安老爺便要帽子出去，見那陸保安。一時進來，只見他頂帽官靴，也穿着一件短襟紗袍兒，石青馬褂兒，雖說是個武生，舉動頗不粗鄙；外省的禮兒沒別的，見面就只磕頭，那陸保安見了安老爺，就拜下去。安老爺不好還禮，只以揖相答，便讓他上坐。他那裏肯，說：「武生的師傅，囑咐說：『武生到了老爺這裏，就同自己的兒女』

樣，」不敢坐。」安老爺此時，是滿肚子的邊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讓再讓三，他纔在一旁坐下。安老爺先問了問，鄧九公的身子眷口。陸保安答說：「他老人家精神是益發好了，打發武生來，一來給老太爺少老爺請安道喜；二來叫武生認認門兒，說趕到他老人家慶九十的時候，還叫武生來恭請呢！還說他老如今不到南省去了，輕易得不着好陳酒，求老大爺這裏找幾罈，交給回空的糧船帶回去；不是，他就叫武生買幾罈帶去了，說那東西的好歹，外人摸不着。」安老爺連說：「這事容易。」因又問起褚一官並褚大娘子，可有個得子的信息。陸保安回說：「這倒不知。」正說着，那拉東西車輛，以至挑的扛的都來了；衆家人帶着車夫，一邊一邊，往裏搬運。安老爺纔知道那禮單上的「鶴鹿同春」，是他專爲賀喜，特給我找來的東海邊一對仙鶴，泰山上一對梅花小鹿兒，都用木櫛抬了來。一時張老也過來招呼，便同了那陸保安，到程師爺那邊去坐。安老爺這裏一面吩咐給他備飯款留，便進來看鄧九公那分禮。進得二門，見公子正陪着太太，同許多內眷們，圍着看那對鶴鹿。老爺於這些東西上，雖雅馴如鶴鹿，也不

甚在意。忙忙的進了屋子，只檢出那冊聖蹟圖來，正襟危坐的看。一時內眷，也進屋裏來，一旁看，問長問短。老爺便從麟現關裏起，一直講到西狩獲麟，會把聖人七十三年的年譜，講得來不會，漏得一件事跡，差得一個年月。舅太太聽完了，說道：「我瞧我們這位姑老爺，直算得甚麼事兒都懂得，可惜就只不懂得甚麼叫『鶴鹿同春。』」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把其餘的東西，該歸着的歸着，該分散的分散；公子也去，周旋那個陸秀才。那陸秀才當日住下，次日便告辭去，料理他的勾當，約定過日再來領回信。安老爺閒中，便給鄧九公寫了回信，太太也張羅打點給鄧家諸人的回禮，以至鄧九公要的東西；臨期都交那陸保安帶回山東而去。

安公子這個翰林院編修，雖說是個閒曹，每月館課，以至私事應酬，也得進城幾次。那時又正遇烏克齋放了掌院，有心答報師門，提拔門生，便派了他個撰文的差使；因此公子又加了些公忙，緊接着有了大考的旨意。這大考是京城有口號的，叫作「金頂朝珠掛紫貂，羣仙終日任遙道；忽傳大考魂皆落，禱告神仙也不饒。」安公子也是一甲

三名，授過職的，例應預考，便早晚用起功來。正在不曾考試之前，恰好出了個講官缺，掌院堂官又擬定了他，下本來，又授了講官；雖說一樣的七品官兒，却例得自己專摺謝恩。謝恩這日，便蒙召見；臨上去，烏克齋又指點了他許多儀節奏對。及至叫上起見去，聖人見他品格凝重，氣度從容，一時想起他是從前十名裏第八名，特恩拔起來點的探花；問了問他的家世學業，又見他奏對稱旨，天顏大悅；從此安公子，便簡在帝心。及至大考，他又考列一等，即日連陞五級，用了翰林院侍講學士，不久便放了國子監祭酒。這國子監祭酒，雖說不過是個四品京官，却是個侍至聖香案，爲天下師尊的脚色。你道安公子纔幾日的新進士，讓他怎的個品學兼優，也不應快到如此，這不是真個官場如戲了麼？豈不聞俗語云：「一命二運三風水。」果然命運風水，一時湊合到一處，便是個披甲出身的，往往也會不過數年，出將入相；何況安公子，又是個正途出身，他還多着兩層，四積陰功，五讀書呢？那時恰遇覃恩大典，舉行恩科會議。傳臚之後，新科狀元，帶了一榜新進士，到國子監行釋褐禮，恰好正是安公子作國子監祭酒。這釋褐禮

，自然要算個朝廷莫大的盛典，讀書人難遇的機緣。這日，狀元榜眼探花，率領二三甲進士，到大成殿拜過了至聖先師，便到明倫堂參拜祭酒。那明倫堂預先用桌子，搭起個高台來；台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狀元率領進士行禮的時候，先請祭酒上台升坐，然後恭肅展拜。從來禮無不答，除了君父之外，便是長者先生，也必有兩句慰勞。獨到了狀元拜祭酒，那祭酒却是要肅然無聲，安然不動的，受那四拜。你道爲何？相傳以爲但是祭酒存些謙和，一開口，一抬手，便與狀元不利；因此這日行禮的時候，安公子便守這儀注，朝衣朝冠，升到那個高台正中交椅上，端端正正的，受了一榜新進士四拜，便收了一個狀元門生。偏偏那個狀元，因龍頭屬意老成，點的是個年近五旬蒼髯老者。安公子纔得二十歲上下的一個美少年，巍然高坐，受這班新貴的禮；太家看了，好不替他得意。一時釋褐禮成，安公子公事已畢，算了算，已經在城裏耽擱了好幾日了。看那天氣尙早，便由衙門逕回莊園，要把這場盛事，稟慰父母一番。一路走着，想到這典禮之隆，聖恩之重，人生在世，讀書一場，得有今日，庶乎無愧。忽然從無愧兩個字上

，想到父母俱存，不媿不忤，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有三樂來，不由得一個人兒，坐在車裏，欣然色喜，自言自語道：『記得那年我們蕭史桐卿兩位莽人，因我說了句吃酒，是天下第一樂，就招了他兩個許多俏皮話兒，叫我寫個「四樂堂」匾掛上。這話其實尖酸可惡，我一向雖說幸而成名，上慰二老，只是不曾得過個學試差，却說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了今日之下，縱說我這座國子監衙門，管着天下十七省龍蛇混雜的監生，算不到英才的數兒裏罷！難道我收了這個狀元門生合一榜的新進士，還算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占全了君子有三樂不成？決少停回家，便把這話，作樂他兩個一番，問問他兩個，如今可好讓我吃盃酒，掛那四樂堂的匾？倒也是一段佳話。』一路盤算，早到家門，進門見過父母。安老爺第一句便道：『好了！居然爲天下師了。』公子此時也十分得意。侍談了一刻，便過東院來；一進院門，早見他姊妹兩個從屋裏迎出來說：『恭喜，收了狀元門生回來了！』公子道：『便是，我正有句話要請教。』他姐妹也道：『且慢，我兩個先有件事奉求。』公子道：『我忙了這幾日，纔得到家，你兩個又有甚麼』

差遣？」他兩個道：「且到屋裏再說。」公子走進得屋子，只見把他常用的一個大硯海，一個大筆筒，都搬出來；研得墨濃，洗得筆淨，放在當地一張桌兒上。桌兒上又鋪着一幅絹素，兩邊用鎮紙壓着；當中却又放着一大杯酒。公子一時不解，問道：「這是甚麼儀注？」姊妹兩個笑嘻嘻的一齊說道：「奉求大筆，見賜『四樂堂』三個大字。」公子斷沒想到城裏頭瞥了這麼個好燈虎兒來，一進門來就叫人家搗了，不禁樂得仰天大笑說：「你兩個怎的這等可惡？」因又點頭道：「這正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張姑娘道：「真個的換了衣裳，爲甚麼不趁着墨寫起來呢？」公子道：「這却使不得；且無論天道忌滿，人事忌全，不可如此放縱；便是一時高興，寫了掛上，倘然被老人家看見，問我何爲四樂堂，你叫我怎麼回答？快收拾起來罷！」他姊妹兩個也就一笑而罷。不憚只他家這陣閉房遊戲，又便宜了燕北閒人歸結了他四樂堂那筆前文。

安老爺見兒子則名清華，置身通顯；書香是接下去了，門庭是撐起來了；家中無可慮，自己又極清閒；算了算鄧九公的九旬大慶將近，因前年曾經許過他，臨期親自奉祝。

；顧此時不肯失這個信，便打算借此作個遠遊，訪訪一路的名勝。到他那裏，並要多盤桓幾日，發散發散。商量定了，先在本旗告了個山東就醫的假，約在三月上旬起身。太太便帶同兩個媳婦，忙着收拾行裝，又給老爺打點出些，給鄧九公作壽的禮——無非如意綬疋，皮張玩器，活計等件——預備請老爺看過了，好裝箱子。老爺一看，便說：『君子周急不繼富；這些東西，九公要他何用？我送他的壽禮，只用兩色，早已辦得停停當當了。一色是他向我要的壽酒，我已經叫人到天津行裏找了一百二十罈上好的陳紹興酒，便算祝他的花甲重週，已經從運河水路運了去了。那一色，是我送他的壽文，便我是許他的那生傳。只這兩色薄禮，他足可一醉消愁，千秋不死，何須再備壽禮？』太太一聽這話，知道是又左了去了，不好搬駁，只得說：『老爺見得自然是，但是也得配上點兒不要緊的東西，纔成這麼個俗禮兒呀！』便不合老爺再去瑣碎，自己就作主意配定了；又敷餘帶上了幾百銀子，防着老爺路上要使。隨叫家人們來裝箱子，捆行囊，一切停當。老爺又托了張親家老爺，程師爺在家照料，並請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家人們只

帶梁材葉通華忠劉住兒，小小子蘇花兒幾個人，并兩個打雜兒的廚子剃頭的去。又吩咐帶上了那個烏雲蓋雪的驢兒，作了代步。此外應用的車輛牲口，自有公子帶同家人們分撥，老爺一概沒管。

到起身這日，只不過囑咐了公子幾句話，便逍遙自在，帶了一行人上路。這一上路，老爺是身有餘閑，家無多慮，空拉着極舒服的咕咚咕咚太平車兒不坐，只騎着那頭驢兒。遇各處名勝，也要下來瞻仰，見個古蹟，也要站住考訂。一日走不了半站，但有個住處，便隨遇而安。只這等磨去，離家三四天，纔磨到良鄉。華忠有些急了，晚間趁空兒，問老爺說：「問老爺，走長路也兒，可得趁天氣呀！可能請示老爺明日趕一個整站罷！」老爺也以爲無可不可。次日，便起了個早，約莫辰牌時分，早到涿州關外打早尖；這座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進京必由的大路，有名叫作「日邊街要無雙地，天下煩難第一州。」安老爺到得關廂，坐在車裏一看，只見那條街上，不但南來北往的車馱，絡繹不絕；便是本地那些居民，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穿梭一般，擁擠不動。正在看着，

一行車馬，進了一座客店。衆家人服侍老爺下了車，進店房坐下。大家便忙着鋪馬褥子，解盤包，拿銅鏟子，預備老爺擦臉喝茶。那個跑堂的兒見這光景，是個官派，便不敢進房子，只提了壺開水，在門外候着。老爺這邊出來，是閑情逸致，正要問問沿途的景物，因叫跑堂兒的說：「你只管進來。」便問他道：「這裏今日怎的這等熱鬧？」跑堂兒的見問，答說：「州城裏鼓樓西，有座天齊廟，今兒十五是開廟的日子，差不多兒都要去燒炷香，都是行好的老爺。」老爺聽得燒香拜佛這些事，便丟開不往下談，又問他說：「此地可還有甚麼名勝？」安老爺說話，只管是這等字斟句酌，再想不到一個跑堂兒的，他可曉得甚麼叫作名勝。只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我的老爺，好話咧，大嚇人不喇的；一個天齊爺，也有沒靈聖兒的，回來你老打了尖，就打那廟頭裏過，白瞧瞧那燒香的人有多少。那廟裏頭中間兒是大高的五間天齊殿，接着寢宮；兩邊兒是財神殿，娘娘殿；後層兒是文昌閣，週圍七十二司。到了那個地方兒，吃喝穿戴，甚麼都買不短。廟後頭擺着十錦雜耍兒，前口還到了個瞧希希罕兒的；爲甚麼今兒逛廟的人更多

了呢？」老爺正覺他所答非所問，程相公那裏就打聽說：「甚麽叫作希希罕兒？」跑堂兒的道：「這可真說得起，活老了的都沒見過的一個希希罕兒；是參天的一對大鳳凰。」老爺聽了，不禁納罕。忽然又低下頭去，默默如有所思。早聽程相公笑嘻嘻的說道：「老伯，不麼？我們今日就在此處歇下，也去望望鳳凰罷！」華忠這樁老頭子，是好容易盼得老爺今日要走個整站，此時師爺忽然又要看鳳凰，便說：「師爺，信他那些謠言，那兒那麽件事呢？」不想程相公這話，正合了安老爺的意思。你道：「爲何？」原來這位老先生，自從方纔聽得跑堂兒的說了句，此地有鳳凰，便想道：「這種靈鳥，自從軒轅氏在位，鳳巢阿閣之後，止於舜時來儀，文王時鳴于岐山，漢以後雖亦偶然有之，就大半是影響附會。到了我大清，從前慶雲現，黃河清，瑞麥兩歧，靈芝三秀，這些吉祥，算都見過；甚至麒麟也來過了，就只不曾見過鳳凰。如今鳳凰竟見在直隸地方，這豈不是聖朝一樁非常盛事？況且孔夫子還不免有個「鳳鳥不至，吾已矣夫」之嘆。如今我安某生在聖朝，躬逢盛事，豈可當面錯過？」心裏正要去看看，只是不好出口。正在

躊躇，忽聽程相公要去，華忠却在旁攔他，因道：『程師爺也是終年悶在書房裏，我又左右閑在此，今日竟依然住下，我也陪你走走。』程相公聽了這話大樂；連那個蘇花兒聽見逛廟，也樂得跳跳躍躍。只有華忠口裏不言，心裏暗想說：『我瞧今日這邊，八成兒要作冤！』當下下一行人吃完了飯，老爺留梁材等兩個在店裏，自己便同了程相公，帶了華忠劉住兒合小小子蘇花兒，又帶了一個打雜兒的，背着馬褥子，碗包背壺，還吩咐帶了兩吊零錢，慢慢的出了店門，步進州城往天齊廟而來。

不一時，早望見那座廟門；原來安老爺雖是生長京城，活了五十來歲，凡是京城東嶽廟，城隍廟，曹公觀，白雲觀，以至隆福寺，護國寺，這些地方從沒逛過。此刻纔到這座廟門外，見那些買吃食的，吆吆喝喝；沿街又橫三豎四，擺着許多若帚簸箕，揮子毛扇兒等類的攤子，擔子。那逛廟的人，沒分男女，出入不斷亂擠；老爺見一個讓一個，只覺自己擠不上去。華忠道：『奴才頭裏走著罷！』說着進山門。那山門裏便有些買通草花兒，香草花兒的，并磁器傢伙的，耍貨兒的，以至賣酸棗湯的，豆汁兒的，酸辣

涼粉兒的，羊肉熟麵的。處處攤子上，都有些人在那裏圍着喫喝。程相公此時兩隻眼睛，不夠使的，正在東張西望。又聽得那邊吆喝，吃酪罷！好個酪哇！程相公便問甚麼是叫個酪。安老爺道：「叫人端一碗你嘗嘗。」說着，便同他到鐘樓跟前，台堦兒上坐下。一時端來，他看了雪白的一碗東西，上面還點着個紅點兒，更覺可愛。接過來就嚷道：「啊！冰生冷的，只怕要拿點開水來沖沖吃罷！」安老爺說：「不妨，吃下去並不冷。」他又掣那銅匙子舀了點兒，放在嘴裏，纔放進去，就嚷道：「阿！原來是牛奶，便扯牙裂嘴的吐在地下。」安老爺道：「不能喫，倒別勉強。」隨把碗酪給蘇花兒喫了。大家就一路來到天王殿。一進去，安老爺看見那神像脚下，各各造着兩個精怪，便覺得不然說：「何必神道設教到如此？」程相公道：「老伯，怎的倒不曉得這個？這就是風調雨順四大天王。」老爺因問：「何以見得是風調雨順？」程相公道：「噫！那手拿一把鋼鋒寶劍的，正是個風；那個抱着面琵琶，琵琶是要調和了弦，纔好彈的，可不是個調？那拿雨傘的便是個雨。」安老爺雖是滿腹學問，向來對一知半解，無不虛心。聽如此說，

不等他說完，便連連點頭說：「講的有些道理。」因又問：「那個順天王，又作如何講法呢？」程相公見問，翻着眼睛，想了半日說：「正是他手裏，只拿了一條很長的大蛇，倒不曉得他，怎的叫作順天王？」劉住兒說：「那不是長虫，人家都說那是個花老虎。」老爺說：「亂道。」因燃着鬍子，望了會子，說道：「哦！據我看來，這椿東西，不但非花老虎，亦非蛇也；只怕就是雉入大水爲蜃的那個蜃，纔暗合這個順天王的順字。」程相公道：「大伯又來了；我們南邊那個蜃字，讀作個上聲，順字讀作去聲，怎得合到一處呢？」老爺道：「噫！世兄你既曉得蜃字讀上聲，難道倒不曉得這個字，是十一軫，十二震，兩韻雙收同義的麼？」老爺只顧合世兄這一陣攷据風調雨順，家人只好跟在後頭站住。再加上圍了一大圈子聽熱鬧兒的，把個天王穿堂門兒的耍路口兒，給堵住了。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嚷道：「走着逛拉！走着逛拉！要講究這個，自家圈兒裏，找問學房講去；這廟裏是個大家的馬兒，大家騎的地方兒，讓大夥兒熱鬧熱鬧眼睛，別招人怨。」老爺連忙就走，程相公還在那裏打聽說：「甚麼叫作熱鬧眼睛！」華忠拉了他

一把說：『走罷！我的大叔。』說着，出了天王殿的大門兒，便望見那座正殿。只見正中一條甬路直接到正殿的月台跟前。甬路兩旁，便是賣估衣的，零剪裁料兒的，包銀首飾的，料貨的；台塔兒上也擺着些碎貨攤子。安老爺無心細看，順着那條甬路，上了月台；只見殿前放了個大跌香爐，又砌着個大香池子；殿門上却攔着柵欄，不許人進去。那些燒香的，只在當院子裏點着炬，舉着頭；磕完了頭，便把那香擗在池子裏，却把那包香的字紙，扔在滿地，大家躡來躡去，只不在意。老爺一見，登時老大的不安，嘆道：『阿彌！這班人這等作踐先聖遺文，却又來燒甚麼？』說着，便叫華忠說：『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送到爐裏焚化了。』華忠一聽，心裏說道：『好！我們爺兒們，今日也不知是逛廟來了，也不知是揀字來了？』但是主人吩咐，沒法兒，只得大家胡擄起來，送到爐裏去焚化。老爺還恐怕大家揀得不乾淨，自己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子蘇花兒，也灣着腰，一張張的揀得不了。又望着那些燒香的說道：『你衆位剝下這字紙來，就隨手揀在爐裏，焚了他好。』衆人也有聽信這話的，也有佯爲不理，倒笑他

是個書獸子的。那知他這書獸子，這陣獸，倒正是場「勝念千聲佛，強燒萬注香」的功德。安老爺揀完了字紙，己也累了一腦們子汗。正在摸出小手巾兒來擦着，程相公又叫道：「老伯，我們到底要望望黃老爺去。」老爺詫異道：「那位黃老爺？」華忠道：「師爺說的，就是天齊爺。」安老爺道：「東嶽大帝，是爲發育萬物的震旦尊神，你却怎的忽然稱他是黃老爺？這話又何所本？」程相公道：「這也是那部封神演義上的。」老爺楞了一楞說：「然則你方纔的講那風調雨順，也是封神演義上的攷据下來的，倒累我推敲了半日，怎講？」說着不到正殿，便盤回來，站在甬路上，望了望那兩廂的財神殿，娘娘殿。只見這殿裏打金錢眼的，又有捨了一吊香錢，抱個紙元寶去，說是借財氣的。那殿裏拴娃娃的，又有送了一窩泥兒梁的猪狗來，說是還愿心的。沒男沒女，挨肩擦背，擁擠在一處。老爺看了，便道：「我們似乎不必同這班人亂擠去了罷！」怎禁得那位程相公，此時不但要逛逛財神殿，娘娘殿，並且還要看看七十二司，只望着老爺一個勁兒，笑嘻嘻的睜睜。老爺看這光景，便叫華忠說：「你同師爺走走，我竟不能奉陪了。」

，讓我在這裏靜一靜兒罷！」因指着蕪花兒道：「把他也帶了去。」華忠聽了，把馬褥子給老爺鋪在樹陰涼兒裏，一座石碑後頭；又叫劉住兒拿上盃包背壺，到那邊茶湯壺上倒盃茶來。老爺說：「不必，你們把這些零碎東西，索興都交給我，你們去逛你們的。」大家見老爺如此吩咐，只得都去。

這裏剩了老爺一個人兒，悶坐無聊，忽然想起：「何不轉到碑前頭讀讀這通碑文？也考訂考訂，這座廟，究竟建自何朝何代。」想到這裏，便站起來，倒背着手兒踱過去，揚着臉去看那碑文。纔看了一行，只聽得身後，猛可裏噏的一聲，只覺一個人往脊梁上一撲，緊接着就雙手摟住脖子，叫了聲：「噯呀，我的乖乖！」老爺冷不防這一下子，險些兒不會衝個筋斗。當下吃一大驚，暗想：「我自來不會合人笑，也從沒人合我頑笑，這却是誰？」纔待要問，幸而那人一抱，就鬆開了。老爺連忙回過身來，不想那人一個躲不及，一倒脚又正造在老爺脚上那個蹂指兒雛眼上；老爺疼的握着脚，噯啣了一聲。疼過那陣，定神一看，原來正是萬纔在娘娘殿拴娃娃的那班婦女。只見爲頭的是個四

十來歲的矮胖女人，穿着件短布衫兒，拖着雙薄片鞋兒。老爺轉過身來，纔合他對了面兒，便覺那陣酒蒜味兒，往鼻子裏直灌不算外，還夾雜着熱撲撲的一股子狐臭氣。又看了看他後頭，還跟着一羣年輕婦人，一個個粉面油頭，妖聲浪氣。且不必論他的模樣兒，只看那派打扮兒，就沒有一個安靜的。安老爺如何見過這個陣仗，登時嚇得呆了，只說了句：「這這這是怎麼講？」那個胖女人，却也覺得臉上有些下不來，只聽他口兒嘈嘈道：「那兒呀？剛纔不是我們打夥兒，從娘娘殿裏出來，瞧見你一個人兒，仰著個頰兒，儘着瞧着那碑上頭？我只打量那上頭，有個什麼希罕兒呢！也仰着個頰兒，一頭兒往上瞧，一頭兒往前走；誰知腳底下橫不楞子爬着條浪狗，叫我一腳，就造了他爪子上。要不虧我躲的溜掃，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你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鬧個嘴吃屎，你還說呢！」老爺此時肚子裏，就讓有天大的道理，海樣的學問，嘴裏要想講一個字兒也不能了。只氣得渾身亂顫，默着雙眼。待要發作一場，忽見旁邊兒又過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穿一件單肩貼背，鑲大如意頭兒，水紅裏子，西湖色的，襪鞋袖的半大夾

襖兒，並不穿裙子，露出半截子三鑲對靠青縐綢散襖褲兒褲子；腳下一雙過橋高底兒大紅緞子小鞋兒；右手擎着根大長的煙袋；手腕子底下還搭拉着一條桃紅綉花兒手巾，却斜尖兒拴在鐲子上；左手是搗轟轟的一大把子通草花兒，花蝴蝶兒，都插在一根蕨頭棍兒舉着；梳着大鬆的鬍頭，清水臉兒。嘴上點一點兒棉花胭脂；不必開口，兩條眉毛活動的，就像要說話；不必側耳，兩隻眼睛積伶的，就像會聽話；不說話也罷，一說話，是鼻子裏先帶點讓兒，嗓子裏還略沾點兒腔調。他見那矮胖女人合安老爺嘈嘈，湊到跟前，把安老爺上下打量兩眼；一把推開那個女人，便笑嘻嘻的，望着安老爺說道：「老爺子，你老別計較他，他喝兩盅子貓溺，就是這麼着；也有造了人家脚，到合人家批禮的？瞧瞧人家是新兒的鞋子，給踹了個泥脚印子，這是怎麼說呢？你老爺給我拿着這把子花兒，等我給你老揮了破！」說着，就把手裏的花兒，往安老爺肩膀子上攏。老爺待要不接，又怕給他掉在地下，惹出事來；心裏一陣亂忙，就接過來了。這個當兒，他蹲身下去，就拿那條手巾，給老爺揮鞋子上的那塊泥。只他往下這一蹲，安老爺但覺得一

股子異香異氣，又像生麝香味兒，又像松子兒味兒，一時也辨不出是香是臊是甜甘，是哈喇。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老爺纔待要往後退，早被他一隻手攀住腳後跟，嘴裏還斜銜着根長煙袋，揚着臉兒說：「你到底搗起點腿兒來呀！」老爺此時，只急得手尖兒冰冷，心窩裏亂跳，說不得話；只說：「豈敢！豈敢！」他道：「這又算個甚麼兒呢，大夥兒都是出來取樂兒沒講究。」老爺好容易等他揮完了那隻鞋子，鬆開手站起來，自己已是急於要把手裏那把子通草花兒，交還他好走。他且不接那花兒，說道：「你老別忙，我求你老點事。」說着，一面伸手拔下耳挖子，從頭上褪下個黃紙帖兒來，口裏一面說道：「老爺子，你老方纔時候是不是在月台上揀那字紙的嗎？我這麼冷眼兒瞧着，你老八成兒是個識文斷字的；我纔在老娘娘跟前，求了一籤，是求小人兒們的。」說着，又栖在安老爺耳朵底下，悄悄兒的說道：「你老瞧我倒有兩來的月沒見了，也摸不着是病啊是喜！你瞧瞧老娘娘這籤上怎麼說的？給破說破說呢！」你看這位老爺，他只抱定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兩句書；直到這個場中，還絕口不肯撒個謊，說我不識

女，我不斷字。聽得那媳婦子請教他，不由得這手舉着花兒，那手就把個籤帖兒接過來。可耐此時，是意亂心忙，眼光不定；看了半日，再也看不明白，好容易纔找着了：「病立痊，孕生男，」六個字。忙說：「不是病，一定要弄璋的。」那媳婦子又不懂這句文話兒，說：「你老爺叫我弄甚麼行子。」這纔急出老爺的老實話來了，說：「一定恭喜的。」他這纔歡喜，連籤帖兒帶那把子花兒，都接過去。將接過去，又把那籤帖兒遞過來說：「你老索性再用點兒心，給瞧瞧到底是個丫頭是個小子？」安老爺真被他磨得沒法兒，只得嚷道：「准養小子。」那班婦女見老爺斷的這等準，轟一聲都圍上來。有的拉着那媳婦子就道喜，他也點着頭兒說：「喜呀！這是老娘娘的慈悲，也虧人家這位老太爺子解得開呀！」說話間，那班婦女就七手八脚，各人找各人的籤帖兒，都要求老爺破說。老爺可真頑兒不開了，連說：「不必看了，不必看了，我曉得這廟裏娘娘的籤靈的狠呢！凡是你們一齊來求籤的，都要養小子的。」不想這班人裏頭，夾着個靈官廟的姑子；他身穿一件二藍洋縐僧衣，脚登一雙三色挖鏤僧鞋，頭戴一頂月白紗胎兒

，沿倭緞盤金練的草帽兒，太陽上還貼着兩貼青緞子膏藥。他也正求了個籤貼兒，拴在帽頂兒上，聽安老爺這等說，便道：「喂！你悠着點兒！老頭子，我一個出家人，不會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兒養小子去呀？」那小媳婦子同大家都連忙攔說道：「師傅，叫別人家可怎麼知道，咱們是一起兒來的呢！」那矮胖女子便向那姑子嘈嘈道：「你罷呀！你們那廟裏，那一年不請三五回姥姥哇！怎麼說呢？」那姑子丟下安老爺，趕去就要擰那矮胖婦人的嘴說：「你要這麼，我灑，我是撕你這張肥……」纔說到這裏，又一個過去握住他的嘴，說道：「當着人家識文斷字的人兒呢！別掄輩看人家笑話。」說着，纔大家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財神殿去了。老爺受這場熱鬧，心裏下也不讓那長姐兒給程師老爺點那袋煙的窩心，這大約也要算小小一個果報。

老爺見衆人散了，趁這機會，頭也不敢回，趑身就走，一溜煙走到將纔原座的那個地方兒。只見華忠早同程相公一羣人轉了個大灣兒回來了。華忠一見老爺，就問：「老爺把馬褥子交給誰了？」老爺一看，纔知那馬褥子，背壺盜包，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

不知甚麼時候，早已去了個蹤影全無。想了想，方纔自己受的那一通兒，又一個字兒不好合華忠說。瞪了半天，只得說道：『我方纔將到碑頭看了看那碑文，怎知這些東西，就會不見了呢？』那華忠急了說：『這不是去了嗎！等奴才趕下去。』老爺連忙攔住說：『這又甚麼要緊，你曉是甚麼人拿去，又那裏去找他？』華忠是一肚皮的沒好氣，說道：『老爺只官這麼寬恩，奴才門這起子人跟出來，是作甚麼的呢？會把老爺隨身的東西給丟了。』老爺道：『這話好糊塗，你就講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方纔是我自己在這裏看着，究竟是誰之過與？不必說了，我們幹正經的，看鳳凰去罷！』說着，大家就從那個西隨牆門兒過後殿來。見那裏又有許多擺牙虫的，賣耗子藥的，賣金剛大力丸的，賣煙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燈下數的，起六壬課的。又見一羣女人，蹲在一個賣雅片煙燈子的，攤子上講價兒。老爺此時，是頭也不敢抬，忙忙的一直往後走，這纔把必應瞻禮的個文昌閣，抹門兒過去了。纔進了西邊那個角門子，便見那空院子裏，圍着個破藍布帳子裏面，鑼鼓喧天；帳子外頭一個人，站在那裏嚷道：『撤官板兒，一位瞧

瞧，這個鳳凰單展翅。」老爺聽了，心中暗喜，連忙進去，原來却是起子跑旱船的。只見一個三十來歲漆黑的大漢子，一嘴巴子的鬍子渣兒，也包了頭，穿了彩衣，歪在那個旱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隻手單撒手兒，伸了個懶腰；臉上還作出許多百媚千姣的醜態來，鬧了一陣。又聽那個打鑼的嚷道：「看完了鳳凰單展翅，這就該着請大爺們，聽飛蝴蝶兒了。」安老爺這纔明白，原來這就叫作鳳凰單展翅，連忙回身就走，說道：「無恥之恥矣。」華忠噙了一聲，見那邊還有許多耍狗熊，耍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冤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爺，從文昌閣後身兒，逸到東邊兒。老爺一看，就比那西邊，安靜多了。有的牆上掛了個燈虎兒，壁子猜燈虎兒的，有三個一羣，兩個一夥兒踢毬的。只那南邊兒，靠着東牆，圍着個帳子，約莫裏頭是個書場兒；北邊却圍着簇新的大藍布帳子。那帳子門兒外頭，也站着兩人，還都帶着纓帽兒；聽他說話的口音，倒像四川雲貴一路的人。只聽他文謔謔的說道：「人品有個高低，飛禽走獸，也有個貴賤；這對飛禽，是不輕容易得見的，請看看。」程相公聽見使說：「老伯，這一定是鳳凰了

「老爺也點點頭，搖搖擺擺的進去；見那帳子裏頭，還有一道網城，網城裏果然有金碧輝煌的，一對大鳥。老爺還不曾開口，劉住兒說道：『這不是咱們城裏頭趕廟的那對孔雀嗎？那兒是鳳凰啊？』」安老爺這纔後悔：「這邊廟逛的好不冤哉杜也。」他只管這等後悔，心裏的篤信好學，始終還不信，這就叫上了當了，只疑心或者今日適逢其會，鳳鳥不至，也未可知，因說：『我們回店去罷！』華忠說：『得請老爺略等一等兒。』在這個當兒，蘇花兒又拉屎去了。老爺正不耐煩，便說：『這就是方纔那碗酪吃的。』誰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裏悄悄兒的問劉住兒說：『那裏好出大恭，我也去。』老爺聽說，便道說：『索性請師爺也方便了來罷！我借此歇歇兒也好。』華忠滿院子裏看了一遍，只找不出個坐兒來，說：『不然，請老爺到南邊兒，那書場兒的板檯上，坐坐去罷！』老爺此時是不曾看得鳳凰，與致索然，一聲兒不言語，只跟了他走。及至走進那書場兒去，纔見不是個說書的，原來是個道士，坐在緊靠東牆根兒。面前放着張桌兒，週圍擺着幾條板檯，那板檯上坐着，也沒多的幾個人。另有個看場兒的，正拿着個升，給

他打錢。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有二三百零錢。老爺看那道士時，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戴一頂棧道笠兒。那時正是日色西照，他把那笠兒戴得齊眉，遮了太陽；臉上却又照戲上小丑一般，抹着個三花臉兒，還帶着一圈兒狗蠅鬚子。左胳膊上攬着個漁鼓，手裏揞着副簡板，却把左手拍着鼓。只聽他扎蹦蹦，扎蹦蹦，扎蹦蹦打着，在那裏等着攢錢。忽見安老爺進來坐下，他又把頭上那個道笠兒望下遮了一遮，便按住鼓板發料道：

「錦樣年華水樣過，輪躔風雨暗消磨；倉皇一枕黃梁夢，都付人間春夢婆。小子風塵奔走，不道姓名，只因作了半世懺懺癡人，醒來一場繁華大夢；思之無味，說也可憐。隨口編了幾句道情，無非喚醒瞶聵，破除煩惱，這也叫作：「只得如此，無可奈何！」不免將來請教諸公，聊當一笑。」

他說完了這段科白，又按着板眼，拍那個鼓。安老爺向來於戲文彈詞一道，本不留心；到了和尚道士兩門，更不對路，何況這道士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臉。老爺看了，

早就有些不耐煩，只管坐在那裏，却掉轉頭來，望著別處。忽然聽他這四句開場詩，竟不落故套；就這段科白，也竟不俗。不由得又着了點兒文字魔，便要留心聽聽他底下唱些甚麼？只聽他唱道：

『鼓逢逢，第一聲；莫爭喧，仔細聽，人生世上渾如夢；春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遊絲萬丈飄無定。請幾句盲詞瞎話，當作他暮鼓晨鐘。』

安老爺聽了，點點頭，心裏暗說：『他這一段，自然要算個總起的引子了。』因又聽他往下唱道：

『判官家，說帝王；征誅慘，揖讓忙，暴秦炎漢糊塗帳；六朝金粉空塵跡，五代干戈小戲場；李唐趙宋風吹浪。抵多少寺僧白雁，都成了紙上文章。』

『最難逃，名利關；擁銅山，鐵券傳，豐碑早見磨刀慘；馱來惹草難雪，擊碎珊瑚酒未寒；千秋最苦英雄漢。早知道三分鼎足，儘癡心六出祁山。』

安老爺聽了，想道：『這兩段自然要算歷代帝王將相了；底下要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

，也就沒多的話說了。便聽他按住鼓板，提高了一調，又唱道：「怎如他耕織圖！」安老爺纔聽得這句，不覺讚道：「這一轉轉得大妙！」便靜靜兒的聽他唱下去道：

「怎如他，耕織圖；一張機，一把鋤，兩段便是擎天柱；春祈秋報香三炷，飲醋飲齏酒半壺；兒童鬧擊迎年鼓。一家兒呵呵大笑，都說道完了官租。」

「儘逍遙，漁水樵；靠青山，傍水坳，手竿肩擔明殘照；網來肥鱸播蠶裘，砍得青松帶葉燒；啣盃敢把王侯笑。醉來時狂歌一曲，猛抬頭月小天高。」

「牧童兒，自在身；走橫橋，臥樹陰，短簑斜笠相廝趁，夕陽鞭影垂楊外，春雨笛聲紅杏林；世間最好騎牛穩。日西沉歸家晚飯，稻粥香撲鼻噴噴。」

正聽着，程相公出了恭回來說：「老伯候了半日，我們去罷！」老爺此時倒有點兒不肯走了，點點頭又聽。那道士敲了陣鼓板，唱道：

「羨高風，隱逸流；往梁山，怕出頭，山中樂事般般有；閑招猿鶴成三友，坐擁詩書傲五侯；雲多不礙梅花瘦。渾不問眼前興廢，再休提皮裏春秋。」

「破愁城，酒一盃；覓當釪，酩酊醅，酒徒奪盡人間萃；卦中奇耦閑休閒，葉底枯榮任幾回；傾囊拚作千場醉。不怕你天驚石破，怎當他酣睡如雷！」

「老頭陀，好快哉，鬢如霜，貌似孩，削光頭髮鬚眉在；菩提了悟原非樹，明鏡空懸那是台？蛤蜊到口心無礙。俺只管禪鋤煩惱，沒來由見甚如來！」

「學神仙，作道家；踏芒鞋，綰髻髮，葫蘆一個斜肩掛；拍頭不賣房中藥，指上休談頃刻花，隨緣便是長江去；聽說他結茅雲外，却叫人何處尋他？」

「鼓聲敲，敲漸低；曲將終，鼓瑟希，西風緊吹嚇猿起；陽關三疊傷心調，杜老七哀寫怨詩；此中無限英雄淚。收拾起浮生閑話，交還他鼓板新詞。」

安老爺一直聽完，又聽他唱那尾聲道：「這番閑話，君聽不是閑饒舌，飛鳥各投林殘照吞明滅；俺只待唱着這道情兒，歸山去也。」

唱完了，只見他把漁鼓簡板橫在桌子上，站起來望着衆人，轉着圈兒拱了拱手說道：「獻醜獻醜，列位客官，不拘多少，隨心樂助，總成總成。」衆人各各隨意給了他幾

文而散。華忠也打出兒上擲下幾十錢來，給那個打錢兒的。老爺正在那裏想他這套道情，不但聲調詞句不俗，並且算了算連科白帶煞尾，通共十三段，竟是按古韻十二攝，照詞曲家填出灰韻一韻，合着十三折譜成的。早覺這斷斷不是花嘴花臉的道士所能解；待要問問他，自己是天生的不願意同僧打交道，却又着實賞鑑他這幾句道情；便想多給幾文，犒勞犒勞他。見華忠只給了他幾十文，就說道：「你這人這等小器，就多給他些何妨？」回頭看看了那串兒上，却只剩了沒多的錢，因問：「你大家誰還帶着錢呢？」不想問了問，那打雜兒的一時間都把幾個零錢使完了。程相公道：「老伯要用，吾這裏有銀子可好？」老爺大喜說：「更好。」及至他從順袋裏出來，却是個五兩的錠兒。一時又沒處夾，老爺便叫小小子蔴花兒，送給那個道士。那道士接過來，不曾作謝，先望着那銀子，嘆了口氣道：「噯！路盡纔知蜀道平，恩深便覺秋雲厚。」忽然兩淚直流，把那個粉臉兒，冲得一行一道的，益發不成個模樣。他忙忙的用道袍袖子，沾了一沾，往前走了兩步，向安老爺深深打了一躬說：「恩官厚賜，貧道在這裏稽首了。」安老爺聽

他說了這蜀道秋雲兩句，覺得這道士不是個蠢人；或者這道情，竟是他自己一片哀怨，也不可。便覺他雖是個道士，也不甚討厭，連忙還了他個揖。華忠一旁看見，口裏咕嚕道：『得了我們老爺，索性越交越腳高了。』便走上去，直撇撇的說道：『回老爺，這天西北陰上來了，咱們可沒帶雨傘哪！』老爺看了看西北上，果然有些陰過來，便不及合那道士細談，同了程相公一行人，出了天齊廟的那個後門兒，一路回店裏來。

梁材在店裏已經叫廚子把老爺的晚飯備妥，又給老爺煮下羊肉，打點了幾樣兒路菜；照舊有他店裏的，頓飯餅麵。老爺此時吃飯，是第二件事；寃了一天，渴了半日，急於要先擦擦臉，喝碗茶；無如此時茶碗背壺銅鑊子，是被老爺一盪碑文，讀成了個缸裏的醬蘿蔔，沒了纓兒了；馬褥子也是從碑道裏走了。幸而茶碗還有敷餘帶着的，梁材倒上茶來，劉仕兒又忙著拿銅盆舀了盆水，伺候老爺洗了臉；葉通便把程相公的馬褥子給老爺鋪上，又把自己那個借給他。一時端上茶來，老爺同程相公一面吃着酒，心裏還是念念不忘那個鳳凰。恰好跑堂兒的端上羊肉來，程相公便叫住問道：『店家店家，你

了說：『我說這些人斷招惹不得，所以叫作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因問劉住兒道：『既然如此，你在廟上，也聽他唱了那半日，怎的又說不認得呢？』華忠道：『請老爺別怪劉住兒；他這時侯，不是方纔那個打扮兒了；臉兒也洗乾淨了，穿着件舊短襟袍兒，石青馬褂兒，穿靴戴帽，並且是個高提梁兒。他見了奴才，還裝糊塗；奴才一瞧他那神情兒，就認出他來了，問他來作甚麼？』他說：『來謝謝老爺，見了老爺，還有話說。』奴才想着老爺，可見這些人作甚麼呢？就告訴他：『回來替你回罷！』老爺連道：『狠是狠是。』華忠道：『誰知他竟不肯走，說務必求見見老爺；還說他在淮上，常見老爺；回明了老爺，一定見他的；奴才問他姓名，他又不肯說。只說：『老爺一見，自然認得。』老爺沒好氣道：『怎麼你也合劉住兒一般兒大的糊塗？難道我在淮上常見的人，你會不認得嗎？』華忠不敢強嘴，等老爺發作完了，纔回道：『老爺聖明，奴才趕到青雲堡就迎見老爺回了京了；奴才合劉住兒一樣，也是沒到過淮上的。』老爺一時無話，只說：『偏偏兒這麼一刻兒，上過淮上的人，又都不在跟前。』因賂氣說：『你叫他

進來，我見他罷！」華忠只得去叫那人。及至那人進來，老爺才要欠身，他已經站在當地，望着老爺拖地一躬，起來說道：「水心先生，別來無恙，可還認識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這個道人麼？」這正是：

『柳絮萍蹤渾一夢，相逢何必定來生。』

說話的這人是誰？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話義賙貧 嬰鏢翁九秩雙生子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叫華忠把那個改裝的道士帶進來，正要認認這人是誰，問問他的來意，不想他進門，就是一躬起來，開口就叫了聲水心先生，接着便說：「可還認識我這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道人麼？」老爺聽了，不勝詫異，這纔站起身來，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從前在南河作知縣時候，受過知遇的那位老恩憲，前任河台談爾音。老爺但想不到此時，忽然合他恁地相逢，倉卒間倒覺舉措不安。忙着先讓程相公迴避過了，自己料是一時換不及衣服，只換了頂帽子，轉身說：「卑職安學海斷想不到此地得見憲台，方纔慕遇，既昧於瞻拜，今蒙降臨，又不及迎接，且惶且愧，但是草莽之間，不可廢禮，請憲台上坐，容卑職參謁。」把個談爾音慌了，上

前扶住說道：『水心先生，我談爾音具有人心，苟非事到萬難，萬不敢靦顏來見。我先生要一定這等稱謂，這等儀節，使我益發無地自容，却叫我這一肚皮的話，怎得說出口？』安老爺看了他，那愧汗不堪的神情，倒覺不好過於拘禮，還朝上打了三躬，纔合他分賓主坐下。此時上街去的家人們，也都回來了；倒上茶來，安老爺又親自送茶，依然是憲台長，大人短。華忠站在榜邊，聽了半日，纔知這東西，原來就是把我們老爺，坑苦了的那個談爾音。待要得罪他兩句，又礙着主人，只氣了他個磨掌搓拳，直眉瞪眼。安老爺却只肅然和氣的問他道：『憲台是幾時蒙恩賜環的，竟自不知怎的，既不進京，又不回籍，却只逗遛在此。更不敢動問，方纔在天齊廟相遇，怎的又裝扮成那等個行藏，却是爲何？』那談爾音見問，未曾開口，眼中落淚，一面擺手，一面搖頭，說道：『先生這話，一言難盡。我自從那年獲罪，發往軍台，原想着河工上還有幾個着實受過些好處的，舊日屬員打算叫他們幫助幾千金，交了台費，便好還鄉。不想這班人不肯也能了，連回話都沒得一句；難得接到他一封信，又無非告苦說窮；那語言文字之間，還

這些笑罵。因此沒法，在台站上一住三年，纔得効力年滿回來，便想在京官同鄉道裏，打個把式。那知我們那班同鄉更狠，算起來這些人，平日也不知用過我多少，別敬節儀。如今見我這等回來，他們竟自閉門不納，還道我不是安分之徒，竟大家鳴鼓而攻起來。沒奈何只得奔到此地，投奔一個州吏目，正是我的妻舅，叫作蔡錫江。不想他這等一個小小官兒，也竟會被上司訪着他帷薄不修，又參回去了。把我閃得來，進退兩難。幸得我們紹興府山陰道上，多有些會唱道情的，我還記得那腔調，也隨口編了兩句，就弄了副漁鼓簡板，每日胡亂唱來餬口。又怕被人看見我的行藏，所以纔把些粉墨遮了我這張羞臉。作夢也想不到今日在此，遇見你這水心先生，竟慨然助了我五兩銀子，所以特地到門拜謝。」說罷，站起來又打了一躬。安老爺此時，正在後悔，自己方纔在廟上，不合一時粗心，不曾認出他那個假面目來，無端的給了他幾兩銀子，倒像特地去簡裝他一般。如今聽他這等說法，果然是把自己的無心犒賞，認作了有意酬恩，一時越發不安，連忙說道：「大人你怎的倒這等說！」說着，正要往下辯白。「這個原故，那談爾音不等老

爺說完，接過來也說道：「先生你纔叫作怎的倒這等說，你可說得我同在南河，我作壽時節，你送我那五十金的公分；那時只因我看了各官，除了公分之外，都另有分厚禮，獨先生你只單單的送了那公分五十金，我不合一時動了個小人兒之見，就幾乎弄得你家破人亡。今日狹路相逢，我正愁你要在衆人面前，大大的出我一場醜。不料你不念舊惡也罷了，又慨然贈我五兩銀子。可曉得我談爾音，當年有了銀五十兩，輕如草芥，今日得着這五兩，便重似泰山，你叫我怎的不要感激，不要這樣說法。只是我方纔那番賣唱吃食的行徑，真真叫作無可奈何，只得如此，還要求老先生函蓋包荒。此後見了我們河工上那班舊日的朋友，切切不要提起纔好！」安老爺原是驚着一肚子話，極力辯白我方纔如果認出是你來，斷不肯那樣褻瀆你，他是莫認定了，難得老爺認出是得他來，還肯這等憐惜他，兩下的越說越不得明白，他越發提起前情，直言不諱，一味自怨自悔。老爺是位仁慈不過的，便覺這人尚有三分夜氣，早動了一片不忍人之心，一時又替他臉上下不來，又覺自己心上過不去，待要寬慰勸勉他一番，便道：「大人休如此說，貧乃士

之常，不足爲累。便是市上吹簫，街頭教板這些事，古人中如汧國公、廬中人等輩，也都作過。不過方今聖明在上，非其時耳。依學海鄙見，這是早辦一條歸路，回到家鄉，先圖個骨肉團聚。一面藏器待時，或者聖恩高厚，想起來還有東山再起之日，也未可知。

』他又擺手說道：『先生這話說得遠了，實不相瞞，我談爾晉此時，只住在對門一個小車子店裏；一日兩餐，還沒處打算哪！只這兩件衣裳，還是托店主人貸來的；就方纔穿戴的那道衣道笠兒，也是合天齊廟裏一個道人借的，他還定要用我五十大錢的酒錢。你看人情這等艱難，叫我一向從那裏辦條歸路起？如今是好了，有了水心先生，你這五兩頭，已經有得一半陶成，怎的再得有這等五兩頭，我便打算搭了我們紹興回空的糧船回去。只是那裏還想作的着這樣第二個春夢？』老爺這纔明白，他是還短幾兩銀子，說不出口，不禁低頭，歎息了一聲，默然不語，便讓他吃茶。要論安老爺素日的爲人，此刻的光景，既不是拿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捨不得這幾兩銀子。要講急人之急，正該或多或少，叫家人立刻拿出銀子來，當面給了他，打發他走，何等爽快！怎的又默然不語

呢？原來老爺正爲此時，自己合他是一窮一通，一貴一賤，翻了個局。待說斟斟個可以與，可以無與罷！倒像爲了淮安被參的前情，近於使驕且吝；待說博施濟衆罷！只這等隨便拿出幾兩銀子來給他，不但不是個富而好禮的道理，越發顯得方纔廟上給他那幾兩銀子，是有意打趣他了。一時心裏怎麼想，怎麼覺得不合天理人情。只端了碗茶，一面陪着那個談爾音，一面三週九轉的心裏盤算。一直等到客都把茶碗放下了，老爺還捧着個盤，在那裏盤算呢！談爾音看那神情，料是沒指望了，不好久坐，談了兩句散話，也就告辭。老爺便放下茶碗，一直送他出了店門，還等他走了幾步，然後纔回身進來坐下。

思索了半天，他便叫梁材華忠兩個來，吩咐道：「你們看看，有太太給我帶上的幾百銀子，在那一個箱子裏，給我拿出來。此刻程相公也在跟前，便道：『老伯，我那五百頭不忙，那是老人家要買阿膠用的；等到了山東，再把我不遲。』老爺搖搖頭道：『不是』梁材也回說：『老爺要使銀子，外頭有留出來五十兩，沒用完呢！』老爺道：『

你幫我拿來就是了。』兩個聽了，便叫了打雜兒的，幫着到行李車上，鬆繩解扣，把箱子抬進，忙着解夾板，折包袱，找鑰匙，開鎖頭。老爺看了看，那箱子裏裝着，是五百銀子的，便吩咐梁材向店家借個天平，要平出二百四十兩來，分着三包。又叫葉通寫三個饒贖的籤子，按包貼上。再現買黑皮子手版來，要恭楷寫着舊屬安學海一行字。又叫騰個拜匣，預備裝銀子。又叫打開包袱，把行裝袍褂拿出來換上。華忠見老爺這光景，像是要去拜客，便請示老爺道：『到那裏去？還是車去馬去？派誰跟了去？』老爺見他那臉上不大平靜，恐怕誤事，便要招惹，他只說：『一概不用，你只叫個打雜兒的跟着，我要親身把這銀子，送給那個談大人去。』原來華忠方纔問的時候，就早猜出老爺這着兒來了，只不敢冒失。如今見老爺不但幫他銀子，還要親身送去，只氣得他也顧不得甚麼叫作規矩，便直言奉上說道：『不是奴才找着挨老爺一頓窩心腳的話，翁爺的銀子，可是沒處兒花？』一時梁材大家也覺老爺此舉，大可不必。程相公也道：『老翁你平日常講的，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怎的此時自己，又以德報怨起來？』老爺正爲這樁事，一個

人爲難了半天，那肚子墨水兒，不差甚麼，驚得都要漾上來了，那裏還禁得起旁邊兒再有人去晃蕩他。只程相公這一句，就開了四書開了。只見他默着個臉兒，問着程相公道：「世兄，你可曉得我夫子講這兩句話，是怎的個意思？夫子生在春秋之世，見那時周末文勝，時事務虛而不務實，那或人忽然來問：『以德報怨何如？』也正是受了文過其實的病？便因此動了我夫子一片挽回世道的深心，所以倒問他何以報德？緊接着便告訴他，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實輪到自己身上，你就那上下兩本論語，看看他老人家，又那一時那一處，不受着些怨。其中只有被原壤那傲慢不恭的，老頭子氣不過，在他踝子骨上打過一杖，還究竟要算個朋友責善的道理。此外如遇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那班人，受了他許多奚落，依然還是好言相向。便是陽貨王孫賈陳司敗那等無禮，也只就他口中的話，說說兒也就罷了。甚至弄到性命呼吸，也不過說了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究竟何嘗認真，去以直報怨？何況我今日這番意思，正叫作以德報德。世兄，你怎的倒說我是以德報怨？」程相公道：「別樣事小姪不曉得，談爾音這椿事，是我

天天跟老伯在那裏眼見的，難道那還叫作個德？」老爺道：「你們的意思，自然爲他參掉了我的官，罰賠了我的銀子；因我參官賠銀子，纔累我的兒子趕出來，以致幾乎半途喪了性命，大不過講的是這三樁事，要算個怨了。你們可曉得那河工上的官兒，自總河以至河兵，那個不是要靠那條河發財的；單單的放我這樣一個不會弄錢的官在，裏頭便不遇着那位談大人，別個也自容我不得。長遠下去，慢講到官，只怕連我這條性命，都有些可慮。今日之下，怎的還能夠這等自在逍遙。便是幸而不參，我那個知縣作到今日，說句老實話，是還想我能去鑽營升官呢？是還想我去謀幹發財呢？只怕我這點薄薄家私，也就被我一任知縣，報効在裏頭了；所賠的又豈止是五千餘兩？再講我的兒子不出來，又怎的遇着我這兩位媳婦來，立起我家這番事業？我若不去，又怎得教成我那個兒子來，撐起我家這個門庭？你大家想去，那一樁不是談大人的厚德？怎的還要去怨他？固然說昇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也。要知他被上天提了一根綫兒，照傀儡一般，替我家出這許多苦力，也有些須有點功勞，我此舉又怎的不叫作以德報德？」華忠聽了老爺這段

話，纔把那一股渾氣，消了下去；只聽他先念了聲佛，說道：『真哪！奴才說句不當家的話，照老爺怎麼存心，怎麼怪得養兒養女望上長，奴才大爺有這段造化呢？那麼說兩錢兒，敢這花的不冤，到底是奴才糊塗；只是奴才倒底糊塗，老爺就給他個一二百也不少，就簡直的給他三百也不算多，怎麼又不零不落的，要現給他平出二百四十兩來，這又是個甚麼原故呢？』老爺道：『蠢才蠢才，你怎的會明白這個大道理；我竟沒許多精神，合你閑話，你且問問程師爺，就曉得了。』程師爺聽了一楞，想了半天，說道：『今日我竟不得明白，果然的老伯爲甚麼了，要把他二百四十兩銀子？』老爺只笑而不答。不想葉通這小廝，跟老爺在書本兒上，磨上了這幾年，倒摸着老爺胸中些深微奧妙了。他正在那裏貼銀包上的籤子，聽了這話，便笑著合程相說道：『老爺給他這銀子，正合着三百兩的數兒。』程相公道：『何說拋話，方纔通共拿出三百兩來，老爺還了我五兩，這裏還剩五十五兩，你那裏還會有三百兩，我就更不得明白了。』葉通道：『師爺要明白這個，只把子華使於齊那章書，背一遍就明白了。』他聽了，從子華使於齊，

一直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背了一遍。又尋思了半天，搖頭道：「我不曉得。」葉通道：「當日孔夫子送人東西，都是打八折，不信，師爺算那個與之爹的簽字，朱註註的是六斗四升，那是個八八六四。與之庚的那個庚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斗，那是個二八十六。與之粟五乘的那個乘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斛，又是個二八十六。所以老爺送這位前任河台的禮，也平了個三八二百四十兩，正是八折的三百兩。」老爺聽了，連連點頭讚道：「使乎使乎！」程相公接他這話，算了算數目，果然不錯。又問他道：「葉二爺，我倒請教，然則與之粟九百，怎的又不是八折呢？」葉通道：「他也是個八折，孔夫子給子華他們老太太的米，那是行人情，自然給的是串過的細米，須得滿打滿算。給原思的米，是他應關的俸祿，自然給的是沒串過的糙米。糙米串細米，有一得一准，准的得折耗二成糠粃。刨除二九十八，核算起來，下餘的正是八九七二的八折。這筆帳大概連朱子當日，也沒算清。不然，爲甚麼前頭小註兒裏的簽六斗四升，庚十六斗，乘十六斛，都註得那麼清楚；到了與之粟九百的小註兒裏，就含糊着說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呢

？」這話程相公始終不會了了，安老爺聽了，只樂得拍案叫絕說道：「孺子可教也；這講法雖不足窺聖道之大，大可補朱註之闕。這等看起來，那康成家婢，不過曉得了『薄言住戀，逢彼之怒』，合『胡爲乎泥中』的幾句詩經，便要算作個佳話，真真不足道也。

話間，諸事打點齊備，老爺見葉通說的『能這樣通法，料他事理通達，斷不到開罪於那位談大人。』便叫他持了帖，又叫了一個打雜兒的，捧着那個裝銀子的拜匣，跟著出了店門，往對過那座小車子店去。到了店門口，葉通忙走了兩步，先進了店門，只見滿院子歇着許多二把手小車子，又有些到站驢子，還堆着半院子的驢馬糞，却不知這位談大人在那裏。看了看，見那邊牆根底下，蹲着一羣苦漢，在那裏吃飯。葉通因在主人面前，不敢公然問說有個姓談的，只得問那班人道：『有位談大人在那間房住？』一個人答道：『這店裏是住驢的，那裏摸大人去呀？』葉通又說明那談大人的年貌，那人纔說道：『你問的是談花臉兒啊！在那角上堆草的那間屋子隔壁就是。』葉通走到跟前，不好直進去，便隔窗問了句：『這是談大人的屋子麼？』他聽得門外有人說話，穿着件

破兩截布衫兒，鞦拉着雙皂靴頭兒出來。葉通見了，不敢輕慢，連忙把手本呈上去，說：「家主請見。」那談爾音看了看，就讓起道：「這還了得，大東斷不敢當，奉壁奉壁。」說着，進屋裏，就那麼個樣兒戴上了頂帽子出來。這個當兒，安老爺已經走進房門，朝上打躬說道：「安學海特來謝步。」見過了禮，就在那鋪土炕上，合他分賓主坐下。老爺見他那屋裏，上下通共一個人，看光景不必再等獻茶了。便向葉通使了個眼色，要過那個拜匣來，放在桌子上。此時老爺那番仁厚存心的神情，真真算得個見於面，盡於背。他會大把的銀子給人，也自己到不得話，好容易宛轉其詞，把這番意思道達出來。那談爾音耳朵裏一邊聽着話，眼睛裏一邊瞧着銀子。老爺這裏話也不會說定，他便望着那銀子，大哭起來。這一哭倒把安老爺，哭的沒了主意，再三相勸，纔得把他勸住。他早拜倒在地，謝個不已。口裏說道：「水心先生，我當日是那等的陷你，你今日是這等的救我。這等說起了來，你直頭是個聖賢，我直頭是個禽獸。」安老爺忙道：「大人此話，再休提起，假如當日安學海不作河工縣，怎的有那場事？作河工知縣而河工不開口子，

怎的有那場事？河工開口子而不開在該管工段上，又怎有那場事？這叫作天實爲之，與我輩治甚麼相干？大人且把這話擱起，是必莫忘方纔那幾句芻蕘之言，作速回鄉，切切不可流落在此，這倒是舊屬一番誠意。」安老爺這話，算厚道到那頭兒了，他聽了連連點頭答應，一面收拾銀子，把匣子交給葉通。安老爺便起身告辭，他道：『明早再謁趨叩。』安老爺也唯唯答應着。一路回來，店裏纔得上燈，老爺這件事作的來，好不自心曠神怡，一覺安穩好睡。醒來纔得五鼓，還慮到那談爾音天明過來，臉上不好意思，便催衆人收拾行李車輛，不曾天亮，就起身上路。臨起身，又留下一個鬍行的名帖，托店家送給他。他正要來拜謝，聽得安老爺走了，一時感愧之中，不無依戀。沒奈何把那名帖，供在桌兒上，拜了兩拜；只當日收拾收拾，就坐了那店裏一個二把手小車子，趕到運河馬頭上，趁着紹興回空糧船，回往浙江而去。及至他到了家，感激安老爺這一番周濟，無可答報，每日起來，不言不笑，不飲不食，望空先燒一爐香，默祝安老爺的富貴壽考，然後纔敢開口，這是後話。

安老爺離了涿州，一路無話。這日早到在平，因天色尚早，便想不打早尖，趕到鄧家莊早飯；恰巧從那座悅來店過，見歇着許多車子，滿載着一色的花雕大罈酒。問了問，原來正是自己送鄧九公的壽禮，也從水路運到了。老爺大喜，就便下來打了尖，吩咐一應人馬車輛後行，自己却換了頂草帽兒，騎上那頭驢兒，只叫隨緣兒，拿着帽盒跟着。要出其不意的，先去合鄧九公作個不期而會。將進了岔道口，但見那條路上的車馬行人，往來不斷。更有些抬着食盒送禮去的，挑着空擔子送了禮回來的。老爺在驢子背上，想道：「鄧翁的生日，還有幾日呢呀？怎的從今日起，就這等熱鬧。」一面想着，遠遠的早望見鄧家莊的那座莊門。老爺一看，與前番來的光景大不相同了。只見莊門大開，門外歇得車馬成羣，門裏也是不斷的人來人往。那兩邊樹下，還歇着許多趕趁賣吃的。一時老爺到了莊門首，下了驢兒，只見一個穿靴戴帽的莊客過來，把老爺上下一打量，見老爺戴着頂草帽兒，騎着驢頭兒，却又穿着身行衣，不像個來作賀的樣子。便上前問道：「咱們是那兒來的呀？」老爺見不是前番來見過的那人，正待合他說明來歷，只見

褚一官從裏面說笑着，送出一同客來。他一眼望見老爺，也不及招呼客，便連忙趕出門來，說：『這不是二叔來了麼？怎麼一個人來了？』匆匆見了個禮起來，便合那個莊客嚷道：『你還不快進去，告訴說，北京的二老爺從京裏下來，已經到門了。』那人聽了，忙的就裏跑。那幾位客都站在一旁，等着告辭，老爺便合那褚一官說：『你且先送客。』他纔忙着送了那班人走。這個當兒，隨緣兒一手拉着驢，一手舉着帽盒，老爺一面換帽子，一面問褚一官道：『你令岳怎的這等高興，從今日就作起壽？』褚一官道：『好叫二叔得知，今日不是作壽。』纔說得這句，早聽得鄧九公一路從裏頭就嚷出來了。只聽他叫道：『我的老弟呀！你今兒等的是從天上掉下來了！我正說忙過今兒個，明兒個就打發人迎接你去；誰想你到先來了？可喜可喜。』說着上前，合老爺抱了一抱；一面拉着手先進了公子前番得中，並連次高升的喜。接着問了這個，又問那個；然後纔問安老爺是那天起身的，走了幾天，一路行走的光景。安老爺一而隨問隨答，一面看他那打扮兒，只見他光着個腦袋，鞭拉着雙山底兒青緞子山東皂鞋，穿一件青月白短衫襖兒

，敲着腰兒，套着件羽緞袷臥龍袋，從脖頸兒起一直到襟，沒一個扣着的。臉是喝了個漆紫，連樂帶忙，一頭說着，只張着嘴，氣喘如牛的拿了條大手巾，擦那腦門子上的汗。老爺此時不及問他別的，只記着褚一官方纔不會說的那句話，先問道：『九兒你府上今日一定有件甚麼大喜的事。』他早拉了安老爺一隻手說：『咱們到裏頭坐下說。』說着，便有家裏的幾個門館先生，合他徒弟們迎出來。內中也有幾個戴頂戴的，一個個都望着老爺打躬迎接，老爺也一一還禮。安老爺前番雖到過他家一次，却不曾進門。一路進來，見那大門裏也是路，東一個屏門進去，便是個大院落。那院子裏有合抱不交的幾棵大樹，正面却沒大廳，只一路腰房。東西羣牆，各有隨牆屏門。只見那西邊屏門裏，有一羣人在門裏望外看，裏頭又夾雜個茶房嚷道：『西花廳再擺兩桌子。』東邊門裏，便有人答應。看那光景，像是往廚房去的路。那腰房當中，是個穿堂二門。門外樹裏，還安着兩塊大馬台石。進了這座門，裏面還有三層門兒。安老爺纔走到甬路上，早望見褚大娘子；也打扮着，拉着他那個五六歲的孩子；後面還跟着一羣老婆兒，小娘

婦子，丫頭，都從那個門兒迎出來。那褚大娘子，此時見了安老爺，比前番更加親熱。只是他自己想了想，既不好接着官話，尊聲義父；又不肯依着鄉風，叫聲乾爹；也不好通套些兒，稱作老人家。那麼大個兒子，再要爸爸長，爸爸短，那可就合唱曲兒的改字兒，沒甚麼大分別了。他便索興親熱起來，照稱他父親一樣，也叫作老爺子。只見他上前拜了兩拜，笑嘻嘻的說道：「老爺子怎麼也不賞個信兒？悄默聲兒的就來了。也沒得叫你女婿接去。」說着，問了乾娘安，又問妹夫子好，兩妹子好，以至舅太太張老夫妻；都問到了。安老爺一時竟有些應酬不及，只一總說了句都好；都說請安問候。他又拉了他那個孩子過來請安說：「這也是老爺呢？」安老爺見是他前番帶到京去的那個孩子，也招呼了招呼說：「都長這樣高了。」說着，便一路進了那個三門兒。進去見裏頭是正面五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約莫那後面還有些房子。一時鄧九公讓安老爺進了屋子，二人重新施禮。老爺見他那屋裏，也擺些鐘鼎屏鏡之類，一時都不及細看。只見西次間炕上地下，都擺着席；有幾個女眷，正在那裏吃麵。見安老爺進來，也有藏躲不迭

的，也有偷着眼兒看的。鄧九公道：『你們不用跑。』因拍着安老爺的肩膀兒，向大家說道：『你大家瞧瞧，今兒個來的，這就是我常說的我那個頂天立地的好朋友。』安老爺正不知誰是誰，無從見禮。褚大娘子道：『這都是我們一輩兒的幾個當家子，合至親相好家的娘兒們，沒外人。他們比我還怯官，你老人家大遠的來，先歇歇兒罷！不用合他們見禮了。』說着，鄧九公就往東裏間讓老爺看了一週，只不會見着他家那位姨奶奶。纔要問起，還要問問他家，今日到底是有什么甚麼事？只見鄧九公坐也沒坐好，先哈哈了一聲，纔開口說話，說道：『老弟，我先問你，你給我作的那篇東西，帶來了沒有？』安老爺拍着肚子說道：『現成在這裏，少停當面寫出來，請老兄看。』鄧九公笑道：『好極了，你先別忙，索興求老弟你費點兒事，這裏頭還得繞繞筆頭兒，我要告訴你這一個原故，你保管替惹兄一樂，今日個得喝一罇。告訴你，哥哥得了兒子了。』安老爺聽了又驚又喜，喜得是這老頭兒，一生任俠好義，頗以無子爲憾；如今一朝有後，真是大快平生。驚得他是一個九旬老翁，居然還能生育，益信他至誠格天。連忙起身，給他道

喜，說道：「這實在要算個非常喜事；只是我要怪老哥哥，這樣一樁喜事，你怎的不早給我個信兒？」褚大娘子道：「我說是不是，纔有信兒，我就催你老人家，快寫封書子去罷！你老人家只嘆，靠不住靠不住，瞧到底惹人家怪了，我看這可說甚麼？」鄧九公纔要說話，安老爺說：「是了，這也是我大意，大約前番寫信，合我要那胎產金丹九合香，就是有了佳兆了。」九公道：「不是麼！那是爲你乾女兒去要的麼？誰知他纔兩來的月就掉了呢？倒叫我空歡了一場。」這個當兒，褚大娘子捧過茶來說：「這是雨前，你老人家未必喝，我那兒趕着叫他們煎普洱茶呢！」安老爺一面讓坐，便料到他家今日是辦三朝，那位姨奶奶，一定在產房裏不得出來，便告訴褚大娘子。叫個人進去道喜。

「鄧九公笑呵呵的說道：「老弟你只別忙，聽我從頭兒把這件事說給你聽；不用講，愚兄九十歲的人，養兒子的這條癡心，是早沒了。誰知到了上年，忽然二姑娘他會有了信了，我可也就沒留心。好在他自己也不會言語，趕到兩多月上，只見他吃動飯兒，就是吐天兒哇地的鬧。我道：「這是個甚麼原故？准是他娘的得了翻胃了。」還是你乾女兒

說：「別是胎氣罷！」這麼着，他就給他找了個姥姥來瞧了，瞧說是喜。我說：「這真算得個新樣兒的了！」就那麼糊裏糊塗的過了有四五個月。一天他忽然跳着個板櫂子，上櫃子去，不知拿甚麼？不想一個不留神，把個板櫂子登翻了。咕咚一跌，跌下來就跌了個大仰爬脚子。你說怪不怪，把跨骨栽青了巴掌大的一大片，他這胎氣，竟會任怎麼個兒沒怎麼個兒。趕到換着月分兒，大家都在那裏掐着指頭算着，盼他養，白說他可再也不養了。大是過了、不差甚麼有一個多月呢！這天他正跟着我吃包，只見他纔打了個挺大的包，擰在嘴上吃着，忽然了一聲，說：「是不好。」扔下包，往屋裏就跑。我說：「你們跟了去瞧瞧，是怎麼了？不是吃了個蒼蠅啊？」正說着，這個人纔跟進屋子，只聽得喝喇的一聲，就把個孩子養在褲襠裏了；還是挺大的個肝小子。幸而我們姑奶奶在這兒，叫人給他收拾好了，這纔找了姥姥來。我說：「叫把老弟你給的那胎座金丹吃一丸子，那是好的呀！」他且不吃，只嚷餓的荒，要先吃點兒甚麼。只這一頓，就撮了三大大盃兒小米子粥，還點補了二十來個雞子兒，也沒聽見他嚷個頭暈肚子疼的。坐了半天

說：「我這肚子裏像有一個呢？」將說着，爬起來又養了一個，又是個小子。你看我們這個二姑娘跟着我也有這麼好幾年了，不養就不養，養起來是搥窩兒的；這實是老天可憐，也是老弟你前年那句說話的吉利；今日正是兩小子的滿月，可巧遇老弟你今日進門，這是你姪兒的造化。今兒個屋裏也不算暗房咧！他娘是在那兒撥弄孩子呢！就請老弟你到屋裏瞧瞧，保管你這一瞧，就抵得個福星高照，這兩小子將來就許有點出息兒。

安老爺聽了大喜，站起身來，就同他進了那個東進間的屋門；進得屋門，安老爺一看，他家那位姨奶奶，正在那裏奶孩子呢！慌得老爺回身往外就跑。你道安老爺也是五十多歲生兒養女的人，難道連個奶孩子的，也沒見個不成？何況到了小戶人家，再要房屋窄小些，遇着有個親友來，偏是這個當兒，孩子要吃奶，往往的就彼此迴避不來，何況至於把這位老先生嚇跑了呢？原來這位姨奶奶的奶孩子法，與衆不同。人家奶孩子，只得奶一個，他得奶兩個。人家養雙伴兒的也有，自然是奶了一個，再奶一個；他却要兩一塊兒奶。到了要兩個一塊兒奶了，只解開一個脖鈕兒，一個二鈕兒，這可就不行

了。所以他奶起孩子來，是要把裏外衣裳上的鈕子，一件件都解開，大厥轅門的擦在兩邊兒去。然後纔用兩隻胳膊，攏着兩個孩子，叫兩個孩子，分着吃他兩個嘔兒。他却把兩孩子的四條腿兒，搭成個十字架兒，兩隻手緊緊的抱着給他吃；又苦於外路人兒，輕易不會上炕盤腿兒，只叉着兩條腿兒坐在炕沿兒上。在那裏奶，安老爺進門兒一眼就看見他那對鼓蓬蓬的大嘔兒，他那對嘔兒，往小裏說，也有斤半來重的饅頭大小。圍腰兒也不會穿，中間兒還露着個雪白的大肚子。老爺等閒不會開過這個眼，只慌得跼蹐不安。纔待迴避，鄧九公一把拉住說：『老弟你這又嫩綽綽了，這有甚麼的呢？』他那位姨奶奶，見安老爺進來，便笑嘻嘻的說了句：『喲！了不得了，他二叔進來了。』待要站起來，懷裏是摟着兩孩子，才一欠身兒，左邊兒那個孩子，早把個嘔兒從嘴裏脫落出來。不想正在個灌精兒的時候，他那奶頭兒裏的奶，就像激箭一般，往外直冒，冒了那孩子一鼻子一嘴，嗆得那孩子又是咳嗽，又是嚏噴。鄧九公只急得合他嚷道：『二老爺又不是外人，你正經老老實實兒的，坐在那兒，給孩子吃就是了，又鬧這些累贅？』安老爺忙說道：

「老哥哥，這也是你過於省事；兩個孩子，叫他一個人奶着，如何來得及，再奶也斷不穀。小人兒的吃缺了奶，倒是椿要緊的事。」褚大娘子此時已經笑得咕咕咯咯的，一面接過那孩子去，一面說道：「老爺子那兒知道我們這姨奶奶呢？兩孩子吃着，他還不住手兒的揉奶膀子，嚷怪漲得慌的呢！」說着，炕上一個婆兒，忙着把右手裏那個孩子也接過去。那位姨奶奶，纔掩上懷，依然照前番的禮兒，給安老爺請了個安。安老爺連忙還了個揖，說道：「有了姪兒了，以後不可行這樣大禮。」他說道：「有他倆怎麼着呢？我還敢合老爺論個嫂子，小叔兒小嬸兒大大伯兒呀！」鄧九公忙說：「夠了夠了。」這個當兒，再也攔不回他去不算外，他緊接着也照褚大娘子那麼這個好這個好，把安老爺家的人問了個週到，老爺只支吾着答應了兩聲。纔待去看那兩個孩子，他又問道：「是我大妹子好哇！我給他稍的東西稍到了沒有？他到底趕多時纔來看我來呀？」這一問，老爺可糊塗了，只望着褚大娘子說：「噯喲媽喲！你怎麼這麼實心眼兒呀？」因合安老爺說道：「他問就是跟我乾娘的那個長姐兒姑娘。論那個人兒啊，本來可

異也說話兒甜，待人兒親香，怪招人兒疼的；不是前番我乾娘在我們那莊兒上住了那幾天嗎！他就合人家好了個密裏調油；臨走合那個怪哭的，只問人家多早晚還瞧他來。那一個就賺他說：「得了空兒就來。」他就從那天盼起，一直盼到今日個了。」看只一個長姐兒，也會鬧得這等千里逢迎，衆口交讚，可見聲氣這途，也不可不走的。只是這些事，安老爺怎的弄得清楚？無奈那位姨奶奶，還只管在那裏嘮叨着問，老爺只得隨口說：「等我回去，大約他就該來看你來了。」說着，纔細看那兩個孩子。只見一個漆黑，一個雪白。那漆黑的是個寬腦門子，大下巴，逼真的一個鄧九公；那雪白的，是個肉眼胞兒，匾臉蛋兒，活脫兒就是他們姨奶奶。安老爺看了看，倒底確是本客自製，貨真價實，原板初印，一絲不走的兩個孩子，心中十分歡喜。說道：「好兩個孩子，宜富當貴，既壽且昌，將來一定造化。」把個鄧九公樂的說：「借二叔的吉言，托二叔的福，這兩個孩子還沒個名字呢？老弟索興借你這管文筆兒，合這點福緣兒，給他倆起倆名字，替我壓一壓好養活。」安老爺說道：「這倒用不着文法。」因想了想道：「九哥你這山東

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大的莫如東海。就本地風光上，給他取兩個乳名，就叫他「山兒，海兒。」那個大名字，竟排着我家玉格那個馬字旁的驥字，一個教他鄧世駿，一個叫他鄧世馴。駿，馬之健者也，馴，馬之順者也，你說好不好？」鄧九公拍手道：「好極了，好極了，就是這麼着；老弟你瞧愚兄，是個糙人，也不懂得。如今那些拜老師收門生的規矩，率真了說罷，簡直的我就叫這兩孩子，認你作個乾老兒，他倆就算你的乾兒子，你將來多疼顧他們點兒。你說這比老師門生，痛快不痛快？」安老爺見他這樣至誠，倒也無法，只得也收在門下。這纔合老頭兒出了那間屋子，彼此坐談，敘了些離情，問了些近况。

鄧家來的那班男客，因鄧九公年高，大家都不敢勞動他相陪，自有褚一官同鄧九公的幾個徒弟合他家門館先生們款待。內裏的女眷，也有鄧家從淮安跟了九公來的幾個遠房本家女眷們張羅。只鄧九公合安老爺這陣演說，養孩子，瞻仰奶孩子，大家早已吃了麵，告辭而去。褚一官是裏外應酬，忙得不得住脚。纔得進來，褚大娘子便迎頭嘈嘈地

道：「喂！你竟忙你的罷！老爺子來了這麼半天，你也不知張羅張羅，他老人家的。」
褚一官道：「這會子呢！我纔就問了華相公了。他道二叔在悅來店，早吃了飯來了。鄧九公聽了。便囑起來道：『可是只顧一陣鬧孩子，我怎的也不會問老弟，你吃飯不會？你來白來到了，却怎的又在鎮上打尖？不到我們這裏來吃！』老爺纔把此來，從水路載得一百二十罈好酒，給他祝壽；恰好今日也到鎮上，方纔在那裏遇見，照料了一番，就便打了尖。」以及把行李車輛，都留在後面，自己騎了個驢兒先來的話，說了一遍。鄧九公聽了樂的連道：「有趣有趣，多謝多謝，這夠愚兄喝幾年的了，喝完了，要還耐着煩兒活着，再合你要去。」正說着，後面的酒車，行李車，也來到了。鄧九公便叫褚一官，着落兩個明白莊客，招呼跟來的人；又托他家的門館先生，管待程相公；又囑咐把酒先給收在倉裏間來，自己去收。褚大娘子，便叫他帶人把老爺的行李，都搬進來。安老爺道：「行李不必搬進來了，我在甚麼地方住，就搬到那裏去，豈不省事？」鄧九公道：「就請你先去看看，我給你預備的這個地方。」說着扯了老爺就走。安老爺正不知

是那裏，只得跟了他。只見他出了正房，就奔了那三間東廂房去。安老爺同他進去一看，只見那三間屋子，糊飾得乾淨，擺設得齊整，鋪陳得簇新，裏間兒還安着一分極精潔的牀帳。臨牕也擺了一張書案，上面也擺了些墨硯。最奇不過的，是這老頭兒家裏，竟會有書，案頭還給擺了幾套書。老爺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一部綠牡丹，還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其餘如茶具酒具，以至漱盥的這分東西，弄了個齊全；甚至如新買的馬桶，新打的夜壺，都預備在牀底下。安老爺看了這兩件傢伙，自己先覺得有些用不慣，便說道：「老兄你實在過於費事了，但是我在裏頭住着，究竟不便利。」正說着，褚大娘子合那位姨奶奶也過來，褚大娘子聽見，說道：「你老人家只好將就點兒罷！依我們老爺子的主意，還要請你老人家在正房裏一塊兒住來着呢？還是我說的，我說那位老爺子的脾氣，保管斷不肯。我費了這麼幾天的事，纔給你老人家拾掇出這個地方兒來。那邊廂房裏，就是我合女婿住着；這又有甚麼不方便的呢？」說着不由老爺作主，便合他女婿說：「你把華相公叫來，我告訴也，就叫也門大夥把行李搬進

來，我這兒就瞧着歸着了。」安老爺處在這盤不來方的孔的地方，也無可如何，只得聽他調度。一時搬進行李來，凡是老爺的壽禮，以及合家帶寄各人的東西，老爺自己却不甚了了；幸得太太在家，交代得清楚，跟的那班小廝們，早一分分的打點了送上了。大家謝了又謝，老爺覺得只要有了他那壽酒壽文二色，其餘也不過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而已。一時交代完畢，鄧九公又請安老爺到他那莊子前前後後，走了一邊。見外面也有個小小的園子，也有兩處坐落。那地勢局面，就比褚一官住的那個東莊兒，寬敞多了。到了西邊，他那個演武廳，便是他說的，合海馬周三賭賽的那個地方。安老爺看了看，見當中五間大廳，接着大廈，果然好一個寬敞所在。見院子裏，正在那裏搭天棚，安戲台，預備他壽期祝賀，鬧鬧吵吵，忙成一處。

鄧九公又去應酬了一番程相公，便照舊讓安老爺來到正房。褚大娘子已經齊齊整整，擺了一桌果子，在那裏。那些酒道三巡，羹添二道的煩文，都不必瑣述。安老爺坐下，便叫把手下的酒菓，挪開了幾樣，要了分紙筆墨硯來放在手下。一面喝酒，一面筆不

加點，就把給鄧九公作的那篇生傳寫出來。寫完，先把大意合老頭兒細講了一遍，然後纔一手擎着杯，高聲朗誦的，給大家聽道：

義士鄧翁傳

學海八年出就外傳，五十成名，其間讀書四十餘年，凡遇古人豪俠好義事，輒心嚮往之，而竊以生今之世，聞其語而未嘗一見其人爲憾。今天子御極之四年，歲在丙午，學海官淮上，旋去官，將之山左，訪故人女十三妹於齊魯之青雲山。十三妹者，蓋曙後狐星，昔爲吾師故孝廉子，何子明若先生女孫，今歸吾子驥，爲吾家子媳者也。先是女隨其先人副總戎，何公杞之官甘肅；何公爲強有力者所挫，下於矚，鬱鬱以死。女義有所避飾，媼婢以衰絰，僞爲母若女者，致其先人構於京邸，已則竊母而逃，埋頭項於青雲山間。知義士鄧翁者，能急人急，往依而庇門戶焉。予既至山左，甫得其顛末。然予與翁初無杯酒交，而計非翁又無由梯以見女，乃因翁之子媳楮者，介以見翁。既見翁，飲予以酒，言笑甚歡。縱談其生平事，鬚眉躍躍欲

動，始知古所謂豪俠好義之士者，今非無其人也。會女母氏又見背，有岌岌焉不可終日勢，凡貨財筋力之禮，老翁均身任之。已乃爲女執柯，以之配吾子驥，而使歸吾家。計女得翁以獲安全者，凡三年八月有奇。以道路之人，躬杵臼之事，而卒措孀孀遺子於磐石之安，使學海亦得因之報師門而來佳婦，皆翁力也。吾媳既外除來歸，合卺之夕，翁年且八十七，不遠千里來，遺女甚厚；與予飲於堂上，以酒屬予曰：『某浪迹江湖，交遊滿天下，求其真知某者，無如吾子。吾九十近矣，縱百歲歸居，亦來日苦少，子盍爲我撰墓志以須乎。』予聞命皇皇，疑從翁之言，則豫凶非禮，以不敏辭；又非翁所以屬予之意，而沒翁可傳之賢。考古人爲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爲之，如司馬君實之於范蜀公是也。翁平生出處，皆不類范蜀公，而學海視君實且弗如遠甚；然其例可援也，請得援此例以質翁。謹按翁名振彪，字虎臣，以九行，人稱曰九公，淮之桃源人。其大父某公，官明崇禎按察副使，從永明王入滇，與鄧士廉李定國諸人，同日殉難。父某公時以歲貢生任訓導，聞之棄官，徒步

萬里，冒鋒鏑，負骸骨以歸，竟以身殉。嗚呼，以知翁之得天獨厚者，端有自來矣。迨翁入本朝，以康熙第一壬寅，應童子試，不售，覺佔咩非丈夫事，望望然去之，便從事於長槍大戟，馳馬試劍。改試武科，試之日，弓刀石皆應上上考，而以默寫武經違式應見黜。典試者將先有所要求，而後斡旋之，且許以冠軍。翁怒曰：『丈夫以血氣取功名，誰復能持白鐵，乞憐昏夜哉！』然猶得綴名榜末，而翁竟由此絕意進取，乃載先人柩，去鄉里，走山東，擇佳平桐口之二十八棵紅柳樹地下築家焉。至今地以人重，道公者輒道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公云。性誠篤而毅，間以俠氣出，恆爲里閭排難解紛。抑強扶弱，有不順者，則奮老拳捶楚之，人恆樂得其一言，以爲曲直，久之舉益豪，名益重。時承平久，萑苻蠶起，南北挾巨貨通有無者，多有戒心。聞翁名，咸挾重幣來聘翁，借護行篋，翁因之得以馬足徧天下，業此垂六十年，未曾失一事，亦未嘗傷一人。卒業之日，諸大賈榜其門曰：『名鎮江湖。』此誠不足爲翁榮，然亦可想見氣概之軼倫矣。翁身中周尺九尺，廣額豐下，目光

炯炯射人，額下鬚如銀，長可過臍。臥則理而束之，嘗謂：『不惜日擲千金，此鬚不得損吾毫末也。』晚無他嗜好，惟縱酒自適，酣則擊刺跳躅以爲樂，翁康強而富壽，時有伯道之戚，居輒快曰：『使鄧某終無子，非天道也。』予以洪範五福，子與官不與焉解之，而翁終不懌。歲庚戌，爲翁九十初度，予自京邸載酒來，爲翁壽。入翁門，適作湯餅會。問之，則翁筵室已先一月，協熊占而又孿生也。噫嘻！學海聞男子八八而不生，女子七七而不長，此理數之常也。九十生子，曾未前聞，乃翁之所以格天，與天所以報翁，一若有非理數所能限者，翁亦人傑也哉！然則翁之享期頤，宜孫子，餘慶方長，此後之可傳者，正未有艾。學海幸旦暮勿死，終將濡筆以待焉。

安老爺念完了，自己十分得意，料着鄧九公聽了，不知樂到怎的個神情。那知他聽完了，點了點頭，只不言語，却不住的抓着大長的那把鬚子，在那裏發楞，像是想着一件甚麼爲難的事情一般。老爺看了，大是不解，不禁問道：『九兄你聽我這篇拙作，可

還配得來你這個人？」只見他正色道：「甚麼話？老弟，你這個樣兒的大筆，可還有甚麼說的；就只我這麼聽着，裏頭還知一點過節兒，你還得給我添上。」老爺忙問：「還添甚麼？」他道：「你這裏頭，沒提上我們姑奶奶；我往往看見人家那碑上，把一家子都寫在後頭；再你還得把你方纔給兩小子起的那兩名字，也給寫上。」老爺道：「啊！不是這等辦法，文章各有個體裁，碑文是碑文，生傳是生傳，這怎好幌在一處？如果要照那等體裁，豈但老兄的子女，連嫂夫人的姓氏，以至你生於何年月日，將來沒於何年月日，葬於某處，都要入在後面，這是你一百二十歲以後的事，此時如何忙得？」鄧九公道：「我不管那些，我好容易見着老弟你了，你只當面兒給弄齊全了，我就放心了。」老爺被他弄得沒法，只得另要了張紙，給他寫道：「公生於明崇禎癸酉某年月日，以大清某年月日考終，合葬某處。元配某氏，先翁若干年卒。女一，亦巾幗而丈夫者也，適山東褚生。子二，世駿，世馴。」他看了這纔歡喜。又笑嘻嘻的遞給安老爺說：「好兄弟，你索興把後頭那幾句四六句兒也給弄出來。」安老爺道：「老哥哥你這可是攪了，那叫作墓

誌銘，豈有你一個好端端的人，在這裏我給你銘起墓來的理？」鄧九公道：「咻！老弟拿着你這麼個人，怎麼也這麼不通，一個人活到九十歲了，要還有這些忌諱，那就叫貪心不足，不知好歹了。」老爺在書堆裏，苦磨了半世，不想此時落得被這老頭兒道得個不通？想了想他這句話，竟自有理，便思索了一刻，又在後面寫了一行，寫道是：

『銘曰，不讀書而能賢，不立言而足傳，一德無慚，五福兼全，宜其克昌厥後也，而區區者若不予畀焉。乃亦終協熊占，其生也變，且在九十之年。嗚呼，此其所以爲天，後之來者視此阡。』

老爺念過這一遍，又細細的講給他，聽了只道了句：『得了得了。』跳起來，爬下給安老爺磕了個頭，老爺忙得還禮不迭。又聽他說道：『老弟呀！還是我那句話，我這條身子是父母給的，我這個名是你留的。我有了這件東西，說道得了天塌地陷，也是瞎話，橫豎咱們大清國萬年，我鄧振彪也萬萬年了。』說着，又親自給安老爺斟了一杯酒，他自己大杯相陪。安老爺此時，事是完了，禮是送了，合他放量喝了一回，吃過飯，

便過廂房去安歇。此時那個蔴花兒，是合鄧九公的那班小小子混熟了。褚一官自己搬過來陪着安老爺，又叫了隨緣兒進來伺候。

過了兩日，便是鄧九公的壽辰，早有褚一官同他那班徒弟門客，大家張羅着，在府城裏叫了兩班小戲。這日廳上也挂了些壽畫壽聯，大家也送了些壽桃壽麵，席上擺着壽酒，台上唱着壽戲，男客是士農工商俱有，女眷是老少村俏紛來，有的獻過壽意的，有的道句壽詞的，無非拜壽賀壽。祝壽翁的百年長壽，把個鄧九公樂的張羅了這個，又應酬那個。當下把衆男客讓在廳上正中二間，衆女眷讓在那個西梢間。因恐安老爺合那班俗人，坐不到一處，便在東梢間，另設了一席，讓到那裏去坐；又特請本地四位鄉紳，來作陪客。這四位鄉紳，一位姓曾，名異撰，號瑟菴，因無心進取，便作了個裝點山林的名士。一位覆姓公西，名相，號小端，因家道殷實，捐了個鴻臚寺序班。一位姓冉，名足民，號望華，是個教官，截取的候選知縣。一位姓仲，名知方，號笑岩，是個團練鄉男，出力議敘的六品職銜。安老爺見這班人，都是聖門賢裔，心中十分敬重。當下彼此

見過禮，早見鄧九公笑呵呵的先過這席來，把盞安席，斟了一巡酒，將坐下，便指着安老爺向那四位陪客說道：『我這位把弟，他有個不醉的量，今兒個屈尊你四位，讓他多喝幾盅。再我還有句話，先告個罪，在你四位跟前，交代在頭裏，你四位可別覺着。說：『你們都算孔聖人的徒孫兒了，照着素來惜我也似的那麼惜他，合他混抖擻酸的，人家那肚子裏，比你們透亮遠着的呢！我可白告訴你們。』說罷又哈哈大笑，隨各各的陪飲了一杯，便到別席張羅去了。這裏四位陪客，見安老爺是個旗人，本就不甚在意，再加上鄧九公這套只顧一面兒的話一交代，在個姓會的聽了，心裏來就有些大不受用，便益發不來周旋這位遠客，只他四個高談闊論起來。安老爺此時倒落得一個人，默坐那裏看戲。無如老爺的天性又生來的合看戲這樁事不甚相近，甚慙叫作賓白合套，切末排場，平日一概不會留過這番心，再講不到梆子二簧子。因此只管看着，却是一絲不懂，但見滿台刀鎗並舉，鑼鼓齊喧，一時又見從上場門，跳出個黑盔黑甲的異臉人來，也不聽得他唱，只拿了桿鎗，哇呀呀哇呀呀，喊了個地動山搖；咕咚咚咕咚咚，跳了個塵飛烟

起。鬧了半日，忽然聽他道了四句白，第一句却道得是：『力拔山兮氣蓋世。』這句老爺懂了，接着留神聽下去，他果然道得是『那首垓下歌。』纔知這人扮得是西楚霸王。原來台上這半日演的，正是楚漢爭鋒的故事，這段涼水通鑑，老爺是濫熟的，因而便要往下聽。聽他唱的是些甚麼？一霎時前場笙笛合奏，鼓板輕敲，老爺側着耳朵，一字字跟着聽明白兩句。唱道：『是蓋世英雄，始信短如春夢。』正在聽得，有些入神兒，忽聽左首坐的那個曾瑟菴望那三個說道：『人生在世，既作了個蓋世英雄，焉得不短如春夢。這位霸王果然能照我家子哲公一般，領略些沂水春風樂趣，自然上下與天地同流了哇！又怎得會短如春夢』他一句話沒講完，猛可的又聽那個仲笑岩說道：『到底還是他算不得個蓋世英雄；這場事當日要遇得我家子路公，那等本領，敢怕那八千子弟兵，早一個個急公向義，親其上死其長的，先到了關中了，又何愁有十個韓信一百面埋伏。曾瑟菴聽了說道：『罷了罷了！笑岩你莫來替你家那位子路公撐門面；他要果然有些真本領，也不到得夫子哂之，受那番駁斥了』仲笑岩見曾瑟菴賣弄他家先賢的高風，挑擗日

家先賢的短處，早有些不悅。也回口道：「須比你家那位子哲公，只合些若大若小的孩子嘶混的有幹頭些。」那瑟菴便翻着雙白眼說道：「不敢欺你，可知夫子喟然而歎：『吾與點也。』」正賞識得是他那些兒沒幹頭處。」坐中那個冉望華，是個退讓不違的人，見他兩個爭競起來了，慌得把身子望後偃了一偃，望着那個覆姓公西的說道：「小端你看今日這等個禮樂雍容之地，他二位倒一言不合，鬪起口來，區區止不過志在溫飽，自問是斷斷周旋不來的，這事只得要借重你這位大君子了。公西小端見冉望華把場是非，磨兌到他身上來了，忙道：「惶恐惶恐，這事小弟也遜謝不敏；所以不敢固辭者，誠以今日承主人的盛意，原爲請我們來作個小小儷介，奉陪這位水心先生，我們倒不可在遠客面前，有失家風，致傷雅道！」說着，便離位出席，向曾仲兩家各打了一躬，勸他兩個和息這場口角。」安老爺坐在上面，看他四個鬧了這半日，通共穿插的是他各人各人的先哲子路曾皙再有公西華侍坐言志的那章論語。這樁事不比聽戲，可正彈在安老爺白癢癢筋兒上了。當下見公西小端只管那等揖讓周旋的贊襄了一陣，曾仲兩個依然是一邊

盛氣相向，一邊狂態逼人，把個冉望華直嚇得退避三舍。安老爺倒有些看不過，不禁欠了欠身勸道：『四位先生，方纔我看你大家這番舉動，固是不愧家學淵源，只可惜未免有些爲宋儒所誤。依我鄙見，此刻望華不須退讓，小端暫省繁文，瑟庵且自休縱高談，笑岩也莫過爭閒氣。你四位先得明白明白這章書，不是這等講去。』他四個一聽這話，各各詫異，暗說：『不信我們門裏出身的，倒會不及個門外漢了。再說這章書，我們只看高頭講章，也不知看過多少次了，怎的說不是這等講法呢？』四個人便不約而同的問着安老爺說：『先生你這話怎講？倒要領教。』安老爺道：『大凡我輩讀書，誠不得不詳看朱註，却不可過信朱註；如不詳看朱註，我輩生在千百年後，且不知書裏這人爲何等人，又焉知他行的這樁事是怎的樁事，說的話是怎的樁話。過信朱註，則入腐障日深，究未免離情理日遠。須要自己拿出些見識來讀他，纔叫作不枉讀書。卽如這章書，揆情度理，我以爲你家四位先賢，在夫子面前侍坐言志時節，夫子正是賞識三子，並未嘗駁斥子路。不但未嘗駁斥子路，轉有些駁斥曾皙，讀者正不得因「吾與點也」一句，拍

高會哲；因『夫子哂之』一句，看低子路，何也呢？三子中如子路的可使有勇知方，冉子公西兩個的可使足民，願爲小相，不待今日，早在夫子賞識之中。這句話只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那章書，便是夫子給他三個出的切實考語。然則此時夫子又何以明知故問呢？自是這日燕居無事，偶見他三個都在座中，一時想到我平日所賞識他三個的如此，只不知他三個的自信何如；果能自信，則明王復作，縱使轍環終老，吾道不行，只二三門弟子，爲世所知，亦未嘗不可各行其志；這正是大聖人一片憐才救世的苦心。及至聽他三個各人說了各人的志向，正與自己平日所見略同，所以更不再贅一辭；正所謂得意忘言，默然相賞；這便是夫子賞識三子的明證。既云默然相賞，何以三子之中，夫子獨又哂子路呢？要知這一哂，不是哂他不能可使有勇知方的，言大而夸，只後文爲國以禮，其言不讓的，朱註中也道是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只是既許其能，又怎的哂他不遜；所謂不遜的去處，又安在呢？正是哂他率爾而對。至於怎的就逼得他率爾而對，因之帶累冉子公西兩個作許多難，以致會把位大聖人傷到喟然而歎。這場是非，可都是會

子哲那張瑟鼓出來的。」安老爺講到這裏，不但仲冉公西三個，聽不出這句話頭，便是那位名士曾瑟菴，也認不清這條理路。便道：「水心先生，你這話就叫人無從索解了！」安老爺道：「固也，待我言之。你不見朱註中，明明道着句四子侍坐，以齒爲序麼？按子路在聖門最爲年長，曾哲次之，冉有又次之，公西華最幼。這章書記着開首第一句，記他四個的名次，便是他四個坐次。按着坐次講話，夫子自應先問子路。只是先生之於弟子，正不必逐位逐位的去向他應酬，想來當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這句話，自然是望着大家籠統問的。不然，何以不會見夫子開首先問一句「由爾何如？」呢？只這等望着大家籠統一問，恰好又見坐中除了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之外，多着一個曾哲。這曾哲，却是終二十篇論語，不會見提起的一個人。可想而知夫子問話時節，一片心神眼光，都照在他身上，是想聽他講講，他究竟又是怎的個志向？無如那時節，他正在那裏鼓瑟，茫然不會理會到夫子這番神理，何以見得？禮，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那曾哲正當夫子問話時節，不曾留心到此，已經算得個疎略了。豈有夫子既然問話

之後，有意置之不答，轉去取瑟而歌之理？然則那時節，他便在那裏鼓瑟可知。子路那副勇往直前的性兒，却又不能體會到此，見夫子問道這等一句話來，一時沒人回答，我既年長，我又首座，我便語了。彼時夫子正望着曾皙應聲而談。忽的被子路憑空一岔，既不便告訴他說：「我是想叫曾皙先講。」又不好責備他說：「你不應先曾皙作答。」只有付之一笑了。這正叫作事屬偶然，無關大體。然則後文經曾皙一問，怎的又道出「爲國以禮，其言不讓」那等個大題目來呢？夫子正是曉喻曾皙說：「我問的，正是何以酬知，酬知不外爲國；爲國必先以禮；以禮無如克讓。我因他只一句話，便不肯讓人先講，所以笑他這句話，要文言道以俗情。」按如今的世俗話講起來，只不過叫作笑他沒眼色，所以說夫子未嘗斥駁子路。然則夫子明明道得句「吾與點也。」又何以見得是斥駁曾皙呢？原情而論，先生只管整襟而談，弟子只管鼓瑟不理，此時代夫子設想，已經就不能沒些不然曾皙之意。及至子路率爾，也率爾過了，夫子哂之，也哂之過了，便依着坐次，也該這第二座的曾皙開談了。不道他依然還在那裏鼓瑟，又何以知之？看夫子

合冉子公西兩番問答過後，他還不會到得鼓瑟希。其爲那時節，他依然還在那裏鼓瑟，又可知夫子心裏自然益發覺得不然了。沒法只得越過他去，聽冉有講，恰巧那個冉子又有退無進的，見子路破哂，又見曾皙不答，他便不敢越席而對。夫子見他沒話，就不得不問那句「求爾何如。」以致他一爲難，纔講了句方六七十，又退縮成個如五六十。纔講了句，可使足民。又周旋了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這句話，在冉子雖未嘗一定推尊公西華爲君子；在公西華自問，却正是個素嫻禮樂的人，因之一時也難於開口。夫子見他也沒話，又不得不再問那句「赤爾何如。」以至他一爲難，未曾說話，先謙了句「非曰能之，願學焉。」纔說得句「宗廟之事，」又謙作個「如會同。」完來「願爲相焉」之上，還特特的加了個小子。直到此時，曾皙始終還在那裏鼓瑟，夫子却有些不耐煩，候他曲終了，便問他句「點爾何如？」他這纔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未曾言志。又先說了句「異乎三子者之撰。」夫之道何傷乎？也只道他無論怎的個異乎三子，總不出天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那一問。那知他竟話來！他的話講完了，夫子的心便傷透了。

你道：「夫子又傷着何來？」彼時夫子一片憐才救世之心，正望着諸弟子各行其志，不沒斯文，忽然聽得這番話，覺道如曾皙者，也作此想，豈不正是我平日浮海居夷那番感慨，其爲時衰運替可知，然則吾道終窮矣，於是乎就喟歎曰：「吾與點也。」這句話正是個傷心蒿目之詞，不是個志同道合之語。果然志同道合，夫子自應莞爾而笑，不應喟然而歎了哇！再不料那曾皙又不曾理會夫子這番神理，還只管以後管問夫子三子者之言何如，只管問夫子何哂由也？只管問唯求唯赤則非邦也與！以至夫子煩惱不過，逐層駁斥，一直駁到底，你大家不信這話，只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默誦「到孰能爲之大。」摹想夫子那幾句話的神理，那一句不是駁斥他的。只此便是子路因他貽笑，冉子公西因他作難，夫子因他喟然而歎，所以駁斥他的原由。這樁公案，據理而斷，子路的直率，直率得可原。曾皙的狂簡，狂簡得無禮。宋儒中如考亭伊川明道諸君子，大半是苦拘理路，不問性靈的。見了夫子哂之一句，只道着個哂其不遜，却又解不出其不遜的所以然。又震於「吾與點也」一句，反覆推求，不得其故，便鬧到什麼胸次悠然而了，堯舜

氣象了，上下與天地同流了，替曾皙敷衍了一陣，以致從南宋到今，誤了天下後世無限讀者。今日之下，你四位死要合台上這個優孟衣冠的西楚霸王，接演這本待坐言志的續編，我以為也就大可不必了。」當下曾瑟瑟，仲笑岩，冉望華，公西小端，聽安老爺講了這章書，四個人閉口無言，面面相視，想道：「從入學以至通籍，不但不會聽得塾師講過這等一章清楚書，大約連塾師也未必作過這等一個明白夢。」當下便是第一個不服的那個曾瑟瑟，第一個首肯，趕着安老爺滿臉堆歡的叫了聲老前輩，將要說話，那仲笑岩早振臂直前的搶過來說道：「你算了罷！這還鬧甚麼老前輩呢！碰見這個樣兒的手，還不值得爬下磕個頭，拜老師嗎？」說着，他早五體投地的拜下去，那三個見他拜下去，各各連道有理，也隨他拜下去。安老爺向來諸處謙光，只有遇着人拜他爲老師，從不推讓。他道是「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只道是「有教無類。」見這四個拜倒在地，只出位還了個半禮。正在拜着，不防鄧九公喝得紅撲撲兒的一張臉，一腳踏進來，見了詫異道：「你們五位，這是個甚麼禮節兒？」那四個拜罷起來，便粗枝大葉，把前項話告

訴了他一遍。只聽得他掀着長髯，哈哈大笑，說道：「我說如何？」因又拍着胸脯子說道：「告訴你們，鄧老九的好朋友，沒有札空鎗，賣癍搶藥的；不信打聽打聽人家，到了咱們山東這麼幾天兒，倒收了六個門生了。」說着，便坐在這席，合安老爺大盃價暢飲起來。飲了一巡，安老爺看了看台上的楚漢爭鋒是唱得完上來了，廳上的男客女眷，也散得淨上來了，便大家忙着吃過早飯。一時酒闌人散，樂止禮成。送了四位陪客走後，安老爺合鄧九公便進去安置，外間自有褚一官一班人料理。

接着第二三日，又熱鬧了兩天。到了第四日，老爺便要告辭，褚大娘子就苦苦的不放說：「等消停消停，我們還要單唱台戲，請你老人家樂一天呢！」鄧九公道：「姑奶奶你不用合他提那個聽戲這樁事，警不動他。」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難得到我們山東走這邊，去登泰山一望；你前日不說，我們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寬的莫如東海嗎？等過一天，愚兄陪你去登回泰山，望回東海如何？」安老爺聽得這話，先就有些高興，又聽鄧九公說道：「你先別樂，這還不足爲奇，等咱們登罷了泰山，望過了東海回

來，我還帶你到一個地方兒去見一個人，保管這個人准投你的緣；這個地方兒，也對你的勁」這正是：

『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門難爲言。』

鄧九公同安老爺登泰山望東海之後，還要去到個甚的地方，見個甚等樣人，下回書交代。

第四十回

盧吃驚遠奏陽關曲

眞幸事穩抱小星詩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在鄧家莊給鄧九公祝壽，事畢便要告辭，他父女兩個是苦留不放。鄧九公併說，要請老爺去登泰山望東海以後，還要帶老爺到一個地方去見一個人。安老爺見他說得怎般鄭重，不禁問道：『九兄，你我只望望泰山東海，也就算得個大觀了；你還要我到甚的地方，見一個甚的人去？』鄧九公道：『你別忙，等我先告訴這個來歷。我這莊兒上，有個寫字兒的姓孔的，叫作孔繼遙。我們莊兒上大夥兒都叫他老遙；據這老遙自己說，他是孔聖人的子孫，合現在這個衍聖公，還算得個近支兒的當家子。聽他講究起孔聖人墳上那些古蹟兒，廟裏那些古董兒來，那真比聽台戲還熱鬧。他說這些地方兒，他都到了的，就連衍聖公，他也能見得着。他兩次三番的邀我去

逛逛，我想我這肚子裏斗大的字，通共認不上兩石，可瞎鬧這些作甚麼？如今難得老弟你來了，你也是個空身子，莫如多住些日子。等我稍停兩天，咱們就帶上那個老遙先生逛了泰山東海，回來再到孔陵聖廟去瞧瞧，就拜拜那個衍聖公，你合他講說講說。你想這對你的胃腕不對，安老爺聽了，當下只樂得手舞足蹈說道：『九兄你這話何不早說？這等地方，如何不去？既如此，等我寫封家信回去通知家裏，我就耽擱幾天，何妨？』他父女兩個見留得安老爺不走了，自是歡喜。當下商量怎的上路，怎的登山，怎的攜酒，怎的帶菜。正在講得高興，只見褚一官忙碌碌從外面跑進來，一直跑到安老爺跟前，請了個安，說道：『二叔大喜。』老爺忙問甚麼事，他道：『家裏打發戴勤戴爺來了，說少大爺高升了，換上紅頂兒，得了大花翎子了。』老爺聽了，先就有些詫異，忙問：『他升了甚麼官了？』褚一官道：『這個官名兒，我學說不上來，戴爺在外頭解包袱拿家信呢！就進來。』說着，早見華忠等一干人跟了戴勤進來。戴勤進了屋子，匆匆的先見過鄧九公，轉身便給老爺請安叩喜。老爺此刻忙的不及問他別的，只問：『大爺到底

做了甚麼了？」他先把手裏那封信遞上去，這纔吞吞吐吐的問道：「奴才大爺，賞了頭等轎加了個副都統銜，放了烏裏雅蘇台的參贊大臣了。」安老爺聽得這句話，只啊啾一聲，登時滿臉煞白，兩手冰冷，渾身一個震顫兒，手裏的那封信，早顫的忒楞楞掉在地。緊接着，就雙手把腿一拍，說道：「完了！」鄧九公忙問：「老弟，你這是怎麼說？」安老爺只搖搖頭，望空長吁了口氣，說道：「九兄，這話一言難盡，你我慢談。」這個當兒，葉通早把公子那封稟帖，揀起來遞給老爺；拆開一看，見上面無非稟知這件事的原由，却聲明其餘不盡的話，都等老爺回家面稟。老爺看完，把信交給葉通，便問戴勤道：「你是那天起身的？」戴勤回道：「奴才，是奴才大爺放下來第二天起的身；奴才來的這日，奴才大爺還在海淀住着，不曾回家。大爺叫奴才就便請示老爺，幾時可以回家。奴才太太，却叫奴才回老爺，請老爺務必早些回家纔好；並有許多事，都等老爺回去，請示定奪呢！」安老爺點了點頭，說道：「這個自然。」因回頭向九公道：「九兄，承你爺兒們兩個一番厚意，非我苦苦要行，如今岔出這樁意外的事來，其實不好

就攔了，我就此告辭，明日五鼓便走。」說着，便吩咐家人們，去歸着行李。鄧家父女見這光景，知是不好強留，只得一面收拾今晚的送行酒，一面預備明早的上馬飯，給老爺送行。一時擺上酒來，老爺勉強坐下，此時甚麼叫作登泰山，望東海，拜孔陵，謁聖廟，以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怎的個侍坐言志，老爺全顧不來了；只擎着盃酒，愁眉苦眼，一言不發的，在坐上發楞。讀者，你看這老頭兒，這一楞，楞的好生叫人不解。清朝設立西北西南那兩路鎮守邊疆的，這幾個要缺，每年到了換班的時候，凡如御前乾清門的那班東三省朋友，那個不羨慕這缺，是個發財的利途。便是有等獲罪的卿貳督撫，又那個不指望這途，作個轉機的生路。如今安公子纔不過一個四品國子監祭酒，便加了個二品副都統銜，已經算得個越級超升了。再講到那枝孔雀花翎的貴重，只看外省有個經費不繼，開起捐來，如那班坐擁厚貲的府廳司道，合那班盤剝重利的洋商鹽商，都得到上萬的銀子，纔捐得這件東西到頭上。安公子一旦之間，兩樁都得了，可不算得個意外的榮華，飛來的富貴麼？怎麼安老爺得了這個信息，不樂得眉開眼笑，倒楞到苦眼

愁眉起來？這是個甚麼道理？從來各人的境遇有個不同，志向有個不同；到了性情，尤其有個不同。這位老爺，天生的是天性重，人慾輕，再加一生蹭蹬，半世迂拘；他是容易教養成那等好兒子，不是容易物色得那等兩個好媳婦，纔成立起這分好人家來。如今眼看着，書香門第是接下去了，衣飯生涯是靠得住了。他那個兒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名外圖利。他那分家計，只安分守己的，也便不愁溫飽，正用不着叫兒子到那等地方去，死裏求生。按安老爺此時的光景，正應了「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的那兩句俗語，再不想憑空裏無端的岔出這等個大岔兒來。這個岔兒一岔，在旁人說句不關痛癢的話，正道是「宦途無定，食路有方。」他自己想到不違性情上頭，就未免覺得兒女傷心，英雄短氣。至於那路途風霜之苦，骨肉離別之難，還是他心裏第二第三件事。所以此時只管見安公子這個珊瑚其頂，孔雀其翎，搔獅其補，顯耀非常的去幹功名，他只覺這段人慾，抵不過他那片天性去。一時早把他那一肚子書毒，合半世的牢騷，一股腦子都提起來，打成一團，結成一塊，再也化解不動。

，撕撈不開了。因此他就只剩了擎着杯酒，一言不發，愁眉苦眼的，坐在那裏發楞了。那鄧九公是個熱腸子人，見安老爺這等樣子，一時測不透其中的所以然，又是心裏着急，又是替他難過。便不問長短，只就他那個見識，講了一篇不入耳之談，從旁勸道：

『老弟，你不是怎麼着？人生在世，坐官一場，不過是巴結戴上個紅頂子；養兒一場，也不過是指望兒子戴上個紅頂子。如今我們老賢姪，這麼個歲數兒，紅頂子是戴上了，大花翎子是扛上了！可是人家說的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從這麼起幾天兒的工夫，封侯拜相，你就剩了作老封君享福了麼！這還不樂？怎麼倒愁的這麼個樣兒？真個的拿着你這麼個人，不信會連這點兒看不破嗎？』他這套話一講，纔正講得是安老爺心裏那裏皮面兒。老爺待要不答，想了想，自己正在憂患場中，有這等個向熟的人，殷勤相勸，也自難得；待要合他談談自己這段心事，一時合他怎生談得明白。沒法，只就他嘴裏的話，鍊字鍊句的鍊成一句，對他說：『看的破，忍不過。九兄，你只細細的體會我這六個字去，便曉得我心裏的苦楚。』鄧九公那個粗豪性兒，如何打得來這個悶葫蘆

他聽了這話，只擰着個眉，扎巴着兩隻大眼睛，瞧着安老爺。看他那光景，一時比安老爺本人兒煩的還煩，只這等獸獸的瞧了半日。忽然見他把胸脖子一挺，說道：「老弟，你這話我聽出來咧！放心這樁事，滿交給憑兄咧！世界上要朋友是作甚麼的？」安老爺此時，纔叫個「不勝詫異之至。」忙問說：「九哥，這事你有甚麼法子呀？」他道：「你聽啊！我這半天細啞你這句話滋味兒，大似是叫我們我賢姪前回黑風崗能仁寺那樁事，把你的胆兒嚇細了。如今他走這邊遠道兒，你一定有個不放心，怕有個失閃兒，我有主意。」說着，揮拳撈袖的纔要說他那個主意，忽然又道：「你等等兒，等我們家裏先商量量着。」說着，便大嚷着叫道：「姑爺，姑奶奶？」褚大娘子正在套間裏忙着打點東西，褚一官是在廂房裏，幫着捆箱子，聽得他家老爺子這聲嚷，忙的都跑了來了。鄧老頭兒，見他兩個來了，便道：「你們倆坐下，我有話說。」當下便先合他女兒說道：「你乾老兒，現在因他家老大出口，有點子不放心；他心裏在這兒受着窄呢！照咱們這個樣兒的交情，他既受了窄，咱們要不給他冒股子勁，那還算交情了嗎？如今我的

意思，想要叫姑爺保着他去，走這邊；倘或道兒上有個甚麼事兒，到底有個仗膽兒的，也叫你乾老兒放點兒心；姑奶奶你想，我這個主意怎麼樣？」安老爺一聽這話，心裏暗笑說：「這老頭兒，這纔叫個問官答花，驢唇不對馬嘴；這與我的心事甚麼相干？」忙說：「老兄豈有你這樣年紀，倒叫大姑爺遠行之理，這事斷斷不可。」他道：「你別管，我們，姑爺在豕裏，也是白獸着，趁着我還硬朗，叫他出去到官場中，巴結巴結；萬一遇着個機會，謀幹個一官半職，也是件兩全其美的事，老弟你到別爲難。」這邊褚大娘子還沒開口，褚一官到底是老實人，聽了便說：「罷了！老爺子可是這話麼？也有你老人家養活了我半輩子，這會子瞧着你老這麼大年紀，我倒擺下跑這麼遠去，自己找官兒作的；真個的我也忒認得官兒了，知道我有那造化沒有呢？」褚大娘子的性情，却又合他丈夫不同；方纔聽他父親一說，就早合了他的意思，你道：「爲何？」難道他果的看得他那個老玉那般重，看得他這褚一官這般輕，無端的就肯叫他到烏里雅蘇台，給老玉保鏢去不成？非也；他是這兩年，合府上這陣走動，見安太太那等尊貴，金玉姊妹那等

富麗，他把個脚步眼界鬧高了；執斷唵喇，一心只想給他家一官，大小也鬧個前程兒，他好借此作個官兒娘子。聽裕一官這等說，他便說道：『不是這麼着，你聽我說，這件事不值甚麼？家裏有我呢！咱們索性把東莊兒的房子，交給莊客們看着，我還攪回來，跟老爺子住，早晚兒也好照應，你只管幹你的去；就留你在家裏，也是六枝兒刮癢，癢兒敷餘着一個。』說着，他倒站起來，向安老爺拜了一拜，說道：『就是這麼着了，只求你老人家把這話好好兒的替我托付托付我們老玉罷！我也不會花說柳說的一句話，我就保他不撒謊，出苦力，這兩條兒；再講本事呵！不是我過於獎他，可掛拉棗兒有線限』鄧九公在旁，呵呵的笑道：『姑奶奶你這是何苦來！』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這一來你放了心了罷咧！再要不甘心，我還有個人，我們那個大鐵鎚陸老大，老弟，你也不見過他嗎？你來的頭裏，我原說叫他同女婿倆人接你去，沒得去，你就來了；如今我還打發他們送你回京，就叫他們去替我給我們老賢姪道喜，這事也得合我們老賢姪商量。』說罷，就回頭吩咐他女婿道：『姑爺這話你明白了；你別爲我就誤了事；你瞧

不得老頭子慶了九十了；靠得住老天，還賞幾年子老米飯吃呢！你只管安心去你的。你出去，就把這話告訴陸老大人；你們也別累贅，連夜趕着收拾收拾，馬上梢上個小包袱子，明日就跟了走了；到京裏瞧光景，是用得着你們，用不着你們；果然用得着你們，再來取行李，多遠兒呢！大概也還有這工夫，就這麼辦咧！」褚一官平日在他泰山跟前，還有個東閃西挪，到了在他娘子跟前，却是從來說一不二。如今兩下裏一擠，他响也不敢响，只有一句一答應的，儘着答應。便出去找陸保安，收拾行李馬匹去了。安老爺見他一家這等個至誠向熱，心下十分不安，覺得有褚陸這等兩個人跟去，也像略爲放心；一時倒覺不好推却，只得應允；轉向他父女稱謝了一番。當下合鄧九公吃了幾盃，因是明日起早，飯罷，便各各安置。褚大娘子去照料了褚一官一番，又囑咐了他許多話。回到上房，合他家那位姨奶奶，兩個張羅了這宗，又打點那項，整忙了一夜，不會得睡。次早纔交五鼓，安老爺合鄧九公都早起來，褚一官陸保安兩個，已經遍體行裝的上來伺候。九公一見他兩個，便道：「可是我昨日，還落了囑咐一句要緊的話，你們這一去

，見着少大爺，不比從前，可就得上台唱起戲來了；見面得跳倒爬起，說話得噉兒噉兒，還照得着督府衙門那些戈什哈排場兒，稱他大人，你們自己稱是小的，那纔是話呢！別說靠着我這個面子兒，合你們兩腦袋上鈕子大的那個金頂兒，合人家套交情去，這齣戲可就唱砸了。」二人聽了，只有連連答應。當下安老爺忙忙的一面吃些東西，一面催齊車馬，便辭了九爺帶同小程師爺，褚陸兩個，並一衆家丁上路；鄧九公一直送到岔道口，纔合安老爺洒淚而別。

公子自從他家老爺前往山東去後，那一向適值國子監衙門，有幾件應奏的事，他連次赴園，都蒙召見。接着吏兵等部，有兩次奏派驗着揀選的差使，也都派得着他，因此就把這位小爺，執得十分高興。恰巧那個當兒，正出了個內閣學士缺，祭酒的名次，題本裏原得開列在前，他自己心裏的紅算計，下次御門這個缺，八成兒可望。過了幾日，恰好衙門裏封送了一件，某日御門辦事抄來的，他算了算，這日正是國子監值日。因是御門的時刻，比尋常較早，他先一日，便到海淀住下。次日上去伺候御門事畢，一時一

班卿相，各歸朝房，早聽得大家在那裏紛紛論說，某缺放了某人，某缺放了某人，只這回的閣學缺，放了乾清門翰詹班，又過了一個缺了。他這纔知道這缺，不會放着他；得失之常，一時心裏，倒也不覺得怎的。候了一刻，奏事的也下來了，叫起見的單子也下來了，他見不會叫着，便同一衆同寅散值，回到外朝房吃飯。將吃完飯，只見一個軍機蘇拉進來向他說；『烏大人打發蘇拉出來，叫回大人，吃完了飯別散，請到烏大人園子裏去，有話說。』原來那時烏克齋已經進了軍機。安公子聽得老師叫，便忙忙的催着家人吃了飯，辭了諸同寅，到老師園子而來。將進門，恰好烏大人也散朝回來，一見他便滿臉是笑，却又縐着雙眉說了句『恭喜，放了這等一個美缺』安公子還只當是今日這個開學缺到底放的是他，先笑盈盈的答應了一聲『是。』烏大人見他沒事人兒似的，便問說：『難道你沒得信麼？』他這纔問老師說：『門生沒得甚麼信！』烏大人道：『我的爺，你賞了頭等轄，放了烏里雅蘇台的參贊了。』只這一句，安公子但覺頂門上轟的一聲，那個心不住的往卜亂迸，要不是氣臊擋住，險些兒不會迸出口來，登時臉上的氣色大變

；那神情兒，不止像在悅來店。時見了十三妹的樣子，竟有些像在能仁寺撞着那個和尚的樣子。烏大人見他如此，說道：『你先別慌，咱們到裏頭去說。』說着，一把拉住他進了兩重門，一路過假山，渡小橋，繞竹林穿花徑，來到一處，三間小小的精緻書房裏坐下，早有家人送上茶來。這位爺，此時莫講想升開學，連生日都嚇忘了。但聽老師向他說道：『龍媒昔人有云，讀萬卷書，不可不行萬里路，如你這等英年，正是爲國資力的時候，作這蓬壯遊也好。只是這條路，你走着却大不相宜，便怎麼好？雖然如此，聖人定有一番深意存焉；老賢弟，你倒不可亂了方寸，努力爲之。』安公子這纔定了定神，問道：『只不知門生怎的忽然有這番意外的更調，敢請示老師，上頭提到放門生這個缺，被時是怎樣個神情？』烏大人道：『我要在跟前也好了；向來放個要緊些的缺，軍機見面時候，上頭總有個斟酌；今日烏里雅蘇台這件四百里報缺的摺子，是軍機見面下來的，也不會叫第二面；不想摺子下來，就夾下個硃筆條子來，放了你了。』安公子聽了，便站起來說道：『這實在格外天恩；門生的家事，老師盡知，這個缺，門生怎的個

去法？怎生還得求老師栽培門生，想個方法挽回這事纔好。」說着，便淚如雨下。烏大人也太息一聲道：「龍媒，這個何消你說，但是此時已有成命，如何挽回得來，只好看機會罷！如今且自預備明日謝恩要緊；你的謝恩摺子，我已經叫我們軍機處的朋友們給我辦妥當了，明早並且就是他們替你遞，你可想着給他們道乏。」說着，便叫：「來個人兒呀！」當下見個小廝答應着進來。烏大人道：「你把大爺的帽子拿進去，告訴太太，找我從前戴過的亮藍頂兒，大約還有，就把我那個白玉喜字翎管兒解下來，再拿枝翎子；你就回太太，無論叫那個姨奶奶，給拴好了，拿出來罷！」那個小廝去了一刻，一時捏得停當，托出來。烏大人接過去，又給收拾了收拾，便叫安公子戴上。他謝了一謝，這纔想起見師母來。只見烏大人扭了扭頭，臉上帶着些煩煩兒的說道：「師母又犯了肝氣疼了。」當下安公子只覺心裏還有許多話要說，無奈他只坐了這一刻的工夫，只見他老師那裏住了這部裏畫稿，便是那衙門請看摺子；纔得某營請示挑缺，又是某旗來文打到；接着便是造辦處請看交辦的活計樣子，翰林院來請閱撰文；還有某老師交題的手

卷，某同年求寫的對聯；此外並說有三五起門生故舊，從清早就來了，却在外書房等着求見。安公子見老師實在公忙的狠，不好再往下絮煩，只得告辭。一路回到下處，便忙打發小廝回家，回明太太，併叫戴勤來，打發他上山東稟知老爺；忙了半日。次日起早上去謝恩，頭起兒就叫的是他。及進去，碰頭謝了恩；聖人開口，第一句便提的是記得你是某科，從第八名提到第三名，點的探花；跟着降了幾句溫諭，仍叫第二日遞牌子。一時軍機大人下來，他迎上去見，大家又給他道喜說：『你見面甚妥，有旨意賞加了副都統銜了；等降下旨來，換了頂子，明日還得預備謝恩。』這位爺經這等一提，又提的有些熱起來。讀者，你看人生在世，不過如此，無非是被名利賺，被聲色賺，被玩好賺，否則便是被詩書賺，被林泉賺，被佛老賺，自己却又把好勝好高好奇一切心，去受一切賺；一直賺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當不起一切不來賺他，他便想上賺；也無可上那處，便熱不來子。安公子此時，纔遇着些小的一個釘子碰碰，此後正有偌大的一把棗兒嚼嚼，你叫他怎得不熱？安太太這面，這件事真好比風中攪雪，這回書又不免節外生

枝，讀者便好留心，看那燕北閒人怎生替他安家，止風掃雪，逗節成枝，出那身臭汗了？

安公子赴園，這日太太見老爺公子都不在家，恰好那兩日，張親家太太又在家裏害暴發火眼；那個長姐兒又犯了他月月肚子疼的那個病。太太吃過早飯無事，便合舅太太帶了兩媳婦四家門牌。看看門到晌午以後，忽見張進寶帶公子一個的跟班小廝，叫四喜兒，進來回說：「奴才大爺，從園子裏打發人來，回太太說：『奴才大爺賞了頭等轎，放了烏里蘇雅台的參贊大臣了。』」安太太聽了，只嚇得扔下牌，啊了一聲。舅太太接着，也道：「噯！這是怎麼？」金玉姊妹兩個裏頭：那何玉鳳聽了烏里蘇雅台五個字，耳朵裏還許有個影子，只在那裏楞楞兒的聽；到了張金鳳更不知那是山南海北，還道怎麼也沒個報喜的來呀！安太太此時是已經嚇得懵住了，只問着舅太太說：「這烏里蘇雅台，可是那兒呀？」舅太太道：「呸，姑太太你怎麼忘了呢？家裏四大爺，當日不是到過這個地方兒嗎？」安太太這纔想起來說道：「噯啲！天爺，怎麼把我的孩子，弄到這

個地方兒去了呢？再說他好好兒的，作着個文官兒，怎麼又給個轄呢？還不頂發了他了嗎？這可坑死我了！」說着，便眼淚婆婆的抽搭起來。金玉姊妹見婆婆這個樣子，也由不得跟着要哭。舅太太忙勸道：「你們娘兒三個，且別儘着哭哇！到底問問那個小子怎麼就會出了這麼個岔兒？再外甥打發他來，還有甚麼說的呀！」他只管是這等勸着，他却在那裏拿着小手巾兒擦眼淚。安太太這纔詳細的，問了問那個小廝；他便把公子叫他回太太，今日怎的在海淀辦摺子，預備明日謝恩，不得回來；並叫戴勤去，吩咐他到山東去候老爺；大爺還叫告訴二位奶奶再打點幾件衣裳，叫他帶回海淀去的話，回了一遍。太太一面吩咐去傳戴勤，一面便叫金玉姊妹兩個回家去，打點衣裳。一時戴勤來了，四喜兒取的衣裳包袱也領下來了。太太便吩咐他兩個快去罷！併說：「告訴大爺，明日謝下恩來沒事，務必就回家來見見我。」

二人領命去後，金玉姊妹兩個，依就過上房來。安太太見他姊妹，一個哭的眼睛紅紅兒的，一個還不住的在那裏擦眼淚，自己不禁又傷起心來。舅太太又說道：「姑太太

你別儘着這麼着，外甥是說是出口，到底算升了一步，兩年的工夫也就回來了；再說大喜的事，這麼哭眼擦淚的，是爲甚麼呢？」安太太未曾說話，先長吁一口氣說道：「噯！大姐，你那裏知道我這心裏的苦楚；你沒見你妹夫，是作了一任芝麻大的外官兒，把個心傷透了；平日我們說起閒話兒來，我只說了句『俗們這就等跟着小子到外頭享福去罷！』你聽他這麼話頭，一句就是那『可斷斷使不得。』他說：『一個人教子成名是自己的事，到了教得兒子成了名了，出力報國，是兒子的事；這不是老子跟在裏頭攪得的。』一跟出去，到了外頭，憑是自己怎麼謹慎，只衙門多着個老太爺，便帶累的了兒子的官聲。」大姐姐，你只聽這話，別說是烏里雅蘇台；無論甚麼地方，還想他肯跟出小子去嗎？他一個不出去，我自然不好出去。我不出去，這個玉格我倒捨得；甚麼原故呢？一則小子也這麼大了；再說既是皇上家的奴才，敢說不給皇上家出苦力嗎？就只我這兩媳婦兒，熱廝忽喇兒的，一時都離開我，我倒有點兒怪捨不得的。」說着又哭，招的兩個媳婦，益發哭個不住。舅太太是個爽快人，看了這樣子，便道：「你們娘兒倒不是這麼個

鬧法兒；你們家這不現放着倆媳婦兒呢嗎？留一個，去一個，一樁事不就結了。也有娘兒三個，儘着這麼鬧着哭的，難道哭會子就算不上烏里雅蘇台了？」安太太那片疼兒女的心腸，是既不願意自己離開兩個媳婦兒，又不願意兩媳婦之中，有一個離開兒子；聽了這話，只是搖頭。不想這話，倒正合了金玉姊妹兩個的意思，你道爲何？原來他兩個這陣爲難，一層爲着不忍看着夫婿遠行，一層也正爲着不忍離開婆婆左右；並且兩個人肚子裏，還各有各的有一樁說不出口來的事。一時聽了舅太太這話，那何小姐性急口快，便道：「娘這話也說的是那麼着，我就在家裏，服侍婆婆，叫我妹子跟了他去。」張姑娘道：「自然還是姐姐跟了他去，好姐姐到底比我有點本事兒，道兒上走着，還便利些兒；這麼大遠的道兒，再帶上這麼個我，越發叫他受了累了。」何小姐聽他這話，說得有理，一時找不出這話來駁他，急的肚子裏的那句話，可就裝不住了。只見他把臉一紅，低着頭說道：「瞧這妹妹，你難道不知道，我坐不得車嗎？」安太太聽了這話，明白是何小姐有了喜了；自己已有信兒抱孫子了，纔覺有些歡喜。將要問他，張姑娘肚子裏的

那句話，也裝不住了，說：『姐姐這話，姐姐坐不得車，難道我又坐得車嗎？』讀者，你看這等一個扛七個打八個的何玉鳳；你有來言，我有去語的張金鳳，這麼句「嫁而後養」的話，會鬧得嘴裏受了窄，直挨到這個分際，還是繞了這半天的灣兒，「借你口中言，得我心腹事」，話擠話，兩下裏對擠，纔把句話擠出來。安太太聽得兩媳婦一時都遇了喜，滿心歡喜，只悔知道得晚了，便說道：『你瞧瞧你們這兩個人，也有這麼大喜的信兒，會驚着不早告訴我一聲兒；直到這時候，驚得十分十沿兒了，纔說出來的。』說着，這幾日多少日子了，一面又抱怨兩媽媽說：『這個老東西，怎麼也不先透給我個信兒呢？』當下便要叫來，發作他兩個幾句。何小姐是怕他兩個得不是，忙說：『他們上日，就要上來回婆婆的；我合妹妹商量，想着知道是不是呢？就吵吵，索興兒過些日子再說罷！誰知這個月！兩人又都……』說到這裏，臉上一紅，只瞅着張姑娘笑；張姑娘也只剩了羞的，扭過臉去暗笑。安太太此時，樂得只不錯眼珠兒的望着他兩個，又囑咐說：『這可得小心點兒；第一不許冷的熱的胡吃，輕的重的混動，走道兒總叫個人兒拉着作點兒

，倒得常活動活動。正囑咐着，只聽舅太太合他兩個說道：『怪事，你們兩個有甚麼事兒，從沒瞞過我，怎麼這件事，兩人都嘴嚴的這個分兒上呢？』安太太也說道：『兩媳婦兒呢！還罷了，還說臉上有個下不來；我只可笑我們玉格，這個俊歌兒，眼看着這就要作哥兒的爹了，也這麼傻頭傻腦的，不言語一聲麼？』正在一頭笑着，忽然又把眉一繃，就說：『站住，先別樂大發了，這一來咱們娘兒們，不是都去不成了嗎？把我們這個俊哥兒一個人兒，扔在口外去，可交給誰呀？這事情可不是更累贅了麼？說罷，只繃了眉，歪着頭兒，在那裏默想。默了半日，忽然說道：『這可也就講不得了，只好我跟着他去罷！只求大姐姐合張親家母在家裏，好好的給我招呼着我這兩媳婦兒。』金玉姊妹兩個，聽得依然得離開婆婆，更是不願意。纔要說話，早見舅太太嚷起來了，說道：『欸！姑太太你這是甚麼話呀？你把我留在你家，招呼着外姐姐使得，你叫我合你們那個老爺，怎麼過得到一塊子呀？』他婆媳一想，這話果然是不錯，一爲難，重新又哭起來。這一哭，可把舅太太哭急了，說：『姑太太你們娘兒三個，這哭的可實在揉人的腸

子，怎麼着，我合姑姑太倒個頭兒；姑姑太太在家裏招呼媳婦，我跟了外甥去，這放心不放心呢？」安太太道：「也有這麼大遠的道兒，怪冷的地方兒，叫大姐姐你跟了他去受罪，我們倒在襟裏舒服呢？」舅太太道：「這也叫作沒法兒了哇！」安太太見他一副正經面孔，便問：「大姐姐，你這說的是真話呀？」舅太太道：「可是真話，姑姑太太只想你我這樣兒的骨肉至親，誰沒用着的地方兒？再語這個孩子，我也疼他；講到我又是一個一身無罣礙的人，別說烏里雅蘇台呀！就是叫我照唐僧那麼個模樣兒，到西天五印度去求取大藏真經，我也去了；這又有甚麼要緊的？」安太太見他這等關切，說：「真要這麼着，我就先給姐姐磕頭；這不但是疼孩子，直是疼我了。」說着，站起來，跪下就要行禮；倆媳婦一見，連忙也跟着婆婆跪下，慌得個舅太太連忙也跪下，攙住安太太說：「妹妹，你這是甚麼着呢？」他也哭了。讀者，你看這安太太這一拜，叫着天下作兒女的看着，好不難過；人知老家兒待兒女這條心，真真不是視騰問安，昏定晨省，就各報得來的。

舅太太攙住安太太，又忙着拉起金玉姊妹來。他姑嫂兩個，一齊歸坐，安太太的心裏這纔略略的放寬了些，叫了頭裝了袋烟來吃。吃着煙兒，忽然又自言自語的說道：「這還不妥當。」因合舅太太道：「這一來玉格他這個外場兒，我算放了心了，講那貼身兒的事情，可叫我怎麼着想法好呢？」舅太太問道：「姑太太說的：怎麼叫個外場兒，又怎麼叫個貼身兒呀？」安太太道：「類如他到了衙門裏，過起日子來，凡是出入的銀錢，嚴謹個裏外，甚麼穿件衣裳的厚薄，吃個東西的冷熱；這些事情，都算個外場兒的。如今我們娘兒們既不能去，有大姐姐你替我辛苦這一場，好極了，我也不說甚麼了。到他貼身兒的事，兩媳婦現既不能去；就說等分娩了，隨後再打發一個去，這也不是一個半月的事。玉格到了那裏，就拿每日早起，給他梳梳辮子，以至他夏天擦擦洗洗，夜裏披披蓋蓋這些事，無論大姐姐，你這麼疼他，這也不是驚動得舅母的，難道說一個娶了媳婦兒的人了，還叫他那個媽媽跟在屋裏服侍他不成？你說這可不是叫人沒法兒的事嗎？」這話舅太太却不好出主意了，只說：「有兒子呢？罷咧，也只好慢慢的商量。」

這個當兒，這老姑嫂兩個，只顧在這邊兒悄悄兒的說，那小姊妹兩個，却在那邊兒靜靜兒的聽，聽來聽去，也不知那句話，碰在他兩個心坎兒上了。只見何小姐兩眼睛一積伶，便笑着在張姑娘的耳邊，噓噓了兩句，不聽得張姑娘說些甚麼，却只見他不住的點着頭兒笑。恰好安太太合舅太太說完了這話，又回過頭來，問着他兩個說：『你們倆想我這話，慮的是不是？』不望這一回頭，一眼正看見兩人在那裏打體己的神情兒，因說道：『你們倆有甚麼主意：也只管說出來，咱們娘兒們，大家商量商量不好嗎？』何小姐聽婆婆如此說，將要說話，又望着張姑娘向外間努了個嘴兒；那光景像是叫他瞧瞧外間兒，有人沒人。緊接着張姑娘走到屋門旁邊兒，探着身子望外瞧了瞧，回頭只笑着，合何小姐擺手兒；那神情像是告訴他外間兒沒人。你道：『安太太家許多丫鬟僕婦，外間兒怎得會一時沒人呢？』原來他家的規矩，凡是婆兒媳婦們無事，都在廊下聽差；其餘的丫頭們，一個長姑娘不在上屋裏，早一邊兒說笑的說笑，淘氣的淘氣去了，因此一時無人。金玉姊妹見沒人在外間，他兩個這纔走到婆婆跟前，悄悄兒的回答道：『媳婦們

却有個主意；這話倒不因着玉郎今日夢出外去方纔說起，自從今年來見他的差使，是漸漸兒的多起來了，往往一進城去，就得十日半月的住着。媳婦兩個，又不好怪厭氣的，一邊一邊的，只是跟着來回的跑；原想回回婆婆，給他弄個服侍的人，總沒得這個機會；如今他既出外，媳婦們兩個，又一時不能同去，請示婆婆，趁這個當兒，給他弄個人跟了去；外頭又有舅母調理，管教這麼着，使得使不得？」安太太聽了，先點了點頭兒，又搖了搖頭兒；沉吟了一刻，纔說道：『你們這麼年輕輕兒的，心裏就肯送上這件事上頭，難爲你們倆；但是你們只知道說弄個人，却不知道這弄人的艱講究；外頭叫媒人帶去，不知道個根底，腥的臭的；只圖一時有個人使，弄到家來，那時候調理，是別想調理的出來，打發是不好打發出去。不但你們倆得跟着精心，連玉格可也就受了大累了，那可斷乎使不得；這個樣兒，我看得多了。要說就咱們家裏，這幾個女孩子裏頭，給他挑一個罷！你們屋裏兩個，還是兩個糊塗小孩子呢！我這兒的幾個裏頭，不成個材料兒的；不成材料兒，像個人兒的呢，又不合式。你們倆說，這會子，可叫我忙忙叨叨的

那兒給他現抓人去？」何小姐道：「媳婦們兩個心裏，可倒瞧准了一個，只沒敢合婆婆提到這裏。」太太想了想，說道：「哦！我猜着了，你們准是瞧上跟舅母那個丫頭的模樣兒了，敢是好，只是人家早有了婆婆家了。」兩人還沒及答言，舅太太先搖頭說：「不是，偏外外姐姐知道他有人家兒了。」安太太納悶兒道：「這可罷了我了！你們瞧准了的，這個可是誰呢？」何小姐見問，又往外看了一眼，纔到婆婆耳邊，悄悄兒的回道：「媳婦兩個纔說相准了的，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伺候婆婆的長姐兒姑娘；這個人要講他那點兒本事兒，活計兒，眼睛裏的那點積伶兒，心裏的那點遲急兒，以至他那點穩重，那個乾淨，都是婆婆這些年調理出來的，不用講了；最難的，是他那個性情兒。只婆婆止這麼一個得力的人；別的都是小事，第一伺候婆婆梳這個頭，是個要緊的；再他又在上屋，當了這些年差了，可還不知媳婦們合婆婆討得討不得？因此心裏只管想准了，嘴裏總沒敢提。」太太纔聽完這話，就笑道：「敢是你們倆想的也是他呀！這件事在我心裏，也不知過了多少過兒了；你們倆方纔慮的那個兩層，倒都不要緊；如今我這兒

拿拿放放的，都是你們倆；真要到了沒人兒了，就叫你們倆打發我梳梳頭，又有甚麼使不得的呢？再者還有張進寶的那個孫女兒招兒，合晉升的了頭老兒，這倆如今也學着幹上來了。到了別的事，我一總兒合你們說這樣句話罷！這丫頭自從十二歲上要到上屋裏來，只那年你公公碰着，還支使支使他。到了第二年，他留丫頭了，連個溺盆子都不肯叫他拿，甚至洗個腳，都不叫他在跟前，說他究竟是從小兒跟過孩子的丫頭。你就知道你這公公，拘泥到甚麼分兒上，別的話更不用深分講了。至於你們方纔說的他那幾宗兒好處，倒也不是假話，這件事照這麼辦，我心裏也儘有，只我心裏還有好些爲難。這個人得這麼個歸着，也算我不委屈他，只是我這位梅香，他還有他娘的多少累贅；不然，我方纔爲甚麼說家裏挑不出個合式的來呢？這話咱們娘兒們，還得從長商量；頭一件我覺着他，只得說還大大方方兒的，不貧不下流，只是到底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第二件，他空有那麼個模樣兒，身段兒，我只說他那皮肉兒太墨翠兒似的，可怎麼配得上我那個白小子呢？第三件，他比玉格兒大着好兩歲呢！要開了臉，顯着像個媽媽嫂子似的。

這是我心裏三宗不足處。就讓都合式，沒這三宗不足，你們只說這件事，要合你公公這麼一商量，能行不能行？」舅太太接口就說：「姑太太，你纔說的那三層！依我說，都沒甚麼的；眼下只要外甥兒出去，有個得力的人扶持他，苗點兒就苗點兒，黑點兒就黑點兒，大點兒就大點兒，都不打緊，說一定要等合你們老爺商量，他那個脾氣兒，只怕吃個雞蛋，還得挑四楞兒的呢！那可怎麼想得去呀？」安太太道：「這句話，究竟還說可以想方法兒，商量着碰去；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個長姐兒，是在我跟前告老，永遠不出嫁的了；他說：「他等着服侍我歸了西，他還給我當女童兒去呢！」你說這時候要合他說這個，怎麼說得清楚啊？」舅太太道：「這是多早晚的事，我怎樣不知這個影兒啊！」張姑娘道：「就是我過來那年，舅母跟我姐姐在園裏住的，那一程子的事麼？那時候還有他媽呢！我婆婆一進城，就說他大了，叫他媽上緊給他找個人家兒，後來說了一家子，他媽不是還帶了那個小子來，請我婆婆相看着麼？」張姑娘說到這裏，安太太說：「是有個對証在跟前兒，不然，叫你這一辯文兒，倒像我這裏坐着說，評書也似的

，現抓了這麼句話，造的謠言。」因接着張姑娘方纔的話說道：「我還記得他媽說那個小子，是給那一個鹽政鈔官坐京的一個家人，叫作甚麼東西的個兒子，家裏很過得；我瞧了瞧那小子，倒也長得渾頭渾腦的，就只臉上有點子麻子。我想着一個小子罷咧！怕甚麼呢？就告訴他媽，等定個日子，叫他們相看丫頭來罷！誰知他媽給他說這個人家兒，沒合他提過，他這天知道了，合他媽叨叨了倒有幾車話；只說他媽怎麼沒良心了，又是說：「怎麼主兒打毛團子似的，撥弄到這麼大，也不管主兒跟前，有人使，沒人使，這會子你們只圖找財主親戚，就硬把我塞出去了，」連數落帶發作的就哭鬧成一處，把他媽鬧得沒法兒了，說：「你就不肯出去，也讓我回太太一句去呀？」他也不理他媽，就跑了來，跑在我跟前，一行鼻子，兩行淚的，哭個不了；就說了方纔我講的他那套糊塗話，還說這一輩子，刀擱在脖子上都使得，也別想他離開我咧！大姐姐，你說這是他娘的苗子不是？」舅太太聽了，只抿着嘴兒笑說道：「姑太太，我可多不得這件事呀！我只說句公道話，這固然是這丫頭的良心，也是你素來與他的恩典。你可得知道，你們那個

丫鬟，何等心高志大呀！素來就講究個拿身分，好體面，愛鬧個酸款兒。你安知他不是跟着你，這麼女孩兒似的養活慣的，不肯低三下四的，跟了那個蠢頭笨腦的奴才小子去呢？」金玉姊妹，聽了這話，齊聲說：「舅母這話，說得是極了；再還有一說，人第一難得是彼此的合個性情兒，他又正是從小兒合玉郎一塊兒混，混大了的。」舅太太說：「好哇！就是這話了！這話我可是白說，主意還得姑太太自己拿定。」這位老太太心裏本不在又是疼兒子，怕他沒人，又是疼丫頭，怕他失所；一時聽了這套有成無破的話，想着這件一舉三得的事，就把他們那位老爺，是怎麼個難說話也忘了，不由得說道：「你們娘兒三個，這話也說得是，就是這麼着。」纔說了這句，下文還沒說出來，金玉姊妹兩個，見婆婆應了，樂得忙着跪下，就磕頭。安太太笑道：「呸！你們倆先別磕頭啊！知道我這個媒人作得成不成呢？」這裏正說得熱鬧，何小姐積伶一閃身子，早從玻璃裏看見那個長姐兒，一步挪不了三指，出了東遊廊門，從台階底下，慢慢兒的往下屋走了來。何小姐便合太太擺手兒，太太看見，悄悄兒道：「別說了，看他聽見。」又合

金玉姊妹道：「這話就只咱們娘兒四個知道，別人跟前一個字兒別露；就是玉格兒回來，也先不用告訴他。」當下大家便將這話掩住不提。

長姐兒，他既是犯了肚子疼在屋裏養病，怎的又得出來？既得出來，大爺這麼個驚天動地的人出了這麼的驚天動地的岔兒，遍地又都是他的耳報神，他豈有不知道之理，怎的又直到此時纔出來呢？其中有個原故；原來他方纔正合着桃仁紅花引子，服了一丸子烏金丸，躺在他屋裏，就滲着他。這一滲着，那班小丫頭子，誰也不敢驚動他，直等他一覺睡醒了，還是那個小喜兒，跑了去告訴他，說：「長姑娘，大爺要出外去。」只這一句，他不及問，究竟是上那兒去，立刻就嚇了一身冷汗，緊按着肚子，撐着一陣疼；不想氣隨着汗一開化，血隨着氣一流通，行動了行動，肚子疼倒好了些。轉念想到大爺這一出去，老爺太太，自然斷沒不同出去的；果然太太出去，太太走到那兒，還怕我不跟到那兒嗎？心裏又一鬆快，便想起多少事由兒，扎掙着出來。將進門，安太太還生恐他聽見些甚麼，跑了來了，便先問：「你好了嗎？怎麼又跑出來了？」他道：

奴才聽說大爺要出外了，奴才想起來，太太從前走長道兒的，那些薄底兒鞋呀！風領兒斗篷呀！還都得早些兒拿出來瞧瞧呢？再還有小煙袋兒咧！吃食盒兒咧！以至那個關防盆兒，這些東西，也還不記得在那兒擱着呢？趁着老爺沒回來，明日趁個早兒，慢慢兒的去找，也省得臨期忙。」安太太道：「那兒呢！咱們走還早呢！你先裝袋煙我吃罷！」他便去裝煙。

到了次日，安太太從吃早飯起，就盼公子，不見回來，忽然聽得門上一陣吵鬧，便有家人來回說：「大爺賞加了副都統銜了。」安太太聽得兒子換上紅頂兒了，略有喜色；只想着他明日還得謝恩，今日自然又不得回來了。那知安公子豈止次日不得回來，只從那日起，便一連召見了八九次，這纔有旨意，賞了假，叫他回家收拾。他當日歸着的歸着，次日起了個大早，纔回到莊園，合太太一見面兒，娘兒倆先哭了個事不有餘。大家勸住，他便忙着到祠堂行禮。纔把家庭這點兒禮節完了，外頭便回：「吳侍郎來拜，又是位老師不好不見；接着就是三四起人來，安公子一一送走了。纔回到自己房裏，

換了換衣裳，一切沒得閒談。只見上屋裏一個小了頭跑來說：『太太叫大爺！戴勤回來。』公子合金玉姊妹連忙過去，見戴勤正在那裏回太太話：『說老爺昨日住常新店，叫奴才連夜趕回來，告訴大爺不必遠接，只在家候着老爺；今日走得早，大約晌午前，就可到家。』公子聽了，重新去冠帶好了，去到外面伺候。遲了一刻，便見隨緣兒先趕回來，回說：『老爺快到了！』少時，老爺來到家門，公子迎了幾步，便在車旁迎接。老爺在車上見他頭上頂嵌珊瑚，冠飄翡翠，面上却也喜歡，心裏却不免十分難過；你看這老頭兒好扎掙勁！先在車裏點頭，說了句起來，下了車，便說道：『不想你竟也巴結到個二品大員，趕上爺爺了，比我強；這纔不枉我教養你一場，有話到裏頭說去罷！』公子也明知這是他又親安慰他的話，只得陪笑答應；這種笑，那臉上的神氣，却比哭還疼。這個當兒，便見褚一官陸保安兩個過來謁見；他兩個果然就照着鄧九公的話，立刻跪倒請安，口稱大人。安公子雖說一時不好直受不辭，但是一個欽命二品大員，正合着三品而不齒；禮制所在，也不便過於合他兩個，紆尊降貴；只含笑拱了拱手，說了句路

上辛苦，便隨了老爺一路進來。一時在家的家人，叩接老爺，跟去的家人，又叩見公子。正亂着，張親家老爺，合老程師爺也迎出來，老爺應酬了兩句，就托他二位管待褚陸兩個；自己進了二門，便見太太帶了兩個媳婦，接到當院子裏來。兩媳婦迎着請過安；這安老夫妻兩個，還用着那老年的舊牌子兒，彼此拉了拉手兒。那班僕婦丫頭，却遠遠的排着那邊跪，安老爺都不及招呼；見舅太太在廊下候着，便忙着上前，彼此問過好，談了兩句一路風塵的話；又問：「親家太太，怎的不見？」張姑娘代說明了原故。老爺一路進房坐下，當下公子行過禮，媳婦便倒上茶來；此時自安太太以下，都道老爺這一到家，爲着公子出口，定有一番傷感，大家都提着全副精神，應酬老爺；看了看老爺，依舊是平日那個安詳樣子，只不過問了問公子奏對的光景，毫不露些張皇煩惱。公子此刻，却是有些耐不得了。原來他自放下來那日起，凡是此番該是從家裏怎的起身，到那裏怎的辦事，這些事一時且不能打算到此；只他那點家事，幾個親丁，心裏盤算了，迨有萬轉千迴，總盤不出個定見來。第一件萬難，是這等遠路，不好請着父母同行；特說

把他兩個夫人留在家下，替自己奉養，又虛到任上，內裏無人，不成個局面；否則兩個之中，酌量留下一個，偏又兩個一齊有了喜了，不便遠行；便是他兩個有喜的這節，也還不曾稟過父母。他好容易盼到今日回家，正想把這話，合金玉姊妹，私下議計一番，先討太太個示下，然後等老爺回家再定；不想一進門，不會消停一刻；纔得消停，恰巧老爺回來了。他此時見了老爺，只覺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想了想，只得回道：「兒子受父母的教養，正想巴結個升途，奉了父母出去，安享幾年，不想忽然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實在不得主意。」說着，又行了個家庭禮兒，屈了一膝，說：「請父親教導。」他那眼淚，却是撐不住了。只聽安老爺吮了一聲，說道：「怎的叫個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我以為正是意中之事；你所為意外者，只不過覺道你從祭酒得了個侍衛，不會放得試差學政耳。却不道這等地方，要不用世家旗人去；用世家旗人，不用你這等輕年新進，用甚麼人去？且專論文章華國，却用甚麼人去戎馬防邊，其為報效一也。便說不然，太君代天司命；君命即是天命；天命所在，便是條意外的岔路，順天聽命，安知非

福。你說討我的教導，我平日合你講起話來，言必稱周孔，不知者鮮不以為我立論過迂，課子過嚴，可知道爲子爲臣，立身植品的大經，都不外此。那烏里雅蘇台雖是個邊地，參贊大臣雖個是遠臣，大約也出不了周孔的道理。至於你此次遠行，我家現有的是錢，用多少儘你用，只不可看得銀錢如土。有的是人，帶那個儘你帶，只不必鬧得僕從如雲。講到胃口，兩個媳婦，不消說是合你同行了；太太果然要母子姑媳，一時難離，也不妨同去；只留我在家，替你們作個守門的老叟，料想還不悞事。」安老爺只管講了這半日個，這段話却是拈着幾根鬍子，閉着一雙眼睛講的。何以故呢？他要一擰眼，那副眼淚也就撐不住了。舅太太見安老爺這樣子，便點點頭，瞧了安太太，合安老爺說道：「你們這個家，可就當成個模樣兒了。」便聽安太太合安老爺說道：「依我想，這件事，不必定忙在這一時；玉格起身，儘有日子呢！老爺今日纔到家，且歇歇兒；索性等稍穩了，斟酌斟酌，究竟是誰該去？誰不該去？誰能去呀？誰不能去呀？且定規不遲；要說請老爺一個人兒在家裏，我就跟他們出去，也斷沒這麼個理？我不出去。又怕這驢媳婦

兒萬一在外頭一時有個甚麼喜信兒呢！沒個正經人兒招呼他們；我的意思，還是請大姐姐，替我們辛苦這邊。」老爺還沒聽完這話，便道：「啊！一個何家媳婦，已經勞舅太太辛苦那場；此時這等遠行，却怎的好又去起動？」舅太太說：「噯呀！不用姑老爺這麼真心了，姑太太早合我說明白了，我左右是個沒事的人，樂得跟他們出去逛逛呢！」老爺見太太這等爽快向熱，心下大悅，連忙打了一躬，說：「這個全仗舅母格外費心。」舅太太被安老爺累贅的不耐煩，他便站起身來，也學安老爺那個至誠樣子，還了他一躬，口裏說道：「這個愚嫂當得效力的。」他打完了躬，又望着大家道：「你們瞧這樣兒，犯得上鬧得這步田地。」惹得大家無不掩口而笑。

安公子方纔聽老爺那頭吩咐，正想把金玉姊妹現在有喜，並自己打算不帶家眷，留他兩人在家侍奉的話回明。聽太太說了句，老爺纔得到家，先請歇歇兒便不好只管煩瑣。如今却又見他母親給請了舅母同去，心裏一想，這一來弄得一家不一家，兩家不兩家，益發不便了，登時方寸的章法大亂。他却那裏曉得人家娘兒三個，早已計議得妥妥當當

了呢？偏是這個當兒，老爺又吩咐他鄧九公差褚陸兩個來的意思，要跟他出去的那段話，就叫他出去定奪行止；他無法，只得且去作這件事。安老爺這裏便合大家說了說路上的光景，講了講鄧九公那裏的情由。緊接着行李車也到了，衆小廝忙着往裏交東西；有的交帶去的衣箱的，有的點交路上的用賬的，都在那裏等着見長姐兒姑娘，此時只不見了長姐兒姑娘。你道：「他此刻又往那裏去了？」書裏交代過的，他原想着是大爺這番出外，大爺走到那兒，太太跟到那兒；太太走到那兒，他跟到那兒定了。不想方纔聽得老爺一個不去，連累太太也不去了。眼下太太合公子竟要母子分飛，他也謝三兒的窩窩在下了。登時心火上攻，急了個紅頭漲臉，又犯了那年公子鄉試等榜，他等不着喜信兒，頭暈的那個病了。連忙三步兩步，跑到院子裏，扶着柱子，定了會兒神，立刻覺得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衣裳的腰褶，寬了就有四指；那個領盤兒，大了就有一圈兒；不差甚麼，連腰圍兒，都要脫落下來了。他便合別的丫頭說道：「我怪不舒服的，家裏輪兒去；太太要問我，就答應我作甚麼去了！」說着，一路低着腦袋，來到他屋裏，抓了個小

枕頭兒，支着耳跟子躺下，只把條小手巾兒，蓋着了臉暗暗的垂淚。他偏又頭兩天，一時高興，作了個抽繫兒的大紅氈子小烟荷包兒；這日早起，又托隨緣兒媳婦兒，找人給裝一根玉嘴兒，湘妃竹桿兒的小烟袋兒；爲的是上了路隨身帶着，上車下店，使着方便。事有湊巧，恰恰的這我個當兒，隨緣媳婦給他送了來；一進門兒，見靜悄悄的沒個人聲兒，便叫了一聲大姐姐。他聽見有人叫他，這纔掙扎着起來，問是誰呀？隨緣兒媳婦，一見他這個樣兒，便問說：「大姐姐，你好好兒的這是怎麼了？哭的這麼着？」他嘆了口氣說道：「好妹妹，你那兒知道我心裏的難受，你坐下等我告訴你；你瞧自從大爺這麼一放下來，就念佛說：「這可好了，我們太太要跟了大爺大奶奶去享福了。」誰知道這位老爺子，這麼一折，給折了個稀呼腦子爛；你說這娘兒四位這一分手，大爺大奶奶心裏該怎麼難受，太太心裏該怎麼難受，叫咱們作奴才的，旁邊瞧着，肉燎不肉燎呢？再者二位大奶奶，素來待我的恩典，我們娘兒們怎麼離得開？」說着，又把嘴撇的瓢兒似的。隨緣兒媳婦明鏡兒也似的知道他姑娘合張姑娘有喜不能出去，只因何小姐吩咐

的嚴，叫且不許聲張，此時是不敢合他露一個字，只說了句：『那兒呢？還有些日子呢？知道誰去誰不去呢？就先把你哭的這麼個樣兒。』說完了，放下烟袋去了。他把那根烟袋，扔在一邊兒，躺下又睡；却又睡不着，只一個人兒在他屋裏坐着發楞。上屋這裏只管一羣人，等着他交代東西，那班丫頭，聽他方纔說了那句話，又不敢去叫他。恰好二位大奶奶都在上屋裏，便着人一件件往裏收。舅太太見這裏亂烘烘，他也回西耳房去了。

安爺見舅太太走了，這纔要脫去行裝，換上便服。安老爺的拘泥，雖換件衣裳，換雙鞋子，都要迴避媳婦，進套間兒去換的。只這個當兒，老爺一面換着衣裳，一面合太太提起閒話兒來，說：『難得舅太太這等向熟，不辭辛苦；他小夫妻三個得這二人同去照應，你我也就大可放心了。』安太太撇着一肚子裏的話，此時原不要忙着就說，因見老爺這句話是個機會；再看了看左右無人，只得兩個小丫頭子，他把那兩個小丫頭子也支使開；先給老爺一個高帽兒戴上，說道：『可不是他，自然也是看着老爺平日待他的

好處；只是如今他只管肯去了，兩個媳婦究竟好去不好去，倒得斟酌斟酌。爲甚麼我方纔說，等慢慢兒商量呢？」老爺忙問道：「他兩個怎的不好去？」太太滿臉含春說道：「好叫老爺得知，兩媳婦兒都有了喜了，老爺說可樂不可樂？」老爺聽了大喜，說道：「這等說，你我眼前，就要弄孫了，有趣有趣。我安水心再要得教出兩個孫兒，使他成人，益可上對祖父矣！」太太道：「老爺只這麼說，世間的事，可就難得兩全。老爺只想兩媳婦都有了喜，自然暫且不能跟了小子出去；叫他一個人兒，在衙門裏怎麼是個着落兒呀？」老爺道：「然則有舅太太去正好了！」太太道：「老爺這話又來了，他舅母去，也只好照管個大面皮兒呀！到了小子自己身上的零碎事兒，怎麼好驚動長輩兒去呢？」所以我同媳婦兒爲這件事，爲了這幾天難，總商量不出個妥當主意來；依兩媳婦的意思，是想求我給他買個人帶了去。」老爺聽到這裏，纔要綑臉，太太便忙着說道：「老爺想玉格這麼年輕兒的哥兒，屋裏現放着兩媳婦兒，如今又買上個人，這不顯着太早嗎？我就說：「斷斷乎使不得；就打着我這時候，依了你們這話，要一回你公公，你公

公也必不准。」老爺說：「這話是不是？」老爺道：「誦啊！太太這話是極，所以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太太其深知我者也！我常講的夫妻一倫，恩義至重，非五十無子，斷斷不可無端置妾；何況玉格正在年輕，媳婦又都有了生子的信，此刻怎的講得到買人這句話？」太太見老爺的話沒一點活動氣兒，便說道：「老爺不是說我說的是嗎？我說只可管這麼說了，想了想真也沒法兒；老爺想一個人家兒過日子，在京在外，是一個理：第一件，裏外的這道門檻兒，得分得清楚；玉格兒這一出去，衙門裏自然得有幾個丫頭女人；就是他舅母，也得帶兩三個人去；兩媳婦呢？少說也得一年的光景，才能去呢！這一年的光景，他就這麼師爺也似的一個人兒住着，那班大些兒的女孩子合年輕的小媳婦子們，類如拾掇拾掇屋子，以至拿拿放放，出來進去的，可不覺得怪不方便的麼？老爺是最講究的這些，老爺你想想。」太太說到這裏，只見老爺臉上，按着五官，都添了一團正氣，說：「噯呀！太太你這一層，慮的尤其深遠；這倒不可不替他籌畫出個道理來；却是怎樣纔好？」太太聽這話，知有些意思了，接着說道：「兩媳婦兒不放

心的，也是這個；見我不准他買人，就請示我，說：「要不就在家裏的女孩子們裏頭，挑一個服侍他罷！」我說：「你們倆瞧家裏這幾個丫頭，那裏還挑得出個像樣兒的來？」誰知他們倆個說這句話，敢是心裏早有了人了。」老爺道：「他兩個心裏，這人是誰？」太太笑道：「照這麼看起來，兩人倒底還是兩小孩子，只見得到一面兒；兩人只一個兒勁的，磨着我求我，替他們合老爺說說，要咱們上屋裏的這個長姐兒；老爺想這個長姐兒，怎麼能給他們？我只說：「這一個不能給你們哪！你公公跟前沒人兒啊！」」老爺一聽這句話，只急得局促不安，說道：「啊！太太，你這句話，却講得大謬不然了？」太太道：「我想着打頭呢！那丫頭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又那麼漆黑的個臉蛋子，比小子倒大着好幾歲，可怎麼給他呢？再者咱們這上屋裏，也真離不開了他；就拿老爺的衣裳帽子講，向來是不准女人們；合那一起子小丫頭子們着手的；如今有他經營着，就省着我一半子；所以我心裏就那麼回覆了兩媳婦兒了。」老爺道：「呸！此皆太太不讀書之過也；要講他的歲數兒，豈不聞妻者齊也，明其齊於夫也；妾者接也，側也，雖接

於夫而實偏於妻也；太太你怎的把他同夫妻一倫，講起嫁娶的庚申來？況且女子四德，婦德婦言之後，纔講得到婦容，何必論到面目的黑白上去？」太太道：「這麼說，他是個貴州苗子，也沒甚麼的？」老爺道：「太太你就不讀書，難道連『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這兩句，也不會聽得講究過；如今你不要給兒子納妾，倒也罷了的；既要作這樁事，自然要個年紀長些的，纔好責成他，抱衾問暖，聽雞視夜；況且我看長姐兒那個妮子，雖說相貌差些，還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賞罪人之子，何傷？又豈不聞罪人不孥乎？這話還都是末節而又末節者也！太太，你方纔這話，講的還有一層大不通處；你却不想這長姐兒原是自幼伺候玉格的，從十二歲就在上房當差，現在擇梅已過；如今兩個媳婦，既這等求你向我說；我要苦苦的不給他，却叫他兩個心裏，把我這個公公，怎生看待？此中關係甚大，太太你怎的倒合他們說：「我跟前沒人起來」？豈不大謬？」安太太未曾合老爺提這件事，本就捏着一把汗兒，心裏却也把老爺甚麼樣兒的，左縫眼兒的話，都強到了，却斷沒想到老爺會往這麼一左；這一左倒誤打誤撞的把件事

老成了！一時喜出望外；雖然暗笑老爺迂腐的可憐，却也深服老爺正派的可敬；再想想又怕夜長夢多，遲一刻兒不定，老爺想起孔夫子的那句話，合這件事，不對岔口兒來，又是塊糟；連忙說道：『老爺說的關係不關係，這些話別說老爺的爲人講不到這兒；就是倆媳婦兒，也斷不那麼想，總是老爺疼他們；既是老爺這麼說，等閒了我告訴他們是了！』老爺道：『太太你怎的這等不知緩急，這句話既說定了，那長姐兒怎的還好叫他在上房侍得一刻？』太太笑道：『老爺這又來了，那兒就至於忙得這麼着呢？再者玉格兒那孩子，那個嘴牛脾氣，這句話還得我先告訴明白了他；就是那個丫頭，也是他娘的個拐棒子。』太太這話還不會說完，老爺就攔頭說道：『呵！太太說那裏話？這事怎由得他兩個？待我此刻就出去幫太太辦起來。』說着，出了屋子，就叫人去叫大爺，大奶奶。照這段書說起來，這位安老孀人，不是竟在那裏玩弄他家老爺呢麼？這還講得是那家性情？不然也，世間的婦女，要諸事都肯照安太太這樣玩弄他家老爺，那就算那個老爺修積着了；這話却不專在給兒子納妾一端上講，此正所謂情之僞，性之真也。

安太太見老爺立刻就要叫了兒子媳婦來，吩咐方纔的話，一時慮到兒子，已經算個死心眼兒的了，他那個丫鬢，又是有個沖撞性兒；倘然老爺合他一說，他依然說出刀擱在脖子上，也不離開太太那句話來，却怎麼好？便暗地裏叫人去請舅太太來，預備作個合事人；恰好舅太太正在東院裏，合金玉姊妹說話，聽得來請，便合他姊妹說道：「莫不是那事兒發作了？」他娘兒三個，便一同過來。安太太一見，便合舅太太說：「大姐姐來得正好，那句話我合你妹夫說明白了。」回頭便告訴兩媳婦說：「你公公竟把他賞了你們了，快給你公公磕頭罷！」金玉姊妹兩個連忙給老爺太太磕了頭，站起來，只說得句：「這實在是公公婆婆疼了我。」便見公子從二門外進來；安老爺見了公子，先露着望之儼然的，一臉嚴霜凜凜；不提別話，第一句便問他道：「你可知子事父母，合婦事舅姑，這樁事是不得相提並論的。」安公子聽了，一時摸不着這話從那裏說起，只得含糊答應了個「是。」這纔聽他父親說道：「兩個媳婦遇了喜，他自己自然不好說了；我說怎的這等宗祧所關的一樁大事，你也不曉得預先稟我一句；這也罷了！只是他兩

個此刻既不便遠行，你這番出去……」倒得說到這句，又頓住了。安太太大家聽這話頭兒底下這一轉，自然就要轉到長姐兒身上了，都測靜的聽着，要聽老爺怎麼個說法？誰知老爺從這句話一岔，就咕啾咕啾合他說了一套滿洲話。公子此時，夢也夢不到老人家叫了來，吩咐這麼一段話；躊躇了會子，也番着滿洲話回了一套，一邊向着老爺說，却又一邊望着太太臉上看那神情，好像說的是：『這個人，他母親使着得力；如今自己不能在家奉侍，怎的倒把母親一個得力人，帶去服侍自己呢？』彷彿是在那裏心裏不安，口裏苦辭的話；却又聽不出他說的果是這麼段話不是？只見老爺沉着臉，說了句阿那他喇傳；公子聽了，仍在絮叨，老爺早有些怒了，只啾了一聲，就把漢話急出來了，說：『你這話，好不糊塗！我倒問你怎的叫個長者賜，少者賤有不敢辭？』太太這纔明白，果是他父子在那裏對鑿起四方眼兒來了，便說道：『玉格這孩子真個的怎麼擰擰啊！你父親既這麼吩咐，心裏自然有個道理，你就遵著你父親的話就是了，且先鬧這些累贅。』公子見母親也這麼說，只急得滿臉為難，說兒子怎麼敢擰；其如兒子心裏過不去

何！」安老爺聽了，益發不然起來，便厲聲道：「這話更謬，然則「以父母之心爲心」的這句朱註，是怎的個講法？不信你這參贊大臣，連心都比聖賢高一層。」公子一看老人家這神情，是番了，嚇得一聲兒不敢言語。這個當兒，再沒舅太太那麼會湊趣的了，說道：「我瞧着他，也不是謬，也不是這些個那些個的，共總啊，哥還是臉皮兒薄，拉不下臉來；磕這個頭，還是我來罷！」說着，坐在那裏，一探身子，拉着公子的胳膊說：「不用說了，快給你們老爺太太磕頭罷！」公子被舅母這一拉，心裏暗想，這要再苦苦的一打墜咕囉兒，可就不是話了；只得跪下，謝了老爺。老爺這纔有了些笑容兒，說道：「這便纔是。」公子站起來，又給太太磕了頭。老爺又道：「難道舅母跟前還不值得拜他一拜麼？」太太說：「可是該的，底下仗着舅母的地方兒多着的呢！」公子此時見人還沒收成，且先滿地這一路拜四方，一直的拜到舅母家去了，好不爲難；只是迫於嚴命，不敢不遵，遂又給舅母磕了個頭。便聽老爺拿着修沉顛顛的正宮調噪子，叫了聲：「長姐兒呢？」外間早有許多丫頭女人們接聲兒答應說叫去。

長姐兒在他那間房裏坐着，發了會子楞，只覺一陣陣面紅耳熱，躺着不是，坐着不是；一時無聊之極，想拿起方纔安的那根小烟袋兒來抽了抽，其通非常；又把作的那個大紅氈子抽絲兒的小烟荷包兒，裝上煙，拿小火鏟兒打了個火點着了，刁着烟袋兒，靠着屋門兒，一隻脚跳在門檻兒上，只向半空裏閉望。正望着，忽見一個喜鵲飛了來，落在房簷上，對着他擺着尾巴，喳喳的叫了三聲，就往東回西飛了去了；他此時一肚皮沒好氣，衝着那喜鵲呸的啐了一口，說：『瞎叫的是你媽的甚麼呢？』正說着，又覺一個東西從廊簷上直掛下來，搭在他額腦蓋兒上；嚇得他連忙一把抓下來一看，却是个喜蛛兒。正看着，又是那個小喜兒跑來，說道：『姑姑哇！瞧了不得了，老爺那兒吱嚙哇喇的，番着滿洲話，合大爺生氣；大爺直擻擻的跪着，給老爺磕頭陪不是呢！』他聽了這話，心裏轟的一聲，立刻連手脚都軟了；連忙攔下烟袋，拿起半碗兒冷茶來，漱了漱口，待上去打聽打聽；只見一個女人迎頭跑來，一疊連聲兒的說：『老爺叫。』他此刻正因老爺，就誤了他的事，心裏有些不大耐煩；聽得老爺叫他，一面嘮叨說：『老爺好

好兒的，又叫我作甚麼呢？」一面硬硬着個脖子，往上屋裏來。將走到上屋，他見舅太太合老爺太太一處坐着，大爺二位奶奶都在跟前侍立；幾個大小丫頭，也一溜兒伺候着；外間還有許多女人們在那裏聽差，黑壓壓的擠了半屋子。他將進屋門兒，太太就告訴他說：「老爺這兒叫你，有語吩咐你呢！」聽着，他又往前走了兩步，便聽老爺吩咐道：「大爺現在出外，你二位大奶奶，同時遇喜，不便坐車遠行；大爺身邊，一時無人伺候，你二位大奶奶，在我跟前，討你去給大爺作個身邊人；我因平日看你，也還穩重，再又是自幼兒伺候過大爺的；如今就給你開了臉，叫你服侍了他去；此後你却要知你二位奶奶的恩典，聽你二位奶奶的教訓，刻刻知足自愛；不然，你可知道子姜合兒媳不同，我是有家法。」安太太一旁聽了這話，又怕決撒了事情，又怕委屈了丫頭，正要把老爺方纔這話，從頭兒款款兒的說一遍給他聽，只見他也不說長，也不問短，也不磕頭，也不禮拜，只把身子一扭，搭靠在一扁扁扇跟前，拿絹子擰了臉，就嗚兒嗚兒的，放聲大哭起來了。安太太生怕老爺見怪，忙道：「丫頭，不許，這是怎麼說？老爺這兒吩咐

你話麼！怎麼不知道好好答應呢？無論你心裏怎麼委屈，也是等老爺吩咐完了，慢慢兒的再回呀！也有就這麼長號兒，短號兒，哭起來的，這可不像樣兒了！」金玉姊妹，素日本就待他最好，此刻見是他們屋裏的人了，越覺多番親熱；倆人只圍着他，悄悄兒的勸他，呱呱說：「你瞧，老爺木太這個樣兒的恩典，又是這麼大喜的事，你還有甚麼委屈的地方兒呢？有甚麼話，只好好的說，快別哭了！」他娘兒三個，當下就這等一遞一句的，勸了個不耐煩。無奈這裏只管說破唇皮，萬轉千迴，不住口兒的問他；那裏只咬定牙根，一個字兒沒有，不住聲兒的只哭。讀者，你道這一哭，可不哭得來沒些情理麼？却不道其中竟自有些情理。豈不聞語云：「人各有志，不可相強。」便是婦人女子的志向，也有個不同；有的講究個女貌郎才，不辭非鴉非鳳的；有個講究穿衣吃飯，只圖一馬一鞍的。何況這長姐兒，還是從前因為他媽給他擇婿，決意不嫁，說過這一輩子，刀擱在脖子上，也休想他離開太太；甚至太太日後歸西，他還要跟了當女童兒去的個呢？要據他這番志向而論，莫講是安老爺吩咐，要把公子安龍媒，給他作乘龍婿，便是佛

旨諭音，要把他送到龍宮去，作個龍女，也許萬兩黃金，買不動他那個不字兒。話雖這等說，但是他果然是鼻子底下還帶着嘴，此時正不妨大庭廣衆，侃侃而談，請老爺看看他這個心，是何等的白日青天；聽聽他這段話，是何等的光風霽月；便是老爺，又其奈他何？怎的就委屈到一個字兒沒有，只不住聲的哭呢？這個情理，又在那裏呢？噫嘻，原來他這副眼淚，不是委屈出來的，正是感激出來的。你道感激，怎的倒會感激的哭起來？讀者如果不信，只看在朝的那班大臣，偶然遇着朝廷施恩，放個好缺，那謝恩摺子裏，必要用『感激涕零，』這四個字。這長姐兒心裏想，這個缺他想了也不是一天半天兒了，怕的是想不到手；待說仗着上頭平日待的那點分兒，借着自告奮勇求個恩典，說奴才情願巴結這個缺——其實不是個甚麼巴結得的缺——一時又求不出口。不想正在個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當兒，夢也夢不到，老爺忽然出其不意的，當着合家大衆，冠冕堂皇，這麼一破格施恩，恰恰的放着這個缺；正是他平日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那個好缺；人誰沒個天良，那有個不感激到二十四分的麼？感激的過了頭兒了，那涕零自然也就過

了頭兒了！所以他就嗚兒嗚兒的，放聲大哭起來了。這正是個天理人情。人家心裏，正在那裏一團的天理人情，感激還感激不過來呢！旁邊兒的人，只一個勁兒的問他，說有甚麼委屈，這句話却叫他怎的個答應法？所以只急得他心裏，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時越着急，越沒話；越沒話，越要哭。只是安老爺那個方正脾氣，那裏弄得來這些勾當？見他這樣，當時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喝道：『哇！你這妮子，怎的這等不中抬舉？我倒問你，你這委屈安在？』他見老爺動了氣了，當下從着急之中，未免又上點害怕？心下暗想說：『這一來倒不好了！別的都是小事，老爺那個天性，倘然這一番臉，要眼睜睜兒的，把隻煮熟的鴨子，給鬧飛了，那個怎麼好？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沒那個店兒，』我這一輩子，可那兒照模照樣兒，再找這麼個雪白粉嫩的大河鴨子去。』他想想，便連忙跑到老爺跟前，雙膝跪倒說：『求老爺先別生氣，容奴才慢慢兒的回答；聖明不過老爺，老爺替奴才想想，老爺施的這事，甚麼樣兒天高地厚的恩，奴才打那頭兒說的上委屈來？就算老爺委屈了奴才能，主兒就是一層天，天牌

壓地牌的事，奴才就委屈，又敢說甚麼？」安老爺還在那裏瞪着雙眼睛，問他說：「然則你哭着何來呢？」他被老爺這一問，越發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偷眼瞧着太太，瞧了半日，這纔抽抽搭搭的說道：「奴才想着是這一跟出去，別的沒甚麼，奴才怪捨不得奴才太太。」唻！你瞧人家原來是爲捨不得太太，所以如此；至於那層兒，敢則是不勞老爺費心，他心裏早打算到這個跟出去上頭了。只是這句話，人心隔肚皮，旁人怎猜得透？倒累老爺發了這場大怒，太太枉費了會子乾急；好在他老夫妻二位的性情，都吃這個。老爺聽了這話，立刻怒氣全消，倒點了點頭，望着太太說道：「照這等看起來，他這副眼淚，竟是從天性中來呢！倒也難得。」太太這個當兒聽他說了句「舍不得太太」早已眼淚汪汪的；那兒從袖口兒裏，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面又要手紙抹鼻子；見老爺這等說，便勉強笑道：「甚麼天性啊？竟是他娘的在這日糊塗，蠻纏騷攪呢！」因此望着他說：「這一來不是纔如了你的願，一輩子不離開我了嗎？可還哭着，是他娘的甚麼呢？」長姐兒，此時是好不容易在老爺跟前，把一肚子話倒出來了，不哭了；及至方纔見太

太這一哭，又惹得他重新哭起來。你道：「他這一哭，又爲甚麼？」原來他心裏，正想到二位大奶奶，只管是這麼討了；老爺只管是這麼賞了；我的話，也只管這麼說了；可還不知我們這位老佛爺，捨得放我，捨不得放我呢？及至見太太一哭，只道果然是太太捨不得放他，覺得這事還不大把穩，又急得哭起來。緊接着聽太太後來這兩句話，他纔知道是太太也有這番恩典；心裏一痛快，不覺收了眼淚，嗤的一笑，立刻頭就不暈了，心寬體胖，週身的衣裳，也合了折兒了。金玉姊妹兩個，見了滿心喜歡，便叫他站起來，帶他給老爺太太磕了頭。他這一樂，樂得忙中有錯，抓起來慌慌張張的也給舅太太磕了個頭。舅太太說道：「喲！你這孩子，可是迷了頭了；這又與我甚麼相干兒呀？」他一面磕着頭，嘴裏還說：「都是一個樣兒的主子。」舅太太聽了，好不歡喜。那知他這個頭，磕的一點兒不迷頭，他想此時早想到此番跟了舅太太出去，是個耳鬢廝磨；先打了個小大姐兒裁械子，閒時置下，忙時用的主意呢！安太太見他給舅太太磕個頭，便叫他給公子磕頭。他答應了一聲，早花飛蝶舞一般，過去朝着公子插燭也是的磕下頭去。

公子此時，一來心裏不安，二來有些發越，三來也未免動了些兒鬢寶易色：滿面週身，鬧了個難的神情兒，共總沒得甚麼話。那長姐兒早磕完了頭，站起來；他此時也不等着老爺太太再說了，便忙過去，給二位大奶奶磕頭。他姊妹兩個受完了，一各人各拉着他一隻手，說道：『這可是老爺太太的恩典，你往後可得好好兒幫着我們，孝順老爺太太；這一出去，再好兒的服侍大爺，老爺太太就更喜歡了。』當下安老爺便望着兩個媳婦，指着長姐兒說道：『這妮子從此便是你們屋裏的人了，你兩個就此帶他去罷！』太太一聽老爺這話，急了忙說：『老爺，這是甚麼話呀？倒底也讓我給他刷刷洗洗，扎裹扎裹；再者也得瞧個好日子，也有照這麼個樣兒帶了去的？』無奈老爺此時只說：『這個丫頭，既然給了兒子，立刻就算有了名分了，在此不便。』太太急得沒法兒，又不好無端的倒把他擠到下屋裏去；正在爲難，便聽舅太太笑道：『這麼着罷！叫他先跟了我去罷！連沐浴，帶更衣，連裝扮，帶開臉，這些零碎事兒，索興都交給我，不用姑太太管了；你們那天要人，那天現成。』因指着何小姐笑道：『不信瞧我們那麼大的件事，走

罵成親，一天也辦完了，這算了事了。」說着，就把烟袋遞給長姐兒，站起來望着他道：「走哇！跟了我去。」長姐兒一瞧這光景，心下大喜，暗說：「再不想方纔我誤打誤撞的，錯磕了一個頭，果然就行，下了秋風，望了雨，真是人家說的，「有棗兒也得一竿子，沒棗兒也得一竿子，」這話再不錯。」他心裏只顧這等想着，也不會聽得太太怎樣吩咐，只趁接煙袋這機會，搭趟着伸手攙上舅太太，就跟過西院去了。金玉姊妹自從那日探明婆婆口氣之後，暗中早把他家那位新人，一應裝新的東西辦妥；如今見事成，閒中便把這話，回了婆婆，把個安太太樂的說道：「你瞧你們倆這個性急法兒；只要我那天一說，萬一你公公有個不准，可怎麼好？」讀者，你看這位老孺人這句話，說的好不默氣！這樁事那安水心先生怎的會有個不准？假如他果然不准，別的莫講，長姐兒那副急淚，可不枉流了？燕北閒人這身真汗，可不枉出了？

過了兩日，擇定吉期，舅太太早把長姐兒粧扮好了，叫金玉姊妹帶過來，謁老爺太太。只見他戴着滿簪子的鈿子，穿一件紗綠地景兒襯衣兒，套一件藕色絳絲氅衣兒，罩

一件石青繡花大坎肩兒，上還帶了些手串兒，懷鏡兒等等，抬襖裏又帶着對成對兒的荷包，鬢釵窩窩，手釧鏗鏘的，站在那裏。安太太看了半日，便合老爺說道：「老爺瞧，我打扮起來，也還像樣兒呀！」老爺只點點頭。金玉姊妹兩個，心裏只要討公婆喜歡，又附和着太太問老爺道：「公公白瞧他這一開臉，瞧着也還不算黑不是？」偏遇着他這樣的心眼兒的公公，素日說話，一字一字都要拋磚落地的，便道：「黑怎說得不黑，不過在德不在色罷了！這黑白分明上，却是淆混不得。」說話間，舅太太也過來了，恰好這日張親家太太眼睛好了，也出來了，都給安老夫妻道過喜，大家歸坐。金玉姊妹便叫人鋪下紅氍子，帶新人給老爺太太行禮。太太先說：「孩兒啊！我今兒個可只好先受你個空頭兒了，我有些東西要給你；現在忙叨叨的，等有了起身的日子了，再說罷！如今先把這個活的兒給你。」說着，便叫喜兒呢？只見那小丫頭子也擦了一臉怪粉，戴着一腦袋通草花兒，換了件新紅布襖，笑嘻嘻的跑過來。太太便望着長姐兒道：「我想着你這一過去，手下要個人兒，撥弄着使，你招護了他一場，就叫他跟你罷！」長姐兒更

想不到此時，水長船高，不曾吃盡苦中苦，早得成人上人！一時好了興致，連忙又給太太磕了個頭。太太因滿臉陪笑，望着老爺說：「難道老爺就不給人家點兒甚麼嗎？」老爺說：「有，在那裏，吾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這一跟出玉格去，進了衙門，須要存些體統，却不便只管這等長姐兒長姐兒的叫他了；我如今看他素日這穩重上，賞他個名字，就叫他作烏珍；烏珍者，便是滿洲話的個重字。因合他說道：「你從此益發該處處曉得自重纔是。」太太聽了更加歡喜，便吩咐大家，此後都稱他作珍姑娘。這句話一傳下去，那些男女大小家人，便都湊齊上來，給老爺太太大爺奶奶叩喜。叩完了喜，並說：「請見見珍姑娘。」珍姑娘這一見，除了那幾個陳些的家人，只嘴裏說聲姑娘大喜之外，其餘如平日趕着他叫姑姑的那些小頭小腦，不用講了；還有等雖不叫他姑姑，却又不敢合他公然叙姊妹，更不敢稱兒叫聲大姑娘，只指着孩子們，也叫聲姑姑的；那班小媳婦子，老婆兒們，一個個都立刻上前，跪倒請安。內中便有幾個有點分兒，不須如此的，不禁不由的，也要搭趟着蹲蹲腿兒。大家沒見他以

前，只說主兒素來待他的那個分兒，今日又是大爺的姨奶奶了！這一見不知他又大到甚麼分上兒去呢？那知不然，人家照舊是個嬸子長，大姐短，姐姐親，妹子熟的不離口；並且比向來倒格外加了些親熟和氣。到了兩個媽媽跟前，前兩天還不過一咧兒的叫聲，喊嬸子，華太太；今日這一見，甚至立刻自己，就碰了一輩子，改了字兒；一口一個媽媽奶奶，媽媽老老了。這裏禮節已畢，金玉姊妹兩個，使回明婆婆，要帶他到舅太太那邊行了禮，還要過張親家太太那裏去。舅太太先攔說：『使不得，先把你們家這點禮兒完了着。』張太太也說：『二位姑奶奶罷呀！只望他後來，也會那紅紙二房也似價的咧！再說咧！你姐兒倆還這麼賢良呢！也有我大夥兒，倒合他黑母雞一窩兒，白母雞一窩兒。』安太太聽親家太太這套話，可實在費解到了頭兒了，生怕又惹出舅太太的頑笑話兒來，便說：『這話也說的是，恭敬不如從命，索性等過了今日，再叫他過去磕頭，倒是趁這個好時辰，你門帶他家去受頭去罷！』說着，便派了兩個齊全女人，又叫了華戴兩個媽媽來，招着他；跟舅太太的人也幫着照應他的隨身東西；那個小喜就張羅他們珍姑

娘的烟袋荷包。金玉姊妹又叫他見見老爺太太再走；他這一見，却不由的一陣心酸早望着太太含了兩胞眼淚，却真是捨不得太太了，不可埋沒了人家的眼淚。當下二位大婦前行，一個小星隨後；後面還圍着一大羣僕婦丫頭，簇擁着他望東院而去。這一走不但那班有些知識的大丫頭，看了他如成佛昇仙，還有安太太當日的兩個老陪房，此時早已就白頭蹉跎的了，也在那裏望着他點頭啞嘴兒說道：『嘖嘖！嚶！你瞧人家，這纔叫修了來的哪！』

一時到了東院，安公子夫妻，歸坐受禮；他三個自然各有一番教導勉勵的正經話，都不須煩瑣。珍姑娘磕了頭起來，見公子那頭摘帽子，他便過去接帽子，揮帽子，架帽子，蓋帽子；又張羅給二位奶奶裝烟倒茶，打發換衣裳，服侍洗手；一進門兒，把眼前的這點兒差使地陀羅兒似的，當了個風雨不透，還帶着當的沒比那麼攔當兒是勁兒。二位奶奶此時看看，已是心滿意足了；那知人家還有過節兒的：只見他來到外間兒，在他那隨身包袱裏，拿出個小紅包兒來，打開鼓搗了，又向花鈴兒細柳兒兩個叫了聲好姑娘

，給我找倆托盤兒來呢！那兩個答應着，就忙給他拿了兩匣履兒來。他便把那分東西擺好了，兩手托着進來，走到二位奶奶跟前跪下說：『這是奴才給二位奶奶預備了點兒糙活計。』金玉姊妹接過來一看，只見一盤兒裏，托着一雙大紅緞子，平金釘花綠兒，萬字錦地，扣百蝠流雲，三寸半底兒的臉兒鞋，合一雙魚白標布襪子，並一個大紅氈子，堆瓜獸綿綿花樣的，大底兒烟荷包；那一盤兒裏是一雙大紅緞子，掐金拉雙綵鎖子如意錦地，加四季長春，過橋高底兒的漢裝小鞋兒，合一副月白緞子鑲沿褲腿兒，並一個絳色滿填帶子，夔龍獻壽花樣，天蓋地起牆兒的檳榔盒兒——只這件活計，大約是他特爲東屋裏大奶奶不會吃烟，想空了心，纔斲出來的個西洋法子——此外還有一件挑胡椒眼兒，上加喜相逢的扣花兒雞心荷包，却是一對兒，分在兩盤兒擺着。當下就把他姊妹兩個樂得笑呵呵的說道：『你瞧，你何必還費這件事呢？』因又一樣一樣，拿起來細看，何小姐便合張姑娘笑道：『活計兒是不用說了，我納悶兒他跟着婆婆，一天到晚，不得個閒空兒，還甚麼功夫給我作些這針線』他聽了便笑嘻嘻的說道：『這點兒糙活計，實

在算不得個甚麼！奴才想着二位奶奶，待奴才這樣恩典，奴才有多大造化，怎麼配？所以纔親手兒作了兩雙鞋，二位奶奶穿着，就算端着奴才呢！也省得奴才自己折了福去。」讀者，想世間的人說話，要都照這麼個說去兒，對面兒那個人聽着，心裏有個不受用的嗎？這怎麼又會得罪了人？只是替這位珍姑娘算算，他的紅鸞星纔動了沒兩天兒，這幾件活計，他是甚麼功夫作的？便說他平日好用個心兒，會行個事兒，早就作下預備着的；請教連影兒都沒夢見的事，他心裏是從甚麼時候，怎麼一下子，就會送到上頭了？其理却不難解；只要律以春秋之筆，此中就大費推敲；只是不過幾句閒人夢話，何須這等推敲他呢！金玉姊妹，當晚便在自己屋裏，給公子備了一席小酌；公子本在個「梁指點金金滴液，投懷倚玉玉生香」的溫柔鄉中，忽然眼前又添了這麼一個俏丫鬟，雖說不得白人之白，也猶白馬之白；恰是他個舊年伴侶，也算一段閨房佳話。只見他此時一心的怕上烏里雅蘇臺，那有閒情到此？因此酒在肚裏，事在心裏，不肯多飲；只吃了幾盃，便叫收拾過了。當下金玉姊妹，便一個扶着敷粉郎君，一個攜了堆鴉俏婢，送他二人

雙雙就寢。

安公子好端端的一個翰苑清班，忽然改換頭銜，要到邊庭遠戍，他這番不得意，且無論頭上那個花紅頂兒，解不動他的牢騷，就眼前就這個黑玉人兒，也提不起他的興致。只是無論他怎的不得意，也却掉不了那些老師同年，以至至戚相好的，話別錢行這班人；自從他見面賞下假來，那日早已紛紛具帖來請；這其中，也有在戲莊子上公饒的，也有在家裏單約的；安公子也只得強整精神，一一的應酬週到。偶然在家空閒兩日，又得分撥家事，整理行囊，再加上人來客往道乏辭行。轉眼間早已假期將滿，安公子便叫他看個吉日，先請安陸辭。陸辭的頭一天，公子因要赴園子去住，好預備第二天遞摺子，便換上行裝，上來謁見父母。老夫妻一向，只那等忙碌碌的張羅兒子起身，心頭口頭，時刻有椿事兒混着，倒也罷了；如今見他這一着行衣，就未免覺得離緒滿懷。安太太望着他，先自有些難過；老爺因他次日還要預備召見，便催着：『你就去罷！有甚麼話，都等陸辭下來，再說不遲。』公子也明白他老人家這番意思，只得答應一聲，無精打

彩，告辭而去。這裏安太太隔着玻璃，望着他的後影兒，早不覺滴下淚來；安老爺浩歎一聲，勉強勸道：『太太，消長盈虛，天地之至理；離合聚散，人事之常情。世間那有個百年廝守的人家，一步不跌的道路？太太你怎的這等不達？』太太聽了，只含淚點頭不語。此刻正用着媳婦說話，解勸公婆了。無如金玉姊妹兩個，心裏那種難過，也正合他公婆相同；再加見了公婆這等樣子，他兩個心裏，更加難過，怎的還能相勸？舅太太只管是個善談的，只看看這個最合式的小姑兒，合兩個最親熱外甥媳婦，眼前就要離別，也就夠難過的了，自然也不能相勸。此外張親家太太，是個不善辭令的。那珍珠，雖然這一向有個正經事兒，也跟在裏頭湊一兩句兒；又無如這樁事，他一開口，總覺得像是抱着個不哭的大白鴨子，只說現成兒話；因此只管一屋子人，只大家對楞着，如木雕泥塑，不則一聲兒。正在靜悄悄的時候，忽聽得珍珠娘嘆了一聲，說：『大爺怎麼又跑回來了？』大家聽了，連忙望外一看，果見公子忙兜的從二門外跑進來；忙着跑了，把枝翎子也丟掉了。又見他後面還跟了一羣小廝；緊接着見張親家老爺，也跟進來，只

在後面叫說：『姑爺站住，翎子丟掉了，快戴上。』他便道：『不要了！』安老爺見這樣子，隔着牕戶就高聲問道：『怎麼了，忙到如此？落下甚麼？』他說：『到沒落下甚麼；回父親，我不上烏里雅蘇台了。』老爺便問說：『不上烏里雅蘇台去，却上那裏去？』他又道：『上山東。』老爺問：『上山東作甚麼？』公子早跑進屋裏來，一時忙得連話都及不回，只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呈給老爺，說：『請父親看這封信，就明白了。』安老爺百忙裏也不及招呼張親家老爺，只一面伸手接信，一面問道：『又是甚麼信？』安太太聽了，只覷着雙眼，繃着個眉，夾在裏頭，說道：『哎喲，佛爺，怎麼又上山東呢？你瞧瞧這到底都是些甚麼事情呀？』說着，便站起來；舅太太張太太，也站起來。連金玉姊妹合珍姑娘，以至他家那班有些頭臉的婆兒媳婦，合幾個大些的女孩子，一時上上下下，亂亂轟轟，擠了一屋子人；裏三層，外三層，把老爺合公子圍了個風雨不透，都擠着要聽聽這到底是怎麼一樁事？這一擠，擠得張親家老爺沒地方站，沒法兒，一個人兒溜出去了。你看此時可再沒比安水心先生那麼安詳的了？他接過那封信去

，且自不看，先拿眼鏡兒，又擦眼鏡兒，然後這纔戴上眼鏡兒；好容易戴上眼鏡兒了，且不急急的抽出那封信來看，先細細看那封信面上的字；他見那封信，是高麗紙裱得極嚴密的一個小小硬封，籤子上寫道是：『伴瓣室主人密啓，』下手是另有一行字？寫着『靈鵲書屋手緘。』轉過背面看了看，又見圖書密密，花樣重重。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從不曾見過這等鬼鬼祟祟，藏頭露尾的頑意兒，只問道：『這是甚麼人給你的信，怎麼這等個體裁？』說着，這纔把那封信抽出來看，先見那信的蓋面一篇，只一個梅紅名帖，名帖上印着個名字是「陸學機」三個字；老老這纔明白了，說：『這不是那個軍機章京陸露峯麼？』公子答道：『正是；他方纔將急上車，他專人送到的。』老爺把那名帖揭過去，見底下那篇信，是張虛白齋寸牋，上面寫着絕小的蠅頭行楷；老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便一手摘下眼鏡兒來；那隻手還拿了那篇子信，呆着個臉兒，問着公子：『這話又從何說起？』安太太在旁，是急於要知道信上說些甚麼？見老爺這等安詳說法，便道：『噯喲！真真的我們這位老爺，可怎麼好呢？老爺只瞧瞧，這一地人圍着，都

是要聽聽這個信兒的；老爺看明了，到底也這麼念出來，叫大家知道知道是怎麼件事啊？怎麼一個人兒肚子裏明白了就算了呢？」老爺這纔又重新戴上眼鏡兒，一字一板的念道：

飛啓者，頃

閣下已蒙

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簡放山左督學使者，並

特旨欽加右副都御史銜，作爲觀風整俗使。凡此皆不足爲

公榮；所喜免此萬里長征，洵爲眼前一大快事；此中斡旋，皆

克翁力也。此刻

旨意尙未發下，先祈

密之。此啓，餘不多及。

閱後乞付丙丁。

兩渾即日。

安老爺一時念完，太太合大家聽了會子，又不太懂得那信裏的文法兒，急得說道：『這到底說的都是些甚麼呀？只這麼之乎者也，使啊使的呀？』何小姐插嘴道：『聽着像是放了山東學台了。』安太太道：『這麼着罷！老爺簡直的拿白話說，說是怎樣件事罷！』安老爺此時是一天愁，早已撇在九霄雲外去了，聽太太這等說，便滿臉精神，先拈着幾根鬍子，望着太太說道：『太太，信乎如蒼狗白雲之變幻無定也！這樁事，纔叫作天外飛來，夢想不到。』他正待要往下說，旁邊早又嘔急了一位比安太太還性急的，便是那位舅太太；他被安老爺這半日累贅得不耐煩，早不容分說，一把手從老爺手裏，把那篇子信搶過去，說：『算了罷！我的叔叔，你饒了我罷！要這麼嘔會子人，只怕明白不了；那信上是甚麼使，還叫你把人的屎樞出來呢！』說着，便把信遞給公子說：『兄啊，你說說罷！你可千萬別像你們老人家那麼樞人。』公子也不覺好笑，便同他母親，並望着舅岳母，合金玉姊妹說道：『我受恩典，升了開學，放了山東學台，作爲觀風整俗使的欽差，又加了右副都御史銜；如今是不上烏里雅蘇台了。』安太太又問他說：

『那信裏還有句甚麼空啊空啊的，那是甚麼話呀？』公子再沒想他令堂百忙裏又把克翁兩個字，給串到韻學裏的反切上去了。因笑道：『那便是提的我那位烏克齋老師；看這椿事，我老師頗有點盡力的地方在裏頭。』大家聽了，纔一時都滿臉堆笑起來。安太太先念了一聲佛；他此刻且顧不得別的，立刻就叫金玉姊妹兩個到佛堂去上香許愿；許的是下月初一，先在家堂佛前，上滿堂香供；等揀了好日子，還要在菩薩廟裏裝金掛袍，懸旛獻供。金玉姊妹兩個，答應一聲，忙着去淨了手，便到佛堂去燒香許愿。一時來回婆婆話，並說：『媳婦們也隨着婆婆在佛前許了個愿心，原繡一軸觀音大士像，寫一百部心經，答謝菩薩的慈悲，並祝公婆的百年康健。』太太說：『很好，這纔是你們的孝順功德呢！』張太太便說：『噯！瞧着你們娘兒們這纔叫那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各人修得各人德咧！阿彌陀佛。』安老爺本是位不信佛的，再加上他此刻，正有一肚子話，要合公子說！被大家這一路虔誠誠虔的，他搭不上話，便說道：『太太，玉格這番更調，正是出自天恩君命，却與菩薩何干？此時忙碌碌的，你大家且自作這些不着緊的事。』

「安太太忙道：『老爺，可不許這麼說了！這要不仗着佛菩薩的慈悲，小子怎麼脫的了這場大難啊？』安老爺只搖着頭道：『愚哉！愚哉！這樣弄法，豈非悞會吾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兩句話的本旨了。』舅太太道：『姑老爺先不用合我們姑太太抬槓，依我說：「這會子算老天的保佑也罷！算皇上的恩典也罷！算菩薩的慈悲也罷！連說是孔夫子的好處，我都依，只要不上烏里雅蘇台了，就是大家的造化。」今日之下，我說句實話罷！烏里雅蘇台那個地方兒去得嗎？沒見我們四太爺，講究只沿道兒這一走，就膩得死人；一出口，連個住處沒有，一天二百里，好容易盼到站了，得往那個惡臭的蒙古；巴到了任，就那麼破破爛爛的幾間房子，早飯是麻菇炒羊肉，晚飯要掉個樣兒，就是羊肉炒麻菇；想要吃第二樣兒，也沒有了。一交八月，就是屯門的大雪；到了冬天，睡口唾沫，到不了地，就凍成冰疙疸兒了。就我們娘三個，這一到那兒，還不凍成青腿牙疳嗎？如今這一來，甚麼叫調任哪！直算逃出命來了，可夠了我的了！』安老爺向來，是經舅太太一嘈嘈，就不得話的，何況舅太太這番嘈嘈嘈得大是近理，便說：『如

今日自把這些閒話擱起，我們先叫玉格到園子去要緊。」說着，便吩咐公子叫他趕緊到園子去，張羅明日的謝恩摺子；並去叩謝他老師這番幹旋的大力，就便中好詳細問問他，怎得便有這番調動？公子此時，是樂得忘其所以，聽老爺這等吩咐，答應一聲，就待要走，老爺又叫道：「你回來，你那枝翎子，只管不要了；那個翎管兒，還不摘下來嗎？愛當瞎呀！相公。」老爺這一句話，纔把大家提醒，一時間積伶兒都來了。何小姐更忙着過去，接公子的帽子，給他解那個翎管兒，翎繩兒，翎墊兒，一分東西；他手裏一面解着，嘴裏還在那裏自言自語，說道：「都好，我就只怪捨不得這枝翎子的。」說着，忽然又回頭合公子道：「你再請示請示公公，既說明日謝恩，不是還得換上長襟衣裳呢？」老爺聽了，纔說了句「是呀！」張姑娘那裏就說：「那麼說，還得帶上長飄帶手巾呢！」珍姑娘接着就說：「那麼說，還得叫他們把數珠兒襪子帶上呢？」說着，他便過東院去，打點這些東西。你看他真是積伶，去了沒一刻的工夫，早都打點齊了，一手托着衣裳，一手拿着數珠兒襪子，胎膊上還搭着兩條荷包手巾；一進門兒便笑嘻嘻的同

二位奶奶說道：「奴才纔還想起件事來；既穿着長襟兒衣裳，這個月小建，明兒就是初一，還是個穿補子日子呢？這褂子上釘的可是獅子補子，不是武二品嗎？爺這一轉文，接着文官的二品補子，別該是錦雞？」舅太太聽到這裏，連忙就說是錦雞不錯的；好孩子你可千萬的別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這等橫攔豎擋的說着，他一積伶，到底把底下那個字兒商量出來了。及至說出口來，他纔啣了一聲，把小臉兒漲了個漆紫，登時連公子的臉都照得通紅的了，惹得滿屋子的人無不大笑；只安老爺合張親家太太，綳的連一絲笑容兒也沒有。在張親家太太不笑，真聽不出那是怎麼句話來，安老爺却分明聽出來了，覺得自己又是公公，又是家主，這如何笑得，只眼觀鼻，鼻觀心的，滿臉一團正氣。大家看他那臉上，一陣陣紅，竟比公子臉上紅的還紅，紫的竟比珍姑娘臉上紫的還紫。在這個當兒，幸得張親家太太，問了珍姑娘一句，說：「姑爺他明兒個這一上殿見皇上，只穿補褂，不用把那滾龍袍，也給他帶上喂！」又擠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這句玉免金，金絲哈的笑話兒，給惹抹過去了。當下老爺便合張親家太太說道：「我夫

子當日的吉月必朝服而朝，此古禮也；我清的制度，却是朔望，只穿補褂的。』正亂着，外頭報喜的也來了，接着便是烏大人差人送那道恩旨來，給安老爺安太太道喜；並說：『請大爺即刻到園子裏去。』這個當兒，太太還要忙叫，抬着箱子，找二品文補子，說是『當日有老太爺帶過的，現成兒的。』倒是公子看看不早了，說：『這件東西，到了園子，總找得出來的。』便在上屋外間，匆匆的換了長襟兒衣裳，赴園子去了。

這回書只管交代到這個場中，請教安公子好端端一個國子監祭酒，究竟怎的就會賞了頭等轉，加了副都統銜，放了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怎的纔放下來，不會起身，却又從頭等轉轉了閣學，從烏里雅蘇台贊參調了山東學政着副人都統銜，換了右副都御史銜？再說這個右副都御史，正是各省巡撫的兼銜，又與學政何干？怎的既說放了他學政，又到放了他觀風整俗使？翻遍了摺紳簿，也翻不着這個官銜。這些不經之談，端的都從何說起？難道偌大的官場，真個便同優孟衣冠，傀儡兒戲一樣？還是著書的那個燕北閒人，在那裏因心造象，信口胡說呢？皆非也，這場公案，真個說也話長；讀者，若不嫌絮

煩，待作者從頭慢慢說起。如今先講這位安驥安大人，他原是從金殿傳臚那日便蒙帝心簡任，從前十本裏第八名，提到第三名，特點了探花及第的個人。及至他得了講官，大考起來，漸次升到國子監祭酒，便累蒙召對；聖人因見他器宇凝重，風度高華，見識深沉，心裏純正，早知他是個不凡之器，有用之才，便想大用起來。只因他年輕資淺，想要叫他到邊疆磨礪幾年，閱歷些困苦艱難，然後再加恩重用，便好造就他成個人物；這正是大聖人代天宣化，因材而施的一番深意。話雖這等說，假使安公子果從此上了烏里雅蘇台，滿了北路，再調南路，滿了南路，再調西路；三年不同，便是六年，六年不同，便是九年；弄得他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無論安水心先生那等的德門，安龍媒那樣的天性，斷不得遭這些孽障。便算夢幻無常，請教這部天理人情的兒女英雄傳，後首該怎的歸着？因此天理人情上，早已暗中給他安排了一個烏克齋在那裏。這個烏克齋正是安老爺的受業門生，又正是安公子的會試老師。讀書人看得師生一門，情義最重；况他又在當道，一時不忍看着他這位恩師，日暮倚闌，這個高弟，天涯陟帖，心裏早想

從中爲些力，把這樁事幹旋轉來；只是旨意已下，怎的得幹旋轉？他也正在十分作難。不想正在這個分際，却好就穿插出朝廷，設立觀風整俗使的這等個好機會來。讀者，你道這個觀風整俗使，端的是怎生一個來歷？這話說來，越發遠了遠兒了。清聖祖康熙佛爺在位，臨御六十一年，厚澤深仁，普被寰宇，真個是萬民有福，四海同春。那些百姓，如果要守分安常的，鑿井耕田，納有限太平租稅，又何等的快活！無如衆生賢愚不等，也就如五穀良莠不齊；見國家承平日久，法令從寬，人心就未免有些靜極思動。其中有膀子蠻力的，不去靠弓馬幹功名，偏喜作個山鬪子，流爲強盜；會兩句酸文的，不去向詩書求道理，偏喜弄個筆頭兒，造些是非。甚至有業畫符念咒，傳徒教習的；有等養蠶種蠱，惑衆害人的；這大約總由於人心不淳，因之風俗不厚。康熙佛爺在位之日，也曾降了煌煌聖諭，告天下兵民。後來佛爺神馭賓天，雍正皇帝龍飛在位，這代聖人，正是唐虞再見，聖聖相傳，因此一登大寶，便規製聖諭廣訓十六條，頒發各省學宮，責成那班學官，按着朔望，傳齊大衆，明白講解。無如積重難返，不惟地方上不見些起色

，久而久之，連那些地方官，也就視爲具文。那時如湖南便弄成彌天重犯的那等大案；浙江便弄成名教罪人那等大案；甘肅便有民變的案；山東便有搶糧的案。朝廷也會屢次差了廉明公正大臣出去查辦。奈何法無三日嚴，草是年年長。」當朝聖人，早照見欲化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人望，便在朝中那班真正有些經濟學問的儒臣中，密簡了幾員，要差往各省，責成整綱飭紀，易俗移風。因此特特命了這官一個銜名，叫作觀風整俗使。只是這班人出去，雖有職任，沒有衙門；便有衙門，還須牙爪，凡如這些，都不是一時趕辦得來的。當下便又有旨，交廷臣會議；廷臣議得，查各省學政，本有個教士之責，士習果端，民風自正，且有現成的衙門，額設的吏役；便請由各該省學台上，兼充了這個觀風整俗使的欽差，責成他去整頓地方。奏上時，朝廷准奏有旨，不但地方上的風俗責成他整頓，便那省的文武大小官員，但有不守官箴，不惜民瘼的，一並准他一體奏參。這樁事，但凡記得些老年舊事兒的，想都深知，不是燕北閒人扯謊。

那時自設立了這個觀風整俗使之後，一向如浙江甘肅湖南幾省，都放得有人；止有

山東這省，因前任學政不會滿任，尙在不會放人。恰好一日山東巡撫，奏報該省學政，因病出缺；聖意正因山東地方，連年盜賊出沒，騷擾地方，想要用一個輕年壯志的旗員，去振作一番，却又一時不得其人。因烏大人是個掌院大臣，便命他在翰詹班裏說幾個人來。烏大人想了想，自己素日深知的幾個裏頭，不是年紀過大，便是人地不宜。一念便想到由國子監祭酒，新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的這個安驥身上。當下便把這話奏明，還聲說了一句，說：『這安驥已有成命，放了他烏里雅蘇台參贊了，只恐更改不便，請旨定奪。他奏了這句，靜聽旨意，却見聖人點頭不語，只降旨道：『再說罷！』烏大人只道：『這話奏的不合聖意，』倒着實有些害怕。那知天下事，無巧不成話，只這個灣兒裏，當下就套出個灣兒來。原來那個當兒，正有一位內廷行走的勳舊近信大臣，因合他家東牀，一時口角，翁婿兩個，竟弄到彼此上摺子，對參起來。這位大員，便是當日安老爺要到河南以前，那位卜德成卜三爺，來給公子提親的。那個隆府上，他家這個姑爺，便是上次卸門放了開學，那個乾清門侍衛。彼時聖人見內廷近臣，這等不知大體，龍

顏大怒，登時把他翁婿兩個，逐出內廷，又開了許多緊要官項，將兩個交部嚴加議處；這事只在烏大人保奏安公子的前兩天。隔了沒兩日，部議上去，朝廷交把那位大員，降了個頭等轄，放了烏里雅蘇台參贊；他家那位姑爺，革去開學，賞了個藍翎侍衛，在大門上行走。又一道旨意，便把這開學缺放了安驥，就放他山東學政兼觀風整俗使，一體欽加了副都御史銜。讀者，請看這場因果，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門積慶，和氣致祥，怎的有這般意想不到的天人扶掖？却不道只這等一番穿插，倒正應了安公子中舉那年張親家太太說的那句怯話兒，真個他就作了八府巡按了。此時他一家怎的樂法？不待言；大概而論，總樂不過他家那位新人珍姑娘。你道這話怎講？假如安公子依然當他那個國子監祭酒，安老爺怎的就准他納妾；便是放了山東學政，金玉姊妹，一時不能同行，轉眼之間，分婉了也就去了，安老爺又怎的准他納妾？不想朝廷無端的先放了他個烏里雅蘇台了，改了上山東了。這個當兒，珍姑娘的頭是磕了，臉是開了，生米作成熟飯了，大白鴨子是飛不到那兒去了。安老爺憑是怎的個方正，難道還背得出第二部四書來不成

？你看這可不叫作運氣來了，崑崙山也擋不住麼？還合他講甚麼城牆不城牆呢？只是可憐，他只知道感激二位奶奶，老爺太太，甚至感激烏大人，感激萬歲爺。

安公子這日離了莊院，早到淀海；一時到了烏大人園子門首，門上一時回進去，裏面連忙道請。烏大人見了公子，給他道了喜，便說：『我的爺，可夠了我的了！幸而天從人願；不然，叫我怎麼見老師師母？』公子說：『實在是老師栽培。』說着，一路進了書房，便拜下去。烏大人忙道：『使不得，你還沒謝恩呢？這豈不叫作受爵公庭，拜恩私室了麼？』因一面還了個半禮，一面拉起他來說道：『這究竟是出自天恩，也是老師的蔭庇；你的官運，所謂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坐下，便把上項事，詳細合他說了一遍。不消說，謝恩摺子又是老師給辦妥當了。安公子此時，只是感激，一面答應，一面垂淚，這便叫作『除感激涕零而外，不能再置一詞了。』當下談了幾句，便要進去叩謝師母；烏大人陪他來到上房。原來烏大人那位太太，相貌雖是不見怎的，本領却是極其來得，雖烏大人那樣的精明強幹，也竟自有些監心傍的。安公子見了師母，先請了安，

跪倒便拜。他那位師母的架子，本就來得，比老師沉些，更兼又是個大胖子，並且現在也懷三月身孕，門生在那裏磕頭，他只微欠了欠身，虛伸了伸手，說：『起來罷！』公了拜罷起來，他便站起身來，問了老師師母的安，便又坐下，這纔讓公子坐，問兩個門生媳婦好，因說道：『你老師爲你這件事，只急得幾夜沒睡；只一來可好了，就只你們這一走，我知道老師師母，一定是不肯同你們出外的；難道兩奶奶都去，不留一個在家裏伺候老人家麼？』公子連忙站起來，把兩個媳婦都現在有喜，不能上路的話說了。烏大人說：『然則你一個出去不成。』公子沒及回話，便聽師母說道：『一個人兒出去，又有甚麼便不得的，這可講不得呀！再說一個人兒在外頭，借此操練操練身子，纔正好給萬歲爺出力呢！』烏大人便不敢言語，公子是向來有甚麼事，從不敢瞞老師師母的，見老師這等關切，便說：『門生父母也慮到門生此去沒人，賞了個丫頭去。』烏大人合安老爺是個通家；他家那班侍婢，一個個都見過的，便問：『是那一個？』公子只得答說：『就是那個名字叫長姐兒的。』烏大人聽了，心下暗想：『這一個白的白似雪，一個黑的』

黑似鐵，却怎生鬧得到一家子？」因是個師生，一時不好合他戲言，只說了句「倒也罷了！」烏大人太太便道：「這個女孩兒，我也見過，可倒大大方方兒的；只是你這個歲數兒，倆奶奶都遇了喜了，老師師母，可又忙着給你放個人作甚麼呢？」說着，便把嘴向烏大人一努，合公子道：「你諸事都跟你老師學使得，獨這條兒可別跟他學；你瞧這不是嗎？新近又弄了倆小的兒了；前前後後，這到有了八個，夠一桌了。是說是爲沒兒子起見，也得他們有那個造化生長啊！我也不懂得，怎麼叫個糟糠之妻不下堂？又怎麼叫個寡慾多男子？你們爺兒們的書，也不知都念到那兒去了？」說完了，還嘖嘖嘖的在那裏啞嘴兒。一片話，把公子嚇得一聲兒不敢响，只望着老師。老師此時也覺不是勁兒，只得皮着個臉兒，向公子說道：「我因爲今年是你師母正壽，所以又弄了倆人，合上個八仙慶壽的意思。你師母還只說我不寡慾，却不道九個人裏，只有你師母遇了喜了，可不算得個「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這裏只管說話，公子却見那一帶碧紗廚後面有許多釵光鬢影，粉膩脂香的，在那裏窺探；心裏暗想道：「看這光景，我走後，傢儻又有

場吵翻。』便不敢多言，談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到了下處，歇了一夜。

次日上去謝恩；一連見了三面，聽了許多教訓的密旨。上意因是山東地方要緊，便催他即日陛辭；公子陛辭下來，在海淀拜了兩天客。次日又由內城一帶辭了行，便趕回莊園來；安老爺此時見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閉着眼睛的神氣了，便先問了他，這番調動的詳細。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見面的話，因是旨意交代得嚴密，便用滿洲話說。安老爺色勃如也的聽完了，合他說道：『額枋基孫霍窩拈博烏杭哦烏摩什鄂雍窩孤倫寡依扎喀齋齋得圖業木棲鄂庫。』公子也滿臉敬慎的答應了一聲：『依是孛。』那時候的風氣，如安太太舅太太，也還懂得眼前幾句滿洲話兒，都在那里靜靜的聽着。又聽老爺吩咐公子道：『你這幾日不在家，一切的事情，我都給你計算在這裏了；你的盤費帶得自有數餘；人要不夠使，也還可以再帶兩個去。眷口不消說，自然仍是請你舅母帶了烏珍先去，等兩個媳婦分娩了，隨從起程。那褚一官陸保安，想是九公怕他兩個沒工夫回去，又打發了兩個，叫作甚麼趙飛腿，鐵肩膀的，來給他們送行李來，我倒見了。見這兩個

人，那個趙飛腿高裹下裹，書房那個屋門，他便進不來；那個鐵肩膀，也壯大非常；細問了問褚陸兩個，據他們說起，纔知原來那趙飛腿叫作甚麼趙飛腿；因他腿上有兩撮毫毛，一日能行三百十餘里；這人跟着九公，各路走了十幾年，算他名長行轎夫。那個鐵肩膀，姓馮叫作馮小江，是九公水路保鏢的個隨身伴當，說他兩臂有千斤之力；一年鄧九公保着貨船，天晚船擱淺了，船上衆人，只弄不起；他生恐失事，立刻跳下水去，只一肩膀便槓得那船行動了，因此得了這個綽號。九公如今歇了業，便把他兩個留在莊上，吃碗現成茶飯；連他兩個的家眷，也在莊上。我方纔聽你的話，只怕此去，這等人正用得着。究竟起來，這些事，尙是小焉者也；我以為現在第一樁要緊事，你得請一位認真有些心胸見識的幕友去纔好。這樁事却倒大難；我們家裏的程氏喬梓，自然非其選也；便是親友薦個人來，姑無論他人品學問如何；到了那裏，且自是人地情形不熟；至於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作牛鬼蛇神，無般不有，這都是我領教過的。」公子便回道：「這話正要回知父親，我克齋老師，也替我慮到這裏，說了兩個人。一個姓顧名榮號肯

堂，浙江紹興人；據說「這人是前紀大將業師，他原要幫紀大將軍作一番事業，因見他不可與圖，便隱在天台雁宕一帶；這個大概未必肯出山了。」老爺點了點頭，便問：「那一個呢？」公子回道：「那個便是那個願肯堂的同學師兄弟，也在紀大將軍幕中處過，姓李名應龍，號素堂，別號子雲山人是唐李鄴侯的派後人。據說這人，天文地理，無所不通，遁甲奇門，無所不曉，以至醫卜星相皆能；只是爲人却高自位置的很，等閑的人，也入不得他的眼，其學問便可知了！聽新近山東撫台，勉強請了他去，相處了沒幾天，便辭館出來；出來道：「此非我居停也。」並說：「這人無家無業，只在荏平一帶，不知一座甚麼山裏住着，學那嚴君平的垂簾賣卜；偶然也出來捨藥濟人；有時偶然到滕縣李家鎮來，探望親戚，便在那裏住，一向作個市隱。我老師囑咐我，沿路留心去訪這人，只不知訪的着訪不着？想着此去，正從鄧九公莊上經過，詳細問問九公，一定曉得。」安老爺又點了點頭，說：「這人果是白衣山人之後，不消講；一定也是忠孝神仙一流人物；你倘得這等個人相助爲理，吾無憂矣！或者有緣遇着，也未可知；但是外省

地方，照這等浪得虛名，慣說大話人也儘有；你此去訪他，却要自己訪個真切，不可以耳爲目，請個不三不四的人來，那却受累不淺！」

安大人在家安排了幾日，便商定自己按着驛站，由旱路先行，家眷順着運河，由水路後去。跟安大人先走的，是晉升，葉通，隨緣兒，四喜兒合楮陸馮趙四個後撥兒。跟家眷去的，便是華忠，戴勤，趕路兒；還有新置的兩窩子家人，一名來升，一名進祿；又有舅太太兩個人，一名馮祥，一名俞吉；因安大人升了外任，又聽見舅太太同去，也投奔了來。安老爺便在這四個裏頭，派了來升跟公子去，俞吉跟家眷去；留下進祿馮祥兩個，同着張進寶梁材等在家照料。分派已定，看看行期將近，公子着實在父母膝前親近了幾天。這其間不必講安太太合兒子自然有一番的絮語，合金玉姊妹夫婦自然有無限離情；公子依依堂上，睽睽闔中，自然更有一番說不出來的別懷離緒；便是舅太太珍珠娘合安太太并金玉姊妹，骨肉主婢之間，也有許多的難分難捨。但是他家前番經了那番要上烏里雅蘇台的那場離別，如今再經這場離別，彼此也就排遣了許多了。到了長行

這日，公子便拜別家祠，叩謝父母，帶了一行人等，先行赴任。過了兩日，催齊了船，便是家眷起行，內裏跟去的是晉升，女人隨緣兒四喜兒的兩個媳婦，並跟舅太太的人跟珍姑娘的喜兒。何小姐還道：珍姑娘，沒個貼己的人照應。那知他不知甚麼空兒，早認了戴媽媽作乾媽了。何小姐又派了戴媽媽跟了他去，其餘的便是兩個粗使的老婆兒，小丫頭子。舅太太合珍姑娘這一走，安太太合金玉姊妹，自然也有一番托付交代，不待煩言。至於這班人走後，安老夫婦在家，自有金玉姊妹，婦代子職侍奉；家事，自然依舊還是他兩個掌管；這些事也不消煩瑣了！此書原爲十三妹而作，到如今書中所敘，十三妹大仇已報，母親去世，孤行一人，無處歸着，幸鄧褚等人，替安公子玉成其事；這就是此書初名金玉緣的本旨。後來安公子改爲學政，陛辭後卽行赴任，辦了些疑難的大案，政聲載道，位極人臣；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壽登期頤，子貴孫榮，至今書香不斷；這也是安老爺一生正直所感。

鬼女英雄傳 第四十回